

人民军队征战纪实丛书

中国

空军传奇

杨震 孙晓 左东 著

黄河出版社



前 言

《中国空军传奇》是一部描写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空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从困境中走向胜利的辉煌篇章。

早在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列宁”号就参加了攻克黄安的战斗，令敌人闻风丧胆；八路军的第一架飞机“820”号，在解放区之间开辟了一条空中航线；令人难以相信的是，人民空军最早的骨干有一大批是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航空学校里毕业的，他们在敌人的监狱中坚持斗争，最后回到了延安。

在艰苦的东北民主联军航校，人民空军培养了第一批飞行员。他们有的后来成为世界级的王牌飞行员，有的成为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空军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空军展开了浴血搏斗，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多少美军王牌飞行员一败涂地，从此中国空军名扬天下。从保卫大上海到入闽作战，从智斗敌夜航机到东南沿海的空中格斗，中国空军一次又一次创造了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作品饱含激情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中国空军建设立下下的丰功伟绩，赞扬了刘亚楼、常乾坤、聂凤智等老将军的聪明才智，歌颂了王海、张积慧等一大批飞行员的大智大勇。同时又展示了从敌到友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有中苏两国空军并肩作战的战友情，也有日本战俘教官与中国空军司令员之间的师生情；有惊心动魄的空中大战，也有令人捧腹的趣闻轶事。作品行文舒展流畅，文笔多姿多彩，读来令人感慨万分，掩卷难忘。

战史文学作家杨震、孙晓、左东历尽数载查阅了大量资料，进行了深入的采访调查，使作品有强烈的真实感和现实性。这是一部颂扬革命英雄主义的好作品，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空军传奇

第一章

带翅膀的怪物降落在苏区的河滩上，徐向前说：“就叫‘列宁’号吧！”
蒋介石怒斥何应钦；龙文光勇炸黄安城，两枚炸弹击退万余敌兵

一、天上落下“怪物”，红军航空局诞生

1949年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日子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诞生了。从此，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里，有了一支正规的空中力量。

可是，人民空军诞生之前，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流传着许多传奇故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中，也曾经有过自己的战斗机和飞行员，也出现过许多惊心动魄的空战，他们的英雄业绩和伟大功勋，同样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光荣，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在那个艰苦的年月里，红色政权不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自己制造飞机，可是就像《游击队员之歌》里唱得那样，“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飞机也可以从敌人手里夺得，并且将敌人培养的飞行员，教育成为英雄的红军战士。

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所创造出的奇迹。

1930年2月28日，鄂豫皖根据地大别山南部的宣化店陈家河。

冬未的太阳，颤悠悠地爬上四明山的顶巅，山腰间团团蒸腾的雾瘴正在悄悄地消散。山下的仔猪河扭动着解冻的身躯，携着串串细小的浪珠，向远方的湘汶河涌去。

突然，天空传来一阵打雷般的轰鸣声。

“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声音？”正在山头放哨的赤卫队员握紧手中的鸟枪、抬头仰望天空。

随着轰鸣声由远到近，一团阴影掠过山顶，像一个醉汉摇摇晃晃地在山谷中盘旋着。一圈，两圈……阴影越来越大，越来越低，它像一个大怪物，身子的两边分别伸出上下两个大翅膀，屁股上翘起个大尾巴。

这个大怪物径自朝村外的河滩上扑来。监视它的赤卫队员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听见“轰”的一声，“怪物”跌落在仔猪河的河滩上。

“呜！呜！”赤卫队员连忙吹起了号角。

村中的赤卫队员们听到号角声，举着锄头、长矛、鸟枪，纷纷冲到河滩上，包围了这个大怪物。

位于陈家河西姚贩的反动民团也看到了从他们头上掠过跌落在河滩上的怪物。他们看到了怪物屁股上画着的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记。团总武盛才惊呼：

“弟兄们，那是国军的飞机啊！国军的飞机掉下来了！”

他一蹦三跳地冲到屋外，狂呼：“快！快跟我去救国军的飞机！”

这伙身着长袍、头戴礼帽、举着“汉阳造”的民团，嗷嗷喊叫着朝着停在河滩上的飞机扑来。

冲到飞机跟前，他们遭到了赤卫队员们的反击。“砰砰”、“嘭嘭”，双方互不相让，在河滩上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厮杀。

赤卫队员迅速占领有利地形，沉着迎战，打得民团鬼哭狼嚎。民团渐渐吃不住劲了，咒骂着扔下几具尸体落荒而逃。赤卫队员们又赶紧将趴在河滩

上的怪物围了起来。

突然，怪物脑袋上打开一扇门，一个头戴皮帽子、大风镜的人，举着双手，哆哆嗦嗦地走了出来。只见他脸色苍白，嘴里不停地喊道：

“各位父老乡亲，不要伤害我，我是飞行员，不要伤害我！”

“飞行员？什么叫飞行员？”赤卫队员们面面相觑……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接到陈家河赤卫队缴获“空中怪物”的报告后，立即命令驻扎在陈家河附近的红军部队和陈家河苏维埃乡政府：不但要保护好“空中怪物”和飞行员，而且要立即将“空中怪物”运送到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新集（现河南省新县）。

命令下达后，可忙坏了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们。他们从红军中找到了两位在国民党旧军队中当过炮兵、后来被红军俘虏的战士，让他们当“专家”，然后一起商量如何把这个大家伙运走。

这两位“专家”不负众望，把飞机的每个部分标上数码，画成草图，又指挥大家把这“空中怪物”大卸八块。然后用马车装、用人抬，翻山越岭、披星戴月，4000多人忙碌了半个月，终于把怪物运送到了新集。

被俘的飞行员也被带到了新集。

鄂豫皖军委负责人徐向前命令，把飞行员带到指挥部。

飞行员被押到指挥部院门口，当他看到持枪的红军战士时，心猛然颤栗起来。

“完了！这是最后的时候了，审讯完我以后、这些‘共产共妻’的红军，是不会给我留下一个完整尸首的……”

他忐忑不安地走进了指挥部，心里“咚咚”打着鼓。

“坐下吧。”一个小红军战士指着一把小竹椅对他说，还给他端来了一碗冒着热气的茶水，然后走了出去，只留下飞行员一人在屋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了，不敢坐，也不敢喝手里的这碗茶水。

门开了，他看到有一个人走到他跟前，和蔼地问：“叫什么名字啊？”

他没有抬头，喃喃地说：“龙文光。”

“在哪个部队当兵啊？”

“在国民党军政部航空处第4队当飞行员。”

“怎么飞到苏区来了呢？”

“我从汉口到开封执行通信联络任务，返航时因遇大雾迷失方向，油料耗尽了只能迫降在这……”龙文光小声地回答。

“不要紧张嘛。”那人提起水壶，给龙文光续了点水，轻轻把他按坐在竹椅上。

这时，龙文光抬头望了一眼这位问话人。他瘦瘦的高高的个子，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清瘦的面孔上长着一双笑眯眯的小眼睛。

“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向前，是这里的负责人，有什么话你可以尽情说。”他仍然和蔼地说。

“啊！”龙文光霍地从竹椅上站了起来。这位就是鼎鼎大名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他首级的徐向前！原来是这么普普通通的人，这么慈祥，这么和蔼，这么平易近人。他不敢相信眼前这和谐的一幕，但又无法否认这个事实。

“那我们就算是认识了。”徐向前轻轻地拍了拍龙文光的肩膀，同他交谈起来……

一次，两次……徐向前多次接见他，说服他，教育他。

最终，他选择了红色。他决定弃暗投明，参加红军。

他找来了帮手，把拆散的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并在机身上涂上一层灰色的油漆。飞机尾巴上的那枚国民党的徽章不见了，他还在机翼下用红色油漆精心描绘上两颗鲜红的五角星。

三天后，徐向前在认真察看了修复后的飞机后，高兴地说：“龙文光同志，祝贺你和你的飞机走向光明，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你被任命为鄂豫皖苏维埃政府航空局局长。”

“谢谢！我一定要为红色政权尽心效力！”

龙文光十分激动地说：“请您给这架飞机起个新名字吧。”徐向前围着飞机走了一圈，然后站定，笑着对龙文光说：

“我看，就把我们工农红军的第一架飞机叫‘列宁’号吧！”

为了使“列宁”号早日飞上蓝天，航空局在新集北侧修建了一个占地100多亩的大机场。同时，想方设法从敌占区搞来许多汽油、积极准备试航。7月10日，新集机场上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军第一架飞机就要在这里起飞，展翅蓝天了。上午8时整，徐向前陪同龙文光和红4军政委陈昌浩来到了机场。

“报告，试飞准备一切就绪，请指示。”

“我看可以试飞了。注意安全。”徐向前下达了命令。

龙文光和陈昌浩在众人簇拥下登上了飞机。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列宁”号在跑道上急速地滑行、抬头，冲上了天空，地面上的军民一片欢腾。

9月8日，“列宁”号再次起飞，抵达华中重镇武汉市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并散发传单。这一举动，使武汉三镇的国民党政府惊恐万状，迫使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实行灯火管制，唯恐成为红军飞机进攻的目标。就连武汉的《论坛报》也不得不惊呼：

共军“列宁”号飞机近日连续强扰潢川、固始、光山、汉口等地，现有关军方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二、蒋介石难咽心头怨气

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府邸。

蒋介石身着一身笔挺的墨绿色哗叽军常服，仰坐在竹沙发上，墙角的落地风扇轻轻地吹拂着，给焦躁的蒋总司令送来阵阵凉风。

侍卫官走到蒋介石身旁，低声报告：“主席，军政部长何应钦到。”

“嗯。”蒋介石紧闭的双眼没有睁开，只是从鼻孔里答应了一侍卫官退出去，把何应钦引到屋内后，关上房门。

何应钦看着沙发上的蒋介石，立正报告：

“报告主席，军政部长何应钦应召前来受训！”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站起身来，走到何应钦身边，把手里的呈文簿递给他。

何应钦赶紧双手将呈文簿接过来，只见一份电报上写道：“汉口第4侦察机大队龙文光，驾机投降共匪后，近日频繁出没于国军统领区，行侦察之职任，我军将士对其‘列宁’号既恨又惧，应早日除之为盼……”

看着呈文，何应钦脸上的汗淌了下来。

蒋介石嘴角微撇，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主席，龙文光失踪后，我接到的报告是他早已摔死，谁知他……他投降了共军……”何应钦结结巴巴地说。此时，何应钦当上军政部长刚一个月，这件事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好兆头。

“这个龙文光是什么人？”蒋介石缓缓地坐下。

“主席，龙文光的原籍是四川重庆人，毕业于广东航校，后来赴苏联深造，1928年回国，在讨伐桂系之战中立下了战功，尔后调入军政部航空第4大队。”

“不争气啊！”蒋介石长吁一口气，仰靠在沙发上。

此时蒋介石心绪沉重，他想起1929年为了扩充空军，他指示军政部订购了17架美国“海盗”O2U—4型侦察机，配备于航空处，后来南京政府与西北派系冯阎的中原大战中，第4航空大队参加作战，立下战功，蒋介石本人也曾乘坐过这种飞机作敌前观察。可现在，他辛辛苦苦扶持起来的空中骄子却成了共军的空军力量，真让人气恼啊！

何应钦垂手肃立，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蒋介石想起，当这批侦察机从美国到达南京机场时，他十分兴奋，当即携宋美龄观看美国一个飞行中队进行的飞行表演。身着旗袍的“第一夫人”在飞行表演前亲切地接见了美国飞行员，并把一朵朵红花戴在了这群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国人胸前。

三架“海盗”飞机像三只轻巧的燕子，爬升，盘旋，俯冲，三个美国飞行员使出浑身解数……惊人的特技飞行，把蒋介石和“第一夫人”看呆了。

回到官邸，蒋介石立即挥笔签署了订购美国飞机的命令，决定“再购25架！”

此时，蒋介石又想起年初在汉口机场视察时，他指着那架价值10万美钞的“海盗”飞机，问身边的年轻飞行员：“这个飞机性能怎样啊？”

“报告总司令，”飞行员立正向蒋介石报告：“这架飞机的性能很好，它最大速度是每小时237公里，飞行高度可达6250米，可以携带炸弹100公斤，还配备两挺7.62毫米的机枪。”

“好！好！”蒋介石十分高兴。

“报告总司令，现在汉口机场这种飞机已有17架，飞行员们正加紧训练，以备战事。”

蒋介石看了看站在面前的一排整齐的飞行员队伍，清了清嗓音，然后用他那短促亢昂、令人难以听懂的奉化口音训话：“惟今后军事任务仍甚艰巨，望我空军将士共体时艰，继续忠勇杀敌，为党国立功！”

机场训导长、一个矮矮的空军上校立正敬礼说：“请总司令放心，我全体官兵一定不负总司令厚望，全力以赴，严格训练，以图精诚报国！”

望着这一架架崭新的飞机和一个个英姿勃发的飞行员，蒋介石怀着喜悦的心情离开了汉口机场……

越想越气恼的蒋介石从沙发上跳起来，冲到何应钦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尖：“你是军政部长，敬之，在其位要谋其政，对龙文光的事你要负责的！”

何应钦连声说道：“是，是。”

蒋介石解开衣服领口处的钮扣，继续说道：“龙文光的所为，给我们党国军队抹黑，你打算怎么办？”

何应钦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他心里十分明白，自己作为蒋主席

的一名亲信，被委任军政部长的美差，原以为可以名利双收，谁知上任不久，就碰到了龙文光驾机投诚共产党这件事，惹的蒋主席发火，看来军政部长这个差事不太好干啊。

“主席，龙文光投敌之后，我已令航委商议了办法，因未有实绩，还未敢呈递主席。”何应钦靠近蒋介石报告说。

蒋介石站起来，背着手踱到窗前，沉思了一会儿，回过身来说：“我不是想对你发火，而是有人想用这件事来要挟我。你回去后，要把这件事办好，不要再让我为这事找你。”

何应钦立即回答：“请主席放心，我一定把这件事处理好，回头再向您禀报。”

蒋介石不再说话，走到桌前，拿起一份呈文，看了起来。

何应钦见状，赶忙说：“主席，我回去了。”

蒋介石继续看呈文。

何应钦慢慢退了出去。侍卫官过来，将一份蒋介石的手谕交给了他。

南京城洪武路1号，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

事关重大，不敢马虎。何应钦亲自出席了国民党航委会特别会议。

“各位同僚，蒋主席的手谕我已向大家转达了，我们要齐心协力，共同将龙文光这个心头之患除掉，以保我党国的宏图大业不受污侵。各位回去后，务将共军‘列宁’号的航程规律摸清，以图毁之而保我空军名望。”

汉口机场，一架涂着青天白日徽章的飞机腾空而起。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机场航务主任接起电话。

“什么，共军‘列宁’号出动了，好好，我们马上升空。”

机场上，警报声骤响。

两架战机升空，向西南方向飞去。

国民党军政处第4航空大队副大队长赵长义驾驶飞机，在高空搜索。

“04号，04号，发现目标没有？”

地面塔台航务主任的声音从耳机中传出。

“04号报告塔台，没有发现目标，没有发现目标。”赵长义回答。

此刻，赵长义的心绪不太宁静，他刚接到命令，升空攻击共军“列宁”号飞机，而驾驶“列宁”号的正是他以前的好友龙文光。

想起龙文光，他满心感激之情。当年在苏联，他与龙文光是同窗好友。他们一起参军，一起到苏联，一起入航校。赵长义文化程度低，龙文光就手把手教他那枯燥高深的数理化，帮他熟悉那眼花缭乱的飞机仪器仪表，处处体贴照顾他。从此，他们成了十分知心的好朋友。

后来，他听说龙文光驾机出事了。航空处的官员讲，龙文光让共军杀了头。为此，第4航空大队还为龙文光举行了祭奠仪式。可时隔不久，他便得知，龙文光现在已是共产党苏区的航空局长。想到此，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突然，副驾驶员报告：“大队长，前方发现目标！”

凭着赵长义的直觉和经验，他知道遇到龙文光了。他没有想到能碰到龙文光，更没有想到，过去的好友今天会是对手。他的眉头紧紧地皱到了一起。他猛地一推操纵杆，飞机昂头向高空爬去。

“大队长，你……！”副驾驶员看了他一眼。

赵长义知道，塔台能听到他和副驾驶员的说话声音。

但他还是说：“你看错了，那是飞鸟，不是我们的目标！”

副驾驶员会心地看了大队长一眼，不再吭声了。

赵长义呼叫塔台：“川江，川江，我是04，没有发现目标，04号请求返航！”

过了一会，塔台命令：“返航！”

赵长义此时望了望远处的黑点，猛地掉转机头，向机场返航。

三、轰炸黄安，“列宁”号首立奇功

1930年10月，红军发动了黄安战役。

黄安城下，红军指战员围攻黄安已有一个多月了。

黄安城内，驻守着敌69师的1万多军队。

敌69师师部侧厅。师长赵冠英横卧在楠木镶银的大罗汉床上，捧着一杆烟枪正在吞云吐雾，他那肥胖的身子几乎占满了整个大床。如花似玉的三姨太侧卧在他的对面，为他点烟泡。

值班副官轻轻敲门，“报告师长，各团团长都到了，请您去开会。”

赵冠英从床上爬起来，三姨太侍候他穿上军服。在副官的簇拥下，他来到了作战室。

瘦瘦的师参谋长刘仲年看了一眼在座的各位团长，说：“刚才，师座已向各位训话，部署了各团的作战方案。总的来说，我们此番只要守住黄安城就是胜家。共军虽已围城月余，可区区几杆土枪，能奈我何。”

他举起木杆，指着墙上的地图说：“目前，东面有新32师的张师长，南面有保安8旅的夏旅长正率部向我方增援，指日可达黄安。那时，共军就会不击自退。”

赵冠英挺直了他那坐在太师椅上的胖身子说：“因此，各位弟兄还当奋力守城，不得有半点差错。我估计，再有几天，穷鬼们就得退兵了。他们那土枪土炮，还想打开我黄安城，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哈哈！”

防卫1团的侯团长站起来说：“师座，兄弟们为您卖命，共军退兵以后，您可得好好地慰劳慰劳弟兄们啊！”

“那是，那是。”赵冠英捋了捋袖子，拿出一支香烟塞到嘴里，副官赶紧为他点燃了烟。赵冠英使劲抽了一口，喷出一股浓烟，接着说：

“只要共军退了兵、我一定摆上三天大酒席，让你们这些小子全喝得钻桌子底，每人再赏500大洋，官升两级。”

“还有呢？”侯团长追问道。

“还有？噢，放你们三天假，你们去找娘们，我什么也不知道。哈哈……”赵冠英突然止住了笑声。“可要是谁把共军放进城来，我就要了他的命！”

“报告！”副官走进作战室，“共军又开始攻城了！”

赵冠英“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散会！都赶紧去守城！”

各团团长赶紧离座，匆匆向自己的防区跑去。

城外，红军指战员在土炮的掩护下，又在城墙上架起了云梯。

红军战士爬上云梯，向城墙上冲去。可刚爬到一半，就被城墙上敌人的枪弹打了下来。

如此往复三次，红军团长张卫斌下令：“撤退！”

在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所在地新集。

张卫斌团长向徐向前汇报了对黄安久攻不下，战士们十分焦躁的情况。

徐向前同志心急如焚，他心中十分清楚，敌人的援兵再有三天就来到黄安了。而我军已攻城一个月了，战士们的士气锐气大减，如不再酝酿出好的作战方案，那我们就会前功尽弃。

正在这时，卫兵进来报告：“龙文光局长前来汇报工作。”

徐向前闻言眼睛一亮，自己怎么就没有想到飞机呢？既然“列宁”号可以用来侦察撒传单，为什么不能利用起来轰炸敌人呢？

“请龙局长进来！”徐向前对卫兵说。

龙文光进屋后，徐向前请他坐下，倒了一杯开水放在他面前。

“龙局长，我们商量一下攻打黄安的事。”徐向前说：“我有了个想法，不知行不行？咱们的‘列宁’号能带炸弹轰炸吗？”

“可以，这是美国人设计的一种水上侦察机，后来改为陆机型提供给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它既是侦察机，也可以携带小型炸弹作为轰炸机使用。咱们的‘列宁’号可以携带100公斤炸弹呢！”龙文光详细地介绍“列宁”号的特性。

“那太好了嘛！”徐向前高兴地来回走着，突然站到龙文光面此刻，张卫斌也看出了徐向前的用意，高兴得直想蹦高。

徐向前问龙文光：“炸弹怎么带呢？”

“原先在这飞机翼下有挂弹架，可去年我从汉口机场起飞时是执行通信联络任务，所以挂弹架就卸下来了。”龙文光苦着脸说。

“还有什么办法吗？”徐向前问。

“有！”龙文光说：“我可以请兵工厂的同志们做出来。”

“好！咱们就这样决定，抓紧准备，轰炸黄安城！”徐向前的拳头砸在桌子上，震得桌上的茶杯跳了起来。

深夜，龙文光的住所彻夜未熄灯光，他突击了一夜，画出了挂弹架的图纸。

第二天，在兵工厂里，龙文光指导着工人们，在天黑前制造出了两个挂弹架。

工人们和龙文光很快将两个挂弹架安装在“列宁”号的机翼下，每个挂弹架上都挂上了一枚重磅炸弹。

11月10日早晨，刚刚下过一场小雪，天又转晴。龙文光拎着飞行图兴冲冲地来到机场，因为今天他要驾驶着“列宁”号专机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当他瞧见机翼下挂着那两枚120磅的重型炸弹时，嘴角掠过一丝快慰的微笑。

上午9点钟，“列宁”号挂弹起飞，向黄安方向飞去。

银装素裹的叠叠山岭和炊烟袅袅的村庄，在宽大的机翼下飞掠而过，它们是那样的渺小，消失得又是那么匆忙。龙文光手握操纵杆，向前倾身凝眸远眺地搜寻着……

他回想起1928年在蒋桂之战时，也曾驾机搜寻过桂系军阀的指挥所。当他把搜查敌指挥所的座标图交给炮兵后，敌人指挥所在炮击声中升上天空，他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可那时是作为一名炮灰，替军阀卖命。而今天，他是作为一名红军战士，为了解放劳苦大众去消灭敌人。

一个灰蒙蒙的轮廓渐渐在山谷中显露出来。龙文光为之一振，“啊！黄安找到了！”

他一拉操纵杆，马上降低高度，向地面上那错落不齐的黄安城扑了过去。

飞机来到黄安城上空，他仔细观察。围着城墙有一条弯曲的黄的线。他断定：那是敌人的堑壕！

他再细细地看去。

只见敌人的堑壕里跃出无数个穿黄军装的人，只见他们举着枪，摇晃着帽子向“列宁”号跑着，喊着。

龙文光知道，黄安县已被红军围困月余，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看见我驾驶的“列宁”号，一定是认为武汉方面派飞机来给他们空投粮食呢！看来敌人也坚持不了几天了！

他笑了，笑得十分开心。他又一次把飞机降得很低、很低，几乎是在房脊上飞，他这是在寻找理想的轰炸目标。

黄安城内，守敌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副官高兴地跑进作战室，高喊道：“飞机来了，飞机来了！”

敌参谋长欣喜地说：“太好了，来的真是时候，可解了我们的围赵冠英也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奶奶的，怎么不早来，让老子作了这么大的难，这飞机要是早来，城外的穷鬼早吓跑了。给它打信号让它给我狠狠地炸那些穷鬼！”

三姨太赶紧跑进卧室，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口中念叨：“救兵好歹来了，我们得救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赵冠英从椅子上爬起来，“走，看飞机去，看他到底是来送粮食的还是来炸共军的！”

敌师部里的人都随赵冠英跑到大门外边。

龙文光驾机在天上盘旋。

突然，他发现了一所院子的房脊上有几根天线，他断定，这是敌人的指挥所。又看到从屋里跑出了好多穿黄呢军服的人，那一定是敌人的指挥官了。

“好！就是它了！”龙文光打定了主意。

“列宁”号在空中漂亮地划出一个大弧线，对着有天线的院子俯冲下去……

赵冠英带着人跑出房屋，仰着脸冲着天上看，只见飞机越来越低。

参谋长越看越不对劲，怎么飞机尾部没有青天白日的徽章呢？那红的是什么，好像是闪闪的红星……机翼下面还有两个字，是什么字？看不清楚……看清了，是两个字，是……“列宁”！

“啊！不好，师座，这是共军的飞机！”参谋长大声喊了起来，可他的喊声被飞机的轰鸣声掩盖住了。

赵冠英还在纳闷：“这个飞机怎么光飞，不往下扔粮食呢，他奶奶的！”

这时，大部分敌人已经看清楚飞机上的红星和“列宁”二字，顿时乱成一团。

龙文光乘势对准敌指挥部，连续扔下两枚炸弹……机身微微颤抖了一下，两枚炸弹飘然而坠。龙文光透过座舱玻璃向机翼下面的弹着点迅速瞥了一眼，只见两个桔黄色的亮点闪了一下，两股浓烟腾空而起……

架有天线的房子坍塌了，在雪地上企盼着空投粮食的士兵们被眼前慑人魂魄的猛烈爆炸声吓晕了。当他们弄清楚眼前所发生的真相后，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抱头喊着、跑着、溃不成军，“是共军的飞机，把咱们的指挥部给炸飞了……”守城的敌军打开城门，向着南面拼命地逃命。城外我红军将

士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歼灭了敌人。

城内敌人大乱，红军从四面冲进城去，攻克了黄安城，全歼守敌万亲人，活捉了敌 69 师师长赵冠英。

四、63 万大军扫荡一架飞机

1932 年 8 月、酷热的南京如同火炉一般，蒋介石坐在总统府办公室的沙发上，全身上下一个劲地出汗，就连光光的脑袋上，也渗出了一层密密的汗珠。过了一会儿，他从沙发上站了起来，走到电扇跟前，擦了一把汗。

蒋介石可谓心急如火啊！

两个月之前，他已经下令集中了 63 万大军，扫荡共产党的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此役除了要消灭共党的有生力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要找到那架“列宁”号飞机，将其俘获。

两年之前，“列宁”号在黄安一战，名声大震，1 万多蒋军，被一架飞机吓得全军溃逃。红军久攻一个多月没有攻下来，借助于空中的力量却轻而易举地攻克了。这实在不能算是什么空中力量，不过只是一架飞机，两颗炸弹。

蒋介石半天没有出声，他在想，共军的一架飞机，何来这么大的威力？

其精锐之器，对人首先是一种威慑，使人闻其声而惧之。一旦打起来，心理上先败了。

“黄安一战乃是败在心理上！”蒋介石自语道。由此看来万万不能让共军再有飞机，黄安一战共军也定是尝到了飞机的甜头。

还有一个叫蒋介石不能容忍的是，就区区这样一架飞机，共军竟成立了航空局，可见其野心之大。两年多来，国军派出飞机几十架，欲在空中将“列宁”号击落，可是一直没有机会。特别是有消息说，一些共党的首脑人物，经常乘坐“列宁”号，出入各根据地，十分方便快捷。这种飞机蒋介石坐过多次，里面很宽敞，飞行起来也很平稳。他完全可以想象出共党首脑人物乘坐时的得意心情。

想到这里，蒋介石又是一肚子气，牙根都痒痒了，他恨恨地出了一口长气。这时，门响了一下，一抬头看到陈诚走了进来。

陈诚面带喜色：“委座，可喜可贺呀！”

“看来前方有消息了！”

“昨天晚上，共匪的主力张国焘部已经逃出了他们的鄂豫皖根据地，据飞机侦察正向陕南川北一带逃窜。”

蒋介石快步走到了地图跟前，仔细看了起来。一边看一边说道：“好，好，将士用命，为国出力，要重奖的！不过那架飞机找到了没有？”

“目前还没有找到，有消息说，可能是飞到陕南去了。”

“是这样吗？叫何应钦来。”

侍卫官马上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何应钦就匆匆赶来了。

“敬之，我叫你来是想问一下，空军那边，有没有共军飞机的消息何应钦进门的时候，还很紧张的，看到蒋介石面带喜色，说话不急，也就把心放下了。

“委座，您问的是不是那架‘列宁’号？”何应钦并不是明知故问，他是怕又有什么新的飞机跑到红军那边去了。

“就是那一架。”

“我已经给空军下命令了，只要发现就立刻击落它。”

“有情报说、它已经跑到陕南那边去了。”

何应钦一惊，马上就镇静下来：“不可能，空军一直是在严阵以待……再说了、再说了……”

何应钦马上就想起来了，他指挥过国民党第一、二次对红军根据地的大“围剿”，那里也没有机场啊。

“委座，那里没有机场，我想共军的飞机不会到那里去的。”

蒋介石这时也明白了，于是又转向陈诚：“辞修，我要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协同顾祝同，再集中 50 万兵力，对共匪乘胜追击一举打垮。”

陈诚马上肃立：“请委座放心，我这一次一定要一举消灭共军主力。”

“好，好，年底准备，明年初进兵如何？”

“时不我待，我一定抓紧准备。”

陈诚在蒋介石面前夸下了海口，可红军是那么好打的？蒋介石把红军的根据地当了他的练兵场，炮弹轰飞机炸，指挥官换了一个又一个，个个都成了常败将军。红军连战连胜，一连歼灭了他三个师，尽管想起来就心疼，可是总算跑回了南京。这是后话。

何应钦看到陈诚受命已去，便对蒋介石说：“委座，目前我们空军的力量太差了，连东北军都有飞机 300 多架，我们太少了。”

“不是又买了一些吗？”

“是啊，买是买了一些，可是……可是……”

“可是……”

何应钦有苦难言，只好改口说：“我们的飞机，主要是太旧了，目前国外又造出了不少的新机种。”

“这个事情好办，还是叫孔院长去办吧。”

一听又是叫孔祥熙去办，何应钦火不打一处来，忍了半天总算是忍住了。

国民党大员们都知道购买飞机可是一件美差、那是买飞机不是买米买面，一出手就是十多万，油水大得很啊。在抗战之前，向国外购买飞机的大权都在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的手里，航空委员会只是一个空架子，没职也没权。要买飞机了，只是写出报告送到中央信托局核准后，行政院再派人出国去买。这样航空委员会一些从国外学习多年回国的专家，却根本不能过问买飞机的事。

这件美差一般人也得不到，肥水不流外人田，孔祥熙的女儿孔二小姐孔令俊，把这件事包揽了下来。孔二小姐虽是个女流之辈，可是仗着出身不一般，事事都想着出出风头。

行政院开始派了几个人到美国谈判购入 30 架“伏尔梯”式轰炸机，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轰炸机。价钱谈来谈去，美国人一口咬定少了 10 万美元坚决不卖。中国代表没有办法，只好回国。

这一次机会来了，孔二小姐亲自出马了。在宴会和舞会之间孔二小姐没有费多大劲，就谈成了，价格是 8 万美元。许多人大惑不解，虽说美国人有女士优先的习惯，但也不可能一下子便宜了这么多。

过了没多久飞机运回来了，中国机械人员先组装了三架，挂上炸弹之后，飞机在跑道上滑行，只滑不飞。飞行员最后把油门开到了最大，飞机刚刚离地就掉了下来，只听“哗啦”一声，飞机便成了一堆废铁。

机械人员检查了发动机，发现发动机只有 800 马力，而飞机的说明书上写着发动机有 1000 马力。原因找到了，应该派人到美国去问问是怎么回事，可是别人一听是孔二小姐出面办的这事，就没有一个人敢问了。

孔二小姐到底从中捞了多少美元，只有她自己知道，四大家族的丑恶，由此可见一斑。飞机厂没有办法，只好把轰炸机改成了教练机，240 万美元基本上买回了一堆废物。

但是，蒋介石对孔二小姐的行为视而不见，对龙文光却坚决不放过，别看红军只有一架飞机，蒋介石出了 10 万大洋，一定要抓到龙文光。

两个月之后，蒋介石收到了陈诚的报告：共军的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武汉被抓住了。

蒋介石喜上眉梢，真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陈诚在报告里说，因中国航空缺少人才，有不少人给龙文光说情，希望能给他一条活命，用其所长。

蒋介石看到这里气得大骂起来：“娘希匹，他可以不究，我说话还有什么用呢？可杀不可留！”

龙文光在武汉被敌人杀害了，但是他在人民革命史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历史上，却英名永存。

从 1932 年 7 月起，鄂豫皖根据地到了最艰苦的时期，面对 60 多万敌人的围剿，红军战士夜以继日的行军作战。在红军行军的行列里，有一只几百人的队伍，专门抬着那一架已经被卸开了的“列宁”号，爬山越岭地打游击，其艰难可想而知。

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红军战士接到了一道特别的命令，命令是徐向前副总指挥下达的：就地将飞机埋藏，不能让敌人发现。

许多红军战士抱着“列宁”号，默默地流下了热泪。

远处传来稀稀落落的枪声，敌人已经过了山梁，有一个营的红军正在阻击，大家都知道是为了“列宁”号，战斗打得特别激烈。

一切都太匆忙，一切都没有很好地准备，刚刚将土埋好，敌人已经冲上来了。红军撤出了苏区。

“列宁”号消失了，红军航空局解体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航空梦，就成了回忆中的历史，它是那样的短暂，又是那样的辉煌。

蒋介石很快就得到了来自新疆的密报，盛世才在新疆搞了一个航校，是借助的苏俄之力，在航校中发现了共产党……

真是晴天一个响雷，蒋介石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下决心要把盛世才拉过来，只是眼下还没有想出好办法。

“列宁”号在那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山梁上，静静地一躺就是 20 年。20 年风雨春秋，20 年风云变幻，大别山的人民没有忘记它，当年的红军没有忘记它。

1951 年 9 月，王树声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来到阔别 30 年的大别山慰问老区人民时，大别山区的人民又用锄头将“列宁”号从冰冷的山坳中挖了出来……当“列宁”号那锈斑的残体再一次呈现在人们面前时，人们沉默地摘下帽子，悲恸地低下了头……

而今，陈列在湖北省博物馆内的只是当年剩下的一块“列宁”号飞机的蒙布。

为了使后人了解这段历史，空军航空博物馆复制了一架 1：1 的“列宁”

号样机，以供后人瞻仰。

第二章

陈云借鸡下蛋，共产党人进了军阀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周恩来称赞陈云：“做了件大好事！”不速之客的到来，八路军有了大飞机

一、陈云当机立断走出一妙棋

1937年，深秋的西域首府迪化。

迪化，原来是个水草丰美的草原。相传这里曾是王母娘娘洗浴更衣的地方。清朝政府派封疆大臣在这里垦荒建立城廓后，才逐渐使牧场变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蒙古语：乌鲁木齐，意思是“优美的牧场”。如今这里是西北军阀盛世才的独立王国。

凉风徐徐，奶茶滚沸。家家户户窗前那墨绿而浓茂的葡萄架下，一串串低垂欲落的乳色马奶子葡萄，散发着阵阵醉人的馨香。整个迪化在瓜果梨桃的馨香中浸泡着。

陈云披着他那件皮领棉大衣，在河边轻轻地踱着，远处传来的那曲缠绵、悲亢的《苏武牧羊》，使他心如刀绞、喉嗓发涩。

西路军不是当年忍辱负重的苏武！

陈云深知，党中央原计划是送西路军残部到苏联整休、学习的。在西路军还没进入新疆的时候，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就曾给西路军工委发过这样的电报：

“远方（指共产国际）对于西路军进入新疆转赴远方求学问题已决定了。为此，目前西路军必须到达星星峡，他们（指陈云、滕代远、段子浚、冯铨、李春田）在该地迎接你们。”

谁料到时局的变化超出了人们的正常思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党中央鉴于国内“国共合作”的促成，便决定撤销西路军赴苏联整休、学习的计划，并指示陈云充分利用新疆统一战线的有利环境，为我党培养各方面的军事技术人才。

“向盛世才学什么呢？”陈云苦苦冥思着，琴声变得抑郁、沉缓。他对盛世才是了如指掌的，盛世才不仅仅是个残忍、暴戾的军阀，而且还是个善于投机的政客。

盛世才原来只是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的一个作战科长，强烈的权力欲使他来到新疆。不久，迪化发生政变，他便登上了新疆督办的宝座。他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绝不会得到蒋委员长的信任和重用。于是他目光投向了与新疆接壤的苏联。他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提出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这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天壤之别，正是由于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设立了办事处，陈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也正是由于此，西路军才敢在盛世才的老巢中安营扎寨。

琴声戛然而止，陈云眉头一皱，那双炯炯有神的双眼眨动了一下，“能不能在盛世才的军官学校上打点主意呢？‘借鸡下蛋’岂不是一举两得！”

陈云变得兴奋起来。

原来，盛世才为了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在迪化办了一个军官学校，这个学校专门训练坦克、装甲、火炮等特种兵。为了扩建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他还在学校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对外称“航空学校”），公开招生，培养飞行和机务人员。这里不但有不少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有大量的苏联

专家执教。

第二天、新疆督办公署。

盛世才挎着八字胡，看了看坐在对面的陈云，说：“陈代表要紧急见我，有何贵干呢？”

陈云看了看盛世才和坐在他旁边的苏联顾问华西里将军，然后把参加军官学校的想法提了出来，最后，陈云着重指出：

“这是盛督办与我党共同合作抗日救国的一次重要体现，也是我们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后的一个新的创举！我想，盛督办是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

盛世才听后一怔，满脸的不高兴，捋了捋八字胡一言不发地瞧着身材高大的华西里将军。华西里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

“好，好，共产党是抗日，国民党是抗日，国共合作，是一家人啊！”

盛世才看华西里答应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可他还有他的小算盘，西路军参加军官学校的学习，他可以借此机会多向苏联人要些武器装备。于是他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是本人飞机不多，请苏联方面再提供一些援助，用于培养共产党的航空人才；二是你们共产党的飞行员、机械员毕业后，不能一走了之，要帮助我把航空队的军威树立起来才能走。”

陈云和华西里同意了盛世才的这两个条件。

一个月过去了，陈云在西路军中挑选了25名年纪轻、身体好又有一定文化的共产党员准备进盛世才的航空学校学习。事先，陈云调查了解了盛世才航空学校的状况。这个航空学校有六架初级教练机，九架侦察轰炸机，曾办过两期飞行训练班和一期机械训练班，教官大都是苏联空军军官。眼下第二期飞行训练班和第一期机械训练班就要毕业了，我们一定要赶在第三期飞行训练班和第二期机械训练班开学前，把我们的人挤进去。否则，盛世才又有推脱的借口了。但陈云又考虑到这是我党将要筹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思忖再三，他考虑还是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后再决定。

1937年11月27日，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他乘苏联飞机离开迪化，飞抵延安。飞机一降落，他立即匆匆赶到城关向毛主席汇报了这件事。

毛主席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是我们红军的大好事，这件事由你负责，这是关系到我们未来建设人民空军的大事，要尽可能做到红军第1、第2、第4方面军中都有人选。”

不久，党中央同意了陈云的想法，并决定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摩托学校抽调一批优秀干部赴迪化学习航空。

红色的航空梦，栖息在贫瘠而发烫的黄土高原。纤薄的草鞋、光秃秃的马背，曾驮着一个炽热的信仰，艰难地跋涉了两万五千里。而今，这炽热的信仰又将被锃亮的双翼高高地擎举上蓝天。

古朴的窑洞里，人群川流不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举世罕见的飞行员身体检查正在紧张地进行。

远涉重洋来中国参加抗战的美国医生马海德，充当了这次飞行员身体检查的军医主任。

测身高、测视力、测听力都在紧张而有序地进行。

在测试项目中，还有一项十分奇怪地测试，名曰：测平衡技能。主考官让被测试者在原地不停地转着圈，一圈，两圈……

主考官大喝一声：“立定！”然后让被测试者迅速指出东、西南、北的准确方向。主考官还要问，“是头疼，还是头晕？”

简陋又原始的医疗手段，检阅着一代雄鹰的健美体魄！唯一先进的医疗器械，是在马海德胸前晃动的一把由于电镀脱落而露出斑斑铜色的听诊器。

在喧闹、纷杂的人群中，一个身材瘦高的人一会儿到这边看看，一会儿又到那边看看，他翻了翻体检表，看了看文化程度一栏中，大都是“初中毕业”字样，高兴地笑了。这位清瘦的双颊上有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的人就是陈云，他十分清楚，盛世才要求参加飞行训练班的学员必须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否则无缘问鼎。

他微笑着和大家打着招呼。

突然，他问站在一边准备接受身体检查的夏伯勋：“你是哪个部队的？”

夏伯勋把胸脯一挺，立正报告：“报告首长，我是红2方面军的。”

“你呢？”陈云用手指了指站在夏伯勋身边的李奎问道。

“我是红25军的。”李奎立正大声回答。

陈云满意地点了点头说：

“太好了，你们当中有4方面军的，有2方面军的，还有红25军的，我们就是要选各方面的代表去学航空。”

这时，他问站在他面前的方槐：“你对学航空技术有什么想法？”

“我担心文化低，学不好。”方槐有些紧张。

陈云脸上的微笑消失了，声调变得严肃有力：

“你读过书，当过青年部长，还能写工作总结，也算是个有文化的人了。党在困难的时候办了这么多学校，目的就是培养你们，希望你们掌握现代化的技术。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的。过去你们是放牛娃，穷孩子，不会打仗，不会做政治工作，可通过学习现在都会了。所以你们对学习航空技术要有信心！”

窑洞里静悄悄的，大家都看着陈云。

陈云双手叉腰，接着说：

“你们将是第一批红色飞行员，是红色空军的第一批骨干，不要怕文化低，不要怕人家看不起，要以坚强的毅力刻苦学习，一定要把技术学到手！”

几天后，方槐、李奎、方华等19人，兴冲冲地来到陈云居住的窑洞。他们是来辞行的，陈云勉励他们战胜困难，一定要把航空技术学到手，要像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一样，为新中国的航空梦卧薪尝胆，悬梁刺股。

1938年1月，方槐等19人在呼啸的西北风中登上美式大卡车，向古城延安挥泪告别。

二、“土包子”成了航校的优等生

1938年3月初，选调的44名学员会合于新疆迪化，其中一人因病返回延安。

在全体学员会议上，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对大家说：

“同志们受重托来学航空技术，都是我们未来人民空军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要克服一切困难，把学习搞好。航空知识是很难学的，大家要有思想准备，要舍得吃苦，要下比平常人多十几倍的精力，学好航空，为将来的人民空军打下基础。”

他又说：“经征得中央批准，这次我们参加学习的共43人，都是共产党员。全体人员分为两个班，飞行班25人，由吕黎平担任班长，学员有吕黎平、安志敏、方子翼、袁彬、胡子昆、陈熙、刘忠惠、张毅、汪德祥、杨一德、方愧、方华、夏伯勋、黎明、赵群、李奎、谢奇兴、王东汉、龚廷寿、邓明、余天照、黄明煌、杨光瑶、王聚奎、彭浩；机械班18人，由严振刚担任班长，学员有严振纲、朱焯、周立范、金生、曹麟辉、丁园、王云涛、黄思深、陈旭、云甫、周绍光、刘子立、陈御风、吴峰、刘子宁、彭任发、吴茂林、余志强。两个班建立一个党支部，由吕黎平担任支部书记。”

1938年3月上旬，航空训练班开学了。

教室门开了，教官王膺琪高傲地走了进来，那身国民党藏青色的军服上，挂着少将军衔。冷冷的面孔，让人心寒。他双手按在讲台上，当他的目光落到我党派来的学员脸上时，嘴角掠过一丝淡淡的冷笑。

“今天我们学机械物理学，我们先复习一下初中学习的普通物理学的内容，我提几个简单的公理，请大家回答。”

沉寂，无人回答。

王膺琪气得眼睛都变了颜色，他恨恨地把目光转向我党的学员。

一个、两个、三个……被叫起来的中共学员站成了一串。

王膺琪气得火冒三丈：

“这节课，无法给你们上了，你们花名册上都写的是初中、高中毕业，可你们连最简单的物理公式、公理都不懂，像你们这样的文化程度，还想进入航空界？”

说完，拿起讲义，一摔门走了。

学员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教育长徐杰来给学员上课，讲了半天，学员们仍是木然，他暴怒了，指着学员的鼻子喊道：“给你们上课，简直是对牛弹琴！从明天起，你们都给我滚回去。”

脆弱、腼腆的自尊心，被人狠狠地插上一把锋利的匕首。

大家的心在流血。

学员党支部连夜开会。

党支部成员在学员中谈心、鼓劲、加油。

“党中央、毛主席在注视着我们，人民空军的宏伟蓝图在等待着我们，中华民族的重任我们一定要挑起，绝不能给红军丢脸，绝不能让他们看共产党人的笑话！”

一封封决心书拥向党支部，吕黎平愁苦的脸露出了微笑。

夜深了，教室的灯光射向旷野。

节假日，草滩下卧着一群啃书本的人。

熄灯了，在被窝里，打着手电仍在看书。

操场上，一群人举着飞机模型汗流浹背地演练。

一道道难题被攻下，一个个令人头痛的飞机构造原理被解开。学员们你拉着我，我推着你，一起跨进了这个航空殿堂的大门。

实际操作考试开始了。

教官指着一架开车时冒着一缕缕黑烟、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的飞机问：“为什么冒黑烟？原因在哪里？”

盛世才部队的学员噤着答不上来。我党学员杨一德果断回答：

“这是发动机汽缸被划伤引起的！”随后，杨一德手脚麻利地卸下汽缸，果然如此。

一个鲜红的5分落到了学员成绩册上。

教官们惊愕了，他们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铺着红桌布的考场上，一道道事先拟好的考题，把学员们引到桌前。

众目睽睽下，盛世才部队的学员一个个汗流浹背颓丧地退出考场。

我党43名学员个个对答如流。

教官们目瞪口呆，苏联顾问伸出大拇指，直喊：“好！好！”

此时，这些朴实的汉子清瘦的双颊滚着苦涩的泪珠。

飞行班从4月8日开飞，先后飞过苏制乌—2型双翼初级教练机、埃尔—5型双翼侦察机、伊—15型双翼歼击机和伊—16型单翼歼击机4种飞机，平均每人飞行1000个起落，300小时，飞行技术达到了作战水平。

机械班经过一年的学习和实习锻炼，分配到盛世才的航空队任机械员，到飞行班毕业时，已熟练地掌握了上述几种飞机的维护技术。

1939年，迪化城外。

天山融化的雪水，在墨绿的山脚下汇成一条清澈的小溪，如碎银抛洒在大地上，波光粼粼，潺潺抖动。两排帐篷威风凛凛地遮掩在河边的桦树林中，几个手持长枪的身影，不停地在浓荫中闪动着，给这宁静的山谷、河流和树林，增加了一股神秘的威严。

这是西路军在迪化经过休整后，进行一次野营训练的营地。

这天，应新疆办事处代表陈潭秋的通知，吕黎平和严振刚火速赶到迪化城外野营训练营地。

当他们来到一顶帐篷前，一个魁梧而熟悉的身影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周副主席！”

两人惊诧地叫了起来，忙上前敬礼。

“周副主席特意来看望你们。”站在一旁的陈潭秋首先开了腔。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心你们学航空，让我路过迪化时向同志们表示慰问。”周恩来亲切地说：

“我不便直接去航空队看望大家，就见见你们两个代表，请你们回去转达一下。”

周恩来向二人和蔼地挥了挥左手，招呼他们席地而坐，然后自己很随便地坐在了毛茸茸的草地上，详细地询问起他们在航空队的学习情况。

当周副主席听到大家经过刻苦发愤学习后，每个人的考试成绩都在4分以上，并已经能操纵、维修两种型号的战斗机时，他兴奋地说：

“陈云同志做了件大好事，将来建设我们自己的空军，有骨干，有种子了！”

看着周副主席兴奋的神态，吕黎平、严振刚越发高兴。当汇报到来学航空的43名同志，都是从红军各方面军中挑选出来的优秀干部时，周副主席连连点头称赞道：

“这很好，每一个方面军都有优点，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了各方面军的优良传统，我们的航空队就会有很高的战斗力。将来我们党建立空军时，应从八路军、新四军，从各地的游击队、各解放区选调德才兼备的同志，要搞五湖四海，把各方面、各地的优点都集中到空军里面去。一个飞行员驾驶一架飞机单独行动、单独作战，没有好的思想作风和高超的技术、

战术，是胜任不了的。”

在结束交谈时，周副主席关切地询问他们两人：“大家远离延安，一定有不少困难吧？”

吕黎平大胆地提出一个问题：“能否请周副主席到苏联后，向斯大林反映一下，苏联给了国民党不少飞机去打日本，我们共产党打日本最坚决，他们也应该给我们一些飞机。这样，我们学成之后回延安，就能组建自己的空军。”

周恩来笑着点头允诺了。

吕黎平、严振刚事后从陈潭秋那里得知，周副主席是因右小臂骨折，在毛主席再三催促下，才途经迪化赴苏联治疗的。

1940年3月，周恩来的胳膊痊愈后，又乘飞机从苏联返回延安途经迪化。在迪化停留期间，他又接见了吕黎平、朱焯等人，并十分婉转地告诉大家：由于“国共合作”，我们八路军名义上属于国民政府统一领导，苏联他们不便于把飞机直接给我们，否则，会带来一些外交上的麻烦。

周副主席又勉励大家：“我们党迟早要建设自己的空军。你们40多名同志既有会飞行的，又有搞机械的，一有飞机就能形成战斗力。党中央对你们寄予很大期望，你们要珍惜目前的学习机会，争取用更好的成绩向党中央汇报。”

三、风云突变，航空骨干落入图圈

1940年以后，新疆地区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学员伙食太差，体质明显下降。陈潭秋同志向中央有关部门报告，决定从新疆历年来节余的党费里，每月拿出120元作为伙食补助。这在当时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照顾。

尽管周恩来在迪化停留期间曾先后四次与盛世才作了坦诚的交谈，但事与愿违。

盛世才开始翻脸了。

大雪漫天飞舞的莫斯科。

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里。

盛世才掏出一张庞大的索取飞机、大炮的清单，递给了正在攥着枣木烟斗沉思的斯大林。斯大林看过清单淡淡一笑，说了一句令盛世才吃惊的话：

“飞机、大炮有，但要拿钱来买，不能像过去那样无偿地赠送。”

盛世才沮丧地走出了克里姆林宫。

1942年春，德国侵入苏联腹地，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革命势力经受着严峻考验。

4月18日，毛主席收到了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电文通报了蒋介石三次召见盛世才驻重庆代表张元夫，并让张元夫返疆向盛世才转达了双方谈判的条件。周恩来的电文特别提出：应将蒋、盛合谋反共迹象向党内迅速转达，以防不测。

盛世才在向蒋介石靠拢。

5月17日，任弼时致电新疆党代表陈潭秋，通报了蒋介石准备派三个师的兵力进驻新疆，并邀请盛世才去兰州与蒋介石见面。任弼时请陈潭秋注意蒋介石的阴谋。

蒋介石把手与刺刀同时伸向了盛世才。

8月29日，蒋介石派宋美龄、朱召良、吴忠信、毛邦初等人飞赴迪化。

一张烫金的委任状使盛世才浑身飘飘然。他摇身一变，瞬间变成了国民党中央监委、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第8战区副司令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央军校第9分校主任、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任、19集团军副司令……一串显赫的头衔，使他陶醉了。

盛世才终于抱住了蒋介石的大腿。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以“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软禁起来，不久、便投入监狱。

同时，又将我党派来学航空的干部、战士及其家属全部扣押，总人数为123人。航空队的共产党员被囚禁在教导队驻地，继而又转移到一个叫“刘公馆”的地方，完全割断与外界的联系。1944年11月，又将他们关进了监狱，施行残酷折磨。

航空队的共产党员们以威武不屈的节操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身处铁窗之中，还组织起来学政治、学文化、复习航空理论、徒手模拟飞行，以待日后为创办人民空军尽力。

党中央、毛主席念念不忘我们党的这批宝贵人才。对这批干部，中兵中央曾经多方设法营救，先是请苏联出面向盛世才要人，但是盛世才早在1942年底就关闭了苏联领事馆，对苏联的要求，盛世才睬也不睬。

1945年8月，应蒋介石邀请，毛主席、周恩来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在谈判中，毛主席与蒋介石直接交涉，达成了释放除汉奸以外的一切政治犯的协议，并正式写入《双十协定》。可盛世才还是不放人。

后来，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以老朋友的身分，亲自登门拜访国民党政府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政府主席张治中，当面请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张治中将军慨然承诺。

张治中将军到任后，首先派迪化市市长屈武，作为他的代表到狱中对大家进行慰劳慰问，并发给伙食补贴，改善生活待遇。然后又多次电陈蒋介石，提出坚决放人。

经再三催促，这些被关押了3年9个月之久的共产党人，终于在1946年6月10日得到释放。

张治中将军特意为他们准备了车辆，屈武先生亲自到场送行。为防途中发生不测，张治中将军还委托新疆警备司令部少将交通处长刘亚哲一路护送，于7月10日胜利回到延安。

眼望着延河边上的宝塔山，这些航空训练时的硬汉子，人人都流出了激动的热泪。他们高呼、狂喊：“亲爱的母亲，我们回来了！”

7月15日，在延河边上，延安党政军民隆重集会，欢迎从新疆胜利归来的全体人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他们，关照他们好好休息，早日恢复健康，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四、八路军的大飞机让美军观察组吃了一惊

1945年8月初的一天，延安清凉山飞机场空空荡荡的，机场的跑道有2000多米长，一直伸到延河边上，紧靠机场的山坡上，则是一块块零乱的玉米地。

一年前，为了修这个飞机场，陕北的乡亲们把自己的好地都让了出来。

那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参加了修建工程。毛主席一边铲着土，一边对战士们说：“我看出来了，你们都是庄稼人，一看用了这么多的好地，心疼啊！可是它的作用也很大啊，有了它，飞机就能落下来，我们延安和外边就可以有来有往了。”

听了毛主席的话，大家连连点头，干活的劲头更大了。

机场修好之后，当时的主要作用，是为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使用的，美军飞机从两安飞来之后，一般不作停留，再飞回去。

为了保卫机场的安全，八路军专门派出了一个连，还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机场勤务股。股长油江是个老红军，后来成为中国航空工业部的副部长。

天空很晴，一丝云也没有。机场上已经好长时间没有飞机来了，跑道上长了一层密密的青草，已经看不到黄土地了。

一天，天空中突然传来了一阵巨大的轰鸣声，一架黑色的大飞机从天边冒了出来，它一共有五个头，四个头上的引擎一齐响着……四周的牛羊吓得乱跑乱窜，村子里的狗也在白天叫了起来。四周山梁上的窑洞震得一个劲地掉土。

这是一架苏联的中型运输机，它在机场上空转了一圈。然后头朝下落了下来，在跑道上滑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在机场的头上停下了。

这是延安机场落下的最大的一架飞机，守卫机场的战士看到它那庞大的身子都吃了一惊。飞机停住了，机舱的门打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中国人，他的后面跟着几个黄头发的苏联人，全都穿着呢子军装，脚上蹬着马靴，挂着肩章，一个个都很威风。

中国人从飞机上跳了下来，油江端着枪已经跑到了他面前，那个中国人对他说：“我是曾克林，是中央派到苏联去的，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有紧急情况要向中央报告。”

油江听了之后，马上派人到杨家岭去报告。

过了一会儿汽车就开来了，这群人全都上了汽车，朝中央大礼堂开去。

第二天，苏联飞机载着陈云、彭真朝东北方向飞去。

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远东军的100多万部队，对日本关东军发起了闪电般的进攻。几天之后，日本便投降了，苏联军队一举解放了东北三省。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陈云一行乘飞机前往东北，作好全面接收东北的准备。

军情紧急，可是八路军没有自己的飞机，再紧急的事情也只能借用别人的飞机。

8月20日，天刚蒙蒙亮，四周山坡上还看不见多少干活的农民。油江带着枪在机场上巡逻。

这时天空中传来了嗡嗡的响声，有一个很小的黑点出现在天边。油江一听声音就知道那是一架飞机。

“大家快散开，作好战斗准备！”油江一声令下，战士们全散开飞机离机场越来越近，看上去有房子那么大了，连飞机尾巴上的“青天白日”都看得一清二楚了。

“是国民党的飞机，它到延安来干什么？”

“是不是要破坏咱们的机场？”

战士们正议论着，飞机已经越飞越低了，连座舱里飞行员的脑袋都看得

清清楚楚了。

这架飞机和过去来的国民党飞机不同，没有撒传单、丢炸弹，也不开枪扫射，只是一个劲地在天上转圈。

“娘的，到底要干什么？”一个战士举枪要打，被油江拦住了。

“没有命令，不准开枪！我看它是想落下来！”

几个战士一听国民党飞机是想落下来，当时就急了：“这可不行，这是我们的地盘！”

“这是我们的机场，只要它落下来，我们就好收拾它了！”

油江这么一说，战士们一下子都明白了。

油江话是这么说，可他的心里也没有数，以往有飞机来，上级总是要提前通知，机场上没有电台，也没有别的通信工具，都是上级派通信员送信来，可是这一次没有送通知来，会不会是意外的情况？先让它降下来再说。

想到这里，油江也就拿定了主意，便命令道：“快，挂上风向袋，把‘T’字布也铺上！”

战士们七手八脚地忙活起来，机场上没有塔台也没有电台，无法与空中的飞机联系，只能用这种土办法。

“T”字布还没有铺好，飞机已经等不及了，从头上落下来，对着跑道滑行起来，带起一阵大风，八路军战士被大风刮倒在地上，不少人从地上爬起来，迎着飞机冲上去。

飞机还没有停稳，便从机舱里伸出一只手来，不停地摆来摆去“缴枪不杀，缴枪不杀！”战士们边喊着边冲了上去。

飞行员蔡云翔第一个从飞机上跳了下来，他大约40多岁，身材高大，举着双手用力地摆动，嘴里不停地喊着什么，因为风很大，加上飞机的轰响，八路军战士什么也听不见。但他的手里没有枪，从脸上的表情，也看不出恶意。

蔡云翔几乎是趴到了八路军战士的耳边，那个战士才听到了：“……起义……我们是起义的！”

“是起义的飞机，是起义的！”那个战士大叫起来。

油江这时听到了他们的话，高兴地叫了起来：“好，好啊，太好了！”

正说着话，从飞机里先后下来了六个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兴奋的表情。

油江一边连连说：“欢迎你们，欢迎……”一边和他们一一握手战士们也很兴奋，把起义人员团团围住，问这问那。

高兴了一阵之后，油江才想起来还没有向上级报告呢，马上派出了一名战士，到军委去报告叶剑英总参谋长。

那名战士一溜烟地跑了。

大家这时才仔细看开了飞机。这架飞机不算小，能坐二十几个人，机舱内很宽，两边全是座位。机头上有两个巨大的引擎，机窗也很大。

蔡云翔告诉油江，这架飞机是汪精卫政府的专机。1940年3月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接着又组成了航空署，他让自己的小舅子陈吕祖当了航空署署长。可是有了航空署并没有飞机，汪精卫只好又去求日本人，最后求到了日本天皇的门下，还是日本天皇出的钱，买了20多架飞机，无非是一些教练机和运输机。这样汪精卫心里感到满足了，他可以自称为陆海空三军司令了，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勾当。日本投降之后，蒋

介石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重用汉奸武装。伪政府中的一些有正义感的飞行员不再受骗了，他们团结起来，驾机飞向延安。

第二天一大早，起义飞行员们便来到了中央军委所在地。这是一个很大的窑洞，只见朱德总司令和叶剑英总参谋长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朱老总与飞行员们一一握手，鼓励他们要好好干，为八路军的航空事业打开局面。

这是八路军第一次有了飞机，也是继“列宁”号之后，共产党人从敌人手里得到的第二架飞机，大家都兴奋不已，一致要求朱德总司令给飞机命名。

朱总司令高兴地说：“飞机是8月20号飞到延安的，为了纪念这个日子，就叫820号吧！”

大家一听齐声叫好。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到了8月底，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召开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因为延安的人民都没有看到八路军自己的飞机，所以不少同志提议，让“820”号在会场做一场飞行表演。

叶剑英听到这个建议后，十分高兴地批准了：“这是个好主意，可以扬我军威嘛，也让延安的老百姓开开眼。”

飞行员报告说：“‘820’号飞到延安的时候，已经将油耗完了！”

“油还是不成问题的，可以找‘大管家’去要！”叶剑英说。

“大管家”就是军委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因为他负责管理美军延安军事观察团，所以他那里的洋玩艺特别多，开飞机用的汽油也少不了。

杨尚昆听说是八路军的飞机要用汽油，非常高兴，连连点头，马上派人打开了美军观察组的器械仓库，拿出了汽油。

毛泽东当时到重庆谈判去了。大会开始的时候，朱德等在家的中央领导同志全都出席了，当“820”号起飞的时候，会场上和延安城里一片欢呼声……

朱总司令看着“820”号笑了，也许总司令在想：这时候有一架飞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太重要了，一些高级领导人就可以坐着它出入解放区了。

飞机在会场上转了一个大圈，撒下了庆祝胜利的传单……

“八路军有飞机了！”

“八路军的大飞机真不小！”

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陕北，周围上百里的老百姓背着干粮，成群结队地跑到延安清凉山机场，就是要看上一眼八路军的大飞机。

美军延安军事观察组的军官们，在庆祝大会上也看到了八路军的大飞机，他们连连称赞说：“八路军的飞行员OK！”

大会开完了，他们还没有忘记八路军的飞机，便跑到了机场，因为美军观察组是乘美军飞机来的，再说机场就是为他们来才修的，所以对他们也不保密，他们可以随便出入。

美军军官来到“820”号跟前，一名少校看清了号码，八路军的飞机已经编到了820多号了，到底有多少架呢？

几个美军军官争执起来，谁也说不清八路军有多少飞机，因为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既然八路军有飞机，为什么还要借用美军观察组的飞机？

美军军官百思不得其解，便问油江：“军官先生，你们的飞机是从哪里来的？”

油江一听就明白了，故意十分神秘地说：“这是从前线回来执行任务的！”

美军军官还要再问，油江马上板起了脸，一脸正色地问：“你们问这些

干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美军军官连连道歉。他们可能已经明白了，八路军不止一架飞机，到底有多少那一定是军事秘密了。

美军军官只好摇晃着脑袋走了。

9月，传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820”号作好执行重要任务的准备。大家一听都特别激动，很快就作好了准备工作。

与“820”号同时执行任务的还有美军的一架飞机。聂老总和一批军政领导乘坐美军飞机，前往东北。

王弼、刘风、蔡云翔、陈秋明一批航空骨干，乘坐“820”号飞往东北，党中央已经决定要在东北筹建我军第一所航校。

“820”号带着人民的期望，飞往东北的黑土地，它为人民空军的建立，为培养人民空军的战斗骨干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章

司令部一道特别命令：一定要抓到日本航空教官；林弥一郎的预言：他们将成为中国的王牌飞行员；敌机轰炸北京南苑，毛泽东被激怒了

一、从“破烂堆”里捡出来的航校

1945年9月，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

常乾坤坐在窑洞门口的板凳上，正在擦拭着他那支十分心爱的勃郎宁手枪。

小张端来一杯凉开水，放在常乾坤面前，说：“组长，我看总部的张参谋他们昨天又出发到东北去了，你怎么不着急啊？”

“我怎么不着急啊！”常乾坤把手枪装进枪套，端起水杯，“日寇投降以后，我们党中央已经派了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我们延安航空小组等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心里也急啊！”

老王抽着旱烟袋，不紧不慢地说，“别着急，没有动静就是快了。前一阵，中央领导同志一直讲，要在东北建立我们自己的航校，建立我们的航空基地。”

常乾坤喝了一口水，说：“对，老王说得有理，我们要耐心等着党中央的决定。”

一天清晨，常乾坤刚刚起床，只见一个士兵跑进窑洞，对他说：“常组长，叶剑英参谋长请你立即到他那里去。”

“好，我马上就到！”常乾坤赶紧打上绑腿，戴好军帽，向总部跑在总部的大门口，叶剑英参谋长对常乾坤说：“枣园来电话了，要你马上去一趟。”

“参谋长，什么事叫我去？”常乾坤有点紧张。

叶剑英故意沉下脸来：“我想，是那件事嘛。”

常乾坤更着急了：“什么事啊？”

“就是你们去东北的事啊！”叶剑英笑着说。

“太好了，我们就盼着这一天呢！”常乾坤十分高兴。

叶剑英说：“不要着急，先吃早饭，吃过饭后到任弼时同志那里，弼时同志要和你谈话。”

“我不吃饭了，这就去！”常乾坤一边说，一边同叶剑英道别，转身一溜烟向枣园的大路上跑去。

枣园，任弼时的窑洞前。

一位参谋把常乾坤带到窑洞里，任弼时同志迎了过来，亲切地同他握手，问道：“这么早来，吃过早饭了吗？”

常乾坤笑了，说：“心里挺急，还没吃早饭我就跑来了。”

“那好，小张，”任弼时对参谋说：“叫炊事班老王送两个人的早饭来。”

“好。”小张答应着走出去。

任弼时指着椅子说：“坐下说话。”常乾坤在椅子上坐下，看着任弼时。

任弼时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对常乾坤说，“你们的愿望快要实现了。中央决定要你们马上到东北去，设法创办一所我们自己的航空学校，培养一批技术骨干，为我们的空军打下基础。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看怎么样？”

常乾坤十分激动，接过文件看了看，说：“弼时同志，这是我们早就盼望的，我们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

炊事员老王把饭端了进来。

任弼时招呼常乾坤坐下吃饭，边吃边说：“不仅仅是光荣，更重要的是艰巨！”

他接着说：“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长翅膀的人是坐不住的，你们需要的是辽阔的天空！是吗？”

常乾坤听了，笑了起来。

任弼时也笑了，说：“可是，赤手空拳办航校，会有料想不到的困难。遇到问题要随时请示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

吃中午饭的时候，刘少奇同志来了。常乾坤向少奇同志敬过礼后，请示还有什么指示。

刘少奇拍了拍常乾坤的肩膀说：“你们这次到东北去办航校是件大事，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是党和中国人民创建航空事业的一个开端，一定要有坚强的信心和决心，要有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勇气和克服困难的精神，不但要把航校办起来，而且要把它办好！”

常乾坤认真地听着刘少奇的叮嘱，心中涌起一阵阵暖流。

刘少奇又说：“从延安到东北的路程很长，一路上，要注意安全，要关心同志们身体。”

常乾坤眼睛湿了，“请党中央和毛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10月15日，延水河边，叶剑英参谋长同常乾坤握手话别。

常乾坤望着宝塔山上雄伟的宝塔，心中暗暗地说：再见吧，延安！再见吧，战友！我们一定要办好航校，不辜负党的期望。

12月25日，东北抚顺市区的一所院落。这里是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在呼啸的大雪中，常乾坤带着延安来的人找到了东北局。

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彭真和副书记陈云认真听取了常乾坤和王弼关于中央将在东北筹办航空学校的情况汇报。

彭真站起来说：“中央的决定非常英明，我们是应该有自己的航空事业。”

“在吉林通化我们已成立了一个航空总队。”陈云往炉膛里投了两块木头，“你们可以到那里去，要在航空总队的基础上筹建航空学校。”

彭真走到常乾坤面前，“乾坤同志，目前，你们要把搜集航空器材作为筹建航空学校的首要任务来抓。”

常乾坤点点头。

“没有飞机，要建立航空学校只能是纸上谈兵啊。”彭真沉思着说：“乾坤同志，你可以把延安来的同志作为骨干，分成若干小组，分别到东北各地，搜集航空器材。我们东北局全力支持，各方同心协力，争取尽早把我们自己的航校办起来。”

当天晚上，常乾坤和王弼把延安来的同志分成几个组。第二天，各组分别奔赴东北各地，在被日军所遗弃的机场、军需库及工厂，进行紧张的搜集航空器材工作。

平顶堡，是铁岭与开原之间的沉莽群山，王弼带领一个搜集小组搜寻到日军一个完整的航空器材库、地下油库和一座弹药库。战士们刚刚从这些库房中抢运出汽油200多桶、航空仪表100多箱、飞机发动机100多台及部分钻锭，国民党部队便攻占了铁岭。

朝阳镇，有一个被日军遗弃的军用飞机场。常乾坤率领的搜索小组惊喜地发现几十架战斗机和十多台飞机发动机被遗弃在机场的四周，可这些飞机太破烂了，有的简直就是一堆废铁。

老王说：“常组长，你看怎么办？”

常乾坤摸了摸锈迹斑斑的机身，说：“我看能拼凑几架飞机，其余的当零件使用。”

在常乾坤的带领下，大家从这些飞机中淘劣选优、拼凑了九架外壳比较完整的“99”式高级教练机和“隼”式战斗机。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用马车将这些飞机拉拖到朝阳镇火车站，还没容大家坐下来喘口气，突然枪声骤起，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又临近了。

北风怒号。北方的隆冬，是风雪肆虐、滥逞淫威的天下。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城郊。

搜索小组找到了日军 8371 部队航空队的飞行基地，紧靠着这个飞行基地的是被世界军事史学家称为“恶魔部队”的 731 细菌部队驻地。为了毁灭这些骇人听闻的罪证，日军临撤出前，将这个飞行基地及细菌储存仓库全部用烈性炸药炸毁，并进行了毁灭性的焚烧。

当搜索小组在废墟中搜寻时，猛然，人们的嗓子仿佛被塞进了一块火炭，火辣辣令人窒息难忍。

“扑通！”一个战士倒了下去，又一个战士倒了下去，当五个人都躺在废墟上的时候，已有两个人停止了呼吸。

“恶魔部队”虽然投降了，但他们培植的恶魔仍在施展着残暴！

雪越下越大了。

几个月来，除了沈阳、锦州等几个机场的器材没有来得及抢运以外，辽阳、铁岭、朝阳镇、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北安等地，到处都留下了搜寻小组的足迹。甚至连机场附近的山沟、村镇也寻访到了。大家一个一个地寻找飞机轮胎、仪表、铝皮、胶皮垫，一桶一桶地寻找汽油、润滑油。搜集器材的工作相当艰苦，不少人累出了病，有的在抢运器材时轧断了手脚，成了残废；有的在寻找器材时误入日寇的毒菌场，中了毒，得了慢性疾病：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常乾坤站在搜寻到的器材前，感叹不已。这几个月，收获是巨大的，大家从各地收集了不少破飞机、发动机、油料、仪表，以及其他航空器材。虽然稍加修理可使用的飞机为数不多，绝大多数只能拆点零件来拼凑使用，但这就是航校的全部家当，也是保证航校训练的主要物质基础。

二、司令部一道特别命令，航校有了日本教官

1945年11月，黑土地上的冬天来得特别早，雪片纷纷扬扬地飘着，如一面白网扣住了大地，雪白的荒野，灰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寒风如一阵阵凄惨的哭号。

东北重镇沈阳的一幢大楼里，东北抗日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在楼上的一间大房子里，司令员林彪正坐在暖气边上，看着战报。因为刚刚进入东北，要做的事情很多，林彪，还有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联军参谋长伍修权都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

林彪看了一会儿战报，便合上眼在椅子上迷糊起来。这几天他想得最多

的、是中央来电提出开办东北航校的问题。办学校可不是那么容易，飞机没有可以找些破的，学员也可以从部队中选出来，可是教员怎么办？从苏联就回来了几个人，新疆也就那几个人，都不是专门的教员。林彪是从黄埔出来的，他知道黄埔的教官都是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没有教官办校就是一句空话。

林彪站了起来，来回走了几步，对正在看地图的伍修权说：“没有教官、办航校那是瞎胡闹，飞不上去的！”说着他指了指天花板。

“可是上哪里去找教官？一个两个不行，教什么的都要有，少了哪一门课也不行！”

林彪的话使伍修权想起了一件事。

“林总，前几天司令部报告说，在沈阳以东发现了一支日军，他们有几十人，组织得很好，全都有武器，可是又不像作战部队，正向朝鲜方向撤退，目前正在我军的严密监视之下。”

“是什么人？会不会是一些技术人员，如果是技术人员，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对我们都是有用的。”

林彪稍一沉思便说道：“马上派人侦察一下。”

天黑的时候，伍修权向林彪报告：“林总，据侦察大队报告，这是日本第2航空军下属一支飞行训练大队，多数是飞行教官和技术人员。”

十多年前日军入侵东北时，日军第2航空军已是一支王牌飞行部队，其中有许多资深飞行员和教官。

林彪的眼前一亮：“真是天遂人意啊，我们福份不浅啊！搞空军有望了！”

林彪一握拳：“一个不要伤，全部拿过来，要快！”

当夜，东北民主联军一支精锐骑兵队，闪电般地向这支日军部队包抄过去。

1945年8月，日本关东军投降之后，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到处乱窜。在沈阳的日本第2航空军第4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一无粮草，二无弹药，人人感到走投无路。

这天夜里，队长林弥一郎把十几个部下召到了一块，开了一个秘密会议。

“弟兄们，看来日本是战败了，咱们怎么办？”

他问了半天，没有一个人回答。

“想不想活着回国？想不想家乡的亲人？”

“想啊，做梦都想啊！”几个日本教官已泣不成声。

“那好，想回国的举起手来！”

“涮”地一下，在场的都举起了手。

“我们马上出发，向岫岩走，那里有一个日本开拓团，我们向他们要一些粮食，再往朝鲜走，然后从那里坐船回国。”

林弥一郎说出了他的行动计划，马上得到了全队的同意。

这支部队在大风雪中走了12天，来到了一个叫上汤村的地方。林弥一郎看了一下地图，发现离岫岩还有不小的一段距离。于是，他命令部队就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赶路。

夜里，风雪中传来了急促的马蹄声……

林弥一郎一听就知道，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部队，他心里十分紧张，看来他回国的计划要完了。

日军拿起武器，作好了战斗准备。借着月光可以看到村外的骑兵黑压压的一片，林弥一郎心想：“这一次完了，完了！”

“我们是东北民主联军，你们放下武器，就地投降！绝不伤害你们！”有人用日语喊话。

林弥一郎知道东北民主联军是共产党的部队，纪律严明，优待俘虏。所以他第一个举着枪走了出来。接着把枪扔到了地上。

一名东北民主联军的指挥官对他说：“请你管好你的部队，我要护送你们到沈阳去。”

“为什么？”

“这是上级的命令，一定要照办！”

林弥一郎预感到了什么，他告诉他的部下全部照办。大约有一个排 30 多人的兵力，荷枪实弹地护送他们，一直上了火车。火车到了沈阳，又换上了两辆汽车。汽车一直开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

林弥一郎被请到了楼上，别的人都在楼下休息。他走进屋的时候，看到一张大写字台的后面坐着三个人，衣着十分简朴，其中有一人坐在中间看上去很清瘦。

“这位是林彪司令员……”有人向他介绍。

林弥一郎知道林彪，他指挥过平型关大战，大败日军。日军全部知道他。

林彪站起来和他握手，用湖北口音说：“欢迎……欢迎……”他听懂了林彪说的话。

接着是介绍彭真和伍修权，这两个名字他不太熟悉，但是他能看出来，他们也是东北民主联军的高级将领。

彭真很客气地请林弥一郎坐到了对面的椅子上。还问了一下他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这是很随意的寒暄。

这中间林彪只是听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彭真接着转入了正题：“我们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林弥一郎正襟危坐，紧张地听着。

“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

“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一副大将风度，落地有声。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唰”地一下站了起来：“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决不退缩，将竭尽全力，只是……只是……”

彭真看出他有为难之处，便说道：“有何难处，还请大胆讲！”

“我有几个条件！”

“请讲！”

“作为飞行教官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和胜利者之间很难做到！”

彭真马上回答：“给你这个权力，我们能够做到。”

“还有，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教学！”

林彪还是没有说话，他看了伍修权和彭真一眼，点了点头。

彭真又说：“这是没有问题的，你的条件都是理所当然，如果担任我们的飞行教员，那就要有教员的权力和待遇。”

“那好吧，我同意来当！我也可以说服我的人帮助你们。”

彭真一听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会和你很好地合作的，我们会

建成一支强大的空军的。”

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之后，东北局成立了“沈阳航空队”，由延安来的航空技术人员刘风、黄乃一，起义的蔡云翔和日本战俘林弥一郎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

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宣布成立。到3月1日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常乾坤出任航校长。

三、飞行奇迹：中国飞行员一步登天

雪下得很大很急，地面上的积雪已经有一尺多厚了。上课的教室是一幢长长的土屋，屋顶很低，窗户上挂着一层冰凌。

林弥一郎挟着讲义走进了教室。

“起立！”传来了一声响亮的口令，这口令很有力量，他不由自主地也站立在那里了。屋里有点暗，过了一会儿，他才看清了屋里的摆设，几排桌子，一块粗糙的黑板。

黑压压地站了不少人，每一个人的脸上都冒着热气，如同一个刚烧开水的小锅炉。每一张脸都很年轻，充满了活力。

这是林弥一郎第一次上课，他的心里也是很紧张的。

他在黑板上写下了几道算术题，只是一般的四则运算题。

“谁会做这些题？”

没有人回答。

“那好，大家都做一下，把卷子交给我。”接着他又问道：“谁学过几何、物理？”同样是没有回答。

林弥一郎指指坐在最前面的一名年轻的战士，说：“你来说说好吗？”

那个战士站了起来，他个子很小，看上去还是个孩子。

“我学过文化，是在我们团的识字班。”

“你参军之前干什么？”

“给地主放牛。”

林弥一郎一愣没有说出话来。但是，他知道自己身分，没有发火。

下课之后，他把算术卷子放到了校长常乾坤的面前。

“看看吧常校长，这就是你们，不，是我们的学生，他们连一般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你让我走吧，我教不了这样的学生！”

“林教员，你不要着急，不会可以学，就从头学起！”

“校长，我们是航空学校，而不是识字补习班！”

常乾坤一看林弥一郎急得满脸通红，便笑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靠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只要下功夫一定能学会！”

“校长，您说的话我不明白，我说的是学习问题，和共产党人的精神有什么关系？”

常校长笑了：“有关系，关系大着呐！”

根据学员的文化水平，学校改变了教学方法。大家一齐动手把不能用的破飞机、发动机、仪表全都搬到了教室里，教员拿着实物一件一件地讲给学员听，讲一个原理，接着就操作一番。教室里开了锅一般，学习的热情一下子就高涨起来，学员们非常刻苦，常常学到深夜。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学会了复杂的航空技术和基本理论。

林弥一郎看到学员们的进步，很是惊讶：“真是了不起啊！”他问常校长：“这些学生是怎样选出来的？”

“都是陆军里作战勇敢、思想好的战士，不少人是战斗英雄。”

“战斗英雄学飞行！很好，很好！”

“我们挑选的这些学员，都特别机灵！”

“机灵？”这句话林弥一郎听不懂了。

“就是机灵鬼，特别精！脑子好使！”

林弥一郎听明白了：“我懂了，是脑子特别好，就是……天才……天才！”春天来了，山坡上的积雪融化了，跑道上长出青绿的小草。一群学员站在跑道边上望着蓝天，每个人都在遐想着自己的航空梦。

林弥一郎走过来，他走到一名年轻学员面前：“张积慧，你在想什么？”

“林教官，我想早一天飞上天去，参加战斗！”

“渴望作战的士兵，一定是优秀的士兵！马上就要飞初级教练机了！”

可是飞行并没有像林弥一郎说的那样如期开始。困难一个接着一个涌来。

一天早上，林弥一郎检查初级教练机的时候，发现这些飞机长期放在露天里，风吹雨打，机身已经变形了。因为框架是木头做的，已经朽烂了。经过左选右挑，好不容易找出一架，开始试飞。可是飞机刚刚离地，就听见“卡嚓”一声，有人喊了起来：“快停下，机身断了！”

试飞员马上停住了飞机，下来一检查，机身和翅膀全都断了。差一点出了大事故。

“校长，我们没有希望了，没有初级机，只好停下来了！”林弥一郎对常乾坤说。

“我们可以飞中级教练机。”“可是我们没有一架中级教练机。”

“能不能直接飞高级教练机？”常乾坤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校长，这是不可能的，世界上全都采用的三级训练法，让我们的学员飞中级教练机已经是大大提前了，这样会使他们全都……”林弥一郎没有说下去，他知道飞机一旦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是分三步走，还是一步上天？这成了航校下一步工作争论的重点。日本教员和国民党起义过来的专家，全都反对一步上天。

他们的意见非常明确：“这是飞行，这是科学，飞得高，摔得重啊！想一步登天，要是摔下来就全完了！”

两种意见都报到了东北局，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表示支持学校领导和学员的意见。

学员回答得很明确：“上高级教练机怕什么！不入虎穴，难得虎子！要斗争就会有牺牲，我们愿冒任何风险！”

学员中全都是在战斗中出生入死的战士，这种大无畏的勇敢精神，深深感动了教员和技术人员。林弥一郎带领技术人员从日本破飞机中，改装了八架“99”式高级教练机，并为试飞作好了一切准备。

1946年7月的一天，机场上空万里无云，是一个试飞的好天气。这一天，东北航校的学员将第一次放单飞，而且是一步上天。

学校的领导一大早就来到了机场，林弥一郎几夜没有睡，反复检查了教练机的各个部件，直到万无一失，才放下心来。

大约10点多钟的时候，第一批放单飞的学员全都来到了机场，大家情绪

高昂。

常校长一声令下，第一架高级教练机开始在跑道上滑行了，接着机头一抬飞了起来……机场上一片欢呼声……

第二架、第三架也飞起来了，飞机在空中做着各种动作，接着安全着陆。林弥一郎看着学员的飞行动作，满意地点着头。

下一个放单飞的是张积慧，当他走到飞机跟前的时候，听到林弥一郎喊了一声：“先等一等！”

接着他跑到了常校长跟前说：“我认为张积慧不能放单飞！”

“为什么？他可是最好的学员之一啊？”常校长说。

“他还需要学习！”

“那好吧，我们就听你的。”常校长接受了林教官的意见。

张积慧一肚子火气地退到了一边，看着战友一个接着一个飞上了天，心里像一团乱麻。可是他马上就使自己平静了下来，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又刻苦地练了起来。

林弥一即在教学上非常严格，有人说这就是他“帝国军人”的作风，他却认为身为教官如果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最大的不负责。尤其是对那些技术好的学员，他更是特别严格。

过了一段时间，他认为张积慧可以放单飞了，便向学校作了报张积慧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林弥一郎伸出了大拇指：“第一流的，大大的好！”直到这个时候，林弥一郎才明白，为什么学校敢于提出“一步登天”的方案，全世界空军都不敢做的事情，中国共产党的空军做到了，靠的就是奋斗精神。过去不明白八路军为什么老打胜仗，为什么有人说共产党人战无不胜，现在是亲眼所见，全明白了。

可是，教练机有了，也放了单飞，油料又成了问题，油快要用完了，当时又没有来源。怎么办？有人提出可以用酒精试一试，酒精可以代替汽油开汽车，为什么就不能开飞机？

第一次用酒精试飞，天气特别冷，飞机刚刚飞起来，突然在空中停车了，一头就扎了下来……不成功再试，把酒精和汽油合在一起，逐渐减少汽油的分量，在经过无数次的试验之后，试用96度的纯酒精，飞机终于飞了起来。

1947年下半年，航校的日子越来越难过，配件没有了，现有的飞机也坏了不少，困难一个接着一个。

8月的一天早上，天边传来了引擎响声，国民党的15架轰炸机飞到了机场上空，先是一阵扫射，接着便丢下了炸弹，停在机场上的六架飞机起火了，不少同志冲上去救火，又被炸弹炸伤了。接着特务又放火烧了机场的汽油库。

机场只好一步步地向根据地内转移，可是敌机一步步地跟了上来，只要航校一飞行，敌机就会飞来袭击，当时机场没有高射炮，也没有能升空作战的飞机，只能看着敌机逞凶。那些驾着美国飞机的国民党飞行员十分疯狂，早上8点飞到航校机场上空，轮番轰炸扫射，到了下午3点钟之后才飞回老窝去。大家都气红了眼，朝敌机骂道：“狗强盗，你的狗命也长不了，等老子上了天再收拾你！”

在敌机频繁的骚扰下，学校也开始了打游击式的教学，抓紧8点之前和3点之后的时间进行训练，白天就把飞机拉到临近的山沟里藏起来。由于敌机在头上出现，我机速度慢，又没有武器，只能用超低空飞行来摆脱，这样我们的飞行员，一开始就学会了超低空飞行。因为这种飞行工作量很大，也

很吃力，每次飞行回来，飞行员个个都两腿酸疼，疲劳不堪。但是，这却对今后的空战打下了基础。在朝鲜战争的空战中，美军飞机有不少是在和志愿军空军超低空较量时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惊呼：中共飞行员经过良好的超低空训练。当然他们不会想到我们的飞行员，是在敌人的飞机压着头皮轰炸扫射的情况下训练出来的。

航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要说肉和油，连细粮和青菜也没有。吃的是苞米窝窝头。飞行员和机务人员还要开荒种地，上山打柴烧木炭，冬天下河塘抓泥鳅，夏春挖野菜，秋天上山打猎。住的房子全是因陋就简，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转圈子。

那时也没有飞行服，没有保险带，没有安全伞。冬天开飞机，都是用布把脚包起来，用麻绳绑在座椅上飞行。地勤人员没有工作服，冬天披着麻袋工作。

大家在艰苦中互相鼓励：一定要争一口气，等我们翅膀硬了，要把敌机打下来！在艰难困苦中，中国空军一步步成长起来。

林弥一郎曾感慨地说：“如此困苦的环境，就是帝国军人也是难以忍受的，共产党人，了不起啊！我敢说，我的学员都是中国的王牌飞行员，如果给他们先进的飞机，他们就会无敌于天下！”

仅仅几年之后，林弥一郎的预言变成了现实。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将世界一流的美国空军打得落花流水。从东北航校毕业的张积慧、王海、刘玉堤等一批飞行员，成为震惊世界航空界的战斗英雄。

1977年，林弥一郎受到中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中国，他受到了国宾级的接待。当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沿着脚下的红地毯走来的时候，迎接他的正是他的学生——中国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

师生紧紧握手感慨万分。

张积慧对他说：“林教员，您还记的那次您不同意我放单飞吗？”

“记得，记得。”

“当时我可是想不通，对您很有意见！”

林弥一郎会意地笑了：“您为什么当时不对我提出来呢？”

张积慧将军感慨地说：“后来，我想通了，如果您不那么严格要求我，我的飞行技术不会提高得那么快，也不可能在后来的空战中，一举把美国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击落。我应该感谢您！”

林弥一郎点了点头，他有理由骄傲，他的学生不仅许多成为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而且几乎都是空军战斗英雄，世界公认的王牌飞行员。

林弥一郎一生中有两件事感到特别自豪，一是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飞行员；二是他回国后担任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的会长，为中日和平作出了自己毕生的贡献。

四、蒋军空军想给新中国领袖一个下马威

1949年3月8日，河北平山西柏坡。

清早，常乾坤和王弼兴冲冲地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他们知道，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正在这里召开。而他们此行的使命，就是要向党中央的领导者们汇报东北航校的情况。

初春的西柏坡还十分寒冷，西北风吹得呜呜响，常乾坤和王弼此时心里

却是热乎乎的。他们都在祈盼着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盼望着人民空军能早一天建成。

常乾坤边走边同王弼交谈。

此时王弼也十分兴奋，他的思索已超出了与常乾坤交谈的内容。

1948年，当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北的战线已经崩溃，东北的军队被全部消灭，华北的军队处于人民解放军的团团包围之中。国民党统治集团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已濒临绝境。但是，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国民党仍纠集残部，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夺取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

194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为解放全中国即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时候，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把建立空军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49年1月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并向全党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这个党内指示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常乾坤、王弼在秘书的引导下，走进了一间十分宽敞明亮的会议室。

周恩来迎上前来同常乾坤、王弼握手，并且把他们介绍给中央领导同志：

“这位是常乾坤同志，他是东北老航校的副校长，王弼同志是老航校的副政委。”

常乾坤和王弼向在座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中央首长立正敬礼。

毛主席亲切地挥了挥手，说：“坐下来，坐下说嘛！”

周恩来向大家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我们组建人民空军的议程已经提出来了，为了使党中央的各位领导了解目前我们的情况，今天请东北老航校的常乾坤和王弼同志汇报一下他们航校培养航空人才和现在我们基本的航空条件。”

接着，周恩来对常乾坤和王弼说：“那就请你们二人汇报吧。”

常乾坤拿出汇报提纲，开始汇报。他压根也没有想到，今天有这么多的中央领导听他汇报，他看到党中央毛主席这么关心航空事业的发展，十分高兴、激动，几次激动得不知说到了哪里，还是王弼及时地补充。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在听取汇报过程中，不断插话询问学员来源、训练水平、装备数量、飞机性能、教学能力、保障条件等等，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

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人时，毛主席连连称赞：

“了不起！了不起！”

常乾坤、王弼还畅谈了对未来航空事业发展的设想。

对于常乾坤、王弼的汇报和建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十分满意。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及常乾坤、王弼的建议，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

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

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

1949年5月4日，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开幕。

毛泽东坐在主席台中央、脸上红光满面。自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1日，百万雄师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凌晨，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登上“追云”号专机飞往广西。昨天，也就是5月3日，战报传到北平，人民解放军又解放了浙江省会杭州。

此刻，毛泽东走到话筒前，开始作报告。

北平南郊的南苑机场。

警报声大作！

高射炮兵闻声冲向炮位！

空军飞行员向战斗机所在位置冲去！

救火车“当当”响着警钟冲出车库！

可是，两架涂有青天白日机徽的国民党B—24型轰炸机已飞到人们的头上。轰炸机超低空掠过机场的塔楼，在机场上空盘旋，随即，扔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

机场航务主任刘天功开着一辆吉普车在机场跑道上疾驶，他只有一个念头，救出停在跑道上的飞机！

敌机的长机飞行员是国民党空2师的飞行大队长，此时，他正命令他的僚机：

“向我靠拢，压低飞，投弹！”

炸弹在跑道上炸起一阵阵冲天的蘑菇云，他看到，停在跑道上的两架飞机被炸弹炸毁，满意地笑了，命令僚机：“抓紧升空，离开机场！”

刘天功眼看着两架通信机被敌机炸毁，心如刀绞，举起手枪。向空中怒射。

机场高射炮“哒哒哒”地向敌机射击。

两架敌机呼啸着飞离机场。

爆炸声震耳欲聋，大火冲天而起！整个南苑机场成了一片火海。

空中轰鸣声更大了，又是四架敌人的轰炸机飞临南苑上空。

一串串重磅炸弹落下，一股股浓烟拔地而起！

又一架涂着红星的B—25被炸得像断了翅膀的大鸟歪倒在机窝内！

刘天功仰天看去，敌人机群朝飞机库冲去。

“机库着火了！”救火车的铃声不停顿地响着，呼啸着从刘天功身边驶向机库。

“轰！轰！”机库又腾起了冲天大火，油桶飞上半空爆炸，急驶而来的救火车霎时被烈火吞没！

机场上，敌人机群来回猛冲，罪恶的弹丸不断地泻落在南苑机场上。

机场四周的高射机枪向空中怒射！

望着南苑机场已成一片火海，敌飞行大队长冷笑一声：“返航！”

六架轰炸机忽地升高，又扔下一串串炸弹，飞离北平上空，向盘踞的青岛机场飞去。

毛泽东拍案而起，急召周恩来！

在樱花盛开的岛城，国民党青岛警备司令官刘信义举杯为凯旋归来的轰炸机飞行大队庆功。

第四章

蒋介石欲炸开国大典；中国空军首次大阅兵；朱德成为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巧点兵陈毅选中聂凤智

一、组建空军方案付诸实施

1949年5月5日深夜，北平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俯案疾书。

秘书走进来，“周副主席，军委航空局的常乾坤局长和华北军区航空处方华处长等候您的接见。”

“赶快请他们进来！”周恩来从办公桌前站起来。

常乾坤和方华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来，望着心情沉重的周副主席。

周恩来踱步到他们二人面前，说：“国民党飞机昨天空袭了离市区只有60里的南苑机场，很狂妄啊！”

常乾坤站起来，低下头说：“我们的损失惨重，两架通信机被毁，炸伤C—46、B—25飞机各一架，炸毁我们的机库一座，房屋被炸毁20多间，还死伤了24人。”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一定要把死伤同志的后事处理好，把他们的家属、孩子安顿好。”

常乾坤说：“请副主席放心，这些事我们都安排好了。”

周恩来转过身来，神态十分严肃地说：“你们知道，北平即将是我们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首都，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北平筹备，为了确保第一届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开国大典的安全，党中央决定建立一支防空力量，来保卫北平的领空。”

常乾坤和方华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周副主席的指示。

“这支防空力量，毛主席指示：就放在南苑机场，主要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作战任务。中央决定，组建这支飞行队的工作由你们二人负责。”周副主席看着二人说。

常乾坤和方华立正向周副主席表示：“请中央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周恩来走过来，对常乾坤和方华说：“任务很重啊！关键是要快，你们回去后，要先制定一个方案，筹建情况随时直接向我报在会客厅门口，周恩来把常乾坤和方华送出来。临别时，周恩来又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十分关心此项举措，你们可要把这件事办好啊！”

此时，常乾坤十分激动，握着周副主席的手说：“我们一定不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尽快组建起防空飞行队！”

从第二天起，常乾坤和方华就紧锣密鼓地开始调兵遣将。

40名地勤人员从各军区风尘仆仆赶来……

12名经过挑选的飞行尖子从东北航校火速赴北平……

10架作战飞机从各地调来南苑机场。

方华担任了训练大队的总教官。飞行员夜以继日地演练，决心以自己的最佳状态来保卫北平、保卫党中央。

常乾坤每隔两天就向周恩来汇报筹建情况，周恩来听后十分满意；指示：

“强化训练，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作出努力！”

方华，这位30岁刚出头的总教官，为组建这支飞行队已有两个月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可是此后不久，方华在某机场训练飞行员的时候，却被一次意外事故夺去了生命。

那天，方华和教官邢海帆刚刚给飞行员们讲解完座舱与实习，方华走下飞机站在滑行道口，注视一架正在降落的飞机。

这时，另一架飞机滑行过来，飞行员不知道有人在滑行道口，径直滑行过去。

邢海帆正在给飞行员们作本课内容的小结，突然看到一架飞机滑向方华，扔下教杆，就向飞机跑去，一边跑，一边喊：“停下！飞机停下！”

飞行员也看到了站在滑行道口的方华，急呼：“方教官，快闪开！”但是方华仍然聚精会神地看着正降落的飞机。

飞机继续滑行……滑行……一直把站在道口的方华撞倒。

邢海帆扑过去，抱起倒在血泊里的方华，可是已经晚了。这位早在1937年经陈云选定的19名共产党员在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之一，我军年轻的飞行训练总教官已经停止了呼吸。

这一严重事故，给刚刚处于初创阶段的中国空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

8月15日，北平南苑机场。

烈日下，全副武装的飞行员整齐地排列在威武的战鹰前面。

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在常乾坤的陪同下，检阅了正式成立的南苑飞行队。

叶剑英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向新中国第一支飞行队的成立表示祝贺。从现在起，我们有了自己的空中力量。我相信，你们的战绩不久就会出现在毛主席的面前！”

8月18日，中南海。

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南苑机场飞行队的组建情况。

毛泽东听后，笑着说：“干得不错嘛！”随即站起身来。推开窗子，看着远处的白塔。他用力吸了一口香烟，说：“恩来，我看在政协会议的讲话中还要写上一句话。”

他急步走到宽大的办公桌前，提起毛笔，饱蘸墨汁，在讲话稿上疾书：“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空军！”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周恩来，望着俯身疾书的毛泽东，又一次陷入了沉思。

1949年6月至7月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分析认为，今后的战局，对两广只有歼灭桂系军队较为费力，对西北正在布置歼灭马步芳的战役，除此，大陆上已无更多大仗可打。但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和海军。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1949年7月10日，毛主席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主席在信中说：“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例如一年）是不可能的，但拟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

台湾。”

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工作。

关于空军司令员的人选，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1949年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导机关的组成方案。刘亚楼在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建议空军领导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

1949年8月1日，党中央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赴莫斯科参加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苏双方商定的原则，就苏联帮助中国组建空军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商谈。

在刘亚楼赴苏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见了她，就与苏方洽商进口飞机一事商谈了许久。

毛主席对刘亚楼说：“我已经给斯大林拍了电报，告诉他我们现在正在组建空军，请他尽力帮助我们，尤其是在购买飞机这个问题上，我们资金困难，还要苏联方面给予方便才是。”

苏联，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会见了刘亚楼。

刘亚楼在中国政府最初订购434架苏式军用飞机的军火清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两个半月后，20架苏制雅克—12型军用战斗飞机，作为第一批交货的空军装备，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行列。

8月19日，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2515人从武汉抵达北平，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

在9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题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正式宣布：

“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全场掌声雷动。

随着电波，毛主席的声音传遍全世界。

二、天安门阅兵，空军初建时的奇迹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将在下午3时举行。

清晨6时，菊香书屋。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漫步走出办公室。和往常一样，昨夜他又彻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休息。昨天下午，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他和全体代表前往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晚上，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盛大宴会，庆祝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的胜利闭幕。昨晚本想早点休息，但由于许多重要事情需要处理，结果又是一个通宵未休息！

他在院子里慢慢踱着步子，不紧不慢地抽了一口烟。东方的曙光遮去了星辰，天幕亮了起来。一丝倦意袭来，他的确是太累了！从9月21日政协开幕以来，他一直没得到很好休息。

“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毛泽东对值班卫士说，然后转身回房间睡觉

去了。平时，他是下午3点钟起床。

“主席，到1点了。”

“这么快呀！”毛泽东从床上坐起来，揉了揉眼，显然睡意未尽。但他还是迅速换上那身黄呢子衣服，步行来到勤政殿大厅。

台湾台北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端坐在沙发上，喃喃地说：“开国大典，毛泽东怎么庆祝啊？”蒋经国在他身边低声对他说：“还不是上街游行，喊口号。”

蒋介石不语。

蒋经国俯身对蒋介石说：“陆海空三军的司令在等着您呢。”

蒋介石慢慢抬起身来，走进会议厅。

空军司令周至柔立正报告说：“报告总裁，空军的100架轰炸机已准备好了，分两批进入战区实施轰炸。”

蒋介石听后，鼻子里“嗯”了一声。

突然，外边传来小孩的哭声。

蒋介石问：“是艾伦在哭吗？”

蒋经国赶忙说：“是您的孙子在哭。父亲您不是把今日定为国耻日吗，要我们全家节食切耻，艾伦他这是……饿的。”

蒋介石急忙说：“叫他进来。”

蒋经国领进小艾伦，蒋介石把一个大饼干盒子递给文伦：“孩子，别哭，快吃！”

艾伦不顾脸上的泪花，抓起饼干，大吃起来。一边吃，一边说：“爷爷真好！”

蒋介石抬起头来说：“爷爷不好，爷爷要是好，怎么把你们带到这个地方来。”

大家不语。

下午2点53分，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

广场上顿时欢腾起来。

台北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低声说：“周司令，轰炸机从台湾起飞到大陆半径过大，再是与韩国交涉不下来，至于美国人我是了解他们的。我看，空军轰炸机的行动就撤销了吧。但是，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强自立，全党同心，反攻必胜，复国必成！”

1949年10月1日，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用他那充满亢奋的浓重的湖南乡音，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整个广场沸腾了！整个中国沸腾了！

下午4时，阅兵式开始。

受阅部队从天安门前由东向西行进，接受检阅。受阅部队以海军为前导，步兵方队、炮兵方队、战车方队、骑兵方队，威武雄壮地依次走过广场。

参加阅兵式的队伍中还有一支年轻的空军部队。

此时，南苑机场上的17架飞机，按预定计划先后起飞，每架飞机均按规

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在通县双桥上空盘旋待命。

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表于9月22日出台，比地面阅兵部队的组建迟了整整一个月。此刻，距开国大典只剩下200个小时。8月15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联名呈报党中央的阅兵报告以及在它之后拟定的1949年国庆阅兵情况，都没有提到空军受阅的问题，只是在末尾加了一句：“此次阅兵没有空军飞行部队参加，只有几架运输机散发传单。”

9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阅兵会议，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开国大典阅兵的指示。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主持了会议，参谋长唐延杰、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以及各兵种的领导同志都参加了会议。

聂荣臻原原本本地传达了中央精神。

新中国很快就要诞生了，中央决定在开国之日举行大规模阅兵，除地面部队外，空军也要出动。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报告空军不参加阅兵的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飞行队组建了，这是人民解放军中第一支有升空作战能力的战斗机群。

仅仅半个多月时间，就决定空军也参加阅兵。这是不是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已无从知晓。

但是，空军既然能出动飞机撒传单，参加阅兵恐怕问题也不大。此事就这样拍板了。

“你们能出多少架飞机？”聂荣臻问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

“最多20架吧。”常乾坤咬着牙说。

“要保证安全，要搞好，按时通过天安门。”

常乾坤十分认真地点了点头。

第二天，聂荣臻又把常乾坤和有关阅兵的空军同志请到自己家中，研究空中受阅的具体安排。

金秋9月的北平，进入了一年之中最美丽的季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正在热烈进行。

此时，周恩来正在大会主席台上发言。

“轰隆隆……”

震耳欲聋的引擎声霎时传入怀仁堂会场，正在聚精会神听讲的代表们，顿时交头接耳起来，有点儿坐不住了。

飞机？敌人的飞机？

周恩来非常敏感，他立即感觉到会场上的惶惶不安。

他微笑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他们在为我们会议站岗放哨。”稍稍停了一下，周恩来又用洪钟般的声音说：

“同时，他们也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作阅兵准备。”

一阵欢呼声似乎掀开了怀仁堂的铁皮屋顶，座位上不少白发老人也像孩子似地拍起巴掌。

南苑机场上，集中了来自五湖四海的飞行员和来自五湖四海的飞机。

飞机不仅旧而且杂，有P—51战斗机，有蚊式轰炸机，有C—46运输机，还有几架老牛破车式的教练机。这些飞机，除了起义的外，几乎全是国民党遗弃的趴窝飞机，只能算是一堆零件，能展翅的早飞走了。

飞行员呢，也是各有各的传奇故事，有起义的，有被派到新疆专学飞行

的教练，还有老航校培养的第一代飞行员。

临时凑起来的飞机和临时凑起来的人员开始了受阅前的编队飞行。

领队邢海帆提出，机种复杂姑且不说，飞机又破又旧，人员彼此陌生，心里实在没底，能否在天安门上空试一下。

那时，北平刚刚和平解放，局势还不稳定，中国版图上还有一大片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解放军炮兵在城外训练，都要在《人民日报》上登个广告，安民告示一下。如果飞机横穿市区，更不是儿戏。

周恩来，这位开国大典筹委会主任连夜请示了毛泽东。毛泽东指示：可以。

从天安门试飞回来，华北军区航空处油江处长打电话给邢海帆：

“周副主席把你们参加开国受阅的消息告诉了政协委员，全场掌声特别热烈。”

邢海帆握着电话机的手微微颤抖着，没有说话。

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六架飞机轰炸了南苑机场。8月15日人民解放军组建了第一支飞行队，从9月5日起，战斗飞行队首先在北平执行防空任务，同时必要时协助陆军部队解放长山列岛。

从此，南苑机场每天都有四架随时准备升空的战鹰，天一亮就处于临战状态，直到日落。机场工作人员来回走动全是一路小跑。就是睡觉，飞行员的靴尖也是朝着停机坪。

每天，与东方天际的鱼肚白一同出现的是一片轰隆隆的沉雷声，寂寞的南苑机场落下一片喧闹。发动机试车的声音在宁静的早晨一传几十里，北平的老百姓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最后竟成了南苑机场卧着几百架飞机呢！飞行员们听后笑笑，并没谁去认真辟谣。

似乎这样更好，让人民高兴，让敌人害怕去吧！

也奇怪，自从国民党空军从青岛起飞轰炸了南苑机场后，再也没有来过、再也没有“公鸡母鸡”在北平上空下过蛋。外电报道，中共空军出动了以野马式战斗机为主的36架飞机参加开国大典。

大典前的常乾坤十分为难，当时我们的飞机太少，在天上飞忽啦一下子就全没了，又不可能像坦克那样来些慢动作，群众不满意怎么办？执行战备任务的飞机不能再挪动了，那么，再从什么地方搞几架战斗机呢。

“叮铃铃！”常乾坤接过电话。

唐延杰在电话中说，聂司令员讲指挥部希望你们飞机再飞一次，怎么样？空中阅兵方案送到了苏联顾问手中。

这位苏联派来的空军顾问是一个中将，他曾参与了中苏民航第一条航线的开辟工作。他看了方案后，连说不行，飞第二次出了事怎么办？

常乾坤、油江坚持再飞一次的方案。

苏联顾问的意见是对的，飞第二次实在是外行人的意见，太冒险了！

然而，我们的飞行员做到了。

9架P—51野马式战斗机飞过之后，绕一个圈再续上慢腾腾的运输机，第二次通过天安门。

这无疑给飞行增加了难度。

邢海帆同战友们彻夜不眠地研究着方案，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受阅，就是旧中国也没有搞过。更何况五花八门的飞机，各有各的高度，各有各的速度。野马式的P—51翅膀一甩，就窜出400多公里了，而最慢的运输机，才爬行

几十公里。就是同一型号的飞机。速度也因零件的拆换而不同。除了速度，高度也是一大难关，必须精确计算高度，谁在第一层，谁在第二层，差之毫厘将会失之千里。

空军参加检阅的计划图文到大会筹委会了。四种飞机三个高度，通过检阅的时间精确到秒。航图规定所有的飞机在通县双桥铁塔尖会台，分出高度，编好队形，再飞向天安门。

40年后，《当代中国·空军卷》专门撰写开国大典的空军这一章的陆文至大校坦率地说，开国大典的空中阅兵是个奇迹。别说当时，就是现在也很难做到。建国35周年阅兵时，提前一年通知了空军。

而那时，只有一个月的提前量。

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由于9架P—51战斗机飞了两次，17架飞机就成了26架。

4时35分，开国大典阅兵式的分列式开始，17架飞机分成六个分队，在空中队长邢海帆的号令下，各分队保持规定的高度差、速度和时间，由东向西依次进入航线。

接近东单时，从空中可见地面上的人流和红旗，再往前是解放军的坦克部队，铁流滚滚，浩荡前进。

人民解放军的空中机群轰鸣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30万群众的欢呼声和飞机马达轰鸣声汇合在一起，响彻古都北京，广场上成了欢呼沸腾的海洋。

“我们的飞机编队飞过来了！”

人们凝目向蓝天眺望。只见排列成“人”字型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教练机的机群，在震耳欲聋的引擎声伴随下，展翅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让飞机和坦克同时出现在阅兵场上，是苏联顾问的主意，这是显示人民解放军强大军威的最佳时机。苏联的红场阅兵就是这样的。苏联军事顾问站在观礼台上，不住地点头。

此刻，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缓缓抬起右臂，将手掌搭在了前额上，凝目仰视着天空。周恩来用手指着空中，同毛泽东主席谈笑着。

当17架银白色机翼上染有鲜红“八一”军徽的机群平缓地掠过毛泽东主席的头顶时，他笑了，红润的双颊透出一股令人钦佩的刚毅。

共和国的武装编制中，应该有能展翅跃上云霄的兵种。

在场的外国记者惊呼：中共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

邢海帆第一个驾机通过天安门，他似乎什么也没有想，又似乎想了很多很多。

在这支精干的飞行队中，还有一个被周恩来称作国民党空军起义的带头人——刘善本将军。自他起义后，国民党空军又先后有43架飞机、100余人投入人民的怀抱。单是刘善本原来所在的大队，7年间就有十几人驾机起义。

就在前几天的9月24日，毛泽东主席宴请傅作义、刘善本和海军的邓兆祥等国民党起义人员时说：“由于国民党军队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不但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

1964年，经毛泽东亲自提名，授予刘善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

开国大典后的当天下午，飞行员们刚刚返回南苑机场，就接到参加国庆

盛大宴会的通知，邢海帆和战友们来不及换下飞行服，就兴高采烈地乘车赶到北京饭店。

盛大的国宴上，周恩来副主席和朱德总司令来到飞行员席前举杯祝酒。

周副主席高兴地说：“你们飞得好！飞得好啊！我们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希望你们努力。”

朱德总司令，举着斟满了酒的酒杯，边与大家碰杯，边高兴地大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大家敬酒，现在我这个总司令，是名副其实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了！”

三、陈毅想到了手下的虎将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11月11日，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训练部部长，原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

当日，中央军委通告各大军区，各野战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现已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取消，原军委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移交空军接收。”

后来，中央军委确定，1949年11月1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日。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中央军委赋予航空处的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和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并负责各区范围内的有关航空运输事宜。

随着空军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从1950年8月到1951年9月，各军区司令部航空处陆续扩建为华东、东北、华北、西南、中南、西北等六个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调入的陆军部队机关和原航空处组成。

上海解放以后，聂凤智当了两个月被他自己说成是“简直是遭殃”的卫戍司令，于1949年9月到当时刚刚成立的华北军政大学出任了教育长。

1950年7月28日晚上8点钟，聂凤智等正陪着陈毅在军政大学的游泳池内游泳，一名工作人员急急忙忙地跑来叫喊：

“陈老总，请您接个电话！”

“什么电话这么要紧，打到游泳池来了！”

陈毅一边朝池边游，一边问。

“北京来的！”

北京？陈毅的心头闪了一下。不是刚从北京回来么？

今天上午，陈毅在北京参加完几个重要会议后刚刚风尘仆仆地回到南京。

陈毅是个大忙人，他身兼华东军区司令员、上海市长等党、政、军数个要职，还兼任了华东军政大学的校长和政委。平时，他得不断地上海、南京两头跑。这次到南京，可以说是路过，马上还得到上海去。军政大学的领导向他请示汇报了一整天，立国之初，大事小事，新鲜事陌生事太多了，陈毅简直被“围攻”得喘不过气来。

“我说你们副校长嘛，副政委嘛，大主任大教育长嘛，该作主就作主嘛，怎么一来就抓住人不松手？告个饶，你们招待我游游泳。放松一下，什么事

边走边说吧。”

副校长陈士渠、副政委钟朝光、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教育长聂凤智当然都求之不得，于是一边继续请示汇报，一边簇拥着陈毅来到军政大学的游泳池。

游泳可是陈毅从三四岁就学会了的颇为自负颇为得意的一手。尽管这游泳有点像国家元首的“工作午餐”，他还是一入游泳池就完全“放松”了。

谁知这劲儿刚上来，却来电话了。

北京来的电话，当然事关重大。他来不及披条毛巾，就朝电话间跑去。

接完电话回来，陈毅的脸色陡然变得不好看，方才的勃勃兴致好像已被扫荡殆尽。谁也不知道电话里说了些什么，只听他挂了电话还重重自语：

“怎么搞的嘛！这是组织决定嘛！说好了又不来，朝三暮四！”

回到游泳池边，陈毅找了条大毛巾披着，依然神色不悦。他凝思着站在那里喃喃自语：

“我就不信华东找不出一个空军司令来！华东有的是人才，很好的人才！”

陈毅的神态间，似乎有许多沉重、不满和不快。

事后得知，电话是罗荣桓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陈毅：原定到华东来担任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某某人不愿来华东，原来的安排只好改变了，让陈毅立即在华东军区范围内物色一个人选报军委批准。

陈毅站着镇静了一会儿，把目光投向游泳池内。池内，聂凤智他们几个还没有发现陈老总这一前前后后的心情变化，正各自轻快地游着。

瞬间，陈毅好像已把华东军区的有关于部认真而快速地在脑子里梳理了一遍。他的心思集中到了聂凤智身上。

“这聂凤智！”

陈毅的脑子里，一下子跳出了许多聂凤智的形象。绝顶的聪明，又绝对地好学，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极其认真，甚至是过分的认真。好胜、顽强、敏锐、多思，锋芒毕露，毫不让人，有时则说话刻薄、挖苦，不留情面。在陈毅的接触中，像聂凤智那样阅读过大量的理论书籍、军事著作和中外文艺作品的工农干部真不多见，为读书，他甚至被弄得寝食难安。聂凤智在担任上海卫戍司令时，忙得连回家的时间也没有，可居然能和一位在路边“出让”《鲁迅全集》的穷教授很投机地谈了30分钟，高兴得那位穷教授把整套想卖了糊口的《鲁迅全集》白送给了他。聂凤智能打仗，不但敢于打，而且善于打，既善于打顺风仗，也善于打逆风仗。有人说，许世友在山东的功劳，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聂凤智。有人甚至说聂凤智是“常胜将军”。陈毅当然不会这么看，也不能这么看，也不会这么说，但从济南，从淮海，从渡江，从上海的多少次战斗中，聂凤智所表现出的才干和所建立的功勋则是明明白白的，何况，在那以前他就已有无数令人信服的出色表现！因此，说聂凤智是华东一个“很好的人才”是毫无疑问的。总之，他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十分明显的干部。

陈毅反复权衡之后，还是决定把这个最棘手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的担子交给他。

“聂凤智，你过来。”陈毅注视了片刻，朝池子里喊。

聂凤智快速游了过来。

陈毅伸手把聂凤智从池内拉了上来。

“聂凤智啊！”陈毅顿了顿，直截了当地说：

“你就不要再搞“军大”了，去搞空军吧，当华东军区空军司令。”

聂凤智愣了一下。空军！那可是在天上飞的呀！当然，飞机对于他并不陌生，在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场，他都不止一次地见过飞机。不止一次地被敌机轰炸扫射折腾得焦头烂额，多少同志战友也正是在它们的得意忘形而又肆无忌惮地轰炸扫射中，在他身边倒下了。多少年来，他就盼望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飞机，有自己的空军，以免再受那份窝囊气。可那是高技术、大学问的事啊，自己哪能搞？

是啊，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搞空军，能搞空军，他很明白自己是放牛娃出身，拾柴禾长大的。

“陈老总，”他像过去那样称呼陈毅：“你叫我干什么都行，这个空军司令我可干不了。除了挨过炸，我对这飞机从来就不懂，一点儿都不懂……”

“不懂？你干陆军就懂？你放牛娃出来就能指挥打仗？你放牛娃出来就能当教育长？我的好同志咧，不懂就学嘛，事在人为嘛，这些不就都是学会的嘛。这是我们自己的空军，你说去哪找个内行？没有内行嘛！”

这时，聂凤智才察觉到陈毅的语气有些异乎寻常，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更深沉严肃。他沉思起来。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建立了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聂凤智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张藩任副司令员，蒋天然任参谋长。

1951年9月，各军区空军司令部全部组成，至此，空军的组织指挥领导体制逐步建成。

第五章

大上海告急，空 4 旅王牌飞行员李永年立下首功；200 架美机边境逞凶，周恩来妙计安战局；聂凤智稳坐钓鱼台

一、蒋介石要拿上海开刀，聂凤智独挡一面

1949 年 5 月 27 日，台湾草山别墅一片风雨凄凉的景象。一场阴雨过后，仍是满大的黑云，几乎一丝阳光也看不见，一副不见天日的样子。

蒋介石心如火焚，一连几天闭门不出，每天的战报都是蒋经国亲自送来。就是对自己的亲生儿子，蒋介石也难得有几句话可说。

这天下午，蒋介石匆匆洗了一个澡，穿上一件长衫，坐在沙发上，一点精神也没有。

这时，蒋经国急匆匆地走了进来，脸色灰冷，没有笑容。

“父亲，有这样一个情况……”

“说吧，又怎么了？”

“上海失守了，共产党的军队，今天占领了上海。”

蒋介石一声也不吭了，如一只呆鸡坐在那里。几天之前汤恩伯还说一定会守住上海，至少要守一年，要守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才几天功夫，上海就丢了，这些不中用的东西。

蒋介石长叹一声：“早知有今日，当初我就会……”

“父亲，您不要太难过，至少我们还有南方几个省，还有海南和台湾……”

“那都没有用了！没有用了！”

蒋介石回首往事，一边想一边对儿子诉说：“我就知道，不行了……当年，胡宗南占领延安，就那么区区一个空城，损兵折将，连毛泽东的人影都没有看到。内战一开，何应钦率 50 万人马，却无法打通平汉、津浦铁路，共产党才多少人啊……还有杜聿明出关时 70 万大军声势浩大，一下子就叫人家吃掉了 20 万……我不说了……不说了……”蒋介石越说越难过，顿时泪如雨下。

“父亲，你还要好自为之，国家还需要你来领导……”

“事到如今，还谈什么国家！”

蒋介石好不容易止住了哭，他恶狠狠地说：“共产党得了上海，我也不能让他们安生，不能让他们有一天平安的日子，你告诉周至柔，叫他派飞机去，给我轰炸上海，快……快……去吧！”

蒋经国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自上海解放到 1950 年 2 月，先后遭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空军的 26 次空袭。上海人民的正常生活，一直在国民党空军的干扰之下，党政军的工作无法正常开展。

1950 年 2 月 6 日清晨，天空晴朗，一片碧蓝，海面上一丝风也没有。上海人民新的一天刚刚开始，突然响起了空袭的警报，街上有不少人跑进了防空洞，还有的人在楼上没有下来，有些胆大的坐在家里没有动，心想国民党

飞机来得多了，不一定就炸到了自家头沿着东海的海面，17架国民党轰炸机，排成四个方队飞了过来，在很远的地方，大上海林立的高楼便映入了飞行员的眼底。这些国民党飞行员对上海都很熟悉，飞机一直向沪南和闸北飞去。

上海当时只有一小部分防空高炮，对于来犯的敌机几乎是无能为力。

敌机对准上海电力公司、沪南和闸北水电公司俯冲下来，一批接着一批，先后投下了60多颗重磅炸弹，地面上一片火海，2000多间房屋倒塌了，死伤大批居民，发电量一下子减少了97%，上海大部分工厂不得不停产。

夜里，大上海一片漆黑，不夜城的景象顿时不见了。上海市市长陈毅心急如火，匆匆赶到了北京。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已经到苏联去了。陈毅只好找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聂老总在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毅一进门就叫开了：“聂老总，我这个上海市市长没有法子干了，国民党龟儿子的飞机，说来就来，三天两头飞到我头上下个蛋，老百姓死的死，伤的伤，把老子的发电厂都炸了，大上海十里洋场，没有电，黑乎乎一片，这叫啥子上海！要有飞机，要有高炮，中央拿不出钱来，我们自己拿！”

聂老总一看陈毅急了，便一个劲地劝他：“你不要急嘛，有话可以慢慢说。”

“能不急吗？我这个小小的父母官都快要当不成了！”

“原来是怕丢官呀！”

陈毅一听也乐了：“上海要紧，上海要紧呀！不给飞机我就不走了！”

“可是，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苏联，这件事要向主席报告……”

“越快越好，给苏联发电报！”陈毅一步也不让。

聂荣臻马上给苏联发了紧急电报，毛主席接到电报十分重视，马上在和斯大林的会谈中特别提到了上海的防空问题。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意见非常重视，当即决定派出以巴基斯坦空军中将为首的防空集团，前往中国上海，整个飞机转场的工作，由周总理一手安排。

陈毅听到这个安排之后，才放下心来。

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后，又专门听取了聂老总的汇报，提出对上海防空的问题要多想想办法。

1950年2月21日，中央军委急电：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应尽快建立防空监视哨网，传递空情，各主要城市及重要工业区应设立防空司令部。

3月中旬，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郭化若出任司令员兼政委。

陈毅市长还是不放心：“这个防空司令部是空的，有将没有兵，打不了仗，只可以通通情报，通了情报，国民党的飞机该来还照样来！”

好在巴部正紧急向上海赶来。

巴部防空集团是由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一个对空情报雷达营组成，空战能力很强。

巴部防空集团进入中国之后，便采取了临战措施，在徐州机场落地整修时，两天内国民党飞机多次入侵侦察，巴部当即起飞迎敌，击落击伤敌机各一架，顿时名声大振。

3月20日，巴部驱逐机团到达上海，马上就进入了战斗准备。3月23日，雷达发现国民党飞机入侵，巴部立刻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敌机一架。

4月2日和28日两次空战中，巴部再次击落敌机四架，自己无一伤亡。这时国民党空军已经发现上海有苏联空军保卫，于是将白天活动改为了夜间。5月11日夜9时，国民党飞机B—24两架，携重磅炸弹欲轰炸上海的重要目标。敌机刚刚到达东海海面，便被巴部的雷达发现，马上作好了战斗准备。第一架飞机刚进入探照灯区，就遭到了作战飞机和地面火炮的猛烈攻击，当即中弹，一头栽了下来，后面的敌机一看，马上转向低空从海上逃走了。

对这几次空战，陈毅十分满意，但是他想得最多的，还是要马上建立我们自己的防空指挥班子，光靠“老大哥”也是不行的。再说中央已经有指示，苏联空军的飞机和装备下一步要交给我们使用。

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到达上海。陈毅看到空军的飞机之后，很高兴地说：“光我自己高兴还不行，还要叫上海的老百姓看看，让他们也高兴高兴。”

大家都同意陈毅市长的意见，让空4旅从南京路上走一走。

这一天，南京路上人山人海，马路两边站满了人，手持彩带又唱又跳，如同过年一般。空4旅的干部和飞行员全都站在敞篷汽车上，胸前戴着大红花。老百姓看到年轻的飞行员，都欢呼起来，连连高呼口号：“欢迎人民空军进驻大上海！”

“保卫大上海！”

“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解放军万岁！”

人民的信任和欢迎，对空4旅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振奋。

1950年8月1日，华东军区空军正式成立。下午，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就马不停蹄地赶到了上海。

他一到上海，陈毅便带他去会见巴基斯坦将军。

“巴基斯坦将军阁下，这位就是聂凤智同志，我们刚刚上任的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看来陈毅已经提前和巴基斯坦打过招呼

巴基斯坦握住聂凤智的手，上上下下打量他，37岁的聂凤智个子矮小，面色黝黑，但看上去很精干。

“我已经知道你打了20多年仗了，苏联拍的纪录片中还有你，那是你们的淮海大战，不过那是在地面上打的，现在我们要在空中打了。”巴基斯坦将军话中有话，他是要看一看，中国将军到底有多大能耐。

“过去的战斗，只能说明过去，我们现在要从头学起。”聂凤智认真地说。

“你说得很对，要从头学起，我给你一个月怎么样？”巴基斯坦将军一本正经地说。

聂凤智愣了一下，这是指挥空军，活见鬼了，他只给我一个月，“一个月能学会吗？”聂凤智反问巴基斯坦将军。

“如果不行，可以叫我的助手希柳沙辽夫再教你一个月。”

看来“老大哥”是真的不相信中国军人能学会指挥飞行了，这就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了。聂凤智抬头看了一眼陈毅。在这之前，陈老总曾和他说过交接的工作到年底之前完成，这和苏联方面已经商量好了，为什么现在突然又改口了？

陈毅这时也不明白了，他看着巴基斯坦、想问个明白。

“我不管你们教我一个月也好，还是再教一个月也好，反正我学不会，

就不让你走，你将军阁下就别想回到莫斯科！”

这一番话把巴斯基说乐了：“我听你的，不走了还不行吗？”

聂凤智看到他要学的资料时，才真正体会到飞行指挥这座山有多高！书本堆起来比他本人还要高，他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全都学完。

巴斯基将军心里也有数，对于连小学的门都没有进过的聂凤智来说，一个月学会指挥，比上天还难，他的手里还有几个月的机动时间，可是他不能一下子都交给他，他怕聂凤智把他拖下来。到时间交不了班，他巴斯基的脸上也是无光的。所以他要给聂凤智最大的压力，让他一上来就紧得不能再紧了。

聂凤智是一个拿得起也放得下的人，他吃过大苦，也能吃苦，而且他的记忆力十分惊人。他又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钻劲，对一门新知识，非要弄个明白不可。白天填了一脑子，晚上还要反复理解，全都记住，不能有半点马虎。

从8月3日到9月3日，正好一个月。聂凤智向陈老总报告，他已经学会了全部指挥课程。

陈毅一听也愣住了，这是真的？他可是出过洋，做过大学问的人，也知道空军的指挥是怎么一回事，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他也不敢相信，只是说：“看来，要考试了，考试合格才算数啊！”

正规的“考试”开始了，陈毅也被请到了首席。一考就是五天。

巴斯基将军公布了考试的内容：第一天放飞，第二天射击。第三天、第四天组织歼击机、强击机、轰炸机各机种的战斗，第五天是各机种参加的“梯层出击，多层掩护”的联合作战。

陈毅一听这些课目，顿时就替聂凤智出了一身冷汗。可是聂凤智坐在那里，纹丝不动，看上去很有大将风度。

第一天放飞的24架飞机，全是中国的飞行员。

巴斯基将军看了聂凤智一眼：“你准备好了没有？”

聂凤智一咬牙：“准备好了。”

“那就开始吧！”

聂凤智一声令下，24架战斗机腾空而起，在空中组成了三个梯队，由地面指挥按次序飞往指定的空域。然后做动作，返回变换队形，在规定的时间内落地。这个时间要用秒来计算，如果出现差错，搞得不好就要机毁人亡。

聂凤智不停地下着口令：“第2梯队返航……”

“第1梯队，作好着陆准备……”

聂凤智口令一丝不乱，表面上很镇静，可汗水已经湿透了军衣。

在规定的时间内，飞机全部返航。

巴斯基将军笑着问陈毅，“你看飞得好不好？”

“真是没有想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陈毅也很兴奋。

“这是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差的。”巴斯基很得意，借夸奖聂凤智，也夸奖了自己。

第五天“考试”完毕之后，巴斯基对陈毅说：“这个学生完全合格，我全部给了他5分，我可以保证，中国空军将来一定会打胜仗的！”

“的确如此！非常感谢将军阁下！”陈毅连连致谢。

许多年之后，聂凤智将军说：“哪有一个月就学会飞行指挥的？那是人家巴斯基将军急着回莫斯科。陈老总心里也明白、他知道气可鼓而不可泄

的道理。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巴基斯坦这个师傅把我刚刚领到门口，我才踏进一只脚，他就走了。”

在聂凤智将军学习空军指挥的同时，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上海防空部队也在巴部的帮助下掌握了武器装备的使用。至此，巴部已经完成了任务，回国前将全部装备有偿地交给了中国。

10月17日，中国空军从巴部接收了飞机119架，探照灯72部，雷达12部。上海防空部队用最快的速度和当时较先进的飞机装备起来了。

10月19日，空4旅正式担负起了上海的防空作战任务。后来经过整编，在空4旅第11团的基础上扩编的航空兵第2师，长期担负上海的防空任务，并多次击落入侵敌机，为保卫大上海立下了卓著战功。

二、美军B—29轰炸机葬身海底

“发现敌机。距离13公里，方向330度，高度1500米。”一串串电波从前沿雷达站迅速传送到华东防空司令部。

这是1952年9月20日凌晨5时40分。

华东防空司令部根据侦察情报迅速判明敌情：“这是美军B—29型轰炸机，它们的目的是企图袭击上海。”

说起B—29型轰炸机，我空军指战员谁也不陌生。B—29型轰炸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空军使用的主要轰炸机。1945年8月6日，美国空军正是使用B—29型轰炸机携带各5吨重的原子弹，分别投掷在日本的广岛、长崎，造成了几十万人死亡、失踪和伤残，在世界战争史上记下了沉重的一页。

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空军又把B—29型轰炸机用来大肆轰炸朝鲜的铁路、工厂、民宅和军事设施，对朝鲜人民犯下了累累罪行。

今天，这架可以装载1.2万磅炸弹的B—29轰炸机胆敢直奔上海而来，必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保卫大上海！坚决打下敌机！”华东防空司令部迅速下达了攻击命令。

“唰——”5时45分，两架战鹰从上海江湾机场昂首腾空而起，直插云天。这是空军某部飞行员何中道和李永年奉命前往东海拦截敌机。

5时59分，何中道在上海以东70公里的余山岛附近发现了敌机。

“02号，前方发现敌机！注意。”何中道急呼李永年。

“02号明白！”此刻，李永年也发现了敌机。

这时，敌机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的空军敢在这么远的距离来拦截他们。敌机继续毫无顾忌地向北飞来。

“太猖狂了！”何中道见敌机如此猖獗，怒火冲天，命令道：“02号！开始攻击！”

看见敌机，李永年眼珠都气红了，他立即回答：“02号明白，开始攻击！”霎时，他们同时加大油门，向敌机猛扑过去。

两架中国战鹰的突然出现，使敌人长机大吃一惊。他急忙下令：

“降低高度，增速右转！快！”

“01号，敌机想跑！”李永年发现敌机企图从低空向东逃窜，赶紧向何中道报告。

“绝不能叫敌人从我们手中逃走！”何中道见敌机想逃，早已有所戒备，

立即同李永年一起一压机头追了上去。

“咚咚咚！”敌机首先开火了。何中道、李永年迅速驾机绕到敌机尾后，准备发起攻击。

不料，何中道的飞机速度太快，没等瞄准就超过了敌机。李永年一看，赶紧稍收油门，同时瞄准敌机，一按炮钮，一串炮弹飞出，可惜没有打中。敌机毫不在乎，抖抖翅膀，继续向前飞去。

李永年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立即在向左作360度转向改平后，又从敌左后方进入。他用心把稳操纵杆，两眼紧紧盯住光环，眼看光环中的投影越来越大，心中十分高兴。

“飞贼，你跑不了了！”

他猛一按炮钮，没想到炮链却突然断了，炮弹没有发出去，又一次叫敌机溜了过去。

“嗨！”李永年气得直拍脑袋。

此时，何中道见李永年没有开炮，知道出现了故障，他迅速从右后方咬住了敌机，瞄准后，猛地开炮。

只见敌机中部冒出了一团团黑烟，何中道高兴地刚要叫起来，却见敌机只是颤抖了一下，又继续向前飞去。

“噢，没有击中敌机要害。”何中道明白了。

这时，敌机已飞到李永年的前面。何中道急忙命令：

“02号，02号，快攻击，我掩护你！”

“02号明白！”

李永年听到长机传来的命令，第三次进入攻击。他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射击装置，心想：

“这次绝不能再叫敌机跑掉！”

李永年迅速瞄准敌机的左后部，猛按小炮炮钮，一阵急速的连射，愤怒的炮弹发发射向敌机。

“打中了！”李永年高兴地叫起来。

此时，何中道利用右转弯再次绕到敌机尾部，紧紧套住敌机，只有700米了，“咚咚咚！”何中道突然开炮，又打中了。

敌机连续受到几次打击，中部损坏较重，机翼上冒起了大股黑烟，不得不降低高度企图从海面上逃生，边逃边拼命地用机枪向尾追过来的何中道、李永年扫射。

突然，何中道觉得机身一颤，“不好！”他赶紧观察，发现机翼被敌人打中一发子弹。他一推机头，又向敌人追击。

“01号，01号，你怎么样？”李永年看见长机被击伤，十分着急。

“02号，我没有关系，你加大油门，一定追上敌机，绝不能让它逃走！”何中道大声命令。

李永年看到战友受到敌机火力的威胁，心中充满了愤怒，他一推油门猛扑过去。

敌机此时已受重伤，速度减慢了，一面向海面飞逃，一面扫射。

“狗强盗，你别想再逃！”李永年看着光环中投影越来越大的敌机，狠狠地按动了两门炮的炮钮。

“咚咚咚！”一串串炮弹向敌机射出。

“轰！”地一声巨响，敌机连扑腾都来不及，就一头栽入了大海，机

上 14 个敌人也随机葬身海底。

“打得好哇！”何中道高兴地大声称赞。

“返航！”何中道下达了命令。

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敌机坠落的海面，李永年笑了。东方大亮，旭日东升，何中道和李永年在万道霞光的映照下凯旋而归。

远处，传来了上海海关大楼那悠扬、动听的钟声。

9 月 29 日，空军领导机关对在上海地区防空作战中首次击落入侵美机的何中道、李永年予以通报嘉奖，并给他们各记大功一次。

三、一场险些发生的中美大空战

美军入侵上海地区的 B—29 型飞机被击落后，其海军舰艇从 10 月 1 日起在台湾海峡和浙东海域频繁活动。

10 月 20 日出动舰载机连续侵入温州、台州地区上空。

10 月 30 日从 4 时到 22 时，美海军航空兵 F—9F、F2H—2、PB4Y—2 等型飞机 11 批 30 架次再次侵入上海地区，其中有四架进入上海市区。当时上海地区气象条件很复杂，驻上海地区我空军歼击机部队先后起飞 10 批 40 架次拦截，均未遭遇，高射炮部队也未开火，所有入侵的美机均未受到打击。这次美机有组织、有计划地侵犯中国领空显然是一种报复和军事挑衅行动。

上海防空出现的这种形势，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

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疾书：“上海空军及防空部队两方面均须提高警惕，加强整顿，准备随时可以对敌作战，确保上海一带的安全。”

上海防空司令部。

郭化若司令员主持召开了空军与防空部队联席作战会议。决定对各防空作战部队实行统一指挥，并采取措施提高了预警能力，扩大了情报保障范围，制定了作战预案，组织各防空部队进行合练。空军部队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调整了驱逐机部队的部署，担负上海防空任务的除航空兵第 2 师外，又增调独立第 2 团和第 18 师 54 团予以加强。

11 月 2 日，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在上海主持召开了防空作战会议，认真总结了 10 月 30 日作战中的经验教训。

1952 年 11 月 22 日 7 时，美军 PB4Y—2 型飞机一架侵入上海上空，空军航空兵飞行员杨木易、何中道，驾驶米格—15 型飞机升空拦截。在地面指挥所的引导下，杨木易发现目标，连续四次开炮，将其击伤。

1953 年 3 月 6 日，空军航空兵飞行员邱宝贵、何亚雄，驾驶两架米格—15 型飞机，在山东半岛上空击落入侵的美国 F—4U 型飞机一架。

4 月 23 日，美军 P—2V 型飞机一架侵入上海地区上空，空军航空兵宋中文、林毅驾驶米格—15 型双机起飞拦截。宋中文连续攻击，将其击落坠海。

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部队的连战连胜，打击了美国空军的侵略气焰，保卫了国家领空的安全。

美国空军连遭打击后，便寻找借口，进行报复。

1954 年 7 月 23 日，空军某团在执行为油轮护航任务中，把进入中国海南岛上空的一架英国 C—54 型（霸王号）飞机误作国民党飞机而击落。事后查明，这架飞机是由印度飞往香港的英国民航飞机。对此，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赔偿了损失，并追究了事故责任者的刑事责任。然而，美军却借敌对中

国进行挑衅，先后派出航空母舰和其他作战舰只近 30 艘，侵入海南岛以南海域活动，并连续出动舰载机侵入中国领空进行挑衅。

7 月 25 日，美国舰载机五批 24 架侵入海南岛东南大州岛上空。10 时 5 分，侵入北鳌港以东海域上空的 12 架美军战斗机，围攻中国空军为“和平”号油轮护航的拉—11 型双机，长机周振东率领僚机与美机进行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双机被美机击落。

7 月 26 日，中央军委发出指示，明确规定，对于侵入中国领空的外国军用飞机，向其警告仍不离境并有敌对行为时，中国军队在自卫原则下，应坚决予以打击。7 月 30 日，空军司令部命令各部队认真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加强战备，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打击入侵的美军飞机。

1955 年 5 月 10 日 10 时许，美军 F—86 型战斗机八架，侵入辽宁安东以南的中国领空。我空军起飞八架战鹰，在安东防空指挥所引导下，进行拦截，同入侵的美机展开激烈空战。我飞行员在双方飞机数量相等、飞机性能相近的情况下，扬长避短，互相掩护，主动进攻。僚机倪锡冲见长机追击一架美机，遭另一架美机的咬尾攻击时，立即作大坡度快速机动，绕到这架美机尾后，连续开炮四次，击中其尾部和左翼，敌机当即着火坠落。在空战中，倪锡冲英勇顽强，尽管飞机被美机打了 24 个洞，但他坚持驾驶飞机返航着陆。这次空战，中国空军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

1956 年 4 月 9 日晚，美军 RB—50 型侦察机一架，利用夜幕作掩护，经黄海入渤海湾上空。驻防辽东半岛的空军部队，先后起飞 10 批 10 架飞机进行拦截。21 时 57 分，副大队长刘京生，驾驶米格—15 型飞机出航截击。这种飞机没有机载雷达，全靠目视搜索，在夜间很难发现目标。地面领航员根据引导雷达掌握的情况，准确地指挥刘京生先后两次向目标开炮。美机中弹起火，带伤逃窜。

经过这次打击后，美军飞机侵犯中国领空的行径，暂时有所收敛，袭扰次数明显减少。

在聂凤智将军的生涯中，经历了一次最具特别意义的风波。

事情是由空 4 师飞行员张文逸击落一架美海军的 P4M—1Q 型电子侦察机引起的。

这天是 1956 年 8 月 22 日。

这架美机当晚在长江口外擦着我国的领海线时进时出，打着捞一把就溜的算盘，飞着 S 形路线，多次闯入我领海线范围内对我沿海军事设施实行电子侦察。

美军的这种伎俩已经多次使用，以为我军不敢对他怎么样。当然，如果当时就完全判定是美机，聂凤智也可能会采取其他更巧妙的办法。可是当天晚上既辨不出机徽，由于观测设备的限制又无法准确判断它到底是从日本、南朝鲜还是其他的什么地方飞来的，倘若是蒋机，又怎能轻易放过呢？

张文逸在漆黑的夜空中一直跟踪着这架飞机。

机场指挥所里，值班的空 4 军军长高厚良和坐镇南京的聂凤智也一直注视着荧光屏幕，只要它再次进来就把它坚决消灭。

当这架飞机再一次窜入我领空时，张文逸报告我机已处于有利攻击位置，请求攻击。

高厚良果断地下令：

“开炮！”

三炮齐发，一举命中。

可是，这架敌机被击中后，不是马上坠落，而是拼命地夹着尾巴朝公海方向栽去，一栽，就栽到了公海边上。

聂凤智可伤了脑筋。不可否认，我们的飞行员当时的国际斗争知识和经验都还不是十分丰富，再加上飞机观测条件差，又是夜深天黑的晚上，敌机最后坠落在哪个具体位置上，飞行员也说不十分精确。只有一点他可以拍胸脯保证，就是击中它是在黄泽山上空的我国领空内。

“热闹”的事情来了，美空军指挥机构首先发现派出的飞机没有按时回来，就知道出事了。

军事行动的严密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派出去的侦察飞机，当然要规定好时间、航线、目标、地点，并不停地进行无线电联系。因此一推算就知道大概“消失”在什么地方，于是报告了驻夏威夷的太平洋舰队总部。

美军的这种电子侦察机，按当时的技术设备水平已是最先进的了。它在共产党手中“消失”，当然立即引起了夏威夷总部的震惊。夏威夷总部慌慌张张地报告了五角大楼，五角大楼又急急忙忙地报告了白宫，尔后又又是白宫——五角大楼——夏威夷，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即将付诸实施。

一听说打下来的是美国飞机，有人就慌了，开始埋怨甚至指责起来。

聂凤智却态度明确：“打得好！”

许世友也说：“打下来就打下来了，怕什么！”

然而，美军还是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挑衅。

美军行动之迅速、协调之一致、装备之精良、计算之精确，倒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夏威夷总部确定行动后，从他们第一道发往日本、关岛、菲律宾等地驻军的命令开始，什么舰必须在几点几分赶到什么经度什么纬度，整个部队在目的地的军事展开，包括在途中会合的同时完成整个编队，其行动速度快得惊人。48小时之内，他们已气势汹汹地“打”到了我们的家门口。

事情一发生，周恩来总理就已有正确估计，并在确定如何发布消息的同时命令空军：美军如果借机挑衅，我们就必须有所反应，既不示弱，也不逞强。

命令传到南空，作为“前线司令官”的聂凤智立即行动起来，他找来作战处长、作战科长和“军大”撤销之后已调来南空任政委的余立金商量如何执行这一命令。这时，作战参谋送来战报：从技术情报部门获悉，美军太平洋舰队已大规模出动。时间紧迫，聂凤智先命令上海方向的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匆匆商定一下如何坚持既不示弱也不逞强的原则后，就带着作战科长赶往上海。

25日凌晨零点刚过，美军在我国东海海面的领海线外摆好了准备攻击的架势。

美国组成的是一支有三艘航空母舰和其他护卫舰、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及后勤补给船等共30余艘舰船的混合舰队。三艘航空母舰为塞克斯号、列克显顿号、大黄蜂号，都是大家熟知的二次世界大战中饱经战火锤炼的海上“英雄”堡垒。

聂凤智赶到上海的时候，事先已得到命令的驻沪空军各军、师领导均已在矩鹿路招待所等候。在已下达的命令中，聂凤智“以快制快”，规定各部队必须在美机凌空之前（因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可以先于舰只抵达前出动）作

好升空作战准备，在美军到达前（因美军一到达即可发起攻击）完成其他所有诸如防护战斗的准备。询问之后，各部队报告均已奉命完成，乃立即开会，交代整个行动原则。

钜鹿路招待所内，作战会议正在召开。

不用说，当时的态势是令人紧张不安的，美军派出这么强大的一支舰队到我们家门口来，建国以来包括抗美援朝那样激烈也未有过。因此，难免有人担心害怕，认为这一下可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聂凤智却表现出出人意外的镇静。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有朝鲜战场的非常经历，有出生入死的锻炼，而首先在于他作为著名战将的心理素质。

“不能自己先吓了自己，自己先乱了自己！”他一坐下就先对那些显得惊慌的部属说。“我们现在首先应该做的是，冷静地分析我们可能面临的情况。”

紧接着，这位将军开始了他那精确而有力的分析：“从表面上看，敌人气势汹汹地组成了这么一支舰队，而且，敌人航母上的飞机基本上是‘AD（鬼怪式）系列’，攻击能力强，防卫能力也很强，形势确实紧张。”

聂凤智站起来，走了几步，说：“但是，就目前的情形看，敌人要发动一场登陆作战还不太可能。航空母舰再有战斗力也上不了岸，它的飞机性能再好也不可能到我们的机场来着陆。这就要看他的后续动作，看有没有再继续增兵、再派出舰艇的可能，也就是说，看敌人后面是否还有力量更大的特混舰队。”

他喝了一口水，慢慢地坐下来，看了看坐在座的将领们说：“因此，现在就存在着有扰而不进，有扰有进和借端扩大事态、发动一场侵略战争三种可能，而第三种的可能性小，前两种的可能性大。这就是毛主席说的，研究战争，一定要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

经聂凤智这么一分析，大家不安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会场气氛也逐渐活跃起来。

聂凤智听着大家的发言，像往常一样尽量让别人多说话先说话。他的本事就在于，不但自己很快就能形成方案，且每每见解独到，而且善于抓住别人意见中最要害最精华的部分，集中起来补充或修正自己，从而使自己的意见更成熟更完备。

实际上，聂凤智在来沪途中就已形成了应付方案。他开始从政治原则到军事方针逐条逐项地向部队布置交代。

可以说，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斗争方案，简明而扼要，周到而缜密。

聂凤智明确指出：首先，在打与不打、小打与大打上，要立足于打，而且要立足于大打；不要认为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极小就放松轻敌。在打或大打当中，不但要准备空中迎击，还要准备敌人可能轰炸我们的机场及其他地面设施。因此，打，既有歼击部队进攻性的方面，也有其他部队防护性的方面，任何方面都不可疏忽。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始终是我们行动的指导思想。

这就是聂凤智的一贯作风，他始终坚信，毛泽东的无数经典理论是颠扑不破的，他本人之所以能成为著名将领，就是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结果。

聂凤智指着墙上的大幅作战地图说：“既要立足于打、大打，对敌人兵力的精确分析估计，也就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知己知彼’，是十分重要的。”

他的教鞭放在敌方的位置上：“三艘航空母舰，以每艘三或四个中队计算，其编队或者3×3，或者4×4，每舰大一点的70来架，小一点的60来架，总共200多架飞机。除去部分常规性的不能出动和必须保留的一部分防卫力量外，每舰还受吞吐量（舰上飞机不可能一下全部放光）的限制，因此，其每次最大的出动兵力充其量也就是一百几十架，而我军，当然可以占绝对优势。”

对比了兵力，聂凤智又给大家对比了敌我双方飞机性能之忧劣和飞行员的水平，并指出何属敌长，何为我短，及如何扬我之长，避我之短。

这又是一支极有效果的镇静剂，大家的情绪更稳定了。打或大打，我们都不必惧怕、慌张。

对于立足于“大打”，他更是作了极严密的准备和部署，如规定，每部都必须保证有最大的出动量。每机都必须作好全程作战的准备，每个机场都必须作好防卫战斗的准备，并必须随时接收其他兄弟部队的飞机，后一点也包括其他边远机场……等等。

聂凤智在准备“大打”的同时，又极具体地部署了什么部队为第1梯队，什么部队为第2梯队，什么部队立即进入一级战备，什么部队进入二级战备，各部出动必须有层次、有先后，绝不准临阵惊慌，“一哄而起”。

毫无疑问，不管从心理上还是行动上，聂凤智的准备和部署，都已为实际上不大可能出现的“大打”创下了胜机。

接着，他又根据周恩来总理“既不示弱，也不逞强”的指示，对另外两种“可能”，极其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几个“可打”与几个“不打”。

聂凤智的这篇根据“既不示弱，也不逞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作出的大文章，严密精细、条理清晰、紧凑有力。

拂晓，美军几乎倾其所有，从三艘航空母舰上放出了分明已经是最大出动量的近200架飞机，在我领海线附近开始对我气势汹汹地挑衅。敌人通过美国之音说，这是为了寻找他们“遇难的”飞行员和飞机残骸。实际上目的很明显，就是想伺机制造事端，挑起战争。

聂凤智静静地坐在指挥所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注视着领海线外那个正在歇斯底里地嘶叫、翻腾、咒骂、跳脚，在当时的世界上最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对美军的嚣张气焰，聂凤智根本不理睬，他只派出几架“正常巡逻”的飞机在绝对领空之内“监督”飞行。这就像两位对弈高手，一个嘴里骂骂咧咧，甚至把脚搁在椅子上或把地板踩得哗哗响，把棋子摔得啪啪响，企图用威胁吓倒你，扰乱你，让你出个差错；一个却只专注地看着棋盘，静静地准备着五套或十套应付办法，就看你下哪个子落哪个位，根本就不费那些唾沫口舌与你罗嗦。

聂凤智知道这其实更具有威慑力量。对手越不了解你，就越心中无数；你越镇定，他就越不敢轻举妄动。

当然，这是内紧外松，只是内盘的发条虽然已经紧到极限，外盘的指针还一丝不乱地按节拍走动。将军的伟力就在这里：不示弱，你飞我也飞，你飞200架，我飞20架，甚至两架，我也不怕；不逞强，你飞你的，我飞我的，只要你不犯我，我也不惹你，不打第一枪。

24小时……48小时……聂凤智都无法合眼，平静之中的紧张是真正的紧张。

这样的对峙和相持，大概就看谁的意志更坚强、神智更健全、头脑更清

醒了。谁不出乱子，谁就能操得胜券。美军碰上聂凤智这样一位沉得住气的对手，还能捞到什么油水呢？

理所当然，美国政府一点便宜也没占到。据说，当时的美国国会还热闹了一阵子，纷纷要求说明真相。有的说，如果真是自己的军用飞机侵犯了人家的主权而被打下，政府必须承担责任；而另一些好战分子则大叫大嚷要借此机会向共产党中国摊牌。可真“摊牌”还是需要一点胆量的。正如陈毅在那次震惊中外的记者招待会上所说：“人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一个美国不好惹，须知道还有一个中国更不好惹！”

美国政府看看武装示威挑衅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几天之后，只好悄悄“鸣金收兵”了。

两三个月后，渔民在海里打捞出那名美军飞机驾驶员的尸体，美国舰队又来过一次，可这一次来，也不耀武扬威了，而是来“认尸”。

此事过后，聂凤智请假在家美美地睡了三日，方才解过困劲

第六章

朝鲜战争爆发，斯大林最后时刻不同意苏联空军人朝参战；空中“拚刺刀”，年轻的人民空军首次与美军空战，大获全胜；一场中美大空战拉开了序幕

一、蒋介石拚命捞到了一根稻草

1950年6月25日清晨，中国台北。

蒋介石像往常一样，清晨6时整起床，身着一身他最喜欢穿的中国传统式长袍马褂，散步以后，坐在了餐桌旁。

这位曾经统帅过全中国的人物，在个性和思想上，保持着标准的中国人的风范，而无西化气息。

他的早餐依然像往常那样，一碗米饭，几样小菜，还有一盘蔬菜汤。蒋介石拿起筷子，开始就餐。

“父亲，早上好！”

蒋经国一反常态地快步走了过来，把手中的文件夹放在了蒋介石的面前。

蒋介石用筷子把文件夹轻轻地推了一下，眉头皱了皱，他心里埋怨蒋经国不该在他吃早饭时送文件来。

“父亲，第三次世界大战要开始了！”蒋经国兴奋地把文件拿起来，呈到蒋介石面前。

“噢？”蒋介石放下饭碗，接过文件夹看着里面的一份简报。

这是一份情报简况，讲到朝鲜南北发生战争，可能美国也要介入等等。

“好！”蒋介石高兴地站起来，出乎他的意料，危殆中的台湾，就要出现转机了！这转机到来的如此及时，真使蒋介石惊喜不已。

“经国，朝鲜半岛还有什么消息吧？”蒋介石急切地问。

“目前知道的情报比较零乱，我已经通知我驻南朝鲜大使，要他尽快报告详情。”蒋经国回答。

“好！好！”蒋介石饭也不吃了，走进了自己的书房。

深夜10时，蒋经国把一份台湾政府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呈给了蒋介石。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终于显露端倪。

邵毓麟的报告详细地分析了朝鲜战争的情况，深得蒋介石的赞赏。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和友邦美国的遗弃，以及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南韩，亦有利于我国；如果韩战演成美俄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由鸭绿江从东北重返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觉，加紧授韩，从而不会使大陆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当天晚上，蒋介石又收到了李承晚由其驻台湾的大使面交的告警求援急电，他当即向李承晚发电声援，表示将采取有效措施对南韩进行援助。

6月25日夜11时，台北阳明山蒋介石“总统官邸”。

蒋介石召集的紧急军政会议正在召开，出席人员有陈诚、谷正纲、黄少

谷、张道藩、张群、雷震、张其勋、吴国祯、俞大维、叶公超、何应钦、周至柔、孙立人、王叔铭、桂永清、蒋经国、黄镇球、彭孟辑等。

会议结束前，蒋介石宣布：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从6月26日零时起，全面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实行宵禁，停止三军官兵的休假和外宿。加强海空巡逻、防空和民防措施，52军和13师共3.3万人准备出兵朝鲜，直接参战。同时，通过外交程序向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台湾出兵朝鲜的建议。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然宣布出兵朝鲜，并在声明中涉及到台湾。声明说：“如果共产党军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7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突变，由“弃蒋”变为“保蒋”，既支持蒋介石统治台湾，抵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领土台湾，又阻止蒋介石在台湾的军队向大陆攻击，实际上是冻结台湾海峡的形势，以便使西太平洋局势得以稳定，美国可以集中力量用于朝鲜战场。

当晚22时，台湾所谓的“外交部长”叶公超向杜鲁门派往台北的特使斯特朗面交复示，同意与美合作。

两天以后，美国第7舰队的六艘驱逐舰和两艘巡洋舰开进台湾海峡游弋。美国在公然干涉朝鲜内政的同时，也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美国入侵朝鲜，侵占我国台湾，构成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当然不能置之不理。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四天，即6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号召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国的任何挑衅。同时，周恩来总理就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的声明发表声明，谴责美国侵略朝鲜、中国台湾和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6月29日，美军远东司令麦克阿瑟从朝鲜前线视察回到日本，急电杜鲁门，主张动用蒋介石的52军，而不急于使用在日本的美军两个师。

白宫，美国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国务卿艾奇逊在一遍遍地提醒约翰逊和布莱雷德：

“你们一定要注意中共周恩来6月28日声明所包含的严重性和蒋介石关于援助南朝鲜声明发表后，在西方盟国中所引起的震动和惊愕。”

艾奇逊大声说道：“中共的声明不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而且是他们打算干涉出兵的预兆。如果蒋介石的军队开进朝鲜打击北朝鲜共军，毫不怀疑，中共必将加倍地进行还击。这样一来，朝鲜战争马上会扩大，局势的发展也必然难以控制，其结果不仅美国将要深深地陷进去，而且会把我们的盟友吓跑。”

蒋介石出兵朝鲜的企图终于在艾奇逊的阻止下，于6月30日被杜鲁门最后否决。

9月15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指挥7万美军在200多艘舰艇和500多架飞机的支援下，在朝鲜仁川登陆。

北京的最高统帅部面临严峻的选择。

中国与朝鲜唇齿相依，毛泽东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说：“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经历了22年战争生涯的毛泽东，闭门谢客，整整思考了三天三夜。派谁领兵出战，才能打败这个号称世界第一，而中国又从来没有真正较量过的敌人？毛泽东反复思索着。

突然，两句诗横空飞来——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9月17日，毛泽东和中央几位领导商量决定，尽快派飞机把彭德怀接到北京。

9月26日，美军攻占汉城。

9月29日，美军与南朝鲜军队抵至“三八线”附近。

9月30日晚，金日成首相召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光亮和参赞柴军武，当面提出：“希望中国尽快派集结在鸭绿江边的13兵团迅速过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反击敌人。”

10月1日，麦克阿瑟又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放下武器停止战斗，无条件投降”。

金日成首相和外务相朴宪永鉴于麦克阿瑟发出最后通牒威胁的情况，在10月1日当天联名给毛泽东主席发来急电称：“……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急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我们谨向您提出以上意见，请予以指教。”

这封紧急求援的电报，迅速送至北京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

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

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当时，我国的空军还未成形，美国掌握着制空权，出兵朝鲜要取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

事情紧急而机密，周恩来只带了师哲和他的机要秘书康一民，于10月8日从北京出发，飞抵莫斯科。

黑海边的阿德列尔，斯大林的休养地。

周恩来在同斯大林进行了一番交谈后，斯大林说：“中国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兵力，我们供应武器装备。”同时允诺，在作战时，苏联可以出动一定数量的空军作掩护。

10月14日，斯大林考虑再三，又推翻原来的协议，不同意出动苏联空军支持、援助中国人民志愿军。但话不好说，他只能推说苏联空军还没准备好，不能出动。

毛泽东高瞻远瞩，权衡利弊，毅然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的支援，我们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朝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率领下，雄纠纠，气昂昂，从安东、长甸河口和辑安等地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同美国侵略军作战。

一场史无前例的中美大空战在朝鲜上空同时打响了！

二、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制敌妙计

1950年10月底，北京的大街上挂满了抗美援朝的大标语，高大建筑物上插满了红旗，在劲风中徐徐飘动。自从党中央作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决定之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人人要为抗美援朝出一分力。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乘坐一辆吉普车，从东长安街开了过来，他要马上赶

到空军司令部去开一个紧急会议。路上围了一大堆人，路边立了一个标语牌，上面画了一架大飞机，下面有一行字：捐钱为志愿军买飞机。许多行人走到这里纷纷掏钱，投到对面的一个箱子里。刘亚楼被深深地感动了，空军刚刚建立，还没有打仗，就得到人民的如此厚爱，使他更加感到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当他走进会议室的时候，看到偌大的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大家还在议论着刚才看到的大街上捐钱买飞机的新闻。

刘亚楼对副司令员常乾坤说：“老常，开会吧，先把情况介绍一常乾坤打开了文件包：“根据刚刚得到的情报，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已经投入了14个联队，其中两个战斗截击机联队，八个轰炸机联队，一个海军航空兵联队，三个舰载机联队，各种作战飞机1100多架。他们的飞行员全部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其中不少是王牌飞行员，一般飞行时间都在1000小时以上。另外南朝鲜的空军还有100多架飞机。我们现在准备入朝的是刚刚组建的两个航空兵师，一个轰炸机团，一个强击机团，总共有飞机200架。以后还会增加。”

刘亚楼扫了大家一眼说：“敌我双方的兵力悬殊很大，这个仗该怎么打呀？”会场上没有人说话，大家都看着刘亚楼。

刘亚楼接着说：“我刚刚接到了彭总的电话，他说我们主要是步兵，坦克和炮兵也不多，一入朝就尝到了敌人飞机轰炸的滋味，天天在头上嗡嗡，不好受啊！志愿军司令部要求我们空军马上开赴前线，支投地面部队与美军作战。”

会场上一下子就开了锅，大家一致提出要尽快入朝作战，不能等练好了再打，只能是边打边练，边打边建。

常乾坤说：“敌多我少，不能零零散散地打，那样东一架，西一架，我们就没有了。”

“是啊，兵力强大的敌人都喜欢我们和他们拚消耗，不能上这个当！”

“在正式参战之前，还要进行一定的训练，要积蓄力量，握成拳头！”

刘亚楼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们至少一次可以出动100到150架，狠狠给敌人一个打击！”

大家一致同意这个作战方针。刘亚楼马上组织人员写出报告上报党中央。

11月初，中央军委任命，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先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下一步再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11月4日，刘震司令员走马上任，刘亚楼司令员在北京与他进行了认真商谈。刘亚楼说：“老刘啊，空军打仗是个新事物，这就要求我们边学边干了，要尽快把指挥打仗这一套学到手啊！”

12月4日，毛泽东看到了空军的报告，当即在报告上批示：“刘亚楼同志，同意你的意见，采取稳当的办法为好。”

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了空军的入朝作战方案，下一步重要的工作是向朝鲜境内机动的问题了。

1950年12月，沈阳火车站。一台台蒸汽机车在风雪中冒着白气，雪片一层压着一层，整个车站在风雪中变得朦胧一团，只见两条黑色的铁轨伸向远方……

刘亚楼司令员从车上跳了下来，他身披黄呢子军大衣。对东北的大雪地

他是很熟悉的，当年在四野的时候，几次大仗都是在大雪地里打胜的。

刘亚楼走到了一辆黑色轿车前面说：“你们通知北陵飞机厂的熊焰厂长，叫他马上到我这里来。”

随行的参谋跳上旁边的吉普车开走了。

“真是风雪军情急啊，一看到大雪天，就想到了打仗！咱们也走吧。”刘亚楼说完，坐到了车里，汽车呜呜地开出了沈阳车站。

等刘亚楼司令员的汽车开到宾馆的时候，北陵飞机修理厂的厂长熊焰已经在房间里等候他了。

“熊厂长，你可真是兵贵神速啊！”

“你这个司令员已经是火上房了，我不急行吗？”

两人边握手边笑了起来。

1946年在东北联军的时候，刘亚楼曾兼任过几个月的东北联军航校的校长，那时候飞机没有汽油，急得刘亚楼到处求援，航校就派出熊焰到哈尔滨酒精厂当厂长，用酒精代替汽油。所以他很清楚刘亚楼的急脾气。

“不急不行啊！老美的飞机已经飞到我们家门口了，我这个空军司令员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让我拿什么和它打？”刘亚楼边说边坐到沙发上。

“彭总在朝鲜来过多次电话，两次战役打得不错，可是老美的飞机也太猖狂了，咱们不能老吃亏啊！你们的担子很重啊！”

“司令员，我们全厂上下也是憋着一股劲啊！”

“上个月周总理到苏联去，跟斯大林要飞机，斯大林一狠心才给了100架，你们工厂都接到了吧？”

“接到了，正为这事忙呢，已经运到了三批，全厂一连干了好几天了……”这时候刘亚楼才注意到熊焰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我们已经装出几架了，马上就要交给部队。”

“要抓紧时间装，空军马上就要入朝作战，不过现在还有一个紧急任务没有落实，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熊焰一听刘亚楼的话顿时就明白了：“是不是为飞机副油箱的事？”

“正是这件事。苏联给的这100架飞机没有副油箱，怎么打仗！”

飞机的作战空域很大，有时离机场好几百公里，再加上在空中飞行的时间长，仅靠飞机机体内的油箱所装的油是远远不够用的。现代飞机有空中加油机，那时没有空中加油，所以一般是在飞机机翼下面加上两个可活动的油箱，这就是副油箱。当飞机起飞之后，飞行途中全都是使用副油箱里的油料。一旦投入战斗，为了减少飞机的重量和阻力，便扔掉副油箱。所以空战中副油箱的消耗是很大的。

“和苏联方面要了好几次，人家就是不给。一会儿说没有车皮运不过来，一会儿又说批量不够。我看咱们不能再等了，自己造！你看怎么样？”

“司令员，咱们自己来做，我就不信做不出来！”熊焰信心十足地挥了一下手。

刘亚楼面色严峻：“造这批副油箱困难不小啊，苏联没有给我们图纸，也没有给我们造副油箱用的铝板，我手上有的只有一副苏联飞机上正在使用的副油箱，你拿去照葫芦画瓢吧，不过用什么材料画，你们自己想办法吧！”

“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给你们三个月，不管拿什么做能装油就行，你给我造出3000个副油箱，要是造不出来，飞机人朝打不了仗，彭总是要骂娘的，毛主席怪罪下来，

那事可就大了！”

“司令员，放心吧，我给你立下军令状，造不出来军法从事！”

“军中无戏言，那我就代表志愿军空军先谢谢你们了！”

刘亚楼用力地握住了熊焰的手，满意地点了点头，又说了一句：“记住，三个月，我听你们的好消息！”

回到厂里，天已经黑了。大家看到厂长回来，“呼啦”一声全围了上来。

“熊厂长，有什么任务？”

“厂长，是不是又来新飞机了？”

熊焰哪顾得上回答，他把党支部和副厂长、技术股长召到了一块。

“同志们，我刚才见到了刘亚楼司令员，我们的空军马上要入朝和美国鬼子作战了！”大家一听都齐声欢呼起来。

“好了，好了，交给我们的任务是马上做3000个副油箱，可是现在没有原料，也没有图纸。”

众人一听都傻眼了，顿时大眼瞪小眼。

这个飞机修理厂，进城之后，修飞机还是装装拆拆。从苏联来的飞机也是把散件照着图纸装起来，听说要做副油箱，一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先把图纸画出来再说！”熊厂长说。

于是，几个技术人员连夜找到了苏联飞机上的副油箱，大卸八块又量又画，画出了实物图，可是原料到哪里去找呢？

有一个工人说：“我们老家小贩子卖抽的大篓子，又轻又结实，咱也搞一对试试？”

对这个大胆离奇的建议，领导还是马上定下了决心，立刻试制。

有人用白铁皮做成了架子，还有人找来了“马粪纸”，有人到村里去找猪血，越多越好。当地的农民认识这是飞机厂的人，可是要这么多鲜猪血干什么？问了半天，来人只是板着脸说：“军事秘密！”

一听猪血成了军事秘密，更没有人敢问了。

“马粪纸”在猪血中浸泡成了猩红色，一张一张地捞出来包到了架子上……

工人双手血红，个个像是杀猪的，可是大家干得很起劲。

中国民间原始的油篓子生产手工艺，成了中国飞机副油箱的试验工艺。

几天之后，一对油篓子式的飞机副油箱已经全部晾干了，外边又上了一层银粉，看上去十分精致。

现在只有最后一道工序了，就是装油负重，当然一开始是用水代替的，当成桶的“油”装进纸糊的副油箱时，油箱慢慢地开始变形了，紧接着“哗啦”一声裂开，“油”四下流开了……试验失败了！

大家马上就明白了，“马粪纸”强度不够，那就不用白铁皮做，工人把白铁铺到架子上，上面再钉上铆钉，对那些有缝的地方，再用锡一点点焊死。然后进行了装油、耐压和振动试验，结果全部合格！

全厂上下一片欢腾！

可是，熊厂长还不放心，又派人将这对土副油箱送到了安东机场，装到了苏联飞机上，由苏联的飞行员进行了飞行试验。

苏联飞行员飞完之后，连连伸出大拇指：“顶好，顶好，没有问题！”

下一步就是大批量生产了，可是上哪里去找那么多工人？熊厂长想到了打“洋铁壶”的手工匠。

第二天，沈阳的大街小巷都贴出了大量招收“洋铁壶”手工匠的布告。

负责招收工人的，不但有工厂的技术人员，还有公安二处的谢海全处长。

老百姓知道这是飞机厂在招工，知道和制造飞机有关，也是和抗美援朝有关系，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一下子就高涨起来，许多焊铁壶的老工人，背着工具赶到了工厂，只要看一看那满手的老茧和精细的技术，就肯定不会是坏人。但是，为了保密，公安局还是派专人对工人进行审查，并有专人驻厂负责保密工作。

三个月过去了，工人们克服困难，造出了 3027 个副油箱，按时送到了空军部队。

1951 年 3 月，在北京的一次宴会上，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为熊焰满满地倒了一杯酒，他兴奋地高高举起：“为你们打了个漂亮仗，为咱们中国的土副油箱干杯！”

熊焰笑了，他痛快地喝下了这杯酒。

从此，朝鲜战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上，挂着白铁皮做成的土副油箱，与美军空军展开了大战。

1951 年 3 月 15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在辽宁安东宣告成立。刘震任空军司令员，常乾坤任副司令员，沈启贤任参谋长。

4 月 25 日到 28 日，志愿军空军在沈阳组织第一次入朝前的大演习。5 月 28 日到 6 月 16 日，又举行了联合飞机战术演习。志愿军空军第 3、第 4 歼击机师，第 5 强击机师和第 8 轰炸机师，出动飞机共 180 架。这次演习使空军指挥员能够在一般情况下，指挥二至三批飞机，航空兵飞行员的起飞时间也大大缩短了，对空中目标的识别和攻击能力也有了一些提高。

朝鲜战争的空战已经打响了，年轻的志愿军空军勇敢地开赴前线，许多飞行员只飞了几十个小时，有的飞行员连没有飞完预定的战术动作。正是靠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中国空军与号称世界第一流的美国空军展开了殊死大搏杀，并创下一系列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

三、空中“拼刺刀”，中美空战拉开序幕

“砰！砰！”

两颗绿色信号弹划破蔚蓝的晴空，紧接着机场内响起了战斗警报。霎时，六架喷气式米格—15 型歼击机伴着隆隆的轰鸣声直冲云天。

这是 1951 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年头。

1 月 21 日凌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 28 大队大队长李汉和战友们一起，早早地坐在了机舱里待命。

隆冬的寒风刮过空旷的机场，针一样地刺在年轻飞行员的脸上，但是大家心里都像有一团火。

李汉此时心情十分激动。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空军在朝鲜投入了 15 个航空联队，1100 余架飞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又从本土调来了一个 F—84E 联队和一个最新式的 F—86A 联队。这些穷凶极恶的空中强盗到处狂轰滥炸，使朝鲜北部几乎所有的村镇变成了一片焦土……美国飞行员此时还没有吃过中国空军的苦头，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身经百战的老牌飞行高手甚至没把中国空军放在眼里，他们把每一次飞行当作一次旅行，狂妄地叫嚣：“朝鲜的天下就是美利坚的天下！”

“绝不让敌人横行霸道！”作为1949年7月组建的第一支航空部队，作为1950年12月首批入朝参战的志愿军空军飞行员，目睹了美国空中强盗犯下的暴行，个个义愤填膺，要求迅速参加战斗，他们恨不能立刻飞上天去惩罚不可一世的侵略者。

初战的光荣任务终于交给了李汉的飞行大队。

这是一支英雄的大队。飞行员都是从陆军各部队选拔出来的军政素质好的优秀干部、战士，有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英勇作战的精神，有的还是著名战斗英雄。他们决心打好第一仗，以战斗的胜利来回报党和人民的信任与期望。

这些打过恶仗、拼过刺刀的共产党员，哪怕是刚刚插上翅膀飞上蓝天，也敢以视死如归的壮志来与强敌厮杀。

讨还血债的时候到了！六架战鹰像六把复仇的剑，直插云霄。

“101注意！你们已和敌机接触。”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声音。

“右侧发现敌机两架。”3号机向李汉报告。

这时，李汉也在右下方发现了敌机，20架骄横的F—84E喷气式战斗机正兜着圈子，肆无忌惮地对清川江大桥进行轰炸扫射。

看着大桥周围冒起的阵阵浓烟，李汉浑身的血液都沸腾了。他大声命令：“攻击！”猛一推操纵杆，不顾一切地向敌机俯冲下去。

他太激动了，以致于动作过猛，“唰”地一下子从敌机腹下冲过了头。

敌机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慌了手脚，立即四散开来。

“101，注意敌机正向你围攻！”2号僚机大声报告。

“101明白！”李汉敏捷地扭转机头，迅速咬住了右后方正在逃窜的两架敌机。

敌机发现被李汉追尾，慌乱地动作起来，拉直升空，猛地又冲下云层，妄图甩开李汉的追击。

李汉从瞄准镜中紧紧地套住敌机，一按炮钮，对准敌人的长机“咚！咚！咚！”就是几炮，敌机像断了线的风筝，歪歪斜斜地向南逃去。

其他五架战鹰像利剑一样，插入敌机群，猛打猛冲。敌机群发现长机受伤，立即掩护长机飞速逃窜。

“返航！”李汉命令。

六架战鹰编队返回机场。

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是我人民空军第一次在空中与敌机交锋！我们年轻的飞行员这时的平均飞行时间只有200多小时，在喷气式战斗机上飞行的时间更短，仅15小时左右。这个数字，被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喝过”成千上万吨航空油、飞过数千小时的美国空军的“老油条”们讥讽为“菜鸡”。但是，今天，中国空军凭着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勇敢的战斗精神，不仅和帝国主义的第一流的空军交锋了，而且夺得了胜利！

在机场上，记者围住了刚刚走下飞机的李汉大队长，李汉只说了一句话：“我只注意了自己攻击、忽略了空中指挥。”他和战友们都盼望在新的战斗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机会终于来了。八天以后，也就是1951年1月29日，李汉首创了人民空军击落敌机的战绩。

这天下午1时34分，志愿军空军雷达站发现一批美机在定州、安州上空活动，全面封锁、袭击安州电站和清川江大桥。空军指挥部决定消灭这批敌

机。

命令下达，李汉大队长奉命率领八架战鹰，像八支利剑直射云天，向战区冲去。

李汉看着眼前的云海，心想：这是他们入朝以来第三次出击，前两次均未击落敌机，只是击伤敌机一架，这次绝不能让敌机跑掉。

战鹰继续向目标区飞去，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员的指令：“101 注意！敌机方向 120 度，距离 80 公里，高度 6000 米，注意搜索！”

“101 明白！”李汉一面大声回答，一面思索着作战方案……

“2 中队高度 8000，1 中队高度 7200，航向 130 度！”他执意把出击航向选大了 10 度，为的是利用阳光，隐蔽接敌。

两个中队一前一后，保持着整齐的阵容向战区疾进。高高低低的山峰，曲曲弯弯的河流，在机翼下一一闪过。

6 分钟后，耳机里再一次响起了地面指挥员急切的声音：“101 注意！目标就在左前方！”顿时，八名飞行员的视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仔细巡视着机身周围的每一个方位。

“101！左前方发现敌机，高度比我们要低。”4 号机的孙悦昆兴奋地叫了起来。

李汉定睛一看，果然在左下方出现了两个苍蝇似的黑点，两架……四架……八架……李汉清楚地看到了敌人分作两层的 16 架 F—86 歼击机。

这一次，李汉没有忙于攻击。

几乎在同时，美机也发现了我机，美军空中指挥官乔治中校命令：“往高飞！朝着太阳飞！”

敌机迅速调转方向迎着太阳飞去，企图借着阳光掩护，甩掉我机。

好狡猾的敌人！李汉决定将计就计，命令大队继续前进，把敌人让到了我机群的右下方，以便寻找时机，打它个措手不及。

“全队注意，投掉副油箱！2 中队掩护，1 中队攻击！”李汉见时机成熟，果断地下达了攻击命令。

随着攻击命令的下达，四架战鹰右转 120 度，像四支银箭朝着上层的八架敌机疾射而去。

顿时，美国空中强盗慌了手脚。

“快！扔副油箱！”乔治中校大声喊。

美军飞机七零八落地慌忙扔掉副油箱，四架敌机掉转机头扑向我机。

“101，注意！敌机向你扑来！”2 号机急呼李汉。

“101 明白，102，102，向我靠拢，向我靠拢！”李汉下达命令。

敌机扑向李汉。李汉见敌机扑来，毫无惧色，一压机头，勇猛地迎了上去。

“好小子，还想打对头！”李汉咬紧牙关，向敌机冲去。5000 米……4000 米……1000 米！美军飞行员被中国空军的英勇气概吓破了胆。为首的敌机一个侧翻，急忙向右躲避而逃。

“别想跑，要的就是你这一招！”李汉敏捷地向左一侧身，从敌机飞行弧线的右侧插了过去。

这时，敌人另外四架飞机乘机溜到了李汉的后方，企图偷袭。

孙悦昆见李汉腹背受敌，立即率 1 中队另外三架战鹰扑了上去。有一架飞机擦着乔治中校的机头飞了过去，吓得这位美国王牌飞行员出了一身冷

汗。

乔治心中一阵颤栗，“好家伙，我这二战中的美军空中王牌，也没有碰上这么不要命的空战，简直就是空中拼刺刀啊！”

此时，敌机飞行员也回过味来，真不能小看中共的这些毛孩子飞行员啊！

李汉咬住了敌人的3号机，敌机见势不妙，掉转机身朝海上逃窜。

“101，敌机向东逃窜！”僚机提醒李汉。

“101明白！”李汉这时手握操纵杆，眼都瞪疼了，一推机头，向敌机追去。

敌机群发现3号机被我军套住，立即蜂拥般地朝李汉扑来。乔治大声下达“开炮！开炮！”的命令，妄图把3号机解救出来。

李汉哪里肯放过这个沾满中朝人民鲜血的家伙，他不顾射向他的枪弹，一推油门，猛冲过去，把敌机稳稳地套进了瞄准光环。

800米……600米……500米……400米……

李汉猛地一按炮钮，一下子打出了40多发炮弹，敌机一阵急剧颤抖，拖着长长的黑烟，哀叫着一个跟头栽进了大海。

海面上冲起几十米的大水柱。

乔治中校见状，恼羞成怒，命令八架飞机围住李汉，大有非把李汉打落不可的架势。

一直在高空担任掩护的副大队长李宪刚，见此情景，立即带领2中队迎了上去，“咚咚咚”一顿重炮，打得敌人机群乱了方寸，仓皇向海上逃去。

乔治连喊：“编队返航！编队返航！”

但是，眼见同伴葬身大海的敌飞行员哪还顾得上编队，早就吓得魂飞胆丧，四散向机场逃去。

李汉率领机群追到了海上。波光粼粼，将敌机黑乎乎的影子映得十分清楚。

这时，一架敌机在李汉前面正准备转弯逃走，李汉一带机头，瞄准敌机尾巴就是一串炮弹，直打得敌机“轰！”地一声凌空爆炸，平静的海面顿时泛起了阵阵波浪。

战斗结束了。李汉率领战友们驾驶战鹰胜利凯旋，刚下飞机，就破鲜花和欢呼的人群淹没了。

我年轻的人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从一开始就面对强敌，打了一场现代化战争，初试锋芒，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三架，我无一损伤的3:0的战绩，在人民空军的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第一页。

从此，朝鲜战场上空不断传来战胜美国空中强盗的捷报。

第七章

英雄飞行员罗沧海，串糖葫芦连中三元；一级战斗英雄刘玉堤单机追敌，再创3：0战绩；反偷袭肖作禄血洒长空

一、空中游击战，“波—2”奇袭水原机场

1951年6月，中国安东机场。高高的白杨树下，是一排排红色砖瓦房，房子门前停着一辆辆军用吉普车。在甬道的边上，有手持苏式冲锋枪的士兵在站岗。这里就是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

会议室的长条桌前面坐满了人，志愿军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的一边坐着朝鲜人民军空军的一位将军，另一边是苏联顾问洛博夫将军。

几天之前，志愿军空军的领导同志，针对美军空军的特点，提出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发挥我们的特点，和敌人在空中打一打游击战？

这个建议一提出，立刻引起中朝同志和苏联顾问的高度重视。今天的会议就是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很感兴趣。”洛博夫将军第一个发言：“这使我想起了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我们的空军就和德军打过空中游击，我们使用的是最早的初级教练机。”

洛博夫站起来、打开箱子，拿出一架飞机模型。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架波—2型，重量只有700公斤，全长8.17米，宽11.4米，每小时只能飞155公里，续航距离是500公里。大家不要看不起这个小东西，它可以专门在夜间敌人休息的时候袭击机场，当然是低空了，完全的超低空，使敌人惊恐不安。”洛博夫用手作出了低空飞行的样子。

大家马上围着模型议论开了。这架波—2型飞机是经过一番改装的，在机翼的下面安装了四个炸弹架，可牵挂360公斤的炸弹，它可以在空中缓降轰炸，因速度低，又是低空轰炸，命中率很高。波—2型飞机为双座，正驾驶在前，副驾驶在后，在后面还可安一门机关炮。它不需要正规的机场，在平地就可起降。

1942年4月，苏军组建了“第588夜间轰炸飞行大队”，飞行员是清一色的女性，所以也叫“魔女飞行队”。当时苏军正在战略撤退，“第588飞行队”每晚轰炸顿河渡口十多次，协助苏军攻占了渡口。由此来看苏军没有蛮干，看起来将波—2型飞机用于轰炸，就好像是退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很明显，该机如果是在白天出动轰炸，生还的可能性就很小很小了。正因为它在夜里出动，德军对它无能为力，只好称它是“夜间值班军士”，“夜间魔女”。

洛博夫的介绍，很快就统一了大家的认识。

常乾坤指着地图说：“‘三八线’以南的水原机场距我们只有200多公里，航程正好可以达到，再说这里是敌人F—86战斗机的主要基地，我们就从这里下手怎么样？”

也有人担心，水原机场是侵朝美军空军第5航空队的主要基地，经常部署的F—86、F—94战斗机和F—84战斗轰炸机百余架，还经常有几十架B26轰炸机在这里转场。美空军为确保水原机场的安全，配置了严密的雷达警戒网，专门有F—86和最先进的F—94夜航战斗机担负夜间值班，机场周围还

部署有 40 毫米的高炮。看上去是戒备森严万无一失。

大家在分析时也看到了波—2 型飞机的有利条件：它机身很小，飞行时声音也不大，特别是它是由松木条制成，用钢丝拉紧，主要是帆布蒙皮，雷达很难发现，加之在低空飞行，敌人很难拦击。于是，一致同意由中朝双方共同派出飞行员，用波—2 型飞机袭击美军的水原机场。

1951 年 6 月 14 日凌晨，中朝空军派出两架波-2 型飞机，每机携带了 50 公斤的炸弹，成功地飞到了水原机场，可是由于天气不好，飞行员没有投弹，在低空安全返回了。这一次虽然没有战果，但证明这一作战方案是可行的，至少没有被敌人发现，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

6 月 17 日夜，月光明亮，用肉眼便可以看到几十米远的物体，这正是波-2 型飞机出击的好时机。

天快亮的时候，中朝空军的两架波-2 型飞机悄悄起飞了，沿着山谷向美军水原机场飞去。大约一个小时之后，飞机到达了水原机场上空，因为是偷袭，没有无线电联络，由飞行员自己选择攻击的目标。

水原机场上空一片宁静，大约 100 多架美军飞机静静地停在跑道边上，两架波-2 型飞机离地面大约 20 多米的高度，向敌机冲了过去，一连扔了下去四枚炸弹，“轰……轰……”连响了四声……有四架飞机着火了，另外四架也歪倒在了一边。

中朝飞行员把机头一转，飞机沿着山谷朝回飞，这时机场上才响起了警报声……美军的两架 F-94 战斗机起飞了、黑暗中可以看到一道亮光一闪，敌机起飞速度很快，一下子冲出去几千米，志愿军的波-2 型飞机趁机钻入了山沟，等美机绕了一圈再回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波-2 型飞机的影子了。

一举炸伤敌人八架飞机，其中四架重伤，首战成功大大鼓舞了志愿军空军的士气，尽管这种飞机出击轰炸危险很大，但是飞行员们纷纷要求出击。

美军第 5 航空队对此专门进行了研究，美军王牌飞行员提出了许多对付波-2 型飞机的办法，其中包括拦截路线和开炮方式。

几天之后、当志愿军的波-2 型飞机再次袭击水原机场的时候，美军飞行员早已有了准备，两架 F-94 战斗机紧急起飞，追赶刚刚投完弹的波-2 型飞机。

在第一架飞机上的美军王牌飞行员麦德尔，看到了月光下的一个小黑点，他一拉操纵杆追了上去，他还没有看清目标，飞机已经冲过了头。

麦德尔转了一个圈子又回来了，他打开了飞机的起落架，接着又放下了襟翼，飞机的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这种高速喷气机终于可以跟在波-2 型飞机的后头了……当距离只有 200 米远的时候，麦德尔开炮了，他的飞机上有火力很猛的 20 毫米的航炮……一串炮弹飞了出去，可是这时那架波-2 型飞机又降低了高度，炮弹没有击中。

麦德尔又开了几炮，于是可怕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航炮的后座力太大了，飞机的速度一瞬间减到了零，飞机进入了失速，机头一转，快速朝地面坠去，只听“轰”地一声，飞机在离机场不远的稻田里摔成了碎片，飞行员连一点跳伞的机会也没有，在机舱里活活摔死。

这一失败，使美侵朝空军感到了震惊，远东空军司令威兰将军下令，不要采用这种冒险的办法去攻击志愿军的波-2 型飞机。可是美国空军又想不出别的更好的办法。

一直到 1953 年中美空战快要结束时，美空军也没有找到对付志愿军波-

2 型飞机的好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叹喟：“在朝鲜夜夜不得安宁，这真是太可怕了！”

二、罗沧海串糖葫芦连中三元

阳光灿烂，碧空万里。

志愿军空军一架架凯旋的战鹰闪着耀眼的银光徐徐降落在机场的跑道上。

罗沧海驾驶的 8 号战机刚一着陆，地勤人员赶紧冲了上去，只见飞机上的大小炮口都被硝烟熏得发黑了，弹链也挂在了外边。

“不用问，准和敌机干上了！”大家纷纷议论着，“打得怎么样？”

罗沧海的脸上挂满了笑，说：“你们看看吧！”

人们取出了罗沧海的射击胶卷。

“啊！了不起！重大奇迹！”地勤工作人员欢呼起来，大家欢笑着把罗沧海一次次抛上了天空。

胶卷的最后部分引起了大家的连声喝彩。通常，敌机被击中以后，都只在胶卷上留下一个黑影，而罗沧海的胶卷上清晰地记录着连续击落三架敌机的辉煌成绩，特别是最后一架敌机毁灭时一瞬间的丑态：半截左翼埋在一团烟火里，美空军的蓝色五星徽志依稀可辨，右翼上则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空军的英文缩写字母“Us - AF”。

这个被称为奇迹的战斗发生在 1951 年 11 月 5 日。

这天下午 3 点多钟，机场上警铃声大作，一队机身上闪耀着红星的志愿军战鹰在地面指挥台的引导下编队升空。强大的机群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向战区疾进。

机群中，一名年轻的飞行员目光炯炯，激战前的兴奋使他略黑的脸上泛着红光，他就是 8 号机飞行员罗沧海。

罗沧海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参军后努力学习，苦练技术，学了一身好本领，曾多次掩护长机击落敌机。今天，他像往常一样紧紧跟着长机艾华，机警地搜索前进。

机群开始驶入战区。

前方的天空硝烟弥漫。

前面的机群已经和敌机交上火了。罗沧海更加警惕地凝视前“7 号，7 号，清川江口发现敌机！”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声“7 号明白！”长机艾华加大油门，急速向前驶去。罗沧海紧紧跟在后面，边飞行边搜索敌机。

突然，罗沧海发现飞机的右下方，有四个黑点向海面驶去。

这肯定是敌机！罗沧海想着。

“7 号，7 号，右下方发现敌机！”罗沧海立即向长机报告。

“随我攻击！”艾华命令。

随着话音，两机灵活地迅速向右转向，迅猛地向敌机扑去。

“咚咚咚……”艾华首先向敌机发起了攻击，炮弹曳着红光从敌机的头上飞了过去。没有打中敌机。

紧跟在长机后面的罗沧海，来不及降速，一下子冲到了长机的前头。

敌机遭到突然袭击，受惊不小，但回过神来一看，见对方仅有两架飞机，便立即掉头左转弯，企图仗着数量上的优势围攻我机。

罗沧海冲到前面仔细一看，敌机正在向着太阳左转弯，正好和自己处于同一高度。自己与敌机距离不到 800 米，前进方向正好能封锁住敌机的去向。而他则背向太阳，不易被敌机发现，易于攻击。

“好机会！”罗沧海立即下决心：稳住机头，大胆切半径！敌机正好排着纵队从他眼前通过，他就可以过一架打它一架！

想到此，他火速向长机请示：

“7号，7号，8号请求攻击敌机！”

长机艾华也看清了这个瞬息即逝的千载难逢的战机。

“好，8号你攻击，我掩护！”艾华立即回答。“注意安全！”

“8号明白！”罗沧海大声回答。

罗沧海此时双目圆瞪，紧紧地注视着前面的瞄准器，同时，右手紧握操纵杆，大拇指和食指分别放在大小炮的按钮上，左手把住油门，稳稳地操纵着飞机，飞机似乎成了他躯体的一部分。

第一架敌机转过来了，他全部的视神经一下子集中到瞄准镜里。可是，光环里没有出现敌机的投影。罗沧海一看，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飞机与敌机还有几十米的高度差。

他敏捷地握了一下机头。不行！飞机速度太快，调整不过来。他赶紧减速，飞机一眨眼便和敌机拉平，可是就在这一刹那，敌机已从他眼前滑了过去。

“好小子，饶你一条活命！”第一架敌机侥幸逃脱了毁灭的命运，罗沧海没有去理睬它，他在冷静地等待第二架敌机，只等敌人自投落网。

刹那间，第二架敌机冲了过来。这一次，敌机不偏不倚正好进入了罗沧海的8号机的瞄准环，沿着光环中的横线向“十”字中心移动。

“来的正好！”罗沧海轻轻屏住呼吸，沉着地稳住机头，两个手指轻轻一按炮钮，一串炮弹擦着敌机头飞了过去。

“糟糕，前置量太大了！”罗沧海没有慌张，重新调整机头，又一按炮钮，“咚咚咚……！”随着炮响，这个空中强盗歪斜着翅膀跌落下去了！

“打得好！”艾华高声喊道。

第三架敌机又飞过来了，罗沧海刚要瞄准射击，刚才溜走的第一架飞机突然从后边扑了过来，企图趁罗沧海不备进行偷袭。

在这关键时刻，一直掩护罗沧海的长机艾华迅速调转机头，大喊一声：“8号，坚决攻击，后面我来对付。”随即，一阵重炮，打得敌机爬高逃去。

罗沧海没有后顾之忧，沉着地按下了炮钮，只见三条火舌一齐吐向了敌机，敌机凌空向下落去。

第四架敌机见同伴先后被歼，心中恐惧万分，想转向逃脱。可是，他的速度太快了，躲避不及，又把自己送到了罗沧海的瞄准环内。

这时，罗沧海距敌机仅有 100 多米，光环里显示的影子比前两次大得多，连敌机上的“US—AF”的字母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跑不了了！”罗沧海狠狠地打了一个连发，在炮弹出膛的一瞬间，罗沧海清楚地看到，敌机死灰色的左翼冒着烟火，摇晃了两下，从高空掉了下去。

接连四次的瞄准、开炮，时间就像被大吨位的锻压机压缩在了短暂的一分钟内。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像点名一样，来一架，打一架，四次射击，击落了三架 F—84 战斗轰炸机。因时间极短，以至于罗沧海都没有顾得上看

清前面两架敌机是不是掉了下去。

当他看清最后一架敌机栽向地面时，十分兴奋，打开送话器、欣喜地向艾华报告：

“7号，7号，我打掉了一架敌机！”

艾华兴奋地回答：

“8号，你打落的敌机不是一架，是三架！是三架！”

“返航！”艾华命令。

在灿烂阳光下，银色的战鹰返回了机场。

罗沧海在短短的一分钟内，四次射击，击落了三架敌机。这在世界空战史上也是罕见的。

四击三落！罗沧海的英名迅速传开，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称赞他是“空中神炮手”。

三、刘玉堤单机追敌再创3：0

追！苍茫的云海中正展开一场追逐战。

从清川江口追到肃川，又从肃川追到平壤，追到南浦……

刘玉堤圆瞪双眼，紧紧盯着瞄准镜。

被套在瞄准镜中的敌机拼命地逃窜，玩命地升高、俯冲。急于想摆脱掉刘玉堤的追击。

敌机的后尾几乎占满了刘玉堤飞机瞄准具的整个光环。“咚！咚！咚！”刘玉堤猛按炮钮，一串炮弹把敌机的翅膀劈成了两半。

他一拉操纵杆，“呼”地从敌机上空越了过去。当他爬高改平后，敌机已摔下高空，化作了一股浓浓的黑烟。

“01！01！”

74号打掉一架敌机！”他按捺不住心头的狂喜，大声地报告着。

这时，刘玉堤又紧紧盯上了另一架敌机，向其发起了闪电般的追击。在迫近到280米时，敌机吓毛了，一个侧翻企图向右逃跑。

可是敌机没有想到，这样一来，机身的大部分都暴露给了刘玉堤。

刘玉堤抓住战机，毫不犹豫地按动了炮钮，一阵猛烈的炮弹把敌机打得栽到地面，爆起了冲天的大火。

这一仗，刘玉堤单机追击南逃之敌机，击落、击伤敌机三架，取得了可喜的胜利。

1951年11月23日下午。

“当当当！”战斗警铃声响彻机场上空。

一架架战鹰轰鸣着冲上蓝天。

大队长刘玉堤与全团战友一起，飞往肃川和清川江一线拦截敌机。

“注意！前方发现敌机！”地面指挥部传来通报。

“101明白，各大队注意，前方发现目标！3大队掩护，1大队、2大队实施攻击！”带队长机果断地下达了作战命令。

“2中队，跟我攻击！”刘玉堤立即向1大队2中队发出攻击命令。

“明白！立即攻击！”

刘玉堤一推机头，从8000米高空，作了一个180度的下滑转弯，猛虎下山般地向敌机扑去。

飞机急速下降，当他们下降到 4000 米时，狡猾的敌人却神秘地消失了。

“敌机哪里去了？”刘玉堤紧张地盯着云层下面。

“74 号！云层下面发现敌机！”僚机王昭明大声报告。

刘玉堤看见右前下方的一个朝鲜村庄被硝烟笼罩了。

八架刚于完杀人放火勾当的美国“油挑子”（F—84）战斗机，像小偷一样，悄悄地溜向海上。

“干了坏事想跑？做梦！”刘玉堤恨得牙根咯咯响，一加油门，咬住最后的两架敌机，一直追到大海的上空。

敌机发现被咬住，拼命狂逃，高度越来越低，4000 米、1500 米、500 米，浪花几乎打着机翼。

敌长机慌了，急忙向上拉起，妄想升高逃跑，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堤的炮响了，敌机一头栽进了大海。

这时，敌僚机正从右向左急转，恰好从刘玉堤面前的 130 米处掠过。刘玉堤眼明手快，迅速接动炮钮，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

正当刘玉堤与敌激战时，另外六架敌机猛地一个上升转弯，从后边咬了上来。

“74 号，注意！小狼咬上你了！”僚机王昭明着急地大声喊。

“74 号明白！”刘玉堤回答。

王昭明一边提醒刘玉堤，一面猛地向左一带机头。这一下，六架敌机恰好从他前边冲了过去。王昭明急忙按动炮钮，来了个连续射击，直打得敌机四散开来，慌慌张张地向海空深处匆匆逃跑。

王昭明打散了敌机，掉转机头，四处寻找长机，可是大海茫茫，不见刘玉堤的踪影。耳机中传来了“返航！”的命令，王昭明只好怀着不安的心情单机追上了自己的机群。

打掉两架敌机以后，刘玉堤也单机飞到了陆地上空。他在蓝天上寻找自己的僚机。这时，他突然发现八架敌机正在轰炸铁路运输线，刘玉堤十分气愤，他掉转机头，向敌机扑去。

刘玉堤咬住最后一架敌机，他知道自己已经是单机了，必须谨慎从事。他没有马上攻击，而是机警地察看了一下四周的情况，当他断定没有敌机偷袭时，便立即紧紧地追了上去。

敌机此时也发现被咬住，便拼命想甩开刘玉堤，它猛地升高，又一个俯冲，钻进了山沟。刘玉堤见敌机钻进山沟，也一加油门，跟着钻了进去。敌机发现仍被咬住，慌忙左转躲避，此时，早有准备的刘玉堤立即切半径攻击，一顿炮弹，把敌机送进了山沟。

刘玉堤看了看油表，心想：该返航了。他调转机头，急忙向右跃升到 5000 米，向机场方向飞去。

当他飞到清川江口上空时，又发现前下方有黑压压的一片敌机群。刘玉堤细心观察，看到敌机正在编队返航。

“太好了！好机会！”

刘玉堤看见敌机群足有几十架，便悄悄地降低高度，从后下方隐蔽接敌。

距离敌机越来越近了、700 米、500 米、300 米，当还有 200 米时，敌人发现了刘玉堤的飞机。

两架敌机便左右分开，企图逃跑。

“想跑？休想！”刘玉堤急转右舵，瞄准敌机，“咚咚咚！”将敌机打

了个凌空开花。

另一架敌机十分惊慌，急忙升高，拼命往上爬，想甩开刘玉堤。

刘玉堤紧紧地逼近敌机，敌机上下翻滚，作动作拼命摆脱。刘玉堤猛一拉杆，左满舵，一个急上升转弯。

敌机看到刘玉堤接近，作了一个快速半滚，又一次逃开了。刘玉堤又向左作了一个上升转弯，切半径，距离 180 米瞄准，套住敌机，按下发射炮钮，座机立刻抖动起来，炮弹呼啸着飞向敌机。

白烟从敌机尾翼中弹处冒出，干尾和升降舵分了家，凌空一声爆炸，机身一片片飞起。刘玉堤瞧着这架敌机掉了下去，看看周围没有敌机了，才驾机昂首飞回机场。

刘玉堤以先后击落、击伤八架敌机的战绩和大胆泼辣、勇猛顽强、积极进攻的战斗作风，闻名于国内外，成为一级战斗英雄。

四、反偷袭肖作禄血洒长空

1952 年 3 月 10 日 13 时。

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机场上空回响，轰鸣声中，志愿军空军某部 18 架米格—15 歼击机昂首冲向蓝天。

带队长机团长吉世堂刚刚接到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指挥所的命令，率队起飞去昌城地区上空拦截敌军 F—86 机群。

根据作战部署，此时，18 架战鹰分为三个梯队，正在编队起第一梯队起飞后，八架飞机升空分为两个中队，1 中队刚刚编好队，飞行高度 1200 米。2 中队尚未集合。

第 2 梯队六架飞机起飞后，正处于转弯之中，高度为 500 米。

第 3 梯队刚刚离地，长机高度 70 米，僚机高度仅为 20 米。

这时，2 梯队带队长机邹炎突然发现前面迎面飞来了两架美式 F—84 飞机。飞行高度都在 1000 米以下。

“不好，这是埋伏在机场附近的敌机在偷袭我起飞编队！”邹炎立刻紧张起来。

由于地面指挥所一时麻痹，没有及时通报敌机活动情况，也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致使敌机来偷袭时，我编队正处在极端不利的处境。

“01，01，敌机来偷袭，正在机场上空，请求攻击，请求攻击！”邹炎一面向吉团长报告，一面果断地命令 2 梯队：

“迅速投掉副油箱，增速爬高、准备战斗！”

说话间，又有 14 架 F—86 “佩刀”式美军喷气式飞机窜至我机场上空进行偷袭。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空军倚仗其飞机性能好、飞行员技艺高超，采取了偷袭志愿军机场上正在起飞或降落的飞机的方法，使志愿军措手不及。就这样，美军空军占了不少便宜。此次，他们更是来者不善。

“抢占高度，迅速攻击！”吉世堂也发现了机场上空的敌机，在与邹炎通话的同时，他果断地分析了敌情，随即下达了战斗命令。

“09 号明白！”邹炎回答。

刹那间，邹炎率领 2 梯队迅速上升转向，抢占了高度优势，接着从上向下大坡度俯冲下来，六架战鹰一起向敌两架 F—84 发起勇猛反击。

敌机见对手来势猛、不敢应战，慌忙向海上逃窜。

邹炎发出命令：“咬死他，不能放走这两个强盗！”随即，率第2梯队扑向敌机，紧追不放，一直追到海上20多公里处。

这时，第2梯队的010号机的王保钧已经紧紧咬住了前面的一架敌机，敌机拼命摆脱，妄图逃出这危险的境地。但是，王保钧这位空中拼命三郎，毫不放松，猛推油门，逼上前去，近一点，再近一点，眼看瞄准具光环中的敌机轮廓变成庞然大物，他猛地按动炮钮。

“咚咚咚……”一阵猛烈的炮火，敌机拖着浓浓的黑烟一头栽进了大海。

“打得好，010号！打得好啊！”邹炎高兴地叫起来。

编队长机吉世堂听到邹炎报告敌情后，一边命令2梯队攻击敌机，同时，命令3梯队负责掩护，一边率领1梯队继续向预定作战空域前进，准备执行原来的任务。

这时，3号机突然发现机群后面有两架F—86“佩刀”式飞机正俯冲下来，他赶紧报告：

“01.01，后面发现敌机，请求攻击！”

“03号，迅速攻击，04号掩护！”吉世堂立即下达命令。

03号、04号机立即紧急右转反击，向敌机扑去。

处于第1梯队机群尾部的7号、8号机见敌机直冲着我机群前头的编队长机飞去，心急如焚，立即跃升，对准敌机“咚咚咚……”地连续开炮，保护空中指挥员脱离了危险。

这两架敌机见偷袭不成，反而受到四架飞机的攻击，急忙放弃攻击，猛地左转弯向海上飞去。

我7号、8号机紧追不放，死死地咬住了敌机。敌机不敢再保持编队队形，赶紧分开向各自的高空飞去。

这时，5号机林基贵发现逃窜的敌僚机正好处在他的攻击位置上，立刻稳住机头，死死盯着瞄准具的光环。

不知死活的敌僚机没命地逃窜，林基贵毫不放松。

“狗强盗，今天送你上西天！”林基贵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两个拇指已按下了炮钮，“咚咚咚……”一阵急速的齐射，敌僚机连哼哼都没有来得及，就一头栽进大海里去喂鱼了。

7号机单机咬住敌长机紧追不舍，套住敌机，一阵狠打，敌长机多处中弹，拉着长长的黑烟向远处逃去。

第3梯队奉命掩护第2梯队实施攻击作战。带队长机接到吉世堂的命令后，立即命令：

“投掉副油箱，增速爬高！”

“明白！”各机迅速升高。

在爬升中，带队长机陈亮发现有几架敌机正处于自己梯队便于攻击的位置。他刚要下令攻击，转念一想，现在最重要的是掩护第1、第2梯队对敌作战，绝不能因小失大。

这时，他看到自己梯队的其他飞机也跃跃欲试地想攻击敌机，便马上呼叫：

“各机注意，立即升高，掩护攻击！”

随后，他立刻扬起机头，继续向上爬高，监视敌机的活动。

突然，两架敌F—86战机向梯队猛扑过来，陈亮见两架僚机处境危险，

急忙下令：

“拉起来，拉起来，11号，12号，快点拉起来！你们受到敌机攻击！”

“明白！”11号、12号机立即回答。

11号机听到陈亮的命令后，立即猛推杆向上跃起摆脱敌机。敌机发疯般地追赶11号机，陈亮见此情景，立即加大油门，向追赶11号机的敌机扑去。在他向敌机扑去的同时，他看到另一架敌机向12号冲去。此时，他只好一边去救11号机，一边提醒12号机。

“12号，12号，注意敌机向你攻击了！快点动作！”

他加大油门，冲向尾追11号机的敌机，只见这架敌机一点也不在乎他的背后有对手，仍然一意孤行地猛追11号机。

这时，我11号机猛地向下俯冲下去，敌机呼地从11号机上空冲了过去，尾随他身后的陈亮猛按炮钮，只听“咚咚咚……”一阵重炮，吓得敌机爬高逃跑了。

陈亮见敌机逃跑，不再追赶，赶紧掉转机头，寻找12号机。这时他发现敌机仍然在拼命地追赶12号机。12号机左右摇摆，可怎么也摆脱不了敌机追赶。

此时，陈亮心里十分着急，他知道12号机飞行员肖作禄是从陆军部队转来空军时间不长的优秀战士，他驾驶米格—15总共才有50多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当他遇到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时，肯定会因经验不足而吃亏。现在关键是赶紧帮他摆脱。他大声命

“12号，爬高摆脱，11号，快点从高空攻击尾随12号的敌机，我从背后打。快！”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正当12号机集中精力摆脱后面敌机时，他的迎面冲来一架敌机。这架敌机猛打12号机，12号机还未来得及动作，就身中数炮，坠落在鸭绿江口。

“为肖作禄报仇！狗强盗，你跑不了！”陈亮眼见战友牺牲，眼珠都气红了。他不顾一切加足油门，向那架敌机猛扑过去，一瞬间，就冲到了敌机跟前。

敌机飞行员刚刚为击落一架飞机而得意，没想到又一架飞机向他扑来，吓得赶紧向下俯冲，想把陈亮闪过去，可陈亮死死地咬住他，距离越来越近。陈亮猛按炮钮，直打得敌机凌空爆炸，化成碎片掉下高空。

战斗结束了，志愿军的战鹰返航了。

由于各梯队长沉着冷静，果断指挥，各中队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终于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转危为安，击落击伤敌机四架，取得了反偷袭的胜利。

第八章

麦克阿瑟惊叫：第一次碰上优于美机的新型战机；空4师粉碎绞杀战，毛泽东看了战报后高兴地写道：“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空8师怒炸美军重要基地大和岛

一、米格—15同F—86的争夺与反争夺

1951年9月13日，南朝鲜汉城，侵朝美军总司令部。这是一间宽大的

办公室，中间摆放着椭圆型的会议桌，桌子上堆放着文件。

侵朝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坐在会议桌的前面，抽着手里的玉米芯烟斗，对坐在对面的美国侵朝空军司令汤姆森中将说：“不，我不要看文件，我也不要听那些枯燥的数字，我要的是有说服力的事实！”

汤姆森陷入了沉思，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空军一直控制着朝鲜的制空权，可是这一年多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银白色的喷气式战斗机，能够从万米高空攻击美军的飞行员，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都败给了这种飞机。

“将军，我们是败给了苏联新式飞机米格—15，而不是别的！”

“难道我们新式的F—86‘佩刀’式不行了吗？”麦克阿瑟简直不敢相信。

汤姆森站了起来，从架子上取下了两架飞机模型：“将军，F—86和米格—15，都是50年代最新式的飞机，米格—15在爬升率和单位推重比方面占有优势，它的爬高速度很快，可以占据进攻的有利位置；而F—86俯冲加速快，航程也远，空战中停空的时间大于米格—15，这也是一个不小的优势。米格—15有23毫米火炮两门，37毫米炮一门，火力很强，可以击穿任何飞机的装甲，可是它的弹药有限；而F—86有六挺大口径机枪，弹药很充足。看来我们F—86在升高和火力上要差一些！”

“是这个原因吗？没有别的了？”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

“那好吧，我马上给三军参谋长报告，请你记一下，美国空军在开战以来，首次碰到了性能优于美机的新式战机苏制米格-15，其爬高和火力都大于美国空军引以自豪的‘佩刀’式，请求国会拨款研制新飞机。”

汤姆森的女秘书在一边已经记下麦克阿瑟的话，麦克阿瑟接过来看了一遍，便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过了几天，麦克阿瑟便接到了美国五角大楼的回电：速提供一架米格—15样机，以便研究之用。

“这件事情，我想并不难办吧。”麦克阿瑟说。

“我一定尽力而为！”汤姆森点点头。

“能告诉我用什么办法吗？”

“我可以集中我们的王牌飞行员，将敌人的飞机击伤，尔后强迫它落到我们的机场。”

“这个办法不错，就这么办吧！”听了麦克阿瑟的称赞，汤姆森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汤姆森马上拿起了电话：“小姐，请接第4截击机联队，叫詹姆斯上校接电话。是詹姆斯上校吗？我是汤姆森将军，请你马上到我这里来一下、有重要的事情，是麦克阿瑟将军亲自交办的。”

詹姆斯上校是美军中的王牌飞行员，平日里傲气十足，听到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命令，他才马上赶来了。

汤姆森将军命令他：“挑选三名优秀飞行员，准备迫降敌人的米格—15飞机。”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我可以去吗？”

“你如果带队出击，那当然更好了！”

“美国军人不会放过任何一次得到功勋的机会！”

汤姆森将军笑了：“祝你走运！我们先喝一杯。”说着打开酒柜，拿出了两个高脚杯。

9月18日，中国安东机场，刚刚到达的苏联歼击机飞行员克拉马连科驾驶米格—15，进行常规训练，当他的飞机进入朝鲜境内的时候，电台里传来了指挥员的声音：“克拉马连科注意，你的前方发现敌机，一共三架，马上返航。”

克拉马连科一听敌机只有三架，当时有些大意。他是苏联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获得过空军英雄的称号，曾经和德国空军十几架飞机作过战，所以三架敌机他根本就没有放到眼里。

美军上校詹姆斯发现了克拉马连科的飞机，他马上下了命令：“围住这一架，别让它跑了！”说着他一压机头冲了下去。另外两架美机也紧跟而来。

克拉马连科看到三架美机之后，并没有恋战，一转方向朝中国北方飞去，可是三架美机紧追不舍。

“别让那小子跑了！快一点！”

三架美机将克拉马连科团团围住了，任他左冲右冲，死死不放。

克拉马连科没有办法，只好拿出自己脱身的绝招，一连朝下做了十几个螺旋翻滚，飞机突降了几千米。美军飞机也不示弱，跟着翻了下来，可是克拉马连科在“表演”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把飞机正了过来，对准一架正在“表演”的美机连连开炮，美机一个跟头栽了下去。

克拉马连科抓住这个机会返航了，可是美机头脑发胀，一个劲地穷追，一直追到机场上空，这时詹姆斯看到又有几架米格—15起飞了，知道自己不是对手，这才掉头逃窜。

克拉马连科回来之后，马上向上级报告，美军有意图要逼他迫降，想得到我们的飞机。

于是，苏联空军有针对性地想出了办法，空战时飞机从不靠近南朝鲜边境，作战地区也选在离美军机场比较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尽管美军采取了几次大的行动，其中也击伤了几架米格—15飞机，可是苏联飞行员因事先都有充分的准备，还是想尽一切办法，飞回了自己的基地。

汤姆森一连几次听了詹姆斯的报告，气得大发脾气：“你让我怎么向麦克阿瑟将军交待！说我们无能为力，说苏联人比我们技高一筹？”

发完了火，汤姆森只好另想别的办法。他想到了钱，于是便下令：“凡是搞到一架米格—15的人，将发给他10万美金。”

美国人到处悬赏，可是没有一点动静，于是又把奖金增加到了100万。他们特别希望苏联和中国飞行员能来领这笔钱，可是没有一个苏联和中国飞行员出卖祖国的利益。

苏联人很快就知道了美国人的打算，苏联航空专家也早就盯上了美军F—86，只是没有机会，现在机会来了。

不久，一架中型苏联军用运输机在安东机场降落了，苏联空军中将布拉戈维申斯基第一个走了下来：“同志们，你们好，我带来了一项秘密使命！”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神秘地对前来迎接他的人说。

从飞机上下来的全是苏联的王牌飞行员，还有老资格的试飞员，他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挂满了勋章。

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一下飞机，马上召集飞行团长和飞行员们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同志们，我们特别小组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迫降一架敌人的

‘佩刀’式飞机。你们的任务就是向我们提供空中情报！”

在场的飞行员充满了怀疑，只有克拉马连科站了起来：“将军，美军的飞机有一整套作战防护措施，他们的飞机也没有跳伞装置，所以很难迫降！”

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不以为然：“你是想难为我们吗？你以为我们做不到？那我们就做给你们看看！”

“将军，我是说，可以想办法先击落它，尔后……”

“莫斯科人”发火了：“用不着你来教我，击落了之后得到的是一堆碎片，而我要的是一架完整的飞机！小伙子，你懂吗？”

克拉马连科不再说话，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特别小组驾驶五架飞机升空，因为是要迫降，所以在遇到美机的时候，没有首先开炮，美国飞行员很有经验，马上就明白了苏联人的企图。长机马上下令，猛打猛冲，仅仅几分钟战斗，一架米格—15 被击落，两架受了重伤，好不容易才回到机场。

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气得把美国人大骂一通，可是他还是不认输。这一次特别小组变得小心了，他们关在屋里一连研究了八天，提出了新的计划。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去请教那些已经在朝鲜打过许多仗，并击落过美国飞机的苏联和中国飞行员，这可以说是典型的闭门造车了。

八天之后，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的特别小组再一次升空作战，可是这一次美国人没有按他们的安排去做，所有的计划都成了纸上谈兵，在空中的交战打成了平手，美国飞机急匆匆地撤出了战斗。苏联的特别小组返航了，可是他们不知道，美国人这只是一个圈套，他们派出两架飞机悄悄跟了过来。

特别小组的飞行员久边科上校在降落的时候，美国飞机冲了下来，好在参加过实战的苏联飞行员马上起飞迎敌，拦住了敌机。但久边科的飞机在降落时，却意外倾覆，一下子栽到跑道上爆炸了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的小组，就这样又失去了一位优秀飞行员。

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的军衔很高，可是高军衔并不能使他无师自通，他不明白朝鲜空战的特点，需要从头学起，这一点他就远远不如聂风智将军聪明了。

一时间，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的小组成了人们谈论的笑料，当然人们也为无故失去好几位王牌飞行员感到惋惜。

时间不长，布拉戈维申斯基中将的小组，便悄悄地返回了莫斯科。

可是许多事情难以预料，不久，苏联没用吹灰之力，便得到了一架美 F—86 战斗机。

那一次空战，美军和苏联还有中国空军全都出动了，总数有 100 多架。一场恶战之后，苏联空军上校叶·佩佩利亚耶夫的飞机弹痕累累，他只好退出战斗，小心地朝回飞。当快要到达机场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自己前面有一架美军的 F—86 飞机。这架飞机到底是追击苏联飞机跑到了这里，还是自己迷失了方向？

叶·佩佩利亚耶夫上校已经来不及多想了，因为美国飞机已经发现了他，正在转向，他知道一旦美国飞机调过头来，他的处境就很危险了。他马上冲上去，连开两炮，正好击中了美国飞机的着陆灯处，那个地方冒出了一团黑烟。叶·佩佩利亚耶夫知道美机受了伤，飞不多了，他也不开炮，就在后面跟着，不让美机转回。美机只好往前飞，又飞了一小会儿，便开始下降了。他看到美国飞行员飞到海滩上空开始下滑，成功地把飞机降落到了刚刚退潮

之后的沙地上。

叶·佩佩利亚耶夫上校这时才把自己的飞机拉起来，朝机场飞去，一边飞一边报告：“机场，我迫降了一架美机，在海滩上。”

机场得到报告，马上派出直升机，向海滩飞去。当苏联空军的直升机到达海滩的时候，美国飞行员已经不见了。

原来美军飞行员一着地，马上就发出了求救信号，正在海上巡逻的美军直升机接到信号，立即赶来，救走了飞行员。

两个小时之后，美军四架强击机飞临海滩，他们轮番冲来，又扫射又投射，要炸毁这架美机。可是，这时海水开始涨潮，浪涛飞溅，将飞机淹没起来，加之天渐渐暗了下来，美军强击机飞行员很难准确地击中目标，飞机完好无损。

天黑下来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得到了苏联空军迫降敌机的消息，一支人马来到了海边，用缆绳将飞机拖到岸上，车拉人扛，苦干了一夜，将飞机拉出了几里地远。这时天已经亮了，大家怕美国飞机来轰炸，便用于草将飞机盖起来，派人在一边看守。果然没过多大一会儿，美军飞机便飞来了，在天上转来转去，就是找不到那架飞机，只好飞走了。天黑下来之后，将飞机运到铁路上。这条铁路要经过几个隧道，没有办法，只好把飞机的机翼拆了下来。一直到了第三天的早晨，才将飞机运到了安东机场。

当美军这架 F—86“佩刀”式出现在机场时，苏联和中国飞行员都欢呼起来，人人欣喜若狂，每个人都想到机舱里坐上一小会，在飞机边上排开了长队。

几天之后，从苏联飞来了工程师，将飞机全部卸开装入箱内，运往莫斯科，这是苏联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的珍贵战利品。在米格—15 和 F—86 的争夺战中，苏联人占了上风。

二、空 4 师清川江一仗打出军威

安东，浪头机场。

志愿军空军司令员刘震在视察了部队后，对空 4 师师长方子翼、政委谢锡玉说：“今年上半年，我们志愿军空军为了取得在朝鲜的实战经验，大体上都是以看准时机，以小群多批的方式，对美机进行空中打击，基本上达到了既打击敌人，又保存了自己的战略目的。”

刘司令员指着机场上的战鹰接着说：“7 月 1 日，侵略者被迫坐下来谈判。可是在战场上，狂妄的侵略者仍想从空中捞到他们在地面得不到的东西。因此，总部决定，要以师为单位投入群体空战，打头阵的仍然是你们空 4 师啊！”

方子翼师长对刘司令员说：“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为祖国争光！”

刘震说：“我们要敢于打美军大机群，这是朝鲜战场上的历史转向，我们要坚决把制空权夺过来，不让美国侵略军逞凶！”

1951 年 9 月 25 日下午，志愿军雷达部队报告：美军用飞机 112 架，活动于清川江一带。

浪头机场，铃声大作，空 4 师 32 架战鹰奉命腾空而起，昂首直奔战区。穿过云层，1 大队大队长李永泰看到机群前方出现了一条弯曲的亮带—

—清川江，机身下的几条铁路和公路一齐伸向江上的金川里大桥。这里是连接我前后方的咽喉运输线，也是敌人“绞杀战”轰炸封锁的重点地区。

突然，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台的呼声：“1号，1号，你机前方发现敌机，请注意！”

“1号明白！”李永泰也发现了远方天际处的一群黑点。

黑点越来越大，这是闯过来的一批敌机。

“投副油箱！3号、4号掩护，2号跟我攻击！”李永泰果断下达战斗命令。

随即，他率先驾机向左下方的八架F—84敌机冲去，敌机见势不妙，纷纷逃离。

李永泰正要上升占位，猛觉得飞机剧烈地抖动了一下。他回头一看，机翼被打了几个窟窿。此时，后上方有四架F—86“佩刀”式敌机正恶狠狠地向他扑来。

情况十分危急！他一个急右转弯，避开了敌人的攻击。

这时，僚机权太万从斜下方冲了过来，赶开了敌机。李永泰抓住机会瞄准了敌人的2号机，两次猛按炮钮开火，可惜军械系统已被打坏，眼看着敌机从炮口下逃了出去。

又有八架敌机向李永泰连连开火，飞机中弹了！

在四面受敌而又无法还击的情况下，李永泰毫不畏惧，一会儿来一个垂直跃升，一会儿又一个盘旋下降，在敌机阵里左冲右突，上下翻飞，用不规则的飞行动作避开了敌机的一次次打击，并连连向威胁最大的敌机冲去，吓得敌机直线落下逃跑而去。

终于摆脱了十分困难的境地，李永泰驾驶着中弹30余发、负伤56处、座舱盖被打穿的战鹰安全返回了基地。在以后的战斗中，他先后击落了四架“佩刀”式飞机，被大家誉为“攻不破、打不烂的空中坦克”！

4号机刘涌新在李永泰反击敌人围攻时，单机与6架“佩刀”式敌机奋勇周旋，沉着射击，打得一架“佩刀”式栽到了地上，首创人民空军击落敌人一再吹嘘的最新式F—86战斗机的纪录。

9月26日、27日，我空军又连续与敌机进行大规模空战，击落、击伤敌机32架。

9月28日，李奇微电令侵朝美空军：“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得在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的活动。”

10月10日，空4师10团、12团出动38架战鹰，在清川江以南空域以优于美军飞机的兵力，突袭来犯敌机，一举击落美机F—86型飞机四架，击伤一架。

大队长华龙毅驾机与八架敌机周旋，他昂首冲上高空，猛一翻身，俯冲向敌机扑去，套住一架敌机，“咚咚咚！”一阵重炮，打得敌机凌空爆炸。

看到伙伴被打，其他敌机仓皇逃命，有一架敌机慌乱中一下子冲到了华龙毅的前方。

“你跑不了啦！”

华龙毅咬紧牙关，套住敌机。这时敌机发现身后的华龙毅，急忙爬高企图甩掉华龙毅。可华龙毅此时加大油门，冲了上去，与敌机距离越来越近，800米……600米……开火！咚咚咚！一阵炮响，敌机冒着黑烟栽了下去。望着下坠的敌机，华龙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10月16日，华龙毅奉命带队阻击敌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华龙毅的飞机被敌机击中，座舱盖被打穿，手臂被打断。他仍然驾机猛打猛冲，与敌机周旋。当一架敌机直冲他扑来时，华龙毅咬紧牙关，用负伤的左手猛按炮钮，只见50发炮弹一下子打进了敌机身，敌机凌空爆炸。

其他敌机见状，慌忙拉起机头，爬高升空，四散逃跑。华龙毅猛追敌机，又打伤了一架。

华龙毅看看油表，油已经不多了，他毅然掉转机头，把这架满身创伤的战鹰开回了机场。

在机场举行的表彰大会上，华龙毅荣立了特等功。

北京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伏在办公桌上批阅文件。卫士轻轻地走过来，把一份志愿军的战报放在他的桌上。

毛主席拿起战报看了起来，这是一份空军上报的有关空4师作战情况的报告。毛主席越看越高兴，提起笔来，在报告上写道：“空4师奋勇作战，甚好甚慰，你们予以鼓励是正确的，对壮烈牺牲者的家属应予以安慰。”

为了表彰志愿军空军飞行员奋勇作战，空军政治部专门制定了空军飞行部队立功受奖的标准。

“凡击落敌机一架者为二等功；凡击伤敌机一架者为三等功，击伤敌机两架者为二等功，击伤三架者为一等功。”

空军政治部还以击落或奇伤一架敌机后在座舱旁喷绘一颗红星来表扬作战有功的飞行员。

三、空8师怒炸大和岛

1951年10月25日，朝鲜桧仓，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

彭德怀司令员倒背双手，站在沙盘旁，作战参谋正在汇报战况。

“大、小和岛位于朝鲜的西海面，距我国的鸭绿江口约70公里，这是美国侵略军和南朝鲜军队的一个重要前哨阵地。岛上盘踞着美国情报机关和‘白马部队’500多人，再加上邻近岛屿上的敌军，共1200余人。”

彭总问道：“他们的装备情况如何？”

参谋指着沙盘：“敌人配备有防空的四管高射机枪和20毫米、40毫米、90毫米的高射炮，还有四艘海军炮艇。岛上有灯塔和大功率的雷达、对空情报台和窃听装置，日夜搜索和侦听我方情报，给美国飞机和轰炸活动提供保障。”

彭总眉头紧皱，说：“大和岛是敌人安插在我们眼皮下面的一颗钉子，严重地威胁着我东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西部的安全。非拔掉它不可！”

10月27日，在彭德怀主持的志愿军总部作战会议上，决定以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第2师、第3师和轰炸航空兵第8师、第10师各一部，配合志愿军陆军第50军的所属部队攻占这些岛屿，拔除这颗“钉子”。

11月1日，中国沈阳。

志愿军轰炸航空兵第8师出征授旗、授枪典礼大会正在举行。

师首长向每个飞行员颁发苏制“五一”式自卫手枪。

在军旗下，列队整齐的飞行员庄严宣誓：一定要学习和发扬陆军老大哥

的光荣传统，做一个艰苦奋斗、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随时听从命令，飞赴朝鲜战场上空，英勇杀敌，保家卫国！

气壮山河的吼声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

11月5日下午，韩明阳大队长登上战鹰，率领九架飞机冲破敌人高炮的阻拦，飞到了大和岛上空。

这是我志愿军空军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朝鲜战场的上空。

“目标出现，作好战斗准备！”韩明阳大队长命令道。

“报告大队长，准备完毕！”各机均回答。

韩明阳果断命令：“投弹！”

霎时间，满载中朝人民仇恨的81枚重磅炸弹倾泻到敌巢，命中了大和岛上的敌军工事、营房、仓库等处，冲天大火整整燃烧了一天一夜。

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力量，外国也不敢正视，美联社惊呼：“大和岛遭到欧洲空军的精确轰炸”（暗示是苏联空军参战）等韩明阳大队的初战胜利，大大鼓舞了志愿军飞行员。飞行员杨大方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看我们大队的战斗任务什么时候来，看看我杨大方是熊样还是好汉！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英勇作战的人民空军战士！决不辜负党的培养，于吧！飞吧！让战斗来考验自己，来争取入党！”

11月29日，志愿军总部下达了准备轰炸大和岛灯塔区，直接配合陆军部队解放大和岛的任务。空2师和空8师进入了战前紧急准备阶段。

在安东浪头机场的训练厅内，师领航主任详细地向参战飞行员提出轰炸目标的具体要求。电讯主任讲了通信联络密语：轰炸机代号“劳动”；歼击机代号“提琴”；浪头机场叫“梨花”；请示进入轰炸为“到街上去”；返航为“回家”；请示降落为“开饭”；前指代号为“三角一号”。

下午，各机组的参战飞机进行了试飞，并对机上的枪炮进行了校靶，校正了电台，做到了飞机、发动机及各设备一切处于良好状态。

11月30日上午，空8师举行誓师大会，师首长下达了志愿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此次战斗目标是轰炸大和岛，飞机到达目标时间为15点25分，轰炸高度为1600米，载弹900公斤，完成任务返航至浪头机场。”

下午14时21分，轰炸机航空兵8师的九架飞机平稳离地，各带七颗爆破杀伤弹、两颗燃烧弹，编成中队“品”字形，以大队纵队队形前进。当飞机飞至凤城附近上空，轰炸机群与空2师徐兆文团长率领的16架拉—11歼击机会台，编成联合机群，满载着中朝人民的仇恨飞向大和岛。

当机群通过鸭绿江大桥右转至轰炸航路时，突然遭到30多架美国F—86喷气式战斗机的偷袭。

“保持队形，坚决回击，勇敢前进！”机群指挥员、大队长高月明面对极其不利的形势，发出了斩钉截铁的战斗命令。

这是一场强弱悬殊的较量。一方是30多架敌人一再吹嘘的最新式的F—86高速喷气式战斗机，另一方是20多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活塞式螺旋桨飞机。高月明心中十分清楚，这又是一场智慧与胆魄的拼搏，一方是保家卫国的正义之师，另一方是罪恶滔天的美国侵略者。

战斗就这样打响了！顷刻间炮声隆隆，火光闪闪，西朝鲜湾的上空，展现出了一幅近代空战史上蔚为壮观的画卷。

“30号，掩护战机飞往预定目标！”高月明命令3中队掩护轰炸机冲破敌机的重重拦阻。

轰炸机群后尾的3中队立即迎向敌机，与敌机短兵相接，承受着敌人的巨大压力。

突然，宋风声驾驶的左僚机被敌机击中，右发动机起火了，接着，左发动机也被击中，烈火和浓烟迅速向座舱蔓延。

宋风声手握滚烫的操纵杆，大声向大队长报告：“飞机起火，我要坚决同敌人战斗到底！”一边驾着着火的战鹰继续向大和岛前进。

火越来越大，宋风声向机组成员发出命令：

“你们赶快跳伞，我留下来完成任务！”

“机长，我不跳！”领航员毫不犹豫地回答。

“不能让你一个人留下！”

“要活我们一起活，要死我们一起死！”宋风声的耳机里传来后舱通信员和射击员坚定的声音。

“不，不能作无谓的牺牲！我绝不会给机组丢脸！”宋风声的双手仍然紧把着操纵杆。

火，烧着他的衣服，座舱里弥漫着一股呛人的焦味。飞机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跳伞！执行命令！快！”宋风声再一次大声发出了命令。

“赶快跳伞！”大队长高月明命令道。

战友们含着眼泪，离开座舱，跳伞了。

宋风声驾着飞机，犹如一条火龙向敌巢冲去。随着一声巨响，宋风声与敌人同归于尽了。

激战中，梁志坚驾驶的右僚机也被敌人击落。

敌人又瞅准了中队长邢高科的长机，加紧了对邢高科的围攻。

邢高科镇定地叮嘱机组的同志们：“坚决顶住！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支援前面的机组完成任务！”

他的飞机快速地在空中作着机动，上升、下滑、左侧、右转，一面继续前进，一面开炮还击敌人。

突然，一架敌机从侧后方打来了一串炮弹。“哗啦——”，后舱盖被打得粉碎，呼啸的寒风一拥而进，几乎使人窒息。

正在后舱奋战的通信长刘绍基头部负伤，鲜血染红了半边脸颊。他顾不上抹一把脸上的血迹，将机枪对准了左前方袭来的一架敌机。当这个家伙离他有450米时，刘绍基狠狠地按下了电钮，“嗒嗒嗒——”敌机被打得翻了个跟头、扭过屁股就跑。

“你别想跑回去！着弹！”

“打呀！快打呀！”邢高科驾驶着战鹰，紧紧地咬着敌机。

刘绍基咬紧牙关，紧跟着又是一个连发，子弹像长了眼睛似的，全钻进敌机肚子，“轰”地一声，敌机凌空爆炸了。

这一炮，空战史上又增添了活塞式轰炸机击落喷气式战斗机的新纪录。

在轰炸机群抗击敌机一次又一次的凶猛攻击时，担任护航任务的歼击机也机智灵活地与敌机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两架敌机从前上方向副大队长王天保扑来。

王天保毫不畏惧，一加油门，迎头冲了上去。

敌机慌了，急忙右转，企图利用喷气机的优越性能，咬尾攻击。这一切王天保都看到了眼里。

“拼速度，我不如你，但拼灵活性，一定能赢你！”王天保充分利用活塞机转弯半径小的优势，一转机头，抢先转到了敌机的内侧。

“好！”眼看着两架敌机拉成一线进入瞄准光环，王天保三炮齐发，打得这两个家伙歪歪斜斜地向天海连接处逃去。

“千万不能恋战，掩护轰炸机执行任务要紧！”王天保向左一个急转弯，甩掉了后面想来偷袭的一架敌机。当他向轰炸机群靠拢时，又陷入了七架敌机的包围。

敌人凭借优良的装备、绝对的多数，满以为击落王天保轻而易举。

但他们的算盘打错了，只见王天保猛一蹬舵，将飞机的坡度增到最大，切半径紧紧咬住最后一架敌机。

第一架敌机立即转弯前来解救，但无奈喷气机速度虽快，对付是活塞式飞机转弯半径却太大，一时切不上来。

利用这个时机，王天保迅速发射出一串炮弹，打得一架敌机冒着黑烟而逃，这时，第一架敌机咬了上来。

王天保不断灵活地切半径，充分发挥活塞式飞机良好的水平机动性能，一次次摆脱了敌机的攻击，并乘机用瞄准光环再一次套住了一架敌机。

“嗒嗒嗒！”随着炮钮的按动，敌机迸裂出许多火星、火球，一头坠落在海里，海中腾起一股水柱。

在王天保六次开炮，击落击伤四架敌机的同时，他的战友们也接二连三地打掉和打伤了三架敌机。大队长徐怀堂击落一架 F—86，副中队长王勇和刘卓生各击伤一架敌机。

英雄的志愿军空军创造了又一个世界空战史上的奇迹！活塞式歼击机击落了喷气式战斗机。

我轰炸机群仍然坚定地向着大和岛挺进。

敌人恼羞成怒，集中力量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

两架敌机从 1 中队右僚机毕武斌的右后方直扑过来，接着又有两架敌机从后上方冲来。毕武斌一边拉起机头，一边命令射击手：“快！打掉它！打掉它！”

回答他的是一片寂静。

原来，他的飞机尾部已经受重伤，射击手和通信员都已牺牲。

这时，毕武斌又见三架敌机从三个方向向他围攻过来，他刚要向右作机动飞行，猛地感到身后一震，他一下子昏迷了过去。

飞机急剧下坠，从被打穿的座舱盖呼啸吹来的寒风，使毕武斌清醒了过来。

他使劲地拉起操纵杆，加大油门，继续向大和岛前进。

已经看清楚大和岛了！但是，毕武斌飞机上的高压油管突然爆炸，油，像泉水一样喷出，风助火势卷向整个机身。

“跳伞！快跳伞！”空中指挥员向毕武斌发出急迫的呼喊。

毕武斌没有跳伞！只见他的机头猛地一倾，挟着满身的烈焰，直向大和岛冲去。

此时，执行轰炸任务的轰炸机几乎全部受了伤，有的飞机操纵舵面被敌机枪子弹击中出现大洞，操纵杆差一点被打断；有的发动机、机舱中弹。尽管这样，机群仍然保持密集的编队，组织好火力网相互支援进行还击。

编队飞到了大和岛上空，复仇的炸弹似瓢泼的大雨倾泻下去、射击手也

对地面目标进行了猛烈地射击。

敌人的巢穴随着爆炸声化作了一片火海。

高月明望着岛上敌人工事的灯塔区已成了一片火海，高兴地笑了。

“编队左转返舵！”高月明下达了返航的命令。

安东，浪头机场。

刘亚楼司令员热烈地欢迎凯旋的空中勇士们。他说：“这次轰炸机和敌人最精锐的F—86飞机遭遇，做到打不垮、冲不散，飞机着火仍坚持编队，坚决完成轰炸任务，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军队勇敢沉着、不怕牺牲、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刘亚楼又高兴地对大家说：“现在，陆军战友们已胜利地收复了大和岛，全歼了敌军！”

此时，全体飞行员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正在浪头机场驻扎的苏联著名的空中英雄阔日杜布率领着米格—15飞机的飞行员们同胜利归来的中国飞行员紧紧拥抱。并用中国话说：“了不起，了不起！”向年轻的中国战友翘起了大拇指。

第二天，美联社报道：大和岛守军遇到新武器袭击。

美国空军司令亚瑟惊呼：“这绝不是中国人干的，一定是欧洲人干的！”

战斗结束后，志愿军空8师轰炸机大队被上级命名为“英雄大队”，荣立集体二等功。大队长高月明被授予“志愿军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宋凤声、毕武斌烈士被追认为“二级战斗英雄”并记一等功，打下敌人F—86飞机的刘绍基荣立一等功，其他人分别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奖章、军功章。

第九章

空军英雄王海大队激战美军王牌“空中小狼”；我六架战机智胜美军60架战机；美军菲尔上校饮恨蓝天；毛泽东欣然题词祝贺

一、美军菲尔上校的阴谋破产了

1951年11月8日上午10时47分，朝鲜宜川地区空域，云高4500米，西北风虽然不大，但刮在人脸上显得很冷很冷。空中的太阳懒懒的。

地面公路上，奔跑着一辆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山头上、山沟里、半山腰的丛林里，一门门高射炮伸着又长又粗的脖子。远处的天际处时而传来隆隆的大炮声和美机轰炸的爆炸声。

此时，美空军104师第3飞行大队长菲尔上校，率领两个中队的战斗机正全速飞往宜川空域。他不停地对他的机群呼叫：“注意搜索，注意搜索！”但是一个多小时过去了，空域中没有发现中国空军的任何战斗飞机出现。

“上校，我机群到达宜川空域中心区，这一区域正是中共空军经常出没的区域。”担任先锋搜索的尼莱德中尉报告说。

“投副油箱！”菲尔一听说抵达宜川空域，就联想到随时要与中共空军遭遇，不得不有所提防。

听到命令，所有的美机都将副油箱投掉了。

“报告上校，正前方11000米，有六架中共歼击机正在高速巡逻！”突然，尼莱德大声报告。

“保持正面接敌，隐蔽突袭！”菲尔大声命令机群。

空域中只有六架志愿军的歼击机，多次作战的经验告诉菲尔，这些米格歼击机的性能远不能与他率领的12架F—86“佩刀”式战斗机相比，而且又是2比1。想到此，菲尔兴奋起来，他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更是显示自己空中指挥艺术才能的时候。只要今天大获全胜，击落这批歼击机，就是给詹姆斯少将师长重重的一记耳光。今后，他在詹姆斯面前说话的口气就会更大、更有权威了。他立即命令：

“注意搜索对方大机群！”

“报告上校，四周空域尚未发现其他战机。”

“地面火力网呢？”

“地面火力网有五个，全部是高炮火力网，战机正处于中心位置。”尼莱德中尉报告说。

菲尔听了心里一惊，战机处于高炮火力网内，稍有不慎，就有被地面火力吃掉的危险。于是他命令：

“各机注意，只要发现地面火力，必须爬高9000米之后再撤，不得低于8000米恋战！”菲尔很明白，高炮的有效射程为8000米。

“明白，上校！”各机回答。

“备机注意，我们两架为一组，一架进攻，一架掩护，出击！”菲尔下达了攻击命令。

此刻，率领六架米格—15歼击机在宜川地区空域巡逻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大队长王海。他率领机群不时地穿过云层巡逻着，两眼扫视空域。机群保持“品”字队形向南飞来。

王海已经不是首次率领机群出击了，由于志愿军空中实战搜索的经验很少，前几次战斗出击都是乘兴上天，扫兴归来。为此，王海大队长心中十分急躁，恨不得一下子抓住目标。

今天，他起飞之前，团首长对他说：“在空中千万要保持沉着，执行地面指挥员指定的飞行方向，近远搜索，远近搜索！”

王海原来是陆军部队的一员敢打敢拼的猛将。入朝作战的头一天晚上，他把老师请到飞机跟前，摸着歼击机问道：“这飞机能上刺刀吗？”

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说：“在朝鲜的美国空军，几乎全是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行员，你们在喷气式上仅仅飞行十几个小时，又没有在恶劣气象条件下进行打靶训练，这是我们的不足方面。但是这种不足是能够克服的，现在要求我们边打边学，边学边打，坚决把美国佬从空中打下来！”

“对，我们在陆地能打胜仗，在空中也一样能打胜仗！”王海激动他说。现在，王海率领机群又一次进入空域。

突然，王海发现有前方一个个小黑点越来越大，但是一片云又挡住了他的视线。

“各机注意，有情况！”

王海话刚出口，小黑点从云缝中冒了出来。

“敌机！”大家异口同声地惊叫起来。

王海瞪住敌人：“右前方发现敌机，注意机数！”

马保堂借助几块黑云掩护爬高接近，很快，他就报告：

“01.01，是F—86狼，一共12只！”

F—86喷气式战斗机，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之一，而且是12架。王海听后心里一愣，他立即命令：

“占领有利空域，全速攻击！”

六架战鹰朝着12架美机冲过去，航炮怒吼，硝烟在云层中弥漫。

菲尔上校在王海准备攻击的一瞬间，狡猾地率机来了个180度向右大转弯，扑向王海的机群，航炮和机枪的巨大火力交织在一起疯狂地向王海扫射，子弹和炮弹压制着王海的战机。

“保持队形，占领高度！”王海命令着。

菲尔凭着他的F—86喷气式战斗机的优良性能、毫不放松地猛追上来，眼看敌人的火力就要摧毁王海的战机了，这时飞在王海后面的马保堂发现了敌人阴谋，忙闪电般地转过机头，迎着正扑上来的敌机机群冲了上去。

菲尔一看惊呆了：“好家伙，中国人在飞机上上刺刀了！”

菲尔的战机编队，被马保堂迎头冲乱后，所有的美机没有追打王海他们，而是飞过来将马保堂团团围住。

菲尔吼着：“开炮！开炮！打掉他！”

马保堂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伙子，早在陆军时，他就有一股子牛劲虎胆。现在他在空中虽被敌人围住，却一点也不害怕，心想：“我跟你们拼了，也绝不能让大队长他们吃亏！”

“开炮！快开炮！”菲尔吼着。他一按炮钮，“咚咚咚！”尽管航炮很猛，弹雨密集，但是马保堂的战机丝毫无损，而且就像飞行表演一样，“呼”地推上升杆，飞机直冲云霄，将敌机甩下。当菲尔也一推操纵杆跟上去时，马保堂又呼啸着俯冲下来，搞得菲尔的12架F—86喷气式战斗机晕头转向，无法瞄准进攻。

“上校，看来他是要吸引住我们，他们的大机群马上就会赶到的！”尼莱德中尉提醒着菲尔。

菲尔望了望空域，他明白这地区正是中国志愿军战斗机比较活跃的地区。但是12架打不下一架他总感到太无能了。他不听尼莱德中尉的劝阻，大声命令：

“集中火力打！”

马保堂毫无畏惧，仍然是突然猛冲下去盯住一架美机猛打，忽然又爬高压住敌机打。

“上校先生，请您注意我们1月29日在清川大桥吃的亏！”尼莱德再次提醒菲尔。

1月29日，中国空军28大队的李汉，率领12架歼击机，不顾27架F—84美国飞机的围攻，猛打猛冲，自己无一伤亡，首创击落、重伤各一架美机的战绩。

“尼莱德，周围空域有情况吗？”菲尔问道。

“上校，我们不能恋战，必须走！”

“撤！”菲尔大吼一声。

马保堂望着向海空窜去的美机，大声骂道：“狗强盗！有本事接着战嘛！”这一战，马保堂勇闯敌机群掩护大队脱险，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一场恶战终于在空中爆发了。

二、王海大队智斗“狼群”

“叮铃！叮铃！”飞行员值班室的电话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进入一等作战状态！”

瞬间，志愿军空3师9团的16架米格战机腾空而起。

这是1951年11月18日下午。朝鲜北部的大同江和永柔地区上空发现9批共184架美国飞机，正在对铁路运输线进行轰炸。

王海率领自己大队的6架战鹰风驰电掣般赶往战区。

“102！”

“102！前面发现目标！”地面指挥员急促地提醒王海大队长。

“102！左前方发现小狼！”僚机报告。

“102明白！”当飞机接近清川江大桥上空时，王海清楚地看到低空左前方有60余架“黑十字架”正张牙舞爪地扑向大桥，向清川江大桥投弹扫射，江面上腾起一股股硝烟和冲天的水柱。

“这是敌机！F—84！”

“跟我攻击！”王海一声令下。

“明白！”战友们回答。

霎时间，六架战鹰迅雷般从万米高空猛地砸到了敌人头上，直插敌人机群。

敌机一下子失去了刚才的傲慢劲儿，惊慌失措地把炸弹扔到了沙滩上，把平平的河滩炸成了一个沙丘。

敌机慌忙扔下炸弹后，仓促迎战。

很快，敌人从最初的慌乱中重新集结起来，他们八架飞机首尾相跟，排成了一个大圆圈。

“好狡猾的敌人！”王海明白，这是敌人摆开了“螺圈阵”。当你攻击圆圈中的前一架飞机时，马上就会有后一架敌机跟上来。

1大队和敌机推开了磨，敌机在一圈套一圈的行动中逐步摆脱困境。

王海灵机一动：这样不行！必须发挥我机优于敌机的垂直机动性能，打破这个“螺圈阵”。

他大喝一声：“爬高占位！”

六架战鹰十分明确指挥员的意图，“唰”地一声拉上了高空，又低头向敌机猛冲下来，再拉上去、再冲下来……

“螺圈阵”终于被砸开了！敌机四散开来。

王海又迅速升高，紧紧咬住一架敌机。700米……600米……500米，王海瞄准这个飞贼，猛地按动炮钮。

“哒哒哒！”一串火红的炮弹全部打进了敌机的机身，敌机翻滚着栽了下去。

“102，打得好！”僚机兴奋地大声欢呼。

与此同时，有一架敌机从王海后面直冲过来，情况万分危急。

“102！小心！”僚机焦景文猛地一推油门，向敌机扑去，套住敌机，“咚咚咚！”一阵炮弹，把这架企图攻击王海的敌机打得东翻西歪地栽到了地上。

“轰！”敌机爆炸起火了。

周围的敌机又围拢过来，把王海、焦景文圈在中间，企图围攻他们。

王海大喊一声，“攻击敌3号机！”

霎时间，王海和焦景文一起向敌3号机扑了过去。

敌3号机正庆幸与同伴一起围住了志愿军的飞机，不想这两架飞机直冲自己扑来，他想躲开，已经来不及了。

王海和焦景文同时开火，把敌机打了下去。

他俩乘胜追击，又击落了一架敌机。

孙生禄看到王海大队长勇战敌机，十分兴奋，他发扬了陆军“刺刀见红”的精神，紧紧套住了一架敌机，500米……400米……300米了！

“快开火！开炮！”战友们大声喊。

“哒哒哒！”孙生禄猛按炮钮，直打得敌机冒起了黑烟，他还是没有松手，“哒哒哒！”又是一串炮弹飞进敌机身。

“轰！”敌机被打得凌空开花。

60多架敌机被我6架战鹰勇猛的攻击吓傻了，打懵了。惊慌万状，四下逃散。

王海没有恋战，他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集体返航！”

5：0！一场头脑清醒、干脆利落的漂亮仗。

机场上，王海的飞行大队受到了热烈欢迎。

12月15日，太阳驱散了漫天的晨雾。平壤东南方天幕上，一个银色的亮点犁开湛蓝湛蓝的晴空，留下了宛如纱带的一道白烟。这是志愿军空军一架返航的“银燕”。

突然，几个苍蝇似的黑点搅乱了这和谐的画面。美空军四架F—84飞机张牙舞爪地追了上来。

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只见四只“银燕”从西边的云端里呼啸着冲了过来。

王海带领1大队支援战友来了，敌机不得不放弃对单机的追击，返回头来对付1大队。

“保持编队！开始攻击！”王海下达命令。

“明白！”僚机回答。

王海和战友们保持了整齐的四机编队，互相掩护，轮番攻击。

大队长王海从高空冲下，咬住了一架敌机的尾巴。忽然，空中又冲下来八架敌机。王海临危不乱，一面紧盯着眼前的敌人，一面果断地发出命令：

“103号！截住后面的敌机！”

“103明白！你尽管攻击，我在你后面，我掩护你！”耳机里传来焦景文的声音。

“我开始攻击！”多好的僚机啊！王海猛一推油门，缩短了与敌机的距离，放心地把敌机套进了死亡的光环，刹时大小炮口一齐冒出了愤怒的火环。几乎同时、后面焦景文的炮也响了。

空中，错落着一团团白色的烟球，炮弹撕裂空气，发出尖利的呼啸声。

两架敌机被击中，冒出了滚滚浓烟。

这时，王海的耳机里又传来了焦景文急促的声音：

“102！赶快躲开，后面有小狼！”王海机警地把机身向右一们，敌机的炮弹落空了。

当王海把飞机拉起来时，忽然看到焦景文的飞机起了火。

他怒火中烧，急忙高喊：

“103，跳伞！快跳伞！”

王海一推机头，猛扑到焦景文驾驶着的飞机的上空，拉上翻下连续攻击六次，把一架敌机打得凌空爆炸。

就在这同时，马保堂和刘德林这一对双机已经截住了偷袭焦景文的敌机。

气红了眼的马保堂不顾一切地穿过六架敌机织成的火力网，套住敌机，劈头盖脸地打出了长长的一串炮弹。

攻击焦景文飞机的那个空中强盗栽下蓝天送了命，焦景文脱险了。

敌人不甘心失败，六架敌机重重围住了马保堂。

“小心！小心！”王海大声呼叫。

刘德林看到长机遇到危险，一转机头，冲着敌机“咣咣！”就是两炮，把敌机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

六架飞机围住刘德林，狠狠地开着炮，死死地缠着刘德林。

刘德林看到马保堂脱离了危险，心中十分高兴。他毫不畏惧，在敌机的包围圈里上下翻腾，左冲右突。

四架敌机从刘德林前面迎面向他冲来。

“108！注意前面！”王海一面提醒刘德林，一面向敌机冲过来。

“108明白！”刘德林猛然间作了个大负荷的上升转弯，一下子占据了高度，接着又猛冲下去，对准两架敌机狠狠地开了炮。

敌机被击中了，掉进大海里激起了两股高大的水柱。

敌机机群仓皇逃窜。

“返航！”王海大队长下达了命令。

战鹰昂头返回了机场。

三、空中对手戏剧性会面

1952年12月3日中午，一场激烈的空战刚刚结束。1：0！飞行员们带着胜利的喜悦踏进饭厅。

大家边吃边回忆着刚才的那场空战，已经推迟的午饭刚刚吃了一半，战斗警报突然响了起来。

紧急出动！飞行员们扔下饭碗，迅速赶往起飞线。霎时，机声轰轰，烟尘滚滚，12架战鹰在副队长王海的率领下疾驶而去。

机群升空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先爬高集合，再加入航线，而是按照地面指挥员的引导，立即左转弯，从鸭绿江口沿海岸线直接出航，在航线上一面爬高，一面集合，快速隐蔽地直插战区。

为防止敌人偷听，机群保持了无线电静默。飞行中谁也不说话，天空显得格外宁静。

铁山半岛、清川江口一一在机翼下掠过，机群飞临永柔地区。这里通常是敌机起飞后飞往战区的爬高段。敌机在这一地区的高度一般比较低，不投副油箱，速度比较慢，而且不大注意警戒。我志愿军空军抓住这一规律，今天要在这一地区给敌人以出奇不意地打击。

“注意！102，左前方有小狼！距离20公里。”一直沉寂的耳机中突然传来地面指挥员清晰的指令。

“102明白！”王海回答。

王海立即命令：“投掉副油箱，升高到1.2万米，准备战斗！”

12架战鹰即刻升高，警惕地搜索前进。

“报告102，前下方发现四只小狼，还没有投掉副油箱。”焦景文发现了敌机。

与此同时，王海也看到，四架F—86“佩刀”式喷气战斗机像花蛇一样在9000米的高度滑过来。他想，敌空军近来出航经常兴师动众，怎么今天只有四架？

“鱼饵战术！”王海识破了敌人的诡计。原来敌人是故意先出动个小机群，像鱼饵一样引诱我机，如果我机降低高度进行攻击，隐蔽在高空的敌大机群就会像网一样罩上来，处置不好，还真容易吃亏。

“敌机还没有扔掉副油箱，正是攻击的好机会。趁敌人大机群还没上来，先打它个措手不及。”想到此，王海果断地定下了作战决心：“攻击这四架敌机！跟我来！”紧接着带领1中队旋风般地迎着敌机冲了过去。

四架敌机突然遭到攻击，急忙扔掉副油箱，四下逃窜。王海没有追击逃敌，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迅速升高，向我靠拢！”

12架战鹰昂首冲上高空，集中于一域，占据了有利位置，等待敌人的主力机群。

“隆隆隆！”果然，那四架敌机刚逃走不一会儿，南边天空就相继飞来了敌机。

一共46架敌机！黑压压地从不同高度、不同方位上“网”了过来。但是，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军机群已经打跑了他们的“鱼饵”，又占据了有利的攻击位置，等待着他们来送死。

王海紧紧盯着敌机群，头脑中的作战方案逐渐形成。

“攻击！先打上层的敌机！不要分散，就在这里消灭敌人！”王海向飞行员们发出了攻击的命令。

“明白！”“明白！”战友们回答。

12架战鹰犹如神兵天将，从高空直扑而下，一下子就捣破了敌人精心织好的“网”。

“咚咚咚！哒哒哒！”敌机被打得有的拼命下滑，有的扭头就跑，还有的悄悄向海上溜去。20架敌机顿时像没了头的苍蝇，嗡嗡叫着四处逃窜。

上二层的敌机群被击溃了！

“停止追击！升空！”王海没有继续往下追击，而是果断地下达了停止追击的命令。此刻，他冷静地想到，一个指挥员绝不能贪图一时的痛快，必须保持高度，掌握整个战场。他一推机头，又冲上了高空。

王海带着僚机在高空盘旋，整个战场都收入他的眼底。

他的战友们在敌机群中纵横驰骋，大显神威，从1.2万米打到了600米。

鄢俊武只一炮就把一架敌机打得冒了烟；孙生禄和马连玉与四架敌机转了两个圆圈，在盘旋中，马连玉一串炮弹把偷袭孙生禄的敌机打得凌空爆炸；张守兰的炮弹一下子就打中了敌机的油箱，敌机带着浓烟烈火一头栽到了大海里。

“打得好！”王海不禁喊出声来。

好一次漂亮的奇袭！直打得四倍于己的敌人溃不成军，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五架的战绩。

望着四处逃窜的敌机，王海命令所率飞机靠拢。

“返航！”耳机中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命令。

“102明白！”随即，王海指挥着机群退出了战斗。

返航途中，王海突然发现前面低空有两股黑烟，就立即带领僚机冲了下去。

只见两架打开了加速器的敌机，屁股后面“突突”地直冒黑烟。正在拼命地追赶我一架返航的单机。

见此情景，王海心如火焚，他一下子把油门推到了顶，战鹰像闪电般直冲了过去。

“前面的单机是谁？赶快反转脱离。”王海一面加速，一面指挥单机脱离。

单机听到王海指挥，急打方向反转脱离了险境。

“102！后面有四个小狼！快开炮打前面的敌机！”这时，焦景文急促地报告。

“102明白！”焦景文提醒的正是时候，王海迅速按动炮钮，向敌机开了炮。

敌机一个急转弯想跑，王海立刻向左一压坡度，切了个内圈，一串炮弹把敌机打了个倒栽葱，跌下去了。

前面的单机脱险了，但是王海和焦景文却由于攻击时速减小，后面的八架敌机跟了过来，紧紧地咬住了他们。

“103，扩大间隔！”王海沉着地决定，分头脱离，互相掩护。

“103明白！”王海和焦景文一个左转，一个右转，分成两叉飞王海迅速爬高升空。

突然，王海耳机中传来一个十分微弱的声音：“102，我不能掩护你了，

你要千万注意警戒后面！”

是焦景文！怎么回事，王海心中万分焦急。

“103、103……”

耳机里没有答音。

“103，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王海急切地喊着，仍没有焦景文的声音。

他驾机在空中转了一圈又一圈寻找着战友的踪迹。

原来，焦景文与王海分开脱离时，他的座舱盖被敌人的炮弹掀掉了一半。这时飞机在高空中飞驰，冷风吹进座舱，像无数钢针刺在他的脸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耳机里什么也听不见了。

他使劲地晃了晃操纵杆，飞机还能够勉强操纵。

这时飞机已进入山区，高度仅1000米。

两架敌机又咬了上来。

“想捞便宜，没那么容易！”焦景文奋力操纵着受伤的飞机左右侧滑，作着“S”形规避动作，一一闪过敌机的射击。

突然，敌人的炮声不响了，有一架转向南飞，另一架却冲到他左侧七八十处，和他“编上了队”。

“狡猾的家伙！”原来，敌人也没有炮弹了，想找机会逼他坠地。

只见敌机猛地压个右坡度，向焦景文靠过来。好可恶的东西！想逼焦景文右转撞山。

焦景文一下子火了，他用力一压坡度，迎着敌机猛撞过去！

见此情景，敌机哪里还敢纠缠，“呼”地一下急忙逃走了。

焦景文舒了一口气，拉平飞机，向机场飞去。

前面不远就是机场了，焦景文发现，空中还有一架飞机没有着陆。那是谁？焦景文减小速度，在低空滑行。风声小了下來，耳机里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赶快着陆，我在上面掩护！”是王海！焦景文高兴地大声叫了起来：

“明白！明白！”

这时，夕阳的余辉把机场“漆”上了一层金黄的色彩，两架战鹰一先一后，呼啸着对准跑道滑了下去，渐渐溶进了金色的光华里。

王海的1大队就这样在战斗中锻炼成长，取得了令人惊异的战绩。他们先后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人人都创立了战功，架架战鹰都喷绘上了代表击落敌机数目的红星，人们赞誉他们是“英雄的王海大队”。

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在看了空军呈送的空3师的战报后，欣然写下了“向空军第3师祝贺”的题词，以示嘉奖。

王海被评为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后来被授予空军上将军衔，出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王海的战友被授予称号的有：

一级战斗英雄孙生禄；

二级战斗英雄焦景文；

一等人民功臣马保堂、刘德林；

二等人民功臣周凤生、张滋、马连玉；

三等人民功臣鄢俊武。

1985年春天，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冰河期，两国领导人和两国人

民更加珍重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友谊。

这天上午，美国五角大楼的广场上，升起了中国国旗。这是有中国贵宾来访的标志。美国空军参谋长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一大早就来到了他的办公室，他身穿笔挺的空军礼服，肩上的上将军衔格外醒目，脸颊刮得很干净，皮靴也擦得很亮。

“将军，今天有客人来？”一名值班军官问他。

“是的，是中国人！”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说。

“将军，您有一点小小的疏忽，您忘记佩戴勋章了。”

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笑了：“谢谢你的提醒，我想，今天我不应该佩戴勋章！”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隆重的场合，您是美国空军的骄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韩国的战争您都参加了，而且战功卓著！”值班军官不解地问道。

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笑而不答。

这时门外传来了汽车声，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快步朝门口走去。在大门口的红地毯边上，五角大楼的官员已经列队站在那里了。

挂着中美两国国旗的车队驶了过来，众人开始鼓掌。在掌声中，中国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和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海将军走下车来，他们沿着红地毯朝大厅里走去……

宾主就座之后，双方开始介绍会见的人员。当中方介绍到中国空军副司令员王海的时候，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激动地走过来，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早就打交道了！”

王海望着眼前的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空军上将，更想不起来在哪里打过交道。

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认真他说：“将军，好好想一想，米格—15对F—86，在朝鲜战争的一次空战中，是你把我打下来的。我是迫降的，所以我早就知道你了，只是没有见到你！”

王海在朝鲜战争中，一共击落过九架敌机，他实在想不起来是哪一次击落的查里斯·加布里埃尔的飞机。

“那一次，我们是你们的五倍，我飞在最前面……”

“你迎着太阳爬升，对不对？”王海终于想起来了。

“可是你们抢在了我的前面，你的机头直上直下，飞得真漂亮！”

“我赶到了你的前头，一点不错……”

“我想开炮，可是位置不对，你先开炮了……打得很准！”

王海握着查里斯·加布里埃尔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他说：“查里斯·加布里埃尔将军，我们中国有句老话，不以胜败论英雄，不过我想说，如果下一次你再来打我们，我还会抢到你的前面开炮，把你打下来哟！”

“哈……哈……”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拥抱着王海哈哈大笑起来。

“不，我们要的是和平，我们不打了，我们友好了，我们是好朋友，中国空军了不起！”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伸出大姆指连连称赞。

“我们是好朋友，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我们也请你访问中国。”王海热情他说。

“我一定要去的，一定去！”

1985年10月，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一行来到北京，受到了王海司

令员的热情接待。客人游览了故宫和长城，看到了中国的古代文明。一连几天，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游兴未尽，有一次在闲谈中，他听说当年王海驾驶的战机现在陈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的时候，马上提出要参观一下。

10月5日下午，美国空军代表团一行，在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带领下参观了军事博物馆。当身佩金星的美军将军们来到飞机馆的时候，映入他们眼帘的是那架极熟悉的米格—15战斗机。漫长的岁月给它留下了斑斑锈迹，可是机头上那九颗红星却依然闪闪发光，它向人们诉说着人民空军的英雄们，在那场血与火的战争中，所创造的丰功伟绩。

查里斯·加布里埃尔上将感慨万分，脑海中浮想联翩，许久沉默无语……

四、天安门空中阅兵的勇士成为朝鲜战场的英雄

1951年10月，中国空军第2师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刻进驻安东大孤山机场，随时待命准备入朝作战。

机场上一片繁忙，地勤人员正在紧张地检查飞机，飞行员们在跑道边上议论着将要发生的空战。

6团副团长邢海帆走了过来，大伙一下子就把他围在了中间。

“邢副团长，给我们说一说兄弟部队空战的事好不好啊？”

“空3师、空4师打得好，我们也能打好啊！”

“对，我们也能打好！”

看着这些年轻的飞行员，邢海帆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邢海帆是中国航空史上的传奇人物，他1916年出生，1941年去美国学习飞行，抗战时期在中美联合空军混合团3大队第8和第28中队任分队长，多次参加武汉和上海的大空战，击落、击伤日本飞机八架，获得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荣誉勋章。1946年，邢海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按照党的指示从上海秘密来到西柏坡，同年随叶剑英元帅接管北平。

1949年10月1日，他第一个驾机飞过天安门，并担任这次重要飞行的空中指挥员，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的高度赞扬。

1950年2月，上海遭国民党飞机轰炸，人民空军组建第4混成旅，邢海帆调任第4旅11团1大队大队长，为保卫上海作出了重要贡献。空2师组建之后，他又作为骨干调到空2师任射击主任和领航主任。

邢海帆也在渴望参加朝鲜的这场大空战。他心里明白，他的对手中有不少是当年的朋友和同学。但是他也知道自己是正在为和平而战，为祖国的荣誉而战！所以他已经抱定了必胜的信心。

“大家不要被敌人的嚣张气焰所吓倒，只要我们敢打敢拼，抓住战机，就一定会把敌机打下来！”邢海帆的一番话，使飞行员们信心大增，热烈地鼓起掌来。

这一时期，美国空军的空中优势已经越来越弱，侵朝美空军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搞到中国人民志愿军使用的米格—15，自己却被苏联搞走了一架F—86。许多美军空中指挥官和飞行员都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自己飞机的落后、不少美军飞行员拒绝驾驶F—80和F—84飞机升空与中国空军交战。侵朝美国空军没有办法，只好更多地换上了更先进一些的F—86战斗机。

入朝参战之后，大约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邢海帆有十多次带队升空与美机作战，可是总是难以与美机相遇，这中间有的是机会不好，还有的是美

军飞行员自己避战，迟迟不进入作战空域，只要一过“三八”线，转上几圈就往回飞，只要飞够了上面规定的时间，就马上停飞回国。

1951年11月10日，邢海帆带队参加空战。当他的米格—15飞机飞到清川江上空的时候，没有发现敌机。他下令继续向前飞，快要到达平壤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两个小黑点正快速地向南移动，他判断很可能是敌机。他马上给自己大队的飞机下令：“追上去，有情况报告！”

下了命令之后，他自己也一拉机头，追了上去。

“报告，那是两架F—80”飞在前面的飞行员向他报告。

“追上去、击落它！”

那两架敌机，也发现了中国空军的飞机，立刻向海上逃去。在过去，只要敌机逃到海上，志愿军的飞机一般都不再追了，因为那时我们的飞机比较少，要提防敌人海上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而现在不同了，我们的飞机占了优势，所以一发现敌机便穷追不舍，一边飞一边从低空转弯，邢海帆紧紧跟了上去。眼看着敌机就要逃掉了，邢海帆急中生智，加上他高超的飞行技术，猛然将飞机倒扣过来，就在倒飞的一瞬间，他将瞄准具的光环对准了敌机，接着三炮一齐开火，三道火舌飞了过去，敌机闪了一下，又闪了一下，终久没有闪过去，左边机翼被从中间打断了，飞机翻着跟斗如一团火球栽了下去。

另一架敌机看到自己的同伴中弹栽了下去，马上就乱了手脚，一会儿左，一会儿有来回转向。邢海帆高速追了上去，看着敌机在前面转向，心里想，你这一套我见的多了，你跑不掉了！他沉住气，等只有300米了，便开了火……敌机受伤后加速逃窜。

邢海帆急欲追赶，可是这时候飞机的油料已经不多、于是，他只好返航。

回到机场之后，地勤人员洗出了照相胶卷，判读为击落一架，击伤一架。

几个小时之后，地面陆军部队报告，在清川江一带发现两架美F—80飞机的残骸，原来第二架敌机也被击中了要害，没有飞出多远就掉了下来。

当朝鲜战争结束的时候，邢海帆以自己的战功证明了他是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几十年之后，当邢海帆接待美国朋友的时候，有的美国朋友问他：“我们过去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可是到了朝鲜战争却成了死对头，这是为什么？”邢海帆回答：“抗日战争我是为和平而战，到了朝鲜战争我也是为和平而战！这是我不可改变的信念！”听了这一番铿锵之言，美国朋友最后终于理解了他。

今天，这位老飞行员还在忙碌着。1993年5月，他在四季秀丽的昆明为“驼峰飞行纪念碑”揭幕。5月6日又乘飞机赶到南京参加“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的奠基。1995年9月3日，这位老人再次来到南京，参加“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日子里，人们看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纪念碑下讲述着昨天的战争。千百万后来人，将更加缅怀在战争中死去的英烈，也将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第十章

血与火的较量，张积慧有勇有谋，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命丧黄泉；美军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哀叹：美国空军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

一、美国王牌飞行员的空战纪录划上了句号

1952年2月10日清晨，志愿军某部空军机场。

朝霞辉映着雨后的飞机场。机场的起飞线上，静静地停着一排排银光闪闪的歼击机。它们好似一匹匹昂首挺胸的战马，严阵以待地等候英勇的骑士随时出证。

“叮铃！叮铃！”突然，一阵急促的警铃声在机场响起。

飞行员们飞也似地向飞机跑去，敏捷地登上飞机。“砰！”随着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机场上立即响起隆隆的发动机声响，一架接着一架的战鹰疾飞向前，好似一支支离弦的利箭直插云霄。

空4师12团3大队的大队长张积慧，两眼紧盯着蓝天的尽头。

张积慧原是陆军的一名优秀干部，参加空军部队后成了一名飞行员。他刻苦学习，认真钻研，虚心好学。他学习飞行才100多小时，就基本掌握了米格—15的飞行技术及作战要领，成为歼击机大队的领头人。

今晨，指挥部得到情报，一批美军轰炸机在18架F—86“佩刀”式喷气歼击机的掩护下，企图轰炸我军在军隅里附近的军用铁路。志愿军空军司令部立即命令空4师12团迅速出击，张积慧所在的歼击机大队受命升空迎战中强盗。

机群飞过鸭绿江上空，继续向军隅里飞去。忽然，飞在前面的张积慧发现，在远处于水相连的地方有一道道白烟伸向远方。

“敌机！这是敌机拖的白烟！”张积慧以飞行员特有的敏锐迅速地判断出敌情，并立即向带队长机报告：

“301，301，前方发现敌机！”

“301明白！”带队长机也同时发现了敌机。

在美军机群的前面，乔治·阿·戴维斯驾机傲慢地向前疾驶。

戴维斯，这位中校飞行中队长，是四五十年代美国空军赫赫有名的“空中英雄”。

1951年11月，戴维斯作为“王牌”飞行员来到朝鲜战场后，被美军空军称为“中国空军的克星”，是美军空军中“特别善战的勇士”，每次重要的出击都要派他参加。今天戴维斯又率队出击了。

我志愿军空军早就恨透了戴维斯，一直在寻找战机，准备严惩这个傲慢的“空中飞贼”，为死难的战友们报仇雪恨。

此时，美军的歼击机群也发现了志愿军空军的机群，迎面向我机群扑来。

带队长机阮济舟团长当即命令：

“投掉副油箱，准备战斗！”

张积慧接到命令，投掉了副油箱，命令僚机：“308，立即升空，准备攻击！”

“308明白！”僚机飞行员单志玉回答。

张积慧一拉操纵杆，带领僚机迅速爬上了1万米高空，准备攻击敌机。

当张积慧爬上厚厚的云层时，目标一下子不见了。张积慧既丢失了目标，又和僚机脱离了编队机群。

张积慧仔细观察了一阵，仍不见敌机的影子，就加大油门，率僚机向编队追去。

突然，一批敌机从前方的云层中直窜下来，为首的正是戴维斯，他带领八架飞机以右转咬尾攻击之势向张积慧和僚机单志玉猛扑过来，眼看就到了开炮的距离。

敌机的突然攻击使张积慧大吃一惊，但是他很快地镇静下来。

四架……六架……八架！他发现敌机共有8架，还占据了有利的攻击位置，而他们只有两架，还处于劣势。在这紧急关头，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

“308，注意右转！”张积慧急呼僚机。

“307，308明白！”单志玉回答。

张积慧随即猛然右转上升，一下子将敌机让到了自己的右下正要开炮的敌人1号机来不及反应，从张积慧的后下方冲了过去。

驾驶1号机的正是戴维斯。

戴维斯冲过去后，一时找不到对手，茫然地将飞机拉起。

说时迟，那时快，张积慧在右转中迅速地率僚机向左反扣，反而形成了对敌机咬尾攻击的有利态势。

僚机单志玉不离张积慧左右，掩护他对敌1号机实施攻击。

敌机飞行员戴维斯毕竟是久经沙场的高手。

他见飞机被张积慧咬住，处境不佳，就拼命作机动摆脱。

“唰——”戴维斯先是向下俯冲，到一定高度后迅速地拉起，迎着太阳急速上升，上升。

张积慧紧随敌机，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只好暂时放弃攻击。他在心里狠狠地骂道：“好狡猾的家伙，还想玩花招，我一定要把你打下来！”随后加大油门继续向敌机追去。

戴维斯见自己动作成功，心里暗暗得意。他见张积慧和单志玉还没追上，就再次向下俯冲，企图从低空逃之夭夭。

“307，敌机要逃！”单志玉在后面高喊。

“307明白！308，紧随我后，开始攻击！”张积慧命令。接着，他乘敌机俯冲观察不便之机，率领僚机单志玉向敌机猛冲了过去。

戴维斯见势不妙，加速逃窜。张积慧一加油门，猛扑过去，2000米……1500米……

其他敌机见戴维斯被套住，迅速向张积慧围抄过来。

单志玉见状，立即拉起机头，翻入高空，接着猛冲下来，把围抄张积慧的敌机冲得四散开来。

张积慧一面摆脱其他敌机追尾，一面加大油门直扑戴维斯。1000米……800米……

戴维斯自参加朝鲜战争以来，从来都是抓住对方穷追猛打，像今日这样叫人追打的情景还从未遇到过。他虽身经百战，此时也乱了阵脚。

戴维斯握着操纵杆的手心湿了，头上大滴的汗珠淌了下来。爬高来不及了！俯冲也来不及了！只能照直朝前飞去。

张积慧像猛虎扑食一般，发疯似地尾追敌机。700米…600米……只听一

阵炮响，从张积慧飞机上喷出三串火光，全部打在1号机上。

被打中的敌1号机拖着长长的黑烟，一头栽到博川北面的山坡上，“轰”地一声起火爆炸了。

就在张积慧攻击敌1号机时，又一架敌机从他头上冲了过去。张积慧紧接着拉起机头，向这架敌机冲去。

敌机见戴维斯损机丧命，早已六神无主，只顾拼命逃跑。

单志玉紧跟其后，一阵炮弹，把张积慧身后的敌机打得四处逃跑。

张积慧迅速转向，从内半径向敌机逼近，在与敌机距离还有400米时突然开炮，把敌机打得凌空爆炸。

这次闪电般的短兵相接，张积慧和单志玉两机密切协同作战，在不足2分钟的时间里，就获得了一举击落两架美军F—86“佩刀”式战斗机的可喜战果。

张积慧从座舱里转过头来看到，天空中，敌机的碎片纷纷扬扬地落了下去。

“308，情况怎样？”

“307，我的情况很好。”张积慧的僚机单志玉回答。

“跟着我，返航！”

张积慧刚转过机头，就发现大约20架敌机赶来增援了，当敌机发现志愿军的飞机只有两架的时候，倚仗绝对优势，恶狠狠地扑了过来。

飞在前面的美军第4截击机联队的联队长贝克上校，几分钟之前刚刚与戴维斯中校通了话。

戴维斯中校在电台里说，已经和敌机纠缠到了一块了。

他相信戴维斯一定会占上风，可是仅仅1分钟之后，他听到了戴维斯的呼叫：“飞机被击中了……飞机被击中了，起火了！”

贝克一开始以为一定是戴维斯击中了对方，因为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可是紧接着戴维斯便一点声音也没有，贝克知道这回是乔治出了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是不小的麻烦。当然他并不认为戴维斯会被中共飞行员击落。

张积慧迎着敌机飞了过去，他对着飞在前面的敌机开了几炮，前面的敌机闪到了一边，可是后面的敌机又压了过来……

“307，注意你的两边，两边！”

张积慧朝两边一看，全是包围他的敌机。他用力将飞机拉起来，侧过机身，瞄准一架敌机，一连揿了几个按钮，炮没有响，炮弹已经打光了，这时敌人的两架飞机同时开火了。张积慧感到机身剧烈地震动起来……飞机快速向下滑去，几架敌机从后头追着射击，张积慧的飞机连连中弹……

张积慧用力按了一下弹射钮，“嗖”地一声，整个身子被弹出了飞机。飞机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箭一般朝地面扎了下去。

此时，僚机单志玉仍在与敌机拚杀，敌机将他团团围住，他的炮膛里已经没有炮弹了，这时飞机摇摆起来，机身中了十几发炮弹，单志玉知道已经无法冲出包围圈了，他一咬牙朝着一架美机冲了过去，美机一下子闪开了，这时后面的美机向他开火了……

单志玉的飞机中弹起火了，飞机向地面下降。

“308，快跳伞，快……”正在空中飘浮的张积慧大声喊了起来。

可是单志玉的飞机快速扎了下去，接着“轰”地一声爆炸了！

张积慧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他的亲密战友单志玉已经壮烈牺牲了。40多年之后，当他著文写到单志玉的时候，心情依然十分沉重，为自己失去这样一位好战友，中国空军失去这样一名优秀飞行员感到惋惜。

张积慧安全地着了陆，他四下看去，见有十几个志愿军士兵朝他跑过来。

“同志，跟我们走，我们是50军149师的，师部就在那边的山下面。”

看到是自己的同志，张积慧这才松了一口气。

贝克上校带着他的第4联队在空中一连转了两圈，也没有找到戴维斯的影子。帕尔上尉报告说：“上校，我发现那边山角下，有一架正在燃烧的飞机，很像我们第4联队的飞机。”

“你是说，我们的乔治，已经被他们击落了！”

“我想，也许……”帕尔支吾着。

“收起你这个不着边际、荒唐无比的想法！返航！”

贝克上校的机群返航了，可是在机场上，他没有看到那架标有14颗金星的戴维斯的座机。

贝克一下子愣住了，他半天没有说话，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了他的心头。

当天下午，美军基地收听了志愿军的广播，证实戴维斯已被击落，并当场阵亡。那则广播说，上午的空战结束之后，志愿军的一支部队打扫了地面战场，从美机的残骸中找到了一枚飞行员的不锈钢证章，上面刻着：第4联队第334中队中队长乔治·阿·戴维斯中校。

戴维斯有着3000小时的飞行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战斗266次，击落敌机七架。美国空军为了取得喷气式飞机作战的经验，特意选派了一批二次大战中的优秀飞行员来朝参加实战。戴维斯在被击毙之前，已在朝鲜执行了60次空中战斗任务，击落14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当时是美军中“战绩”最出色的王牌飞行员。朝鲜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公布的头号飞行员专康内尔一共击落了16架，而戴维斯就是到死为止，也不过比他少了两架，在排名上仍排在第四位。

所以，戴维斯的被击落对美空军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戴维斯所在的第4联队空军基地，一连举行了三天的哀悼仪式，基地的美国国旗也下了半旗。

美军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也远道赶来，参加了追悼仪式。他非常沉痛他说：“戴维斯的阵亡，是一个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是一个悲惨的失败，是对远东空军的一个沉重打击，它使我们所有的飞行员都沉浸到了黯淡的气氛之中……”

戴维斯的夫人带着失去丈夫的悲痛，致函美国空军，提出了强烈抗议：“为什么要让我的丈夫，参加这样一场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既然美国空军是世界上最好的空军，乔治又是美国空军中最好的飞行员，那么他为什么会死去？你们说的全是假的，你们全是一群骗子！”

美国空军中，没有人敢站出来回答戴维斯夫人的质问。

威兰在后来回忆道：“那一段时间，对远东空军来说是一个灾难重重的日子，我们就像是在黑暗之中，好像迷失了方向，好长时间之后，才慢慢振作起来。中国空军对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他们好像一个晚上便学会了一切，飞行员只要很少的时间，就能够空战，他们好像在冥冥之中有神相助，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事情不可思议！”

二、彭德怀点了聂凤智的将

1952年7月，正在南京忙于组建和集训华东空军的聂凤智，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电报命令他立即北上安东，出任中朝联合空军代司令员。

聂凤智出发之前，先要通了他的老首长陈毅的电话。聂凤智在战争年代已经养成了习惯，有紧急的事，总爱听一听陈老总的意见和指示。

电话的那一头，陈毅还是谈笑风生：“你去中朝空军当司令，我已经晓得了，我看你就去吧，彭老总也已经等急了！”

“我是怕干不了啊！”

“啥子干不了？你聂凤智还有怕干不了的事？你是苏联空军顾问的得意弟子，名声在外啊！大得很哟！”

“坏就坏在这里，那是才学了几天的事，不能算数啊！”

陈毅一下子提高了嗓门：“我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下功夫学，一定能学到手，我先祝你成功！”

陈老总一番话说得聂凤智心里热乎乎的，感到有了底。

聂凤智将军匆匆上了飞机，直飞安东。飞机舷窗外白云翻滚，聂凤智的心头也久久难以平静，他不断地设想着中朝联合空军对敌作战的种种方案，一连设想了几个都不满意……这时候，脚下一颤，飞机开始下降了。

当他赶到空联司指挥部的时候，彭老总也刚刚从北京赶到这里。

“聂凤智，是我要你来的，空军就交给你了！”彭德怀快人快语。

“彭老总，我从来没有和美国空军接触过……”

“这不是理由，我过去不是也没有同美军打过仗吗？现在打了两仗，美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彭老总，你就下命令吧！”

“好，好，现在可不能再搞边建边打了，要马上进入实战，把美国空军的空中战线从现在的鸭绿江边，反到清川江以南！”

聂凤智明白了，他在飞机上考虑的种种方案都行不通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意见是一目了然的，现实是无情而严峻的。聂凤智将军心里明白，在此之前是锻炼部队，有利就打，无利可以下打，也可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而现在不行了。

从彭德怀的谈话中，他明显地感觉到：空军打了一年了，美军仍把空中战线放在鸭绿江上空，对于这一点彭德怀是很不满意的。

可是，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了，美军是“世界空中霸王”，而我们呢，除了空3、空4师打过几仗，别的一点经验也没有，有的部队刚刚组建，飞行员只飞行了几十个小时，也就是刚刚能把飞机开到天上。

美军在朝鲜的空军已经达到10万人，飞机1400架，约占美国空军的五分之一。中国空军的飞机虽然由开始的250架，增加到了450架，但是主要的机型是米格-9型和米格-15型。这种飞机作战半径小，飞行时间短，飞到清川江一带作战，打上5分钟就要返航。

面对重重困难，聂凤智将军并没有向彭德怀叫苦，但是他已经暗下决心，要和美空军一比高低。

1952年9月4日，天空乌云密布，飞沙走石。雷达传来了美机空袭的警报，美机约100多架，已飞近鸭绿江上空。

打？还是不打？聂凤智将军苦苦思索。打，这样的天气，我们的飞行员不要说空战，就是在空中飞行也很困难。不打，美机已经到了家门口了，骑

在你的脖子上屙屎，而且此后，只要美机是在恶劣天气里出来，我们都不打吗？看来这条理由是站不住的。

不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彭老总的整体方针，什么时候才能把美机反到清川江以南？不打是没有理由的。

再说在这种天气里，美机一定认为我军不敢出战，我军一旦出战，在精神上就压倒了敌人，也可以打它个出其不意。

聂凤智一咬牙，下达了命令：“命令空3师，两个大队起飞！”

我军16架飞机起飞了。敌机是100多架，我们只有16架，这个仗不好打呀！

聂凤智下达了进攻的命令。

在进入战区之前，聂凤智指挥我机占据了有利的进攻位置。当敌机在战区上空出现的时候，我机抢先冲入敌机群，一阵猛烈的炮火打了敌机一个措手不及，当即有两架敌机中弹起火。我空3师越打越勇，与敌机厮杀到了一块，16架战机被敌机团团包围，一场恶战之后，才冲出敌群。当我机返航的时候，敌机撤出战斗并没有走远，而是尾随而来，当我机降落时，突然冲入机场上空开炮，使我机遭到很大的损失。这次战斗击落击伤敌机五架，我军被敌击落击伤六架。从敌我力量对比上来说，仗打到这个水平，就算很不错了，至少也是一个平手仗。可是在聂凤智看来，平手就是输了。

一仗下来，飞行员的情绪也很大，有不少人还骂了娘。

在总结大会上，聂凤智将军坐在飞行员中间，听着他们的发言，有开口就骂的，也有情绪过激的。

聂凤智知道这全是对着他来的。作为身经百战的将军，对这些刚刚参加空战不久的年轻人怎么看？他知道空战需要他们，他也需要知道飞行员们的真实想法。

所以他坐在那里边听边记，从容不迫。

大会开始之前聂凤智说：“今天是我指挥的第一仗，以后还会有第二仗、第三仗。我是个‘土包子’，来空军的时间不长，和你们比我还是个新兵，是个学生，空战指挥嘛，也是个没有跨进门的小学生。你们牢骚可以发，也可以骂我，但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好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这时候有一个飞行员站起来发言了，他声音不高，讲得很有条理，也很尖锐：“我们在数量上比敌人少，可是在向敌机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组成多架次的轮番进攻一个目标，我们这时候就是绝对的优势，就有把握击落敌机。我们也可以少量飞机与敌人战斗机周旋，多数飞机攻击敌人的轰炸机……总之要形成局部的优势。”

聂凤智连连点头。有人告诉他，这个飞行员就是英雄大队的大队长，叫王海，是东北航校二期的学员，飞行技术很好，也爱动脑子，击落过多架敌机。

一开完会，聂凤智将军马上找王海谈话。王海的谈话极为诚恳，也很豪爽热忱，令聂凤智非常感动。

几天之后，当聂凤智看了王海写的《对空作战几个问题的体会》时，连连称道：“将才，将才啊！”

他马上批转空联司和各部学习。

王海后来成为人民空军的王牌飞行员，带出了一支赫赫有名的“王海大队”，80年代出任中国空军司令员，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也

离不开像聂凤智将军这样的高级指挥员对一个年轻飞行员的高度信任和真挚的友情。

三、聂凤智的高招：上汉城轰它几炮

1952年12月，中国安东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墙上有一幅很大的挂图，上面用红箭头密密麻麻地标出来每次战斗的成果。

12月份中国空军的战果令人欣喜，击落美军飞机37架，击伤七架，其中多数是F-86。全月作战26天，出动157批1623架次。我机被敌击落12架，击伤14架。美军与志愿军被击落飞机之比为3.1：1。志愿军空军占了很大的优势。

美军远东空军司令威兰中将的日子不好过了，这位世界空中强国的指挥官，却一直想不出对付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办法，而是眼看着中共飞机一步步地向朝鲜南方压了过来。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威兰拿起了电话，这个声音他很熟悉：“我是艾森豪威尔，我想听一听你最近的作战计划。”

“总统先生，是这样的……”威兰一阵紧张。新任总统亲自过问朝鲜空战情况了，看来他必须有一些上乘的表现。

“我们已经作出了最新的计划，组织出动123个机群，大约1万架次，主要是攻击敌人的铁路、桥梁、阵地、基地，争取一下子将对手压下去。”

“这个战役叫什么名字？”

“空中包围。”

艾森豪威尔总统还算满意：“好吧，我们最大的优势在空中，你们应该改变我们的敌人占领空中的想法。”

但是，美军空军遇到了一个强硬的对手。志愿军空军代司令员聂凤智采用了新的战术——“一域多层四四制”。先后出动飞机4000架次，一举将美国空军反出了鸭绿江上空，把空中作战的战线一直向南推到了清川江一带，不但保卫了朝鲜北部，也保卫了中国东北边境的重要军事目标。

彭老总给聂凤智来电话：“你这个聂凤智，说话还是算数的，空军打得很好，不过不要大意，别再让敌人反过去！”

“彭总，我们现在还是劣势，可是我们已经找到了在局部达到优势的办法，我们要和敌人在空中力争的！”

“好，好，越打越有经验，要保持住！”

放下电话，聂凤智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总算达到了彭总的要求。可是今后的空战还是很艰苦的，美军在各个方面仍然占有很大的优势。

他正在想着，一名参谋进来报告：“聂司令员，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来了。”

南日大将亲自到安东来，一定有很重要的事，聂凤智边想边快步走了出去。这时南日也已经迎了进来：“聂司令员！”

“南参谋长！”两人紧紧握手。

“聂司令员，我带来了金日成元帅的意见和要求。”

聂凤智指了一下椅子说：“南日大将，坐下慢慢谈。”

南日大将坐到椅子上，喝了一口水，放下杯子说：“现在美军的空中和地面部队，一个劲地想向北边压，这样他们在今后谈判时就会捞到更多的好

处。金日成元帅和我们最高统帅部的意见是，我们一定要把美李军阻挡在三八线以南，这样，我们最好派出空军轰炸一次汉城。”

听到南日大将的话，聂凤智半天没有说话。他这个态不能轻易表，因为中国空军在朝鲜的出击范围都有一定的规定，不能轻易扩大。

“能不能给我们一周的时间准备一下？”

“这个情况，我可以向金日成元帅报告。”

送走了南日大将之后，聂凤智便陷入了深思之中。汉城的距离太远，美军的雷达防空体系极为严密，我们的大机群就是到了汉城，能否执行任务也很难说，而且安全返回肯定要有不小的困难。小机群就是去了也不会有很大的作用。

聂凤智通过军委空军向毛主席报告了金日成的请求。在没有接到军委的指示之前，他还有一段思考的时间。

朝鲜人民军空军司令员王琏来到了聂凤智的办公室，他着急地说：“刚刚接到南日大将的电话，他说金日成元帅的意见只准三天时间。”

“也就是说金日成元帅决心已下？”

“是这样的，我们要早作准备啊！”王琏说。

聂凤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了几步，边走边问：“老王，敌人在汉城的防空，是不是和他们的水原机场一个样？”

“汉城的防空体系比水原机场的还要先进，也还要大。”

“他们是不是防大不防小，我们放一群鹰进去不行，放一只蜜蜂行不行？”

“蜜蜂？聂司令员，你是说放一架小飞机进去？”王琏的眼前一亮：“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聂凤智明白这次任务是给敌人心理上一次震动，而不在于给敌人多少杀伤。再说首要的是能够飞到汉城，飞不到汉城，再有威力的轰炸机也没有用。

“过去，我们用波-2飞机袭击了水原机场，现在再于它一下汉城怎么样？”

“我看完全可以。”两个人说到这里马上兴奋起来。

从地图上看，使用波-2飞机，从平壤到汉城不过200公里左右，完全可以从容地到达。

“要挑选技术好、胆大心细的飞行员！”聂凤智对王琏说。

“聂司令员，我的意见，从人民军的女飞行员里选几个人怎么样？”

“选女飞行员？”

“人民军有一些女飞行员，开波-2飞机的技术很高，而且还执行过重要任务。”

派人民军的女飞行员，对这一点聂凤智没有想到。可是王琏一提，他多少也就明白了。在朝鲜的空战中，开始人民军的飞行员也参加了空战，但损失很大，于是中朝空军司令部便将朝鲜人民军空军放到了第二梯队上。在这种情况下，王琏曾经多次要求派出人民军空军执行任务。再说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都是歼击机飞行员，培养出一个来很不容易。执行这种任务的危险性很大，损失一名飞行员太可惜了。

“女娃儿能行吗？”聂凤智不大放心。

“聂司令员，到时候我选出来，先让你看看。”

第二天，中朝空军司令部收到了来自军委的电报，毛泽东主席指示，此

次行动，按金日成同志的意见办。可见毛主席对金日成的意见是很尊重的。

这天下午，王琏就带来了人民军一个女飞行员。

“这是中朝联合空军聂司令员。”王琏对她说。

“首长好！”女飞行员给聂凤智敬了一个礼。

“你叫什么名字？”聂凤智上下打量着她。

“报告首长，我叫金顺子。”

“今年多大岁数了？”

“报告首长，18岁。”

“还是个小娃娃儿呀！”聂凤智一句话，说得屋里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已经飞了两年了！”

“好，了不起，了不起！”

“请首长下命令吧！”

“好吧，根据金日成元帅的命令……”聂凤智刚说了一句，金顺子一听是金日成元帅的命令，不等聂凤智说下去，“呼”地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坚决完成任务，坚决完成……”

看着金顺子激动的样子，聂凤智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也深深地感动了，有这样勇敢的战士，这样无畏的人民，朝鲜人民一定能够把美国鬼子打出去。

“你的任务，是飞到汉城，把炸弹丢到城里马上返航。”

“我要把炸弹丢到美国鬼子头上！”

“我们这次没有制定具体的目标，扔到汉城就是胜利！”

小姑娘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当金顺子走出司令部的时候，聂凤智望着她那蹦蹦跳跳的背影，喃喃他说：“还是个小娃娃儿呀！”他转过头来对王琏说：“老王，为了保证金顺子安全返航，我准备派出两支歼击机机群，在基地和返回的航线上空掩护她！”

王琏司令员的眼睛湿润了，他知道聂凤智为了这次行动，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也作好了付出重大牺牲的准备。

“如果敌人敢于起飞追击，我们就尽最大可能击落它！”聂凤智坚定他说。

第三天下午，天空无云，已是黄昏时节，太阳的光辉渐渐淡了下去。

汉城的大街上人来人往，正是下班时间，每一条路口都挤满了人，车辆不停地鸣着笛……

天空中有一丝嗡嗡的响声，人们抬头看去，可以看到一架小型的飞机，像一纸风筝，在空中飘来飘去。

金顺子的小飞机进入汉城的时候，沿着山沟一连拐了几个弯，东转西转、美军的雷达根本没有发现它。汉城的防空了望哨发现了它，以为这是哪个航空俱乐部的飞机，只是对它违犯了防空规定而大为不满。

金顺子驾机在汉城转了一圈，她一点儿也不紧张，边飞边看，一直飞到汉城最大的一座大楼前，这座楼好高啊！

她对准了大楼俯冲下来，按了一下电钮，两枚小炸弹飞了出去，她把飞机转了过来，看着两个小黑点落了下去……借着下滑的冲力，炸弹从玻璃窗飞到了屋里，接着是两声沉闷的爆炸声，轰！轰！

她看见那座大楼里冒出了一股黑烟。

一切都像精心策划的一样，就是精心策划也很难达到这样的准确程度。

谁也想不到被炸的是最重要的军事目标：国防部大楼。

两枚炸弹全部命中了李承晚的国防部大楼，两名高级军官被炸伤。消息闪电般地传开了：敌机轰炸了汉城国防部大楼！汉城全城大乱，警报声响成一片……

美军侵朝空军司令汤姆森中将，最早接到了汉城防空指挥部的报告：一架来路不明的小型苏式波-2飞机，对汉城进行了轰炸。

汤姆森大发雷霆，用拳头猛擂桌子：“来路不明，来路不明……难道是从地里钻出来的？防空报警体系难道一点用也没有吗？”他又看了一眼报告，火不打一处来：“轰炸汉城，简直是美国空军的耻辱！”

一名值班军官在一边说：“将军，基地指挥官霍金斯将军，请求起飞追击敌机，这是一种小型飞机，它飞得很慢！”

“它是飞得很慢，可是在它的后面有飞得快的！你懂吗？”

好像是为了证实汤姆森的话，一名军官进来报告：“将军，我们的雷达发现，在三八线一带，有中共空军的两支大机群在飞行机动，从编队和战术上看是中共空军的精锐部队。”

“我已经知道了！这是中共的一个阴谋，他们在等着我们上钩，可我不会上他们的当。命令各联队不得起飞，汉城从现在开始实行不定期灯火管制！”

说到这里，他还有些不放心，又加了句：“从现在起，没有我的命令，一周之内，飞机不准起飞！”

金顺子安全返回了基地。

几天之后，聂凤智接到了金日成的电话：“是聂凤智吗？我是金日成！你指挥得好啊，敌人的飞机已经好几天不敢起飞了，一架小飞机就把敌人吓成这样，你很有办法啊！”说着，金日成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说来，这还是朝鲜人民军空军的功绩嘛！”

“你是中朝联合空军的司令员，你指挥得好嘛！”

这次行动，影响很大，金日成元帅非常满意，一连讲过好多次。中央军委听到这个战果之后，一位军委领导说：“聂凤智，这家伙能打，点子也多，美国鬼子也斗不过他！”

四、奏响夜空第一战的凯歌

1953年5月30日凌晨2时，志愿军空军某部副团长侯书军来到值班室，与领航主任宋亚民准备执行夜间值班飞行。

突然，值班室的警铃声大作，电话铃也“叮铃铃”地响了起来。

侯书军抓起电话，只听见指挥所值班主任宋成钢师长大声命令：

“侯团长，命令你们立刻起飞，到安州上空拦截敌机！”

“明白！”侯书军扔下电话，与宋亚民冲向机场，迅速登上4号、5号战鹰。

随着一阵轰鸣的马达声，两架战鹰像利箭一样冲入茫茫的夜在抗美援朝初期，志愿军空军还没有夜间作战的能力，遇到敌机夜间轰炸，只能靠地面防空部队利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进行还击。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志愿军空军派出飞行员学习夜间飞行和作战技术，并先后组建了两个夜航大队，从1953年4月中旬开始执行作战任务。

侯书军就是这时来到了夜航大队。虽然成立了夜航大队，但当时飞行员

的人均飞行时间还不到 30 小时，作战飞行上也缺少夜间截击设备，目标搜索主要靠飞行员的目视。

而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则是最先进的 F—94 喷气式夜间歼击机，装有先进的截击雷达，夜间发现目标的距离可达数公里之远，飞机上还装有 20 毫米口径的航炮，每个飞行员夜间飞行时间最少的也有 400 小时以上。

两军相比，无论是从飞机质量和飞行时间，志愿军空军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侯书军十分痛心地回想起，5 月 10 日中美双方第一次夜战时，敌机凭借飞机上的雷达首先发现我机，一下子就抢占了有利的高度，一阵重炮，将我空军飞机击伤一架。

美国空军借此大肆吹嘘，大作文章，美联社居然叫嚣：朝鲜的夜空是美国人的乐园，是美国军人的夜总会，美军飞机想怎么飞就怎么飞，就像在跳华尔兹。

初战失利并没有吓倒勇敢的志愿军空军夜航大队的飞行员们，他们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付敌机的新招，下决心给敌人点厉害看看。

在机场的作战指挥部内，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聂凤智司令员说：“我不相信，夜间的制空权是美国人的，我们要把夜空权夺回来！”

侯书军和宋亚民的战鹰起飞后，沿着指定的航线向战区飞去。座舱外除了一颗颗星星在闪闪发光外，四周一片漆黑。他们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战鹰，不时打开机上的荧光灯，根据地面指挥所的命令，仔细地检查指示灯，随即关上灯、凭着感觉飞行。

“4 号、5 号，发现敌机两架，在永柔、顺川之间活动，注意搜索，注意搜索！”当侯书军和宋亚民飞到定州上空时，耳机中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的通报。

“4 号、5 号明白！”侯书军回答。同时指示宋亚民：

“注意目标！”

随后，侯书军立刻上升高度，瞪大双眼，从左到右，从右到左，上上下下，远远近近地观察夜空，生怕放过了敌机的任何踪迹。

突然，侯书军发现一个火光点从自己的飞机后面一闪而过，他急速转弯追赶，可是一眨眼的工夫，光点就不见了。

是流星，还是敌机？侯书军一边思索，一边细心地环顾四周的夜空。

这时，在侯书军的左前方那个火光点又出现了，远远看去像是一盏红灯。侯书军赶紧加大油门向光点冲去，同时改变飞机坡度。

光点时隐时现。

“是敌机，不是星光！”侯书军立即作出准确的判断。

“星光不会随着飞机坡度的改变而消失，只有敌机机尾喷口的火光才会随着视角的改变时隐时现。”

“5 号，5 号，发现目标！”侯书军兴奋地叫了起来。

“5 号明白，5 号明白，我也发现目标！”宋亚民回答。

侯书军紧盯着前面的光点，一面高声命令：“5 号，你掩护，我开始攻击！”

宋亚民答道：“5 号明白！”随后，“涮”地一声，飞到了侯书军的背后。

侯书军盯着敌机的光点，从后面直追过去，他加大油门，距离敌机愈来愈近，光点也越来越大。终于，侯书军看清了从敌机尾部喷火口喷出的火焰。

两架敌机正悠悠自得地在夜空中飞翔，根本就没有受攻击的准备，因为他们知道，自他们来到朝鲜前线，夜间的制空权是美国人的，能与美国进行空战的，只有苏联飞行员、志愿军的飞机是不善夜战的。至今，志愿军还没有与美军夜间空战的先例。

这时，美国空军发现了从后面逼近的飞机，距离越来越近，凭这些王牌飞行员的经验，断定是遇上了志愿军的战鹰。美长机拼命地左右动作妄想摆脱危险。但是，他们心里明白，一旦被志愿军咬住，想摆脱开是不容易的。

侯书军看到前面的火焰上下左右地摆动，知道这是敌机想摆脱他，他猛一加油门，加大速度冲上前去，紧跟着敌机不放，死死地咬住了它。

这时，敌僚机发现长机被咬住，便猛打舵，“唰”地飞到侯书军的机后，尾追侯书军，想在后面攻击侯书军。

因为侯书军与宋亚民两架飞机有一段空隙，宋亚民发现突然在两机之间插进一敌机，他赶紧高喊：

“4号，4号，你身后有小狼，千万别叫他咬住！”

说完，宋亚民猛推机头，昂头冲上高空，再一转舵，又从空中俯冲下来，俯冲的同时，猛按炮钮，向敌僚机扫射。

“咚咚咚！”炮弹从敌僚机机头扫了过去，吓得敌僚机转身逃命去了。

侯书军眼看着前面的火焰越来越大，敌机的轮廓已经可以看到了。

“好，今天给你个颜色看看，看你还往哪里跑！”侯书军知道敌机已在自己的有效射程之内。他抓紧时间稍微调整了一下飞机的姿态，以便使自己处于最有利的攻击位置。然后，把手放在了炮钮侯书军正准备开炮，突然，前面的火焰没有了，一下子失去了目标。

原来，敌机也发现自己尾部喷火口的火焰是对手追击的目标，他使尽功夫摆脱不了侯书军，就冒险使出了最危险的一着，猛地来了一个紧急停机，在停机的同时，将机头向下一压，发动机停了，飞机向下滑翔而去。

瞬间，侯书军失去目标，他又左右搜索起来。

突然，他发现在他下方300米处，敌机尾部又喷出火焰来，他猛加油门，追了上去，紧紧咬住敌机。

敌机发动机刚刚启动，还未来得及加速，又被侯书军咬住了。

侯书军双眼瞄准敌机的尾部喷火口，猛按炮钮，一串愤怒的炮弹，像火龙一样席卷敌机，顿时，一声巨响，侯书军眼前燃起了一团耀眼的强光，像礼花一般向四下散去。

“打中了！打中了！”宋亚民高声喊起来。

“5号，我们胜利了！”侯书军望着下坠的敌机火团，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返航！”他命令。

第二天，敌机的残骸在价川附近被我地面部队发现。

同日，美国空军发言人宣布：美空军的一架F—94喷气式歼击机于夜间飞行时失去联络，不幸失踪。

我志愿军空军部队举行庆功大会，侯书军的战鹰身上又加上了一颗鲜红的五角星。

侯书军的这一炮，是志愿军空军在无机载雷达、无探照灯照射的条件下，靠肉眼发现目标，直接瞄准射击命中的，它奏响了我志愿军空军夜空战歌的第一曲。

从此，朝鲜的夜空再也不是美国空军的天下了。

第十一章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视察朝鲜前线，制定出空中“绞杀战”的方案；徐开良拉直“拉弗伯雷圆圈”；韩德彩空中智斗费席尔，美空军痛失“双料王牌”飞行员

一、艾森豪威尔与空中“绞杀战”

1952年寒冬来临的时候，朝鲜战场上的局势又进入一个新阶段。一年前，中、朝、美三方虽然在三八线附近的板门店开始了停战谈判，但隆隆的枪炮声和两军将士的厮杀声却一刻也没有止息。三方的谈判人员坐在和谈桌前，眼睛却都盯着战场，和谈的条文仿佛不是出自会谈，而是来自战场上的胜负。

12月2日，南朝鲜汉城美国军用机场。

今天，这里的气氛格外紧张，军警人员荷枪实弹，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下午3时许，机场上空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一架美军客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等候在机场贵宾室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急步走到飞机的舷梯旁迎候。

能让他们两位亲临机场迎接的，肯定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果然，机舱门打开，警卫人员的身后，露出一张世人极为熟悉的脸。他身高6.5英尺，方脸盘上隆鼻深目，棕褐色的眼眸里深藏着坚忍和凶残，他就是新当选的美利坚合众国第43届总统、美国共和党领导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这位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任西欧盟军司令，指挥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的陆军将军，神采奕奕地健步走下舷梯，同等候在机场上的美军高级将领、南朝鲜高级官员频频握手。

在李承晚、克拉克将军的陪同下，艾森豪威尔等一行驱车前往美军司令部。

随同艾森豪威尔来南朝鲜的还有美国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以及太平洋战区司令阿瑟·雷德福。

作为久经战阵的前线总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当然会安排自己的工作日程，他知道什么时候是重要时刻，自己应该在什么地方出现。

12月3日、日，艾森豪威尔在李承晚、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和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的陪同下视察了朝鲜前线，并慰问了美军将士。他重点视察了海军和空军，对刚装备海空军的最新式武器感到满意。

12月5日，艾森豪威尔在美军司令部召开了重要军事会议。

艾森豪威尔端坐在长条桌正中的高靠背椅上，李承晚和克拉克分坐在两边，还有其他高级官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艾森豪威尔扫视了与会者一眼，说：“我的来意大家似乎都清楚了，那就是寻找一条体面的实现和平的途径。可现在，我们还缺乏完全支配战场的的能力，中朝军队还不时地向我防御阵地进行骚扰和挑衅。战地指挥官们都认为，如果在一定时间内谈判还不成功的话，我们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全力发动一场进攻！”

克拉克不失时机地站起身来，走到大幅军用地图前，用手指着朝鲜海岸

线，说：

“总统先生，我认为进攻是必要的。我的想法是，要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海空优势在朝鲜的东西海岸实施两栖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压缩中朝军队的防线，使他们最后乖乖地按我们的条文在停战书上签字。”

艾森豪威尔微微地皱了皱眉头。现在中朝军队固定在朝鲜的北部山区，已经修建了大量的永备工事和堑壕，美军再来一次海栖登陆，那是徒劳的。他理解克拉克，作为一场战争的总司令官，在战场上毫无建树的话，他会日夜不能安枕的。

艾森豪威尔向身边的布莱德雷点了点头。布莱德雷站起来说道：“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是，尽量减少地面战斗，而代之以空中绞杀战。在地面战斗中，我们美国人死伤太多，国内的反响太强烈，他们已经闹翻了天，而天空，却是我们独占的世界……”布莱德雷说着，向墙上的大幅作战地图走去。

二、被拉直的“拉弗伯雷圆圈”

1953年2月17日下午3时，我志愿军空军某部机场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根据指挥部命令，一中队战鹰马达轰鸣，直冲蓝天。

1号长机的驾驶员是中队长徐开良，他两眼凝视前方。接指挥塔的情报，有五架美机在西海岸执行轰炸任务后，正在返回驻地的途中。指挥部命令：务必将这股空中强盗挡住并消灭掉。

“各机注意，前方发现敌人，准备战斗！”徐开良发现远方的天海交际处出现了五个小黑点，立即下达了战斗命令。

敌机渐渐驶近了，徐开良看出，这是五架美国空军的F—4C战斗机。他看了看下面的大同江口，命令道：

“堵住敌机！准备攻击！”

“明白！”各机回答。

即刻，四架战鹰以梭形编队向敌机猛扑过去。

敌机此刻也发现遭到志愿军空军拦截，长机斯坦达尔少校立即传令：

“按‘拉弗伯雷圆圈’阵编队！”

五架美国战斗机立刻熟练地拉出一个古怪的圆圈。

徐开良看到敌机又排出这个让人头疼的阵形，牙齿咬得咯咯响，忿忿他说，“今天我非砸开你这圆圈阵不可！”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经常采用一种被称为“拉弗伯雷圆圈”的阵法，以逃脱志愿军空军的惩罚。

“拉弗伯雷圆圈”阵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大圆圈编队”。须知空中作战与地面作战有许多不同。地面作战只是敌我双方阵地的争斗，两军将士在一个水平面上进行搏击。而空战则截然不同了，他们是在三维空间里进行战斗。没有阵地，没有堡垒，没有丝毫的遮蔽物。因此，除人的因素外，战机性能、战术及灵活多变的队形，便显得极为重要。1916年夏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空军开始以六机组成“大圆圈编队”，这是一种大规模的战斗机编队，专门在战区来回飞行，以搜索敌机。这种编队既有较为严密的防御能力，又有一定的反击能力。1916年9月17日，德国飞行员波尔克上尉率领德军第二战斗机中队，驾驶着阿勃脱劳斯公司生产的D—1型新式飞机，

首次采用这种大圆圈编队的崭新队形，突破了协约国军队的空中防线，一举取得了击落英国飞机六架而自己无一损伤的赫赫战果。

德国的编队战术使英国和法国大伤了一番脑筋。后来，法国的空军骄子拉弗伯雷根据实战经验，对“大圆圈编队”又作了改进，使参加编队的飞机不但保持在一个水平面上飞行，而且可绕圆圈盘旋爬高，利用盘旋取得高度优势，以便伺机进行攻击，使得这种编队威力大增。这种阵形，当时西方各国空军称之为“拉弗伯雷圆圈”。

在朝鲜战场上，美国空军频频采用这种战术，使志愿军的空军多次吃亏。对此，中朝联合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十分恼怒，指示空军部队：“下大功夫研究这种阵形，一定要拉直美军的‘拉弗伯雷圆圈’”。

绝不能叫敌人利用“圆圈”阵逃脱惩罚，志愿军空军指战员心里憋着一口气，日日夜夜苦心琢磨这个“拉弗伯雷圆圈”，等待时机打破敌人的“圆圈”阵。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徐开良看到五架敌机在空中绕成一个大圆圈，各单机相距300米，圆阵直径约为600米左右，各机首尾相顾，相互掩护。整个圆阵朝太阳光方向仰高，背太阳光俯低，成一个斜平面螺旋移动的队形，逐渐降低高度，向椒岛方向退却。

徐开良的耳机中传来了3号机耿东清的请示：“1号，1号，我是3号，发现敌机，请求攻击！”

“3号，3号，你按预定方案从外侧进入，我由右侧进攻，开始行动！”徐开良喊道。

面对“拉弗伯雷圆圈”，我空军的研究成果认为：要打乱它的队形，避免陷入它螺旋运动的陷阱，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里外夹攻，使其内外受敌，相互间的保护作战都受到牵制。

耿东清明白，他的任务是从“圆圈”的外侧切入，进行诱导攻击，真正实施攻击的是1号徐开良。

耿东清接到命令后，驾机从敌圆圈阵外切线方向进入，看到敌圆圈阵左侧的1号敌机正好飞近，就照准敌机猛按炮钮，串串炮火如火龙般飞掠而过。吓得斯坦达尔拉起机头赶紧朝高空爬去。正当小耿要靠近再次攻击时，后面一架敌机一扭机头，冲着他的尾部扑来，一串炮弹从耿东清机身下呼啸而过，真玄啊！耿东清顿时出了一头冷汗，他又一次领教了“拉弗伯雷圆圈”阵的厉害。

4号机李春梦看见徐开良驾驶的长机受到攻击，便驾机朝敌机侧翼扑来，“咣咣咣！”一阵猛炮，把两架敌机轰得直往外跑去。

原来头摇尾动、相互衔接、能攻能守、密不透风的圆圈阵，在我机群大胆果敢的内外冲击下，立刻暴露出其致命的弱点，整个队形开始乱了。

在3号机攻击敌机的同时，中队长徐开良率领2号僚机陈太渠从敌圆圈阵的右侧切入，瞄准敌3号机突然开炮。

敌3号机发现被咬住，猛一转弯，飞窜出去，炮弹贴机飞过，没有打中。

“看你往哪儿跑！”徐开良求胜心切，继续朝敌机风驰电掣般追去。

“1号，1号，快拉起来，后面敌机攻击，后面有敌机！”僚机陈太渠发现徐开良被敌4号机咬住，在这紧急关头，他一面通知长机，一面向敌机猛烈开火。

徐开良在敌机慌乱的瞬间，乘势向右上侧拉起，这才脱离危险。

第一次攻击没有成功，还险些被敌人咬掉一块肉。

“真狡猾！”徐开良一边骂着，一边仔细地观察敌人“圆圈”阵的奥秘，默默思索着破敌之法。

“噢！这阵势还真行！”徐开良看出了“圆圈”的眉目来了。

原来，圆圈阵确实有独到之处：当我机攻击圆圈阵中前面一架敌机时，后面一架敌机便可乘机射击支援，尔后仍回到回圈弧线上，保持其圆阵不被打乱。另外，敌机作弧线飞行时，一旦遭到我机攻击，在圆圈阵的基础上很容易用剧烈的内侧小转弯摆脱攻击，使我机难以瞄准。

“怎么办？难道就打不破敌人的‘拉弗伯雷圆圈’阵了吗？”徐开良心中急得冒火。

“不，一定要把敌机打下去！”徐开良认真细想了一遍攻击方案后，又一次坚定了必胜的决心。

“1号、1号，3号请求攻击。”耿东清急呼。

“可以攻击，要准一点，狠一点，4号掩护攻击！”徐开良命令。

耿东清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这次他仍然咬住圆阵左侧的一架敌机，猛加油门，像猛虎扑食一样冲了上去。

这一回他稍稍向右留了一点提前量，在瞄准镜的十字花上套住敌机后猛按炮钮，一串炮弹带着怒火打了出去。斯坦达尔少校驾驶着1号机像前次那样，凭经验向右打舵，刚一转弯，正好与飞过来的炮弹撞在一起，只听“轰”地一声，敌机冒起大火，斯坦达尔惨叫一声，便同飞机一起坠落下去了。

“4号注意！4号注意！右侧有敌机向你攻击！”徐开良刚刚开心地观看了刚才的一幕，猛发现李春梦掩护耿东清攻击成功后，一架敌机向他身后悄悄扑来。

“4号明白！”李春梦沉着地回答。

“4号，4号，我来掩护，你迎头对它进行攻击！”徐开良命令道。

“是，坚决把它打下去！”李春梦猛打机头，迎面向敌机冲去。

企图偷袭李春梦的敌机、发现李春梦机敏地回头向他扑来，吓得调转机头，爬高逃跑。

掩护4号机攻击的徐开良中队长赶紧提醒李春梦：“敌机要跑。咬住它！”

“4号明白，咬住它！”李春梦猛加油门狂追过去。

这架敌机有点慌了，不顾友机发出的“要镇静！要保持队形”的命令，猛地脱离开圆圈队形，忽上忽下摇摆着前进，企图据此摆脱李春梦的追击。

李春梦一直心无旁顾地咬往前面的敌机，他知道自己的背后是中队长徐开良。有中队长的掩护，作为僚机的他当然可以放心大胆地对付眼前的敌人。

敌机用尽一切心思，急剧地升高，俯冲，千方百计地想从李春梦的追击中摆脱出来，可李春梦就像一个可怕的影子，一个死亡的幽灵，不即不离地尾随着他。敌机茫然无措的当儿，采取了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招，猛一打机头，兜转过身来，回头直冲李春梦迎面扑来。这是拼命的招数。一般飞行员都会对这两败俱伤的招法吓乱了章法。

李春梦正追着敌机，没料到敌机猛一转身，会迎面向他扑回来，可李春梦胆大心细，技艺高超，他赶紧稍抬机头，敌机呼啸着从他机腹下数尺处飞掠过去。

此时，徐开良发现敌机直冲李春梦扑过来，便从4号机腹下钻了过来，占据了绝好的攻击位置。

“好小子，还来了个回马枪！”徐开良当机立断，迎头截住敌机。套住光环，猛按炮钮，直打得这架敌机凌空爆炸，空中开花，像数十朵火球散落在空中。

“打得好！1号。”李春梦高兴地大喊起来，徐开良这一炮的确干净、漂亮。

还不到5分钟，五架敌机就被打落了两架，敌人一下子慌了神，长机命令：“赶快返航！”剩下的三架再也没有心思保持圆圈阵了，赶紧靠拢起来，夹着尾巴慌忙逃命。

“想跑，没门！”

“各机注意，咬住敌机，不能放他们跑掉！”徐开良大声命令道。

四架志愿军战鹰同仇敌忾，猛加油门，紧追不放，誓为在空战中牺牲的战友们报仇，彻底实现聂凤智司令员“要拉直‘拉弗伯雷圆圈’”的指示。

敌机实在无心恋战，看到在一起目标太大，干脆连编队都顾不上了，三架敌机分头逃窜。他们各施神通，忽而爬高升空，忽而盘旋俯冲，忽而靠拢并飞，忽而分散拉平，玩命地向基地飞遁。

“好家伙，搞起飞行表演来了！你乱我们不乱，否则敌人会混水摸鱼，钻我们的空子。”徐开良警醒地自语着。四架战鹰毫不放松，紧紧地咬住敌机。

“1号，1号，我咬住了一架敌机，请求攻击！”陈太渠急切地报告。

“好！抓紧攻击，4号，4号，同我一起掩护2号攻击敌机！”徐开良决定不放过这次机会。

“4号明白！掩护攻击！”李春梦“唰”地一声飞到陈太渠背后。

陈太渠咬住了敌人的3号机，他圆睁两眼抿紧嘴唇，紧紧套住敌机，猛按炮钮，密集的炮弹连续命中敌机的右翼和机身。敌机拖着黑烟，呜呜惨叫着一头栽进大同江里。

最后两架敌机已吓得魂飞魄散，不顾同伴的安危，发疯般地逃命去了。

“返航！”徐开良神气地命令。

这次较量，我志愿军空军4机编队无一损伤，连续击落敌机三架，打破了敌人的“拉弗伯雷圆圈”阵，全胜而归。

这一战，不但打掉了美国空军的威风，也宣告了“拉弗伯雷圆圈”阵的破产。

三、俯首称臣的双料“王牌”飞行员

1953年4月7日下午4时左右，一顶花花绿绿的降落伞，从天空中晃悠悠地飘落下来，掉在了辽宁省凤城县石头城的一个山坡上。

“敌人飞行员跳伞了！”

“抓美国鬼子飞行员哟！”

石头城附近的老百姓和民兵们从田间地头四面八方向这片山坡围去。大伙像围山打兔子一样吆喝着呼喊着的，收缩着人海组成的大网，终于在一条山沟的树棵子里发现了蓬头垢面、狼狈不堪的美军飞行员。

“不许动，举起手来！”四面的老百姓闻讯都拥了过来，手里的铁锹、砍刀、木棍像一片密密麻麻的乱树棵子。

高鼻梁、面色苍白的美军飞行员一面平举着手枪，一面瑟瑟地后退着，

他不敢开枪，面前怒目圆睁的中国人太多了，他不知道先打哪一个。

终于，他倚靠到一块山岩上，无路可退了，只好扔掉手枪，高举双手，手里还摇晃着一本用英、中、朝鲜文字印制的小册子。上面写着：“我是美军飞行员，我已是贵军的俘虏，希望贵军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保护我的生命，并提供人道的待遇……”

经过有关部门的审讯和这个美军俘虏身上的证件及本人供称，他就是美空军第 51 联队的“双料王牌”飞行员、上尉小队队长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这个费席尔，从 15 岁就开始飞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飞行员，多次受到重奖。仅在朝鲜战场上他就先后出动过 175 架次，击落我军飞机 10 架以上。按照美国空军的惯例，击落五架就可称为王牌，而费席尔自然是“双料王牌”飞行员在志愿军第 15 师师部，费席尔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双料王牌”飞行员，对于自己被击落毫不服气，被俘后一再要求见见把他从天空打下来的那位志愿军对手。

门开了，走进一位中年志愿军首长。

费席尔慢慢地站起来。他有些疑惑，这位飞行员年纪似乎大了些。

一位志愿军翻译向费席尔介绍：“这位是飞行师长刘盛起将军。”

“那么，是你把我打下来的？”在费席尔的判断中，能把他这位“双料王牌”飞行员打下来的对手就应该是眼前这位将军，因为只有他那种阅历和职别才具有打下美国王牌飞行员的资本。

“不是，打下你的是我们的战友！”刘盛起师长说。

费席尔听罢，忿忿地坐了下来，他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

师参谋长季鸿走了过来，费席尔问翻译：“这位是不是打下我的那位飞行员？”

翻译对他说：“不是。”

费席尔连招呼都懒得打。

在费席尔的眼里，中国飞行员都是一群土包子，既没有多少飞行理论，又没有多少飞行经验，更何况他们驾驶的是苏联的米格战斗机，那些家伙已经大大落伍了，他始终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被这样的对手打下来？

这时，一位年轻战士走了进来，向刘师长和季参谋长敬礼后，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站到了费席尔的面前。

他太年轻了，圆圆的脸蛋上，还漾着孩子般的顽皮，唇上只有一层软软的茸毛，个头也比费席尔矮了一截。费席尔以为他是个警卫员，只瞟了一眼，就不再注意他了。

刘盛起师长走过来，笑着对傲慢无礼的费席尔说：“你的克星来了，你不是想见见你的对手吗？这就是击落你的志愿军飞行员，他叫韩德彩！”

“啊！”费席尔“唰”地站起来，怔怔地盯着小韩那张充满稚气的脸蛋，大张的嘴巴、分明传递着无声的惊异和惶惑。

费席尔用怀疑的目光把韩德彩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双肩一耸，摊开双手，摇动着脑袋说：

“对不起，长官先生，我不愿意开这种玩笑。要知道，我是美国空中英雄，怎么可能让这个年轻人打下来呢？我看得出来，他是一名合格的军人，可他还是个孩子。”

“我们也不想开这种玩笑。”刘师长严肃地说：“他的确很年轻，只有 20 岁，他是参军后才学的文化，以前是一个放牛娃。他在战斗机上总共飞行

不到 100 个小时。但是，他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凭着精湛的飞行技术，的的确确把你这位双料王牌飞行员击落下来！”

翻译把这些话译出来后，费席尔顿时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我不信，我还是不信，凭你会把我击落？就算你出生在飞机上，你才飞行了多少小时？这怎么可能，我不信！”

费席尔暴怒地大喊起来，他以为中方军官是在故意戏弄他。

韩德彩说：“你驾机下滑到 300 米时，我没有跟下去，我知道，那是一个圈套……”

费席尔如巨雷轰顶般惊呆了，他好似被这年轻的飞行员点了穴位，整个身体都僵死地伫立在那儿。

不错，不是真正的对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空中玩的什么把戏。小韩语言不高，依然平缓他说：“你犯了一个错误，你忘记了我们是在山地空战，你不可能一直低空飞行，否则你会撞山自焚。当你明白了这一点，拉起机身时，我已经在最佳射击位置等候你了。”

费席尔缓缓垂下高傲的头颅，那天的空战似乎在他面前重新展现。

那似乎是一场噩梦，可它毕竟发生过。

4 月 7 日 10 时许，蓝天如洗，阳光普照，一队志愿军飞机完成巡航任务后，返回大堡机场。

地面指挥员命令韩德彩和长机张牛科在机场上空掩护机群着陆。韩德彩和长机在 3000 米的高度上盘旋着，观望着一架架银光闪闪的战鹰，散开队形，减低速度，依次降落在阳光灿烂的机场上。

这时，韩德彩眼前的仪表盘上红光一闪，油量警告灯亮起来了，这说明他抽箱里的油已经不多了，他立即向指挥员报告了这一情况。

“现在没有敌情，可以降落！”地面指挥员向韩德彩下达了落地的命令。

韩德彩和长机张牛科拉开距离，减速下滑。当韩德彩下滑到 400 米的低空改平飞时，突然听到地面指挥员紧张而急促的命令：“快拉起来！拉起来！空中有敌机！危险！”

“不好，肯定遇到了敌人的猎航组了！”韩德彩急速思索着。当即拉起机头，飞机从跑道上空呼啸着重新冲入云霄，掀动的气浪在跑道上扬起一溜烟尘。

“猎航组”是美国侵朝空军在 1952 年组成的专门对付志愿军空军的空中飞行小组。“猎航组”的任务主要是在志愿军机场附近上空隐蔽设伏，偷袭志愿军空军正在起飞或着陆的小队飞机。

由于飞行难度很大，作战任务艰巨，“猎航组”的成员全部是由飞行时间超过千余小时，击落过五架以上飞机的美国空军“王牌”或“双料王牌”飞行员组成。他们个个老奸巨滑，飞行经验老到，技术水平高强，数次偷袭回回得手，志愿军空军已连续吃了几次大亏。这一次，他们又想来捞点油水了。

飞机拉起后，韩德彩机警地向后方观察搜索，碧空茫茫，根本没有敌机的一丝踪影，莫非地面指挥员搞错了？

突然，他发现在飞机的左前方百米处出现了两架飞机，一前一后，以大坡度向左转弯，好像在编队飞行。虽然暂时无法辨别清楚，可韩德彩机警地瞪圆了眼睛。

“奇怪，我们 12 架飞机除了长机张牛科和我之外，都已安全着陆，怎么

会又冒出来两架，莫非他们就是敌机？”韩德彩一边想着，一边细心观察。距离越来越近，前面飞机的轮廓终于看清楚了，原来是一架敌人的飞机正在紧紧咬住我军一架过场的友机，准备从后面发起攻击。由于敌机速度快，又占据有利位置，我军友机左冲右突，都无法摆脱被攻困境，情况十分危急。

韩德彩见友机处于危险之中，不顾油料即将耗尽的警报，加速向敌机冲去。

攻击友机的美国飞行员正是趾高气扬的费席尔，他在大堡机场上空发现猎物后，用利索、果敢的动作杀了出来，如今，猎物已成囊中之物，只需套进瞄准镜，按动速射炮的键钮，就可以打道回府费席尔轻嘘了一口长气，把中方那架飞机套进了瞄准镜。

蓦地，他发现机侧一个黑影，如一把锋利的剑向自己刺来。

于是，他放下眼前的猎物，操纵着方向杆一个翻转，躲过了韩德彩的第一次攻击。等他恢复了机位，重新寻找“猎物”时，我方飞机已不见踪影了。费席尔敲打着机盘上的仪表，恼怒地嚎叫了几声：“猪猡，可恨的支那猪猡……”

正在这时，他又发现了新的“猎物”。

此时，张牛科的飞机正在降落，飞机高度低，速度减慢，极易进行攻击。费席尔大喜过望，调整机头，恶狠狠地扑向张牛科。

费席尔的座机刚一改平，韩德彩立即看出了敌人的企图，他马上向张牛科大声呼叫：“3号，3号，快拉起来！敌人要向你开炮了！”

“3号明白！”长机张牛科沉着地回答。

可是敌机是F—86“佩刀”式喷气机，速度太快了。张牛科的语音未落，费席尔的炮声已经响了，张牛科的长机尾部立即冒出一股白烟，机身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

韩德彩眼见长机受伤，怒火填膺，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沸腾了，他咬牙切齿地喊叫：

“3号，3号，快拉起来！我掩护你降落！”

说完，韩德彩猛加油门，驾机旋风般地朝敌机冲去。这迅猛的动作，使正准备攻击张牛科的费席尔猝不及防，吓得慌忙丢开张牛科，向右来了个下滑转弯，以便摆脱开韩德彩的攻击。

此时，韩德彩的油量警告灯又嘟嘟闪亮起来，再不降落，油箱里的储油将全部耗尽。可小韩要对付的是眼前这只凶猛的恶鹫，他已经无暇考虑如何安全着陆的问题了。小韩收减速板，猛加油门，飞机急速跃升起来，再次闪电般地扑向敌机。费席尔见被咬住，忽上忽下，左盘右旋，急于摆脱。韩德彩今天犹如神助，双眼紧盯着敌机，紧随其后。

张牛科在韩德彩的攻击掩护下，乘费席尔自顾不暇的当儿，沉着地操纵着负伤的飞机，安全着陆了。

韩德彩见长机安全着陆，顿时放下心来，全神贯注地对付眼前这架凶如饿虎、滑如泥鳅的敌机。

“跟这家伙拼上了！一定要把他打下来！”韩德彩暗暗定下决心。敌机又下滑了，他刚要推机头，紧随着俯冲下去，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会不会是敌人耍什么花招呢？他看了看飞机高度表，仅有900米的高度，而敌机在他下方，顶多有800米左右，在这样的低空下滑、敌机不可能做激烈的盘绕和翻滚动作，否则就会撞山。

“狡猾的家伙，一定是在用虚假动作引我上钩啊！”韩德彩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他不仅没有下滑，反而轻轻一推机头，上升了一点高度，居高临下监视着敌机。

这实在是非常高明的一招。

久经沙场的费席尔驾机下滑时，满以为对方会跟着他下滑。等下滑到一定高度，他便会利用娴熟的技术猛将座机升空爬高，而将对方置于自己的腹下，这样一来，攻守易位，他马上就会取得攻击的主动权。他的这一绝招已使用过多次，次次灵验。在以往的战斗中，对手开始都是紧跟其后，猛追猛咬，但当他猛拉机头陡然爬高时，对手会因突然失去目标而不知所措，有的甚至来不及拉高便撞山坠毁。还有的则因来不及升高，处于低位，成为费席尔鹰爪下的猎物。费席尔会巧妙地利用高度优势，一个鹞子翻身俯冲下来，居高临下猛攻对手。

金煌煌的阳光照得费席尔睁不开眼睛，凭着经验，凭着感觉他仍然在下滑，下滑。当他下降到离地面还有400米高度时，他回望了一眼，奇怪，对手并没有紧跟其后。突然，他心里有些惊喜，喜的是凭自己的高超技术，也许已经将对手抛到九霄云外了。可随即，一阵心惊肉跳之后，他又感到些许惶恐。是自己露出了什么破绽了吗？或者中共的飞行员早就破解了这套战法的奥秘？

这种想法刚一浮上心头，费席尔立刻又释然了。不会的，即便是自己有点破绽，或者对方了解了其中的奥妙，只有百余小时飞行纪录的中共飞行员也没有那么高超的技术来占自己的便宜。想到这里，费席尔得意地呶了呶嘴唇，然后一推操纵杆，继续向低空下滑。

韩德彩在空中等候片刻，不见敌机上升，反而向超低空下降，不禁也叹服起这个技能高超、胆略过人的对手来。“好家伙，是个老手！”韩德彩看着身下轻盈如燕子般飞行的敌机，知道今天这个对手来者不善，是个可怕的家伙。他精神一抖，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与敌机周旋。

费席尔发现对手没有跟下来，而前方不远处已经是大山了，只好向左上方拉起。

“到底上来了！看你往哪儿跑！”韩德彩早就等在半空里。见敌机拉起，便一推操纵杆，向左前方来了个扑压式俯冲，敌机的身影一下子被套进了瞄准具光环，好！小韩屏住呼吸稳住机头，右手握紧炮钮，刚想开炮，敌机“忽”地一下闪开了。

费席尔毕竟是个诡计多端的老狐狸，一见左转不妙，马上下意识地改为右转，他想利用F—86“佩刀”式喷气机水平机动性能好的优势，左右急转，用大动作拼命挣脱韩德彩。

这一手还真的把韩德彩甩出了一段距离，但是韩德彩也早料到了这一点，他敏捷地一压坡度，“呼”地一下再次追了上去。

“怎么就是甩不掉呢？莫非中共的飞行员有什么邪术？”费席尔有些慌了，大滴的汗珠从额头滴落。现在，他所有招数几乎都用尽了，还是甩不开机后这个魔影，他似乎看到死神的黑翅膀正飞临自己的头顶。

韩德彩这时也看出敌机已是黔驴技穷了，对手的左盘右旋，上冲下俯，开始让尾随的小韩感到十分吃力，可他完全掌握了攻击的主动权。这时，他发现对手机体开始不规则地乱晃，这说明对手动作目的不明确，已快要出现错误了。小韩猛加油门，又向前逼近了一步。

敌机反常了，开始不规则地走直线了，“好！”韩德彩见时机已到，压住机头，再一次把敌机牢牢地套进瞄准具的光环中。

1000米、800米、500米……费席尔再也无法脱身了，眼看两机相距不到300米了，韩德彩把稳飞机，两眼圆瞪，“狗强盗，看你还往哪里跑！”

“咚咚咚……”一阵连续的炮响，一串串炮弹猛烈地射向敌机。

连串的炮弹首先炸毁了左翼，接着又命中了机身，只见敌机浑身冒烟，在空中挣扎两下，随即摇摇晃晃地坠落下去。费席尔在浓烟烈火中被机座下的机簧弹射出来，拉着降落伞，飘飘悠悠地降落在辽宁省凤城县石头城的山沟里，没想到刚刚落地，就成了中国人的俘虏。

从此，韩德彩的名字传遍了整个志愿军部队。“昔日放牛娃”击落美国王牌飞行员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两天后，美联社汉城分社刊发一条消息，悲哀地宣布：“美国‘第一流的喷气式空中英雄’、‘双料王牌飞行员’哈罗德·爱德华·费席尔失踪了！”

费席尔，这个仅在侵朝战争中就出动过175架次的老牌飞行员，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败在一个年龄刚满20周岁、飞行时间不满100小时的中国年轻的空军飞行员的手下，只是在亲眼见到韩德彩之后才不得不低下了那颗高傲的脑袋，连连嘟哝道：“想不到，想不到！”随即，他简略平整了一下服装，挺直身躯，抬举右臂，向韩德彩行了一个标准的美式军礼。

这一个军礼，既表达了费席尔的自愧和内疚，更倾诉了一个美国飞行员对中国军人的由衷敬意。

消息传到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偌大的司令部都沸腾了。

当得知被韩德彩击落的费席尔居然是美国空军中的“双料王牌飞行员”的时候，轻易不在胜利面前喜形于色的聂凤智司令员，也止不住大声称赞起来：

“太好了！韩德彩表现得太出色了！”

他甚至从韩德彩一个“放牛娃”出身的飞行员和自己同样是一个“放牛娃”出身的空军司令，联想到了中国革命。

“放牛娃了不起，虽然没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可是能成大事业哩！过去那个朱皇帝，放过牛吧？我这个司令也是放牛娃出身，小韩也是放牛娃，嘿嘿，怎么样？照样把美国佬打趴下……”

此后，美国空军贼心不死，继费席尔之后又对志愿军机场偷袭过几次，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才如梦方醒，再也不敢到东北大后方来了。于是，从“米格走廊”到东北境内的整个空域，在中国年轻空军的有效防卫下，基本上成为安全地界。

艾森豪威尔策划的“空中绞杀战”，很快便以失败而告终。

第十二章

保卫大上海敢于“远伸作战”，一江山岛成了720名守岛蒋军的坟墓；东矾列岛痛揍“空中飞贼”；蒋军两巨舰海底喂鲨；美联社惊呼：“中共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威势惊人。”

一、保卫大上海的“远伸作战”

1954年初春，朝鲜战场上的战火刚刚熄灭，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衣带未宽，战甲未解，随即奉命进驻设于上海淮海路中段的华东军区空军指挥部。

站在大幅军用地图前，聂凤智深深地沉思着。

新中国已经成立五个年头了，祖国的大陆虽然已经解放，但全国的领土尚未统一，台湾岛，包括东南沿海的岛屿，还在蒋介石匪帮的控制之下。

在新中国的版图上，东南沿海岛屿，就像一串由颗颗宝石镶嵌的珍奇项链，悬垂在祖国的前胸。舟山群岛是1950年5月解放的。再往南，就是蒋匪帮控制的东矾列岛、一江山岛、上下大陈岛，而后是福建的马祖、金门岛等等。聂凤智的目光最后久久地停留在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上。

在中国偌大的版图上，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弹丸之地。

但是，聂凤智知道，它已在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萍的脑子里苦苦地转悠了三年。由于它和它以南的洞头岛等岛屿都还在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因此，不但浙东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渔民无法出海捕鱼，北边的宁波港和南边的温州湾几乎形同死港。而且，福建沿海城镇的安全和建设都面临着严重的威胁。

要“逐岛解放，统一国土”，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应该是首先夺取的目标。

聂凤智默默地抽着烟，淡蓝色的烟雾在他头顶盘绕。他知道张爱萍已经将第一仗定在打一江山岛上，聂凤智深感高妙。一江山岛不大，离大陆近，又是在蒋匪控制的诸岛的最北边，我军等于背靠大后方作战，一切都十分有利。不过，由于有美军海空力量作后盾，蒋军的气焰一直十分嚣张。他们依仗着船坚机多，不但控制着浙东空域，就连再往北的上海等地，也经常遭到蒋军飞机的骚扰，既扰乱和平居民的生活，也威胁上海等要地的安全。

聂凤智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军委让他匆匆赶到上海，就是让其为解放浙东沿海岛屿挑担子。另外还有一个具体任务，按彭德怀副总司令员的话，就是“要保卫大上海，绝对不能出事！”

他轻轻地坐在沙发上，眼前仿佛还闪动着彭总阴沉的脸和灼灼闪光的虎目。每次交待任务，下达命令，彭总似乎总是这副铁面无情的面孔。面对这样一副面孔，属将们似乎已感受到军法的威严和无情，谁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和疏忽。“是啊！要绝对不能出事！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此时，周恩来总理正在日内瓦参加旨在解决朝鲜和平统一问题，以及印度支那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在内的独立、和平等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件外交大事，上海是中国国际影响最大的城市，决不能让美蒋反共势力在上海弄出什么有损中国国威、军威的事件来。

想到这里，聂凤智对与会同志说：“要遏制美蒋空中的骚扰，就要牢牢把握制空权，夺取制空权不外有三法：一、先发制人，摧毁敌方的机场、飞机、油库等空军设施，使对方飞不起来或没有飞机可飞；二、经过空战消灭敌方力量，压倒对方，击败对方；第三，凭借自己的绝对强大不战而屈人之兵，使对方根本不敢到你这儿来骚扰。因他们知道，有来肯定无回。”

聂凤智看了看大家，继续分析说：“从当前的情况看，第一种情况根本不可能，我们的翅膀没有那么硬，腿没有那么长，根本伸不到敌人的大后方去；第三种情况更不存在，因为我们的力量还弱小得很，所以，供我选择的方案只有第二个，还得只有靠空中打，只有把他们打趴下，打破胆，他们才会变得老实起来。”

打，是一门最复杂、最深奥的学问。

聂凤智在仔细地分析了整个浙东上空的敌我态势后，很快拿出了“远伸作战”的方案。

华东军区司令部里，张爱萍正在仔细地听聂凤智在作“远伸作战”方案的汇报。

聂凤智摆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我的看法是，根据已有的上海防空体系和我军的作战力量，蒋介石要派大机群大编队进攻上海的可能性不大，但还要以防万一。他最可能的是小股侵袭，扰乱和平，制造国际影响，而且极可能是夜间偷袭。来与不来，来大来小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敌方手中，因此，无论我们怎样加强防空的火力，增设雷达的数量，我们都陷于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防御之中，万一有哪一环出了差错，整个防御的链条就可能绷断。”

张爱萍皱着眉头，吸了一口烟，急切地问：“你的办法呢？”

聂凤智说：“我认为，我们变被动为主动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争取‘远伸作战’的办法。所谓远伸，就是把我们的作战区域和防空体系前移到舟山群岛上空及其以南。这样，不但可以寻找更多的战机，同时也就把大上海远远地摆到了绝对安全的大后方，从而达到保卫大上海安全的目的。”

张爱萍听后，站起身来，十分高兴地说：“很好，凤智，我认为，这是一个最有力也最万全的方案，您可以再把细节多考虑一下，争取在作战会议上敲定。”

“远伸作战”行动实施后，立刻收到了神奇的效果。华东军区把远伸作战的任务交给海军航空兵和驻杭州、嘉兴一线靠南方的空军部队配合执行后，很快打得蒋军“空中英雄”们自顾不暇了。经过几次激烈的血战之后，不但上下大陈岛和一江山岛以北空域完全由我军控制，天气好的时候，我们的飞机还可以向南伸进至一二百公里的空域，有效地威胁蒋军的海上运输线。这样一来，不仅使上海的陆空安全有了保障，也使我海陆空三军向一江山岛和上下大陈岛展开作战意图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还没有打响，聂凤智指挥的空战就已经先声夺人，打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了。

二、东矾列岛中擒魔

浙东沿海的东矾列岛由高岛、头门山、蒋几岙三岛组成，矗立于台州湾和三门湾的对面，扼守着海门、石埔航线的要冲，控制着浙东的辽阔海面。

远远望去，东矾列岛这个三岛一体的岛屿，仿佛是一只怪兽，蜷伏在浙

东沿海的水面上，龇牙咧嘴，狰狞可怖，似乎随时都会扑过来咬你一口。

这是一个天然的前沿要塞，要夺取大陈岛、一江山岛，必须首先攻克这个天然的屏障。

蒋介石为了保住大陈、一江山两岛，在这个不起眼的怪岛上投放了大量的兵力。东矾列岛的守敌，是蒋军一江山地区司令部派出的以王枢为大队长的游击队 100 多人，有长短枪 100 多支，配有无线电台，可与一江山岛之敌保持联系。随时能得到他们的支援，此外岛畔还经常驻有小型炮艇、大型舰各 2-3 艘。

东矾列岛上的蒋军利用手中的这些重型武器，张牙舞爪地肆意横行，他们经常以“试炮”为名，在海面上威逼肆虐，掩护其机帆船截击、抢劫往来商船，封锁我南北海上交通，极大地破坏我渔民的安宁。

我最高统帅部决策：一定要收回东矾列岛，为解放大陈岛、一江山岛做好必要的准备。

5 月 8 日，军委要求华东军区攻占东矾列岛。登陆后，以适当数量的舰艇，依托东矾列岛，配合我驻宁波的海军航空兵，掩护守岛部队，打击可能反扑之敌。

前线司令员战前下达命令：“务必全歼东矾列岛之敌，组织严密空防，决不能让敌机窜到大陈、一江山一线以北。”

5 月 11 日，战斗开始。

清晨，天空积云片片，敌人出动了两架 F-47 飞机，他们利用云端、云隙作为隐蔽，采取忽高忽低、波浪式前进的战术手段，抵近至大陈、松门一带，对我防区进行骚扰、偷袭。

我雷达部队准确地捕捉到了敌人的踪迹。

坐在前线指挥所里的张爱萍司令员，用十分坚决、凝重的语气下达命令，“空军起飞迎击！务必将其击落！”

机场上，马达轰鸣。海空某团的两架战鹰呼啸着冲上蓝天。

这是飞行中队长保锡明和飞行员董世荣的长、僚机。

两架米格-15 战斗机加大油门，穿过白云和高空的雾层，向战区飞去。

透过云隙，保锡明看到下面山色蒙蒙，烟波浩渺，白茫茫的海面上漂浮着点点渔帆。这是他第一次带着僚机单独执行战斗任务，心情有点紧张，亦有些激动。

“要坚决拦歼敌机，不能让它轰炸我们的渔场，更不允许它攻击我地面部队和舰艇！”

保锡明默默地沉思着。

两架米格-15 飞过渔场上空后，保锡明向僚机下达了命令：

“463 号，注意搜索前进！”

“463 号明白！”僚机回答。

他们此刻圆睁着虎眼，在茫茫云海中左右搜索，上下翻飞，两眼瞪得发酸，唯恐溜掉了任何可疑的黑点。

“兔崽子！躲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露头？只要我们在，你们就别想窜过来！”董世荣心里焦急地念叨着。

保锡明加大油门，指针已接近最大速度了。很快他们就飞到了已被我军占据的最南端的头门山了。

“咦？怎么地面指挥员还叫一直向南飞呢？”董世荣问了一句保锡明。

“是啊，应该发现敌机了，继续搜索！”保锡明回答道。

正在这时，耳机中传来了地面指挥员急促的命令声：“462，463，敌机已飞到你们前面，发现了没有？截住他们，狠狠打！”

“是！”二人同声回答。

一听说敌机已经出现，两人精神立刻为之一振，两架战鹰加大速度，疾速地向前冲击。保锡明看了看下边，松门已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前面的天空灰沉沉的，很难分清哪儿是水，哪儿是天。

在这种情形下想发现敌人是比较困难的。

“敌机就在我们前面，怎么追了3分钟还没有发现？”耳机传来小董不解的询问声。保锡明当机立断：“463，调头回走按原航线搜索敌机！”

他们立即转身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按原航线搜索回去。

果然，阴云里两架敌机如两个黑色的麻雀正在偷偷飞进。

“462，我已发现了敌机！”僚机董世荣十分激动地报告。

“好，马上投副油箱，准备战斗，我掩护，你攻击！”保锡明简明地命令道。

董世荣驾机照直朝敌机冲去，保锡明的飞机犹如飞鹰一样，尾随在小董的后面，咬住了敌人的长机。

他猛地把油门前推了一下，见敌机的投影在瞄准具的光环里慢慢地变大起来。

“乖乖！是美国造的F-47型战斗机！”

这是美国比较新型的战斗机，速度快，性能好，火力强，但越是这种吹嘘不可战胜的新式武器，越能激发我指战员的高昂斗志。

“打的就是这不可战胜的……”

保锡明抓住战机，狠狠地按下了炮钮。

“咚咚咚……！”一串红色的炮弹射向敌机，可惜射偏了一点，炮弹从敌长机僚机之间穿了过去。虽然没打着，但敌机却被这一通炮给吓懵了，机身摇摇摆摆地失去了平衡，队形也乱了套。他们妄图摆脱攻击，于是向左偏机逃跑。

正当敌机把机头扭向左侧时，保锡明敏锐地洞察到这个家伙的鬼把戏，他立即大胆地逼近敌机，紧紧地跟着它，同时不断地向左侧进行瞄准修正。

500米、400米、300米了，“咚咚咚……！”又一串炮弹射出，红光像一团团炽爆的火焰包围了整个敌机，敌机被命中，但没有被击中要害、摇摆了几下，又向前挣脱飞逃。

这时，保锡明扑上前去，再次拉近与敌机的距离，猛地按动了两个炮钮，猛烈的炮火像数十条火蛇一样，向敌机频频送去“死亡之吻”。

这一次，敌机肯定回天乏术了，串串炮弹把原本漂亮的机身打成了一个千孔百疮的漏斗。可距离太近了，我飞机距离敌机只有五六十米了，再过一两秒钟，就会相撞在一起而同归于尽。保锡明沉着地猛一拉杆，飞机紧贴着敌机的左上方冲上云天。

他扭过头，喜悦地看着敌机拖着浓烟，带着没有投出的炸弹，歪歪扭扭地坠下海去了。

“轰”地一声，海面上腾起一座十余丈高的浪柱。

“462，注意敌机！”僚机董世荣高声呼叫。

另一架企图逃跑的敌机为了摆脱厄运，不再一味逃窜，而是调转回头，

穷凶极恶地朝保锡明迎头扑来，保锡明想绕到敌机尾后攻击，可就在这当儿，敌机的两个翼尖前缘喷出几道炫目的火团，敌人为了摆脱困境，抢先朝他射击了。

保锡明突然觉着他的飞机左翼剧烈地抖动了一下，座舱里立刻充满了刺鼻的黑烟。黑烟遮盖座舱里的仪表，像起了火似的弥漫着。

“糟糕！我被打中了。”保锡明被浓烟呛得难以喘息。“难道要跳伞吗？不！这架飞机太珍贵了，祖国需要它，人民需要它，只要还能飞，就要保住它。”保锡明决定要与飞机共存亡。他果断地打开了座舱盖想换换气。座舱盖“唿”地被强烈的气流刮掉了，一股冷风吹散了密布在座舱里的黑烟。呼吸顺畅了，顿时觉得大脑清醒了许多。他欣喜听到了发动机正常的轰隆声。

保锡明立即检查了操纵系统，飞机的主要仪表指示正常，保锡明心里感到十分欣慰。

现在他放心了，不仅要把飞机平平安安开回去，还要再将剩余的那架敌机击落。他赶紧向四周搜索，敌机没有了，僚机也没有了，好像他们都神奇地消失了，身下大海里只有点点白帆在慢慢飘移，四周的厚厚云团，驮浮着他的飞机。此时整个天穹海面像从来没有发生战斗一样寂静平和。

他不知道董世荣正与敌机追杀，已经飞出很远了。

当董世荣发现敌机把保锡明的飞机打伤以后，怒火陡起，猛加油门，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机。

敌机看董世荣像猛虎扑食一样朝他冲来，吓得肝胆俱裂，赶紧转身驾机逃跑，董世荣猛追过去，一阵重炮，直打得敌机冒着黑烟向远处逃去。

“返航。”董世荣听到长机微弱的命令。

“462，你怎么样？”董世荣着急地问。

“我很好，返航！”保锡明命令。

保锡明驾驶着受了伤的飞机，平稳地降落在地面上。

地勤员飞也似地围了上来，当大家把保锡明从飞机里扶出来时，只见他的安全带和裤子上还在冒火星，撕下裤子一看，他的右臂被重机枪弹打掉了一大块肉。血水已经浸透了衣衫。

“伤的重不重？”董世荣冲过来拨开人群，关切地问。

“没啥！就这胳膊上让疯狗啃了块皮。”保锡明忍住剧痛和胜利的喜悦，风趣地骂了一句。

敌人遭到了重创，仍不死心。5月19日，又出动了八架F-47型战斗轰炸机，分成两批向北进犯。13时27分，一批四架出现在大陈、一江山岛上空，企图轰炸我军已占领的岛屿和海门港口停泊的舰船。

我海军航空兵某师奉命起飞四批，每批八架次，先后两次以高速飞至战区，与敌机作战。一次攻击就打乱了敌机编队，迫使敌机将炸弹扔到海中，由1200米的高度下滑到300米企图逃窜。我军飞行员不顾海面上敌舰艇高炮的射击，给予了敌机以猛烈的打击。

飞行大队长宋国卿一次攻击，就击伤、击落敌机各一架。空战5分钟，第一批敌机中就有三架被击落，一架被击伤。另一批四架敌机见势不妙，即向南逃遁。

在战斗中，我指挥员与敌人斗智斗勇，利用无线电佯动之手段，迷惑敌人。当时我歼击部队还不具备低气象条件下的升空作战能力。为使敌人弄不清我实际的作战力量，又考虑到敌已遭到我多次打击而丧失战斗意志的情

况，于是，当我机因气候恶劣不能起飞时，便巧妙地采用了无线电佯动的办法，起到了吓跑敌人的作用。

有一次敌机窜到南鹿岛，我地面指挥员通过无线电通信，下令假起飞，实施假引导，敌机果然中计，以为我战机升空，仓皇逃跑了，这样搞了几次，都十分奏效。

5月15日，我军集结在白沙滩一线，严密封锁消息，准备收复东矾列岛。

中午，空中突然飞来四架敌机，正碰上我进岛部队集结待命我空军的两架米格-15立即升空，一阵激战，我军击落敌机两架，余下两架望风而逃。

这时，正赶上渔汛，白沙湾海面上千帆万船都在捕鱼作业，渔民们毫无惧色，神情悠然地目睹我空军空战获胜的场面，乐得嗷嗷直叫。那架势真比在足球场上看精彩的球赛还热闹十分。

突然，像一阵台风猛刮过来似的，渔民们不约而同丢下鱼网，大声叱喊着，奋力摇橹向空中坠下的一个黑点包围了进去，那股蜂拥争先的劲头，简直像狂奔猎食的猛虎。原来一名蒋军飞行员弃机跳伞。刚掉到海里，就被渔民的七八张鱼网层层网住，渔民们押着战利品兴致勃勃地收网了。

当天夜里，我军化装成商船队登上东矾列岛，一枪未放就占领了该岛，正在赌钱、嫖妓的敌兵被我军全部抓获。

在敌人的电台上，我军截获了大陈岛敌人发给台湾的电报，驻岛匪首刘廉一惊呼：“共军一个师先我占领头门山岛！东矾列岛已经失守……”

看到这一电报，我官兵欢笑着说：“用不了几天，他又该惊呼，大陈岛失守了……”

三、蒋军两巨舰海底喂鲨

为了尽快解放浙东诸岛，实现祖国统一的宏愿，1954年8月底，毛泽东亲自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浙东前线指挥部，任命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凤智为副司令员，并由聂凤智负责空军和海军航空军的统一指挥。在统一的指挥下，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序幕就要拉开了。

9月，浙东前线指挥部作战室。

在陆、海、空军参战部队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张爱萍司令员细心听取了各种作战方案的设想后，宣布了前指的决定：

“渡海登陆作战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夺取战区制空、制海权，掩护参战三军进行战前训练，同时创造孤立、围困、封锁大陈岛国民党守军的战场条件；第二阶段为实施渡海登陆作战阶段，空军航空兵要出动15个大队一个夜航中队支援陆军实施登陆。”

11月1日，当寒冷的气流笼罩大地的时刻；“哒哒哒！”三发红色信号弹拖着三条红色光带飞上了天空。

第一阶段实施围困作战的方案开始展开了。

我轰炸机、强击机组成庞大的统一编队，像一群展翅天穹的雄鹰、黑压压地出现在大陈岛、一江山岛的上空。

瞄准镜里，大陈岛、一江山岛上敌人的重要军事目标和来自台湾的锚泊敌舰，都陷入我军炮火的笼罩之下。

11月1日至4日，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多次给敌人以重创。

共出动轰炸机 112 架次，投弹 1154 枚，大陈岛和一江山岛的蒋军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极度恐惧之中。

11 月 3 日，大陈岛蒋军连发数电，请求台湾当局火速给予支援。当夜，台湾，台北士林官邸。

为应付大陈岛、一江山岛出现的紧急局势而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已经持续整整 4 个小时了。

蒋介石身着军服，端坐在正中的座椅上，阴沉着脸，毫无表情地倾听着手下诸将们的侃侃而谈。此时他心情极坏，他完全没有想到，用最先进的军事装备和设施层层武装起来的大陈岛和一江山岛，在短短的四天内，就被中共军队炸得几近瘫痪。他对自己的部下极为不满，对大陈、一江山岛上的守军将领更是气怒万分。

“娘希匹，只知道呼救，不知道反击。”他恨恨地站起来，嘟囔了一句后，转身离去。这使得在座的总参谋长陈诚、“国防部长”俞大维等面面相觑。

总统发怒了，必须赶紧策划一个应急之策。

会后，“国防部长”俞大维，“副参谋总长”余伯泉协同美军事顾问团副团长麦克唐纳乘飞机秘密飞赴大陈、一江山岛视察，研究出一套加强防守伺机反击的战法。

两军更大规模的空战和海战，围绕这片岛屿展开了。

在我空军举行的庆功大会上，张爱萍和聂凤智两位司令员为 11 月 1 日至 4 日给敌人重创凯旋归来的航空兵戴上鲜艳的大红花。

1955 年 1 月 10 日，浙东沿海地区刮起了大风，海上卷起了汹涌的波浪。蒋军军舰无法出航，只好停泊在大陈岛的港湾里。

这些蒋军军舰，经常抢劫我海上渔民，炮击沿海岛屿和城镇，并公然拦劫来往于我国海域的世界各地的贸易船只。其中一艘坦克登陆舰“中权号”是 1946 年美国杜鲁门赠送给蒋介石的，另一艘“太和号”是大型护卫驱逐舰。这两艘军舰自恃防守火力强、航速快、技术性能高，经常主动出击，对我航线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拔掉这颗“眼中钉”，已属当务之急。

一江山岛位于大陈岛西侧，成为一个天然的门户。在这个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上，盘踞着 1100 名蒋军，火力配备很强。这个地区气候十分复杂，每年 1 至 2 月间通常只有五六天好天气。要炸沉敌舰，只有出其不意利用恶劣的海上气候条件，隐蔽出航，飞越一江山岛这一天然屏障，才能一举成功。

今天，浙东沿海海面上巨浪滔天，敌舰龟缩在大陈岛港湾内，正是出击的天赐良机。

聂凤智司令员得到确切的情报后，果断命令飞行大队：“抓住战机，停止训练，立即出航！”

刚从靶场归来的飞机，又挂满炸弹，重新滑向起飞线。

12 点 35 分，副部队长张伟良率领轰炸机群起飞了。为了不惊动敌人，无线电通信保持静默。机群在低空编排战斗队形，护航的歼击机一对对伴随在轰炸机群四周，向着大陈岛悄然飞去。

狂风海浪似乎为机群壮行。敌人满以为这样恶劣的天气，我机是不会出动的，因此港湾内敌舰的对空警戒十分松懈。他们哪里想到，我轰炸机群如同同一柄柄神剑迎着强劲的海风，掠过翻腾的海浪，向他们的头顶袭来。

机群到达航线上最后一个作为飞行目标的小岛上空，一江山岛已被甩在

身后，大陈岛近在咫尺，低空隐蔽飞行已没有必要。张伟良在无线电中命令：

“爬高！准备攻击！”

一架架飞机从低低的海面很快升高到 2800 米至 3000 米间，好像从海浪里站出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大陈岛前沿。

张伟良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大陈岛港湾，搜索敌舰停泊的确切位置。

“发现目标没有？”他向领航主任蔡之臣询问。

“没有。”回答的声音显然也有些焦急不安。

“仔细搜索。要尽快发现目标！”张伟良命令。他知道，最重要的是缩短发现目标的时间，现在整个机队都处在敌人防空炮火的区域之中，应在敌人作出动作之前实施集中猛烈的轰炸。

整个机群大睁着眼睛在大陈岛湾四下搜索。

只过了短暂的一霎，各机组几乎同时向张伟良报告：

“发现目标！发现敌舰！”

张伟良也发现了目标：在大陈岛港湾内靠山背的一侧，停泊着两艘大型军舰和几艘小型舰艇。敌人为了躲避大风，藏在港湾深处的 3 号锚地和 5 号锚地，极其隐蔽。

张伟良立即下命令：

“1 大队、2 大队轰炸 3 号锚地！3 大队轰炸 5 号锚地。行动要快，得手后迅速返航！”

“明白！”大机群立即分为两段，像两把铁锤，迅猛地两个停泊地砸去。

此时，敌人清醒过来，终于发现了空中的目标，慌忙披挂上阵。凄厉的警报声响成一片，港湾内乱成一团。军舰上的高射炮开火了，大陈岛地面的高射炮群也慌不择路地把一排排炮弹射向天空。

张伟良已经紧紧盯住停泊在 3 号锚地的“中权号”，他驾机稳稳地进入了轰炸航线。

“中权号”的末日到了。

蔡之臣凝神屏息盯着轰炸瞄准具。

“向右两度！”

张伟良用脚极熟练地蹬了一下舵盘。

“再向左半度，好！保持！保持！”

“中权号”笨重的投影已压到瞄准具的纵座标线上，迅速滑向“十”字花的中心。当这两个中心重叠的一瞬，蔡之臣按动了投弹电钮。

一颗颗下落的重磅炸弹，在空中发出滋滋的尖啸。

接着，在靠近军舰的海面上，冒起了两根高高的白色水柱，只见军舰的头部火光一闪，骤然腾起团团浓烟。

“命中舰首！”蔡之臣高兴地喊。“再来，把它打到海底喂鱼。”飞机一个漂亮左旋，又准备进入新一轮的攻击。

“中权号”如同醉汉在海水里晃动起来，它想逃跑，可是在这狭窄的港湾里，根本没有它的藏身之地。它只能拖着庞大沉重的身躯，等待着上帝的安排。飞在张伟良后面的宋宗周机组，又狠狠地投下一批炸弹，这一轮攻击，准确地炸中了“中权号”的中部和尾部。

烈火吞没了“中权号”，庞大的舰身渐渐没入海底。舰上刚由台湾运来的汽油、弹药，一部新式美制雷达设备和大批军用物资，都在烈火中燃烧、

爆炸，整个大陈岛港湾灿如白昼，变成一片火海。

此时此刻，地面指挥所的同志们听到前方的报告，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炸得好！炸得好！这下掏到敌人的心窝子里了。”“蒋介石一定气得发疯。”

“哈，艾森豪威尔也会大丢脸面……”

在1大队、2大队炸沉“中权号”的同时，由副团长宁福奎带领的3大队，也在5号锚地上，炸伤了“太和号”护卫驱逐舰。

同一天，强击部队还击伤了小型敌舰三艘，其中刘建汉对停泊在大陈大沙头以北锚地的敌“衡山号”舰，实施轰炸时，准确投掷炸弹三枚，使这艘敌舰受到重创，基本报废了。

在封锁敌岛之战中，聂凤智司令员共组织出动各型飞机297架次，取得了击毁击伤蒋军舰五艘的胜利，在我军空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再也不敢在大陈岛海面上胡作非为了。盘踞在大陈、一江山岛之敌龟缩在永备工事里，已成为瓮中之鳖，我军胜利地完成了从空中围困、打击据守之敌的任务，为解放一江山岛渡海作战，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至此，三军联合登陆解放一江山岛战役第一阶段的准备工作已告完成。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四、我军第一次陆、海、空立体作战大展雄威

1955年1月17日，张爱萍在电话中向北京总参谋部陈赓副总长详细报告了18日对一江山岛发起攻击的作战方案及部署，并请示中央军委做出最后决断。

陈赓副总长随即向正在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彭德怀部长进行了汇报。

彭德怀在休息室接到电话报告后，又立即将这个情况报告给正在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刘少奇主席，并呈周恩来总理阅示。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聚在一起，简单地商议后，决定让彭德怀定下决心。

彭德怀当即回电表示同意张爱萍司令员的全套方案。

1月18日，张爱萍来到海门。凌晨，他和一个参谋带了测风仪，攀上头门最高的山头，随时观察气象变化情况。

黄朝天副军长向他汇报了部队准备情况。大战在即，张爱萍命令王德参谋长再次向北京报告：

“三军都已进入作战位置！解放一江山岛战役准时开始。”

上午8时，张爱萍命令：

“总攻开始！”

空指司令员聂凤智立即向空军下达了起飞的命令：

“开始攻击！”

马达轰鸣，一架架雄鹰飞向蓝天。

这是我军战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空袭，共有轰炸机三个大队27个架次，强击机两个大队16个架次，他们混合编队后对一江山岛之敌实施了空前猛烈的火力轰炸，同时另外三个轰炸大队对大陈守敌指挥部和炮阵地进行轰炸。

在前线指挥所里，用望远镜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江山岛上被炸弹激起的浓烟和一团团明明灭灭的火光。

隆隆的爆炸声，弹片横飞的尖啸声，划破冰冷的空气清楚地传来，一江

山岛沉浸在一片硝烟弥漫中。

我轰炸机、强击机依次俯冲而下，又冲腾而起，对敌岛实施第一轮毁灭性的打击，共投弹 127 吨，完成了对一江山守敌的第一次航空火力准备。与此同时，我轰炸机、强击机又对大陈岛敌指挥部和雷达站进行轰炸扫射，使敌机通信联络中断，指挥失灵。

湛蓝的大海上，波平如镜，一碧万里。我 100 多条登陆艇和各种舰船，正以严整的防空队形，向战役展开地域进发。

张爱萍庄严地站在头门山的高阜上，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海上整个战斗的进程，一边开玩笑地对站在一旁的王德和登陆指挥所司令员黄朝天说：

“这哪像在海上打仗，简直像在西湖里划船嘛！”

他看了看怀表，毅然挥手命令：

“命令炮兵实施破坏性射击！”

话音刚落，数百门各式火炮齐鸣，吼声响彻海天，1.2 万多发炮弹，分七次准确地射向一江山岛。

敌人炮兵开始还击了。

密集的炮火向我海上排列有序的舰队打来。只见登陆舰艇旁火柱冲天，黑烟翻卷，有几发炮弹炸得舰艇不断摇晃，一艘登陆艇的甲板中弹后起火。

张爱萍果断命令道：“给轰炸机大队发报，让他们重点攻击大陈岛的炮兵阵地！”

天空中，轰炸机群迅速执行命令，调转机头向正在逞威的大陈岛敌炮兵阵地进行压制性轰炸，在十多分钟的地毯式轰炸中，大陈岛的敌炮兵变成了哑巴。

看到岸上的敌炮群被炸得人仰马翻，我登陆部队的官兵都欢呼起来，有了制空权一打起仗来就是痛快。

14 时 15 分，张爱萍从望远镜中看到，我军的第一面红旗已插上一江山岛的 190 高地。

我军首次陆、海、空联合兵种渡海登陆战，不到 3 个小时就结束了、全歼敌守备司令以下 1086 人，其中击毙 519 人，无一漏网。

至此，“固若金汤”的一江山岛被我解放军的铁拳砸开了。

战斗结束后，张爱萍、聂凤智立即向中央军委汇报。

毛泽东看到来自浙东前线的电报后，动情地说：“好，打得好！三军都打得好，看来要打现代战争，就不能没有空军、海军这两个东西，这是好东西，是我们的宝贝哟！”他沉吟片刻，又笑着对周恩来说：“嗯，以前我有句话叫零敲牛皮糖，我看哪，今天该把‘零敲牛皮糖’改为‘火烧牛皮糖’了。”

毛主席身边的人都开心地笑起来，笑得流出了泪水。多少年来，飞机、大炮、军舰、坦克，一提起这些吓人的重武器，都是属于敌人的，可今天，我们有了自己强大的空军、海军。今后打仗，陆军兄弟再不用孤军作战了。

第二天，美国合众社援引在台湾《中央日报》上刊发的消息说：

“中共第一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是经过周密策划的，而且执行得很好。今后中共的军队将是一支可怕的力量。”当晚，台湾的广播电台哀痛地宣告：

“一江山岛 720 名忠义守军虽经浴血奋战，终因敌众我寡，最后全部壮烈殉国，为此，蒋总统特向西天遥相祭拜，以慰英灵……”

三天后，张爱萍将军乘登陆艇踏上一江山岛，面对苍茫大海，辽阔长天，

不禁思潮奔涌，诗兴大发，遂咏《沁园春》词一首。词意瑰丽，气势豪迈，堪称千古绝唱。

东海风光，寥廓蓝天，碧波卷狂。看骑鲸破浪，风掣

电闪；雄鹰队队，云击翱翔。万箭齐发，强弩鸣镝，列阵三英蹈金汤。锐难挡，那制高点上，红旗飞扬。

遥望大陈、一江，雷声震浓烟冲火光。忆昔诺曼底，西西里岛，冲绳大战，何须彭簧！“固若磐石”，陡崖峭壁，只落得一枕黄粱。英雄赞，似西湖竞渡，又谱新章。

第十三章

挥师入闽，赵德安首战3 0；孤胆英雄周春富勇立奇功；壮哉！杜凤瑞威震敌胆，血洒长空

一、闽东首战三比零

1958年7月18日。北京，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室。

会议室内坐满了各总部、军兵种的将帅。因为不久前，我军刚实行军衔制，此时每个人都军服笔挺，肩胛上金星熠熠。大家神色严峻，静听着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的讲话。

彭德怀解开了上衣扣，用小毛巾擦了擦汗水，继续发言，声音依如往前那样凝重、峻厉。

“刚才我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可以看到，目前，国际形势十分严峻，美国、英国继续向中东增兵。国民党军队为了策应美、英在中东的战争行动，正蠢蠢欲动，台湾海峡出现了紧张紧势。为了有效地支援中东人民的反帝斗争，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他站起来，走到巨幅军用地图前说：“中央军委决定，我们要采取两个大动作，空甲进入福建作战；对金门打炮，让他们尝点厉害。”

他转过身来，对坐在前排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说：“亚楼，你们空军要在7月27日前进入福建、粤东的作战机场。为稳妥可靠，要采取以小进求大进的方法，逐步推进。”

刘亚楼站起来问答：“请军委首长放心，我们一定以最快的速度早日入闽作战。”

与晚，空军司令部内灯火通明。空军党委连夜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军委会议精神。

7月1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主持召开了第一批入闽作战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刘亚楼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会议精神后，说：“经空军党委决定，采取如下紧急措施：一是迅速组建强有力的指挥机构。由聂凤智负责，立即组建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机关。二是使用战斗力较强、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力争打好第一仗。三是加强各机场的保障机构。四是明确作战指导思想，在战略上以少胜多，在战术上以多胜少，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目的。五是大力开展政治动员，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

1958年7月19日9时30分，空军司令部发出部队行动的命此时正逢福建地区遭5号强台风袭击，连续19天阴雨不停。全省被冲毁大小桥梁43座，公路、铁路严重塌方，交通受阻。在这种情况下，空军入闽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不顾疲劳，不畏艰苦，克服重重困难，携带各种装备，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迅速展开各项作战准备工作。

7月24日，国防部发布命令，任命聂凤智力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谢斌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彬、方升普、刘鹏为副司令员；裴志耕、罗维道为副政治委员。福州军区空军指挥所于7月25日开始工作。

第一批航空兵部队进驻连城、汕头的当无聂凤智便对下一步作战行动作了周密的安排，他要求各部队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进一步做好各项具体的作战准备。指挥机关要严密掌握空情，认真研究反轰炸、反侦察的

作战方案。强调打好第一仗对入闽部队站稳脚跟具有重大意义，务必做到精心组织、旗开得胜。

1958年7月29日，粤东沿海浓云密布，一团团棉絮般的白云从海面上慢慢涌向沿海大陆，在机场四周愈积愈低，天空渐渐变得灰暗起来。

上午11时许，国民党空军第1大队副中队长刘景泉带领四架美式F—84型飞机，紧贴着云层，低空向汕头方向飞来，他们企图采用偷袭的手段，炸毁我军新建的飞机场。

此时，在汕头机场的我航空兵早已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

指挥所的雷达荧光屏上，断断续续地显现出几个光点，敌机正向大陆袭来。

基地指挥员林虎师长果断命令：

“ 升空！ ”

“ 当当当…… ” 战斗警钟敲响。

11时7分30秒，早已作好战斗准备的四架战机，分别由赵德安、黄振洪、高长吉、张以林驾驶，出航迎敌。

3分钟后，四架战鹰冲入云霄。

领队长机赵德安看看仪表，机高200米，他知道，按照常规，四机起飞以后应该立即穿过云层直上高空，在云层上面完成编队，飞向战区。

赵德安十分清楚，敌机距自己不太远，如冲出云层，尚未完成编队时，便极有可能被敌机发现，如果仓促迎敌，必然陷入被动，他果断地决定提前编队隐蔽接敌。

“ 各机注意！按战斗队形在150米高度编队！ ”

“ 明白！ ” 各机回答。

云层中编队，是一件难度很大的战术动作，各机互相看不见，只有靠仪表指示操纵飞机，稍有不慎，就会与友机相撞，酿成大祸。这对飞行员的意志和技术，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但是，赵德安非常相信他的战友们，这种情况下的编队他们已经训练过多次，有着较大的把握。

果然，在极短的时间内，四架战鹰便编成菱形的战斗队形。

地面指挥塔一次次及时地向空中我机通报着敌机的高度和位置。

11时11分，气氛开始紧张起来。

“ 01号，01号，注意搜索，注意搜索，敌机就在你们的右前方！ ” 指挥塔传出了地面指挥员林虎师长的通报。

“ 01明白，各机注意搜索！ ” 赵德安命令三位战友。

在赵德安的率领下，四架战鹰冲出云层。在一道云缝中，驾驶03号机的高长吉首先发现了敌机。

“ 01号，我右前方发现敌机两架！ ” 他立即向赵德安报告。

林虎在无线电中听到这个报告，马上纠正：“ 不是两架，是四架！ ” 赵德安仔细一看，果然是四架。只不过他们靠得比较紧，不易发现罢了。

“ 03号，03号，我来掩护，你立即攻击！ ” 赵德安看到高长吉离敌机最近，正处在攻击的最佳位置，便果断地改变了由自己先进攻的计划，向高长吉发出攻击命令。

“ 03号明白！ ” 高长吉回答。

高长吉看准左侧距离最近的一架飞机，加大油门，猛扑上去咬住了敌人2号机的尾巴。

敌机发现了高长吉的动作，赶紧向左转弯，实施摆脱。

高长吉看敌机左侧转弯，一拨机头，直插敌机年侧。

5000米，3000米，1000米，500米，高长吉的瞄准镜稳稳地套住了敌机。

只有170米啦！高长吉狠狠地按动了炮钮，炮弹呼啸着钻进敌机，敌机还没分辨出是谁开的炮，就拖着一道浓烟一头栽进了大海。

“打得好！”赵德安高兴地大声鼓励着说。

这时候，紧跟在高长吉后面的张以林驾驶着04号机敏捷地来了一个腾跃，超过高长吉，扑向敌人的带队长机刘景良。

敌长机见势不妙，急忙向左急转弯，想摆脱来势凶猛的张以林。张以林早已看破敌人的企图，一长串炮弹发射出去，切断了敌机的逃路。

敌机又作蛇形运动，左摇右摆想甩开张以林的追击。

高长吉驾机紧随张以林，提醒他：“04号，敌机要跑，加快攻击，我掩护，你尽管放心打！”

“04号明白！”张以林没有了后顾之忧，猛推油门，朝敌长机猛追过去。

只见两架飞机从天空衔尾上下角逐，从云上打到云下，又从云下打到云上。为摆脱张以林，敌机使出浑身解数，张以林却始终紧紧咬住敌机丝毫不松，不给它一丝喘息的机会。他死死地压住敌机，从2000米高度一直把敌机压到600米。在低空，飞机活动的空间就很狭小了，敌机感觉不妙，拼命想往上拉，可头上的张以林、高长吉一串炮弹打得他心寒胆裂，无奈，只好继续往下滑。

张以林在瞄准镜中看到离敌机越来越近，只有150米了。

这是最好的攻击距离。

“快打！快打啊！”高长吉也看到了稍纵即逝的战机，大声向友机呼喊着。

“咚咚咚！”一阵炮响，张以林向敌机开炮了。连续不断地三串炮弹凌空斩下了敌机的机翼，敌机犹如失控的陀螺掉进了大海。“轰”的一声，溅起了几十米高的水柱。

赵德安一直带领2号机，掩护3号、4号机同敌人作战。当他看到敌人两架僚机企图救援敌长机，从背后对张以林进行攻击时，立即命令02号机黄振洪：

“掩护我攻击敌僚机，绝不让他们偷袭得手。”

下达命令的同时，赵德安一推机头，向来增援的敌两架僚机扑了过去。

敌两架僚机原本全力以赴，想救出长机，没想到斜刺里又杀出赵德安，想躲闪已经来不及了。

赵德安准确套往一架敌僚机，“咚咚咚！”一串重炮，打的敌机连翻了几个跟头，从高空一头栽落下去，临近海面时，才恢复平衡，带着累累弹伤和滚滚黑烟，顺着海面向台湾方向逃遁。

另一架敌机眼看最后一个伙伴被击成重伤，心中十分惊恐。一推机头，转身跳出战场，贴着海面，仓皇遁去。2号机黄振洪护卫着长机打下敌机后，抖擞精神转身向逃跑的敌机追去。

谁想敌机逃跑的速度大快了，距离越拉越远，在“返航”的命令声中，黄振洪只好放弃了继续追击的行动，遗憾地目送敌机消失在云海之中。

四架战鹰整理好队形，向着机场凯旋飞来。白云正在慢慢向海上退去，天空此时愈来愈湛蓝、明澈。

“3：0”庆功会上，林虎师长为四位英雄披红戴花。

这次空战耗时仅3分钟，赵德安中队击落国民党空军F—84飞机两架，击伤一架，自己无一损伤，获得全胜。

7月30日美国台众国际社一则电讯称：超音速的共产党飞机在台湾海峡上空进行了一次漂亮的“飞行表演”。这是一次使国民党空军透不过气来的一边倒的战斗……

这次战斗的成功，在于部队行动的隐蔽和地面指挥的正确果断。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战报上写下如此赞语：“第一有很好的决心！第二有非常重要的指挥！第三是带队长机机动灵活，空中指挥果断。第四是飞行员英勇顽强，攻击时靠得近，打得准，打得狠。”三人开炮，射击距离近者151米，远者也只有366米，高长吉仅用两发炮弹即击落一架敌机。

首战告捷，揭开了入闽作战的序幕，给了国民党空军兜头一棒。蒋军悲哀地感觉到，中共的军队再不是“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了，他们已经有了强大的空军。

二、周春富独但震长空

1958年8月14日上午，万里无云，碧空如洗。

福建前线某机场，飞行大队长赵俊山和周春富等战斗值班的飞行员们，坐在闷热的座舱里等待着升空的命令。

“当当当！”警钟敲响。

“红旗！”飞行员们周身一震，这是塔台发出的一等战斗准备信号，表明敌人已经入侵，今天的飞行不再是例行公事了。

顿时，机场上爆发出阵阵雷鸣，一架架银鹰启动了。

“起飞！”塔台指挥员下达了升空的命令。

八架战鹰依次驶上跑道，然后昂首直插云天。

蓝天上，战鹰一面编队，一面搜索前进。

“01号，01号，前方发现两架敌机！”08号周春富首先发现目标，赶紧向大队长报告。

“注意观察！”赵俊山命令。

“又发现两架敌机！”周春富惊呼道。

“又有三架敌机向我飞来！”06号机也发来报告。

在接到各机报告的同时，大队长赵俊山已看清蒋军有七架拉烟飞机，在1.2万米的高度上，从马祖岛向我闽江口方向飞来。

“各机注意！”赵俊山果断地命令：“投副油箱，左转，爬高占位！”

“明白！”各机边回答边执行大队长命令。

周春富飞在最后面，一面爬高，一面警戒着后方。

这七架敌机是蒋空军的“工牌”机组，号称“飞虎”的第5大队。大队长邹奎玉中校率队气势汹汹地扑来。

“报告中校，前方有共军飞机拦阻！”僚机向邹奎玉报告。

这是一场双方都缺乏准备的遭遇战。

邹奎玉瞥了一眼远处中共的八架米格—17战斗机，顿时涌起一种得意与自豪相交织的感觉。他左右环视了一下，自己驾驶的F—86“佩刀”式歼击机，是美国大老板武器库里的新家伙，速度快，火力猛，无论从机种还是飞

行高度上看，各项技术指标都大大优于米格—17。中校嘴角上挂着一丝蔑笑：得教训一下这批共军娃娃兵，让他们知道美式新装备的厉害。

“全队注意，成战斗队形！”邹奎玉下达了命令。

七架敌机各自左右转头，很快，便齐刷刷排成一个扇面，向前迎去。

赵俊山知道爬高占位已来不及了，立即一压机头，率领大队从敌机腹下一冲而过。

敌机扑了个空，邹奎玉命令“执行第二套作战方案”。敌机马上又分成两股，来了一个交叉转向，左边四架猛向右后方转，右边三架猛向左后方转，妄想包抄我机后路，前后夹击。

赵俊山看透了敌人的招数，大声命令：

“右转！”随后立即向三架即将临近的敌机空隙间猛插过去。三架敌机见势不妙，按下机头，向南窜去。

赵俊山两眼紧盯着敌机，率队穷追不舍。

飞在最后面的周春富，发现由左向右弯转的那四架敌机继续向右转来，兜到赵俊山他们身后，想从后方进行偷袭。

情况万分危急！

“狗强盗，想找便宜，没门！”周春富猛向左一转机头，迎面朝着四架敌机全速冲去，边冲边按动了炮钮。

周春富的飞机尖啸着向敌机扑来，炮口喷射着明明灭灭的火焰，仿佛一只被激怒的猛虎，挟雷裹电，势不可当。

邹奎玉万万没有料到，双方交锋的第一回合，原本处于劣势的中共机群居然占了上风，尤其是担负后卫任务的周春富，横冲直闯，舍生赴死，做出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动作，破坏了前后夹击的最佳时机，于是，他急忙命令：“各机注意隐蔽，避免与中共飞行员正面交战。”

此时，四架敌机被周春富冲得慌了手脚，自顾不暇，急忙向两边躲闪。

周春富越战越勇，大小炮一齐向敌机猛扫。一架敌机躲闪不及，机身中弹，拖着浓浓的黑烟，向闽江口外的大海里栽去。

“太好了！到底打下了一架！”周春富心中十分高兴，拉起机头，再次钻进万米高空，去捕捉新的战机。

“不好！”他向下环视，发现下面出现了八架敌机，正在恶狠狠地向赵俊山率领的大队追击。

原来，今天蒋空军一共派出了26架飞机，赵俊山开始发现的只是敌人的第一梯队，双方接战后，第二梯队才如恶狼般悄悄地加入了战斗。现在周春富同其中的11架遭遇了。他明白自己已经身陷狼群之中了。

“绝不能让战友受到威胁！”

周春富毫不迟疑，返身从高空直向八架敌机俯冲下去。

“咚咚咚……”连珠炮似的炮弹，截断了这八架敌机的去路。敌机转身一窝蜂般向周春富猛扑过来。

这时，刚刚逃离的邹奎玉等三架敌机也转回机身，尾随在周春富的后面，拉近距离后，邹奎玉狠狠地向周春富开了炮。

周春富只觉得飞机猛地一震，接着机舱里弥漫出呛人的浓烟。

“不好，我中弹了！”周春富赶紧把稳方向然后飞速地闪开了敌人的炮火，一个转身又冲入了敌群，他知道，如果此时驾机撤离，只会成为敌人射击的靶子。

“狗强盗，今天我和你们拼上了！”周春富眼瞪得血红，目光如利刃般紧盯前方。

1：11！惊心动魄的壮烈场面出现了！

万米高空，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周春富驾驶负伤的飞机，如同一只勇敢的山鹰，出没在敌机群中，他忽而一跃而上，忽而直落而下，左右旋转腾挪，上下灵巧穿梭，不时射出的一排排炮弹打得敌机阵脚大乱，一架敌机躲闪不及，又被周春富的机关枪打中机尾，拖着浓黑的烟雾，逃出了战场。

邹奎玉恼羞成怒，大声命令：“各机注意，不要慌张！只有一架共军飞机，要占领有利位置，封住它的逃路，一定要将其击落！”

敌机群在邹奎玉的催促命令下，重整队形，继续一窝蜂地向周春富扑来。

周春富1947年入伍，1952年进入空军，经过一年半军校的学习和训练，成了一名优秀的全天候式的飞行员。此时，他虽身陷敌机重围，头脑却十分清醒，他为自己能吸引大批敌机而暗暗高兴。自己身边的敌机多了，战友那边的压力就会相对减少。局势是十分严峻的，他也没有想到，敌机一下子会出动这么多。

邹奎玉，这位蒋军“飞虎”队的大队长，此时也完全没有了往日的骄横和傲慢，他发现己方人多势众的优势非但发挥不出来，十多架飞机围着一架飞机打，反而投鼠忌器处处掣肘，相互间顾虑甚多。而中共飞行员超人的胆略和精湛的技术，亦不得不让他从心底折服。

他的僚机刚刚被周春富击落，在僚机坠落的一刹那，他的心抖成一团。这位僚机飞行员，在“飞虎”队也算得上一员猛将，跟随他转战南北，多次立下战功，在“飞虎”队里技术也是上乘的，可是居然也败在了眼前这个对手面前。

邹奎玉猛地拉起机头，跃上高空，向下观望。

那架共军战机，虽然负伤，但仍然勇猛无比，横冲直撞，上下翻飞，像出入于无人之境。

邹奎玉想，今天豁出这条老命，也要把这架共军飞机击落，否则军法无情，回去无论怎样解释，都是无法交差的。

此时的周春富，早已杀红了眼。他是步兵出身，曾磨爬滚打于枪林弹雨中。在多年的战斗中，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信条：狭路相逢勇者胜！尤其是空战这种没有依托、单打独斗的战法，胆略常常是最后制胜的法宝。

“各机注意！编好队形，保持距离，跟我围攻这架共军飞机！”邹奎玉又一次下达了命令。被激怒的敌机猛扑向周春富，几架敌机一起向已经负了伤的周春富的飞机开火了。炮弹绽开的片片弹花如死神的巨网，将周春富的战机团团包裹起来。他的座机再一次被击中了。

机舱里的周春富觉得额头像被一个尖利的东西猛撞了一下，血从额角上渗流出来，糊住了眼睑。座舱里浓烟弥漫，油箱里窜出火苗，飞机失控地向下坠去！

周春富知道自己已到了最后时刻，断无安全返回的希望了。可他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战场。

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钟，他早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全神贯注地希望再捕捉一次战机。果然天遂入愿，在下降的时刻，他又紧紧地咬住一架冲到他面前的敌机。

这架飞机恰恰是这次行动的指挥机邹奎玉中校驾驶的。他本以为面前的

中共飞机屡遭重创，已经失去了控制，他是以轻松、愉快的心情来欣赏自己的战争杰作的。万没想到这架中共飞机还能抬起头来，向他张开黑洞洞的炮口。邹奎玉吓坏了，急忙摇摆盘旋，企图挣脱追击。

此时，周春富哪能再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狠狠地按动炮钮，射出了机内的全部炮弹，敌机凌空爆炸，火光映红了周春富的面颊。

机舱内，火势越来越猛，灼热的气浪灸痛了周春富的面颊，操纵舱、方向杆已经完全失灵了，面板上的仪表受热后开始爆裂，这架飞机已经报废了，可它毕竟陪伴他战斗过 700 多个日日夜夜，有着极深的感情啊！永别了，伙计！周春富默默地祷告着说，随后启动了座椅下的按钮，弹出了机舱。

周春富是在击落国民党空军 F—86 战机两架、击伤一架后，座机中弹身负重伤的情况下被迫跳伞落海的。

福州军区领导人紧急组织军民进行海上救援。可是，茫茫大海，哪有周春富的身影呢！此事牵动了共和国领袖的心。

15 日，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看完空战的通报，心情沉重地对秘书说：

“你以我的名义打电话给福州军区领导人，让他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全力营救这名落水的飞行员！”

人民解放军海军炮艇和福建平潭县的 1800 多艘渔船连续数日在海上反复寻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周春富同志英勇地牺牲了。

浩瀚的东海，巍峨的武夷，为这位空中英雄静默致哀。

11 月 28 日，空军政治部决定：给英勇捐躯的周春富烈士追记一等功，并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三、壮哉！杜凤瑞血洒长空

1958 年 10 月 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指出：台、澎、金、马问题，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容许外国干涉。“三十六计，和为上计”。建议举行谈判加以解决。

但是，盘踞在台湾岛上的国民党当局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倚仗其主于美国政府的支持，在台湾海峡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公然声称要“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

1958 年 10 月 10 日，是国民党的“双十节”。这一天，蒋介石为了给退居孤岛的残兵败将打打气，竟然出动了 400 多架次飞机，活动于台湾海峡上空，并不断地窜入福建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捣乱。

上午 7 时，我空军福建某机场的指挥所里，传来了前沿雷达站的紧急报告：“敌机八架，正在向福建、龙田方向飞来。”

早已严阵以待的空军指挥员当即下令拦截敌机，绝不让敌人企图得逞。

“砰！砰！”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塔台指挥员发出命令：“升空！”

八架战鹰呼啸着从跑道上升起，编队向战区疾飞。年轻的飞行员杜凤瑞驾驶着一架米格—17 型飞机，飞行在编队的左翼。

杜凤瑞是一个只飞过 300 小时的新飞行员，他 25 年前出生在河南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境十分贫寒。1948 年，年仅 15 岁的杜凤瑞便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战役、云南剿匪战斗中多次荣立战功。1952 年调入空军

预备航校学习飞行，他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文化水平低的困难，攻下了高深的航空理论和复杂的飞行驾驶课目，以优异的成绩从航校毕业，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飞行员。

今天，杜凤瑞是第一次参战，能和战友们一起紧急出动，保卫祖国的蓝天不受侵犯，他的心情十分激动，他紧紧地把握操纵杆，警惕地注视着茫茫长空。

“左前方 50 公里，发现敌视六架，注意搜索！”耳机中传来了地面指挥员的敌情通报。

我空中指挥员副师长李振川立即下达命令：

“1 中队保持高度，2 中队爬高占位！准备战斗！”

“明白！”各机回答。

完整的编队一分为二，其中四道白白的烟带顷刻间直线向上，在蓝天中留下了浓浓的拖痕。

此时，国民党空军第 5 大队少校指导员路靖带领六架 F—86 型飞机、正窜至龙田地区上空，企图对我重要军事目标进行破坏。

“共军飞机！”位于最前面的一架飞机上的蒋军飞行员忽然发现空中白色的烟带，随即向全队发出了警告，蒋军飞行员顿时个个大惊失色，惶恐不安。

当路靖看清烟带仅有四条时，不禁喜形于色。他想，“六架对四架，我们占有较大的优势，共军也大小看我们了，何不趁机教训一下共军，捞点便宜，为双十节增光呢？”

想到此，他立即下令：“主动抢位，准备攻击，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六架 F—86 型敌机立即各自调整方向，恶狠狠地向我 2 中队的四架飞机扑了过去。

我 2 中队毫无惧色地迎击敌机。与此同时，位于后下方的 1 中队也扑了上去，形成了上下夹攻之势，与敌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杜凤瑞紧随长机李振川，向左前方的四架敌机冲了过去。突然，一架敌机从侧后偷袭过来，向长机连开数炮。

“01 号，01 号，你身后有狼，赶快升高！”杜凤瑞见情况危急，赶紧向长机报告，同时不顾一切地加大油门调头向敌机扑去。

“01 号明白！”李振川听了杜凤瑞的提醒，一拉机头，爬上高空，脱离了险境。

而杜凤瑞却陷入了四架敌机的包围之中。面对四倍于己的敌机，杜凤瑞临危不惧，沉着应战。

“04 号，小心！抓紧摆脱！”李振川发现杜凤瑞处境险恶，大声命令地不要恋战。

“04 号明白！”杜凤瑞一面回答，一面与敌机周旋起来，他忽而爬高，忽而俯冲，搞得敌机晕头转向。

“04 号！你后面有一只小狼，小心！”李振川见杜凤瑞一时无法摆脱敌机，只好尽可能地协助他作战。

“04 号明白！”杜凤瑞机敏地一拉机头，飞机陡然爬上高空，敌机从他腹下“唰”地一声冲了过去，一梭子炮弹全部放空。

杜凤瑞一个空翻又从高空冲下，一下子就咬住了这架敌机。

敌机发现不但没有打着对手，反而被对手咬住，气急败坏、拼命挣脱。

杜凤瑞死死咬住敌机，加大油门冲了上去，瞄准，开炮，一串串火光直扑敌机，敌机立即起火中弹，拖着浓浓的黑烟坠落下去。

身经数战的国民党空军中尉飞行员张乃军作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被共军击中，这位在空中飞行达 3000 小时的蒋军“英雄”，只有击落别人的光荣，还从没有被别人击伤的历史，可这一回、他知道自己碰上克星了。此时，逃命的念头占据了张乃军的头脑，他只好扔掉曾经给他带来无数荣誉、地位的战机，不顾一切地弃机逃生。可他刚落地，就被当地民兵生擒活捉了。

“打中了！我打中了！”杜凤瑞高兴地大声喊叫起来。

“04 号，打得好！打得好啊！”李振川兴奋地嘉许道。

这时，敌 4 号机从杜凤瑞身边飞过，被正在寻找战机的杜凤瑞机敏地捕捉住，随即调转机头，紧紧地咬住了敌 4 号机。

敌 4 号机驾驶员刚刚目睹杜凤瑞打落张乃军的情景、心有余悸，此时，见杜凤瑞又咬住了自己，吓得魂飞魄散，调头拼命逃窜。

路靖眼见张乃军这位“空中英雄”被杜凤瑞击落，又一架飞机被杜凤瑞咬住，直气得他嘴唇青紫，牙根酸疼。他大声命令道：

“各机注意，集中火力，攻击共军 04 号机！”

刹那间，敌机如一群恶狼，呲牙咧嘴全都向杜凤瑞扑了过来，气势汹汹，企图一口就把杜凤瑞撕碎。只见高空火光闪闪，炮声隆隆，战斗越来越激烈。

面对敌机的围攻，杜凤瑞全然不惧，他集中精力，穷追敌 4 号机。结果 4 号机为了摆脱困境，四处乱窜，它的行动几次都破坏了蒋空军预谋的攻击行动，反而成了杜凤瑞最好的护身符。

敌人 4 号机终于跳出战团，加大油门，全速向远处逃窜。杜凤瑞也熟练地打开加速器，猛力推杆，寸步不离地追击敌人。600 米，400 米，300 米，敌机在瞄准镜中的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杜凤瑞恨压心头，喜上眉梢道：“好小子，你跑不了了！”

他狠狠地按下炮钮。

“咚咚咚！”一阵急速的连发，打得敌机凌空爆炸。原本银白流畅的身躯，迸裂成无数的碎片消失在浩茫的蓝天里。

就在杜凤瑞向敌 4 号机攻击的时候，路靖驾机从杜凤瑞的后面冲了过来，对准杜凤瑞，“咚咚咚”就是一阵乱炮。

杜凤瑞尚未来得及品尝胜利的喜悦，只觉得机身猛丁一震，接着便剧烈地抖动起来。一块弹片切进他的额头，几道血流从他的面颊上淌了下来，舱内的浓烟呛得他喘不过气，他知道，自己和飞机都受了重伤。

“04 号！快跳伞！”李振川焦急地呼叫着。

杜凤瑞紧抿着失血的嘴唇，没有回答，他死死地扳握着操纵杆，似乎要用全身的力气拉住飞机，但飞机还是不听使唤，歪着身子往下跌落。

杜凤瑞顾不得擦一擦脸上的血水，他用颤动的手指，轻轻抚摩了一下面前的仪表盘，深情地自语：“再见了，我亲爱的战友！”

杜凤瑞忍痛跳出了座舱，飞机“轰”地一声在空中爆炸了。

杜凤瑞弹出座舱后，一顶白色的降落伞“砰”地一声在头顶打开了。带着他徐徐向地面降落。天风如涛，云海茫茫，他觉得苍芒宇宙间仿佛只剩下自己。往下飘落，飘落。1500 米，1000 米，800 米……眼看距地面只有几百米了，再有几分钟，杜凤瑞就要重返祖国大地的怀抱，与战友和亲人们团聚了。

就在这时，一架敌机卑鄙地从上面俯冲下来，对准手抚伞绳。

只在空中飘落毫无抵抗能力的杜凤瑞，射出了罪恶的炮弹……高炮部队的战友们亲眼目睹了杜凤瑞壮烈牺牲的情景，悲愤万分。他们把仇恨全部压入炮膛，一串串炮弹怒吼着射向敌机。这个残害杜凤瑞的刽子手终于没能逃过人民的惩罚。在掉头欲逃时、被一团炮弹击得粉碎。

杜凤瑞牺牲了，他的英名永垂千古！

为了继承发扬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64年国防部将杜凤瑞生前所在飞行中队命名为“杜凤瑞中队”。

10月10日的空战，国民党空军的六架F—86飞机被打掉了三架，我人民空军损失飞机一架。但台湾当局为了欺骗舆论，中央社发表消息声称：“在空战中，共击落共军米格—17型飞机四架。击伤米格—17型飞机两架，与敌机互撞坠毁一架”，“我机除张乃军中尉所驾驶的飞机一架撞毁共军飞机一架壮烈牺牲外，其他五架都已安全飞回基地。”并绘声绘色地虚构了张乃军“解救战友”、“奋不顾身”、“壮烈牺牲”的情景。这一编造出来的胜利消息和空战细节，由蒋介石在台北介寿馆主持的所谓“47年国庆纪念大会”上郑重宣告，引起了文武百官的欢呼。

而此时被杜凤瑞击落后当了俘虏的张乃军通过无线广播向全世界说明了被击落俘虏的真相，他沮丧地对新华社记者说：

“在我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情况时，突然觉得机身猛地一抖，顿时失去了知觉，我醒过来的时候，飞机失去了操纵，我只好跳伞。”

张乃军被俘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宽大待遇，1959年6月30日被释，返回台湾。

自10月10日战斗后，由于国民党空军连遭打击，再也没有出动大数目飞机与人民空军争夺制空权的能力了。台湾海峡的形势也逐步缓和下来。此后，福建地区的空中斗争形成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第十四章

空前绝后雨夜战，蒋哲伦展翅歼顽敌；海底捞针寻战机，王文礼痛击电子侦察机；空中“猎手”显神威，高长吉智斩“妖中妖”

一、空前绝后的雨申夜战

1959年5月29日深夜，粤桂边界阴云笼罩，云层中不时出现暗红色的闪电，远处传来阵阵沉闷的雷声。

一架飞机从雷州半岛方向悄悄飞来。这是一架由国民党空军少校飞行员胡平山驾驶的B—17型侦察机。其主要任务是利用雨夜作掩护，摸清我边境附近的空军设施和布防的详细情况。

夜23时，我警戒雷达发现目标，空军操纵员正凝神屏息地在屏幕上监视这架飞机的去向。目标在窜至平南以东后，突然消失雷达部队指挥员估计，可能是高山或雷电阻隔了信号的传递，于是果断地命令开启另一个雷达站，果然，在预定方向，重新捕捉住了目标。

某航空兵师指挥所。

根据雷达部队提供的情报，塔台值班指挥员、副师长李宪刚已经迅速判断出了敌人活动的区域和飞行的航线，但是他没有立即下令飞机起飞迎敌，而是把手伸向窗外。

窗外，冷风习习，雨仍在淅淅沥沥地下着，细密的水珠很快就濡湿了他的手心，李副师长正在进行着多种方案的比较和思考：云层这样低，能见度这样差，雨又下个不停，在这样复杂的夜间气象条件下作战这是第一次，千万要慎之又慎。

他又一次询问了天气情况。

“云高两万米，今天晚上只会上升不会下降，积云上升后雨也很快就会停止。”象参谋极有把握他说。

但是，李宪刚还是忧心忡忡，迟迟没有下达出击命令。

他知道，从1957年开始，国民党空军主要使用经过改装的B—17型飞机对我大陆进行电子侦察，并且由月夜、中空活动，改为暗夜、低空活动。没有充分把握，敌人也不会选择这种天气出动的。

作为一名驾驶员出身的指挥员，李宪刚十分清楚，这种B—17型飞机原是美国的活塞式轰炸机，经过改装以后作为侦察机使用，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达17小时，机载电子侦察设备可清晰地侦察拍摄到地面雷达的照片；飞机上装有的无线电窃听设备，既能窃听我空地通话、进行录音，还能凭此测出我机大致方向。一旦大战开演，这对敌人争夺主动权是十分有利的。另外，它对大陆侵扰的进出口选在我雷达不易发现的防空薄弱处，通常保持距地面200—300米的相对高度飞行，受到威胁时尽量低飞，以避开我雷达的跟踪、进入大陆活动时间，少则3—5小时，多者达10小时。

李宪刚注视着窗外的雨夜，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吞吸了一口，然后思绪转向更深的层次。他知道，今天这一仗意义重大，也是空军指战员上下企盼已久的一次战斗。越是如此，越不能仓促迎战。

夜间低空作战受阴雨的影响，雷达探测、无线电通话距离等都会大大缩短。这无疑增加了作战的难度。而我们的空军现时装备的截击机上的雷达，

只适用于 3000 米以上高度作战。在低空，就像盲人一样无法捕捉目标。1958 年以来，蒋军的 B—17 型飞机先后进入我大陆侦察 53 架次，我空军亦出动米格—17 波爱尔型飞机 69 架次进行截击，但都由于敌机飞得太低，我机载雷达无法捕捉战机，故而无一次成功。尤为恼人的是去年 11 月 20 日夜，一架蒋军 B—17 型飞机低空飞越我大陆九个省，一直飞到北京地区的附近，在大陆上空活动持续九个小时，最后直到蓄油将尽，才飞回台湾，从而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注。周恩来总理当即指示：“我们应用一切方法将蒋机击落。”随后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的指示。空军部队立即逐项落实了飞机装备、保障设施等适应夜间低空作战的各项措施，使夜间低空作战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尤其是改进米格—17 波爱尔型截击机的机载雷达性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李宪刚掐死烟蒂，果断地命令：“起飞！”

“砰砰！”两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迷茫的雨夜里显得格外鲜活、亮丽。一架战鹰迅速滑出跑道，直插茫茫夜空。

驾驶这架飞机担任雨夜出击任务的，是飞行技术高超，有着“全天王”之称的飞行中队长蒋哲伦。

窗外电闪雷鸣，大雨仍在继续，蒋哲伦敏捷地驾驶着战鹰，根据领航员报给的各项数据，利用两个云层之间的空隙，以最快的速度向战区疾飞。

座舱外一片漆黑，云低雨急。忽然，飞机如同被巨浪托举的一叶小舟，剧烈地上下颠簸起来。危险！蒋哲伦马上意识到飞机进入了积雨云，这种云满负电荷，一不小心，就会触上雷电，机毁人亡。他沉着地操纵着飞机，小心翼翼地 从积雨云的边缘飞了出来。

又一团浓云迎面扑来，飞机来不及躲避，又剧烈地左右摆动，难以操纵，蒋哲伦只觉得眼冒金星，两耳发痛，大脑一阵阵晕眩。

“高度 2500，航向 240，进速 850！”就在蒋哲伦与云海搏斗神志有些昏迷的紧要关头，耳机中传来了塔台指挥员李宪刚清晰的指示声音，使蒋哲伦立刻清醒过来。

“01 号明白！”蒋哲伦一边暗暗激励自己的斗志，一边紧紧地注视着仪表，努力调整好飞机姿态，终于冲出了这一大片云团，继续向目标区冲去。

距离敌机只有 30 公里了，地面指挥塔传来“减速”的口令。蒋哲伦减慢速度向敌机靠近。

飞机离敌机越来越近、只有 17 公里了，突然，雷达屏幕上的目标消失了，敌机不见了。

这个鬼家伙，故伎重演，一闻到味儿，又想溜了。塔台指挥员们见目标消失，立刻气恼地叫骂起来。原来，B—17 型战斗侦察机具有较好的低空机动性能，当受到我机威胁时，其立刻低空飞行，最低可降至 200 米左右飞行，在这种高度飞行是很危险的，不用说山头，高一点的楼房或者烟囱都可能撞上。但这种高度却能够摆脱地面无线电跟踪，使我方雷达无法连续掌握他们的航迹。过去，敌机就是多次利用这一性能，巧妙地逃脱我机拦截的。

“敌机又想重温旧梦，逃脱罗网了，这一回绝不能让他们轻易溜掉。”李宪刚心里暗暗思忖着，他对蒋哲伦驾驶的米格—17 型机改装后的各项技术性能了如指掌，因此果断地下达了口令：

“左转向，坡度 35，航向 180。”

“01 号明白！”蒋哲伦回答。

命令看似简单，蒋哲伦回答得也十分轻快，孰不知，执行这道命令是有很大难度和风险的，未改装前的飞机根本无法执行这道命令，技术平庸的驾驶员也无法完成这道命令。命令的内容是要蒋哲伦大坡度地急速下滑，以便在敌机没有跑远时，及时抓住它的踪影。蒋哲伦无愧“全天王”的美誉，他的下滑动作细致、准确，飞机恰似一只鹞鹰，从高空扑落下来，然后掠过低矮的房顶，擦着树梢飞行。

这一次，敌人遇到好猎手了、要想轻松地逃跑怕是没那么容易了。

突然，蒋哲伦面前出现一座黑黝黝的大山，要想找到敌人，必须贴着山脊低飞，这在白天也许不成问题，但在这风雨交加的黑夜，稍有不慎就可能懂山爆炸，机毁人亡。

蒋哲伦霎时急出一身冷汗。

“怎么办？把飞机拉起来？那样自己是安全了，可难道就眼睁睁看着敌人溜走吗？”他知道，从中央军委到基地塔台，有多少双眼睛正在注视着自己。“不，绝不能拉起来。”

蒋哲伦下定决心，宁可豁出性命，也要把敌机打下来，他沉下心来，稳定了一下思绪，测量了一下这座山的高度约为1200米，他察看了一下自己的高度表：800米。只要拉高600米就可以了。他一拉操纵杆，毅然在距山顶仅200米的低空飞过。同时，打开机载雷达，仔细地搜索目标。

忽然，荧光屏上出现了一片白花花的杂波干扰，目标回波信号极其微弱。

“这是怎么回事？”猛然，蒋哲伦明白过来了，敌机一定就在附近，正在施放干扰。他瞪大双眼，从雷达屏幕上认真辨别着每一个异常点。这时，飞机右下方不远处闪出一个小小的亮点。他从机窗向外看去，亮点越来越大，像是一小盏红红的灯笼。

“这一定是敌机尾部喷气孔喷出的火光！”蒋哲伦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急忙向地面指挥员报告：

“发现敌机！发现敌机！”

“追上去立即攻击！”李宪刚副师长果断地下达了攻击命令。

“是！”

蒋哲伦话音刚落，就开始了一系列干练、利落的动作。加大油门，急冲下滑，瞄准敌机，按动炮钮。

“咚咚咚！”炮弹如同烧红了的钢剑向敌机的要害狠狠刺去，强烈的爆炸亮光刺得他眼前一片昏花，使他一时间什么也看不见了，他只能凭着感觉带杆保持平飞。

“刚才那顿炮击中了没有？好像是击中了，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火光。可是敌机被击落了吗？一定要仔细搜索、可不能让煮熟的鸭子从自己的手心里飞走。”

蒋哲伦一边思索着，一边驾机在战区附近左右盘旋、搜索。绰约间，他发现左翼下方的夜空里，冒出一团渐渐后移的蓝幽幽的火苗。

蒋哲伦心头一阵高兴，错不了，那一定是急于逃命的敌机了，看你这回往哪儿跑。他扭转机头，大坡度左转弯拉起后，准备再次攻击。

飞机转过头来后，不料迎面钻入一块厚厚的云层，等蒋哲伦摆脱出来，目标已经消失了。

蒋哲伦顿时急出一头热汗，他急忙向地面呼叫：“地面引导，失去目标，请求指示！”蒋哲伦知道敌机已经带伤，肯定跑不远。

“敌机在你正前方6公里处，按原来方向进入。瞄准了打，一定不能放他跑掉。”地面指挥员李宪刚通过话筒向蒋哲伦发出简捷的命令。

“明白！”

蒋哲伦按照地面引导的指示修正了一下航向，回头向来时的方向搜索起来。

很快，他便在云缝中发现了右前下方的一团红火。

“这回看你往哪里逃！”蒋哲伦对准敌机冲了下去。距离越来越近，火光越来越大。在距敌1500米处，蒋哲伦对准火光连续开炮。不料敌机虽然四处着火，翻滚下云层，但仍然挣扎着继续向前飞行。

“01号，敌机还在飞行，绝不能叫敌机溜掉，坚决把它打下来！”李宪刚副师长果断地大声命令道。

蒋哲伦紧紧把握操纵杆，加速向敌机冲去，敌机由于中弹负伤，不但飞行速度大大减慢，而且机身冒火，在暗空中格外惹眼。蒋哲伦冲向近前正准备再次进行攻击时，敌机已化作一团越烧越大的火球，“轰”地一声撞到山顶上，顿时，残片横飞，火光冲天，机内以国民党空军飞行员胡平山为首的15人全部丧命。

这是我航空兵第一次在低空、暗夜、复杂气象条件下击落敌机，在中外空战史上也是空前的！

雨停了，云散了，天上的星星重新露出了笑脸，簇拥着英雄蒋哲伦凯旋归来。

二、王文礼痛击电子侦察机

1963年6月2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恩来总理轻轻拍着巴掌，欢笑着欢迎空某师副大队长王文礼、领航员张健和师长王子祥。

王子祥师长向周总理敬礼后，一一介绍王文礼等战斗英雄。

周总理握着王文礼的手，高兴他说：

“你们打得很好，人民感谢你们！”

随后，王文礼向周总理详细汇报了6月19日夜击落敌P2V—7飞机的经过。

自从蒋哲伦击落蒋军B—17型侦察机后，1960年2月起，敌人夜间入侵大陆改由P2V—7型飞机代替B—17型飞机。

P2V—7型飞机原来是美国海军反潜巡逻机，低空飞行性能、航行设备优于B—17型飞机，航程500多公里，续航时间15小时左右，巡航时速达340公里。经过加装电子侦察、警戒和干扰等高、精、尖设备，不但可以侦察地面防空部署、雷达性能、空地指挥，而且能干扰对方地面和机上的雷达设备。从1958年4月17日夜首次出动，到1961年10月间进入大陆达84架次，我空军部队先后出动400多架次飞机截击，都未取得战果。原因很简单，截击机的机载雷达受到P2V—7型飞机的电子干扰，使飞行员难以在雷达上发现和跟踪攻击目标，当然也就无法给敌机以致命打击。

为了对付敌人飞机的电子干扰，对来犯之敌给予严惩，我空军各截击机大队在战斗出动中，实施隐蔽指挥，当接近敌机一定距离时，再突然接通机上雷达，使敌机来不及使用干扰设备。另外，还对我们飞机上的设备进行了

改装，在截击机上装照明灯，空投照明弹。在图—2、图—4 型轰炸机上装雷达等。同时也调整了机动高射炮群的作战部署，压缩开炮距离，来对付敌机的无线电干扰。

这些方法，也曾取得一定的效果。1961 年 11 月 6 日夜间，设伏在辽东半岛的高射炮群，首次击落了 P2V—7 型电子侦察机一架。这个高射炮群是由空军高射炮兵某团和探照兵的两个连、陆军高射炮兵一个团组成，他们协同作战，严密组织，终于取得了开创性的战绩。

是夜 18 时 18 分，敌机飞行至黄海上空距辽东半岛 200 多公里时，被我雷达发现，高射炮群迅速作好了歼敌准备。当敌机距阵地 40 公里时，阵地指挥官、空军高射炮兵师长范震江果断命令：

“目标指示雷达迅速开机！”

遵照命令，雷达突然开机立即捕捉到目标。位于前沿的探照兵也按范震江指令大胆压缩开灯距离，在敌机距阵地 5 公里时开灯，4 公里照中目标。此时敌机已进入高射炮火力范围。再施放无线扰已经来不及了。

范震江命令：“开火！”

十几个高射炮连集中火力，一阵密如骤雨般的急速射，顿时将 P2V—7 型飞机击得粉碎。从探照灯照中目标到被击落，仅用了 30 秒钟。

罗瑞卿总参谋长亲赴现场向作战部队表示慰问，并指示将 P2V—7 型机组成员 13 具尸体就近立碑埋葬，便于日后其亲属认须。

这架 P2V—7 型飞机被击落后，国民党空军时隔 7 个月才恢更对大陆的侦察活动。飞机活动地区多在大陆沿海，有时采取直进直出的办法，尽量缩短在大陆的飞行时间。同时，飞机上更新了回答式干扰设备。打敌机的难度更大了。对敌作战又陷入了进退维谷、屡战无功的困境。

1963 年，罗瑞卿总参谋长提出了“海底捞针，总不死心”的指示。空军各作战部队认真贯彻罗总的指示，在作战部队中大规模开展推广总结作战经验、群策群力寻找战机的活动。

在此期间，敌人的 P2V—7 型飞机又进行改装，采用了更加先进的设备。它甚至可以在高射炮或飞机采用雷达瞄准的时候，自动施放干扰，使我机被迷惑或跟踪假信号。

年轻的飞行员王文礼和战友们心里十分焦急。他们曾经多次与这种狡猾的飞机交手，但始终没把它揍下来。特别是 1961 年 10 月那次空战，他们在茫茫夜空中发现并咬住了敌机，而且从中空一直打到百米低空，可最后还是让它跑掉了。

练！

王文礼和战友们下决心，一定要苦练打下这种飞机的空战本领。首先他们要掌握暗夜捕捉目标的能力。训练中，他们有意地在漆黑的夜色中，对周围目标进行观测标定，锻炼暗夜发现捕捉目标的能力。夜间作战，发射炮火后往往眼瞳被耀花、一击不中，敌机会乘机逃跑。为了锻炼开炮后视力适应的能力，他买下一个手电筒，有空就对着眼睛照一下，然后继续观察目标。在空中合练时，他主动要求目标机王树义仿照 P2V—7 的特点，增大动作量。多作些不规则的机动飞行。他反复练习，寻找规律，终于能又牢又稳地抓住目标。射击精度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开炮必中，有时甚至把靶袋都打断了。

击落 P2V—7 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9月17日夜11时，雷达部队报告：敌P2V—7飞机一架，由浙江路桥东北窜入大陆，飞行高度为200—500米，请求空军部队截击！

这架敌机十分狡猾，一路上不断施放干扰实行机动摆脱的伎俩，侵入我领空4小时，已经摆脱了我起飞拦截的八架飞机。

0时32分，这架飞机飞到了王文礼所在部队的防区。

塔台指挥所呼叫王文礼：

“518，518，准备好了吗？”

“518已经做好升空准备！”王文礼早就坐在座舱里静静地等待命令。

“518开车！”同时从塔台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

王文礼驾机一冲而起，将加速器推至最大档，向战区疾驶而去。

漆黑的夜空里，王文礼全神贯注地四下巡视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现。

“518，春天。”

王文礼一听地面领航员呼叫“春天”，知道离敌机不远了。他减慢了机速，更加聚精会神地搜索着浩渺的夜空。

“518，夏天。”

“518，秋天。”

地面领航员不断地通报着敌机的距离。可王文礼十分焦急，根据地面的观测，敌机近在咫尺，为什么自己还没有发现呢？

“难道敌机又有了新的干扰装置？或者，是自己的航线出了问题？”

王文礼继续搜索着。

“518，518，冬天！冬天！在一起了！”

地面领航员焦急地叫起来。

王文礼知道自己第一次接敌失败了。他慎重地考虑了一下，判断这是敌我机高度相差太大的缘故。便请求下降高度，再次接敌。果然很快就发现了目标。他一面压低坡度跟上去，一面调整方位。然而，飞机速度过快，攻击位置尚未调整好，眼看就要冲过去了！

他赶紧调整跟踪动作，再次向敌机扑去，紧紧咬住敌机。

但当王文礼校准目标后，在按动炮钮的一瞬间，狡诈的敌机忽然向左机动，一转眼不见了。

“狡猾的东西！”王文礼懊丧地沿着敌机脱逃的方向继续搜索。

“又捉住你了！”王文礼高兴地叫出声来。

糟糕！交叉角度太大了，王文礼未及攻击，敌机又冲了过去。

王文礼赶紧反身转回，可漆黑的夜空里，敌机再次消失了。

这时地面领航员又呼叫了：

“518，518，敌机已飞临山区，正在向外逃窜！注意拦截。”地面指挥部已发现了敌人的企图。

“518明白，绝不让敌机逃掉！请指示准确位置。”王文礼回答。

“518，敌机高度300米，要改变进入方位，要改变进入方位！”

地面指挥员的果断命令使王文礼立刻鼓起了决胜的勇气。

在领航员的引导下，王文礼调整机位后，很快又在漆黑的夜空中发现了敌机。

这次王文礼吸取前两次的教训，发现敌机行踪后，并不急于快速接敌，而是减速靠近，稳扎稳打。

敌机发现被王文礼咬住了，便左右机动飞行企图摆脱攻击。王文礼终于

咬住敌机的尾巴。修正好方位——进入有效射击位置后便向敌机开了炮，但因提前量过大，炮弹在敌机尾后爆炸了。紧接着，王文礼又灵活地拨动着操纵杆，一点点逼近了敌机。

“好！到了最有利的射程之内了！”

王文礼再次狠狠按动了炮钮，一串串火红的炮弹射向敌机。

敌机被击中了，顿时浓烟烈火滚作一团，跌入夜空。

“518，打得好！打得好啊！”

耳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喝彩声。

王文礼驾驶飞机盘旋而上，敌机爆裂的火光映红了机舱的底盘，远远望去，犹如神秘的天外来客。

这架 P2V—7 型飞机被击落于临川县的大窝坑，机组 14 人全部毙命。

三、高长吉智斩“妖中妖”

“雷达部队报告，蒋空军两架 RF—101 飞机正进入我领空，请空军部队做好出击准备！”

“当当当！”我空军某机场警钟响起，战鹰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RF—101 是一种超音速侦察机，它是由 F—101 远程战斗护航机改装而成。这种飞机时速高，加速快，低空和垂直机动性能好，可同时装配 6 部航空相机，用于高空、低空照相侦察。

从 1960 年 1 月起，蒋空军多次派出这种飞机对我沿海地区进行照相侦察。由于它超低空 150 米的高度飞越海峡，接近大陆时陡然拔升至 1.1 万米高空以上飞行，快速接近目标拍照，然后俯冲退出大陆，使我雷达部队很难发现和掌握它的行踪，即使偶尔发现，也常因准备时间短，歼击机来不及起飞，高射炮来不及开炮，而眼睁睁地看着敌机逃之夭夭。有人根据“101”的谐音，称它为“妖中妖”。战士们对“妖中妖”真是恨透了。

绝不能叫“妖中妖”在神州上空如此猖狂！空军部队决定组织专门打击 RF—101 型飞机的作战分队。“打妖队”成立后，根据“妖中妖”入侵的飞行规律，于 1964 年 12 月悄悄进驻某机场。“打妖队”使用的是一种新型国产歼击机歼—6 飞机。

这种飞机是我国按照苏联米格—19 型飞机仿制而成的新一代高速歼击机，技术性能明显优于歼—5 型飞机，是“妖中妖”的克星。为了做到出其不意，确保伏击成功，我军的针对性应急训练都采取严格的隐蔽措施，致使敌人在 90 多天里始终没有发现我方布置在机场的歼—6 型飞机。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 3 月，国民党空军见我方对其侦察行动没有采取更新的行动，便放下下心来大胆出动。

3 月 18 日这天，担任战斗值班的副大队长高长吉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根据上级分析，敌 RF—101 飞机要出动。

上午 9 点 40 分，机场塔台指挥部接到雷达部队报告：“敌两架 RF—101 飞机自台湾桃园机场起飞后，正向我飞来。”

指挥员向令高长吉提前起飞，到预定空域待机截敌。

10 点 12 分，高长吉驾驶着国产新型超音速歼击机起飞，很快到达预定空域，爬高到 1.1 万米处，等待敌机的到来。

“注意，敌机正由靖海进入大陆，高度 8000 米，你可以提前进入！”耳

机里传来地面指挥员的命令。

“01号明白！”高长吉加大速度，由待战空域向靖海方向飞去。

一边飞行，一边搜索。

高长吉这双眼比鹰的眼睛还锐利。他作为“打妖队”的一员，为了提高在空中的搜索能力，一次又一次盯着起飞的飞机，直到飞机变成一颗小小的亮点逐渐消失在天空里。多少个夜晚，他冒着寒风分辨天上的星光和地上的灯光，平时我们站在地面上，分辨两者也许还不太困难，但如果我们将身体固定在滚圈上再滚动起来，能明晰地分辨两者就不太容易了。这期间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挨了多少冻，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所有这一切的努力、为的就是这一天。

接近靖海上空，高长吉放下减速板，压低坡度，开始细致地搜索。

10点34分，他看见右前方有两个黑点迎面飞来，“会不会是敌机？”

高长吉刚一迟疑，就见对面的飞机猛向右转，企图向海上飞原来，这两架飞机正是从台湾飞来的“妖中妖”侦察机。当它们发现了高长吉时，马上放弃了侦察计划，迅速右转弯下滑，想从海面上逃回。

高长吉哪里肯放过敌机，一个鹞子翻身从1.1万米高空回扣下来，接着猛推驾驶杆，打开加力，压住机头，单枪匹马向两架敌机扑去。

敌机见高长吉追来，并不慌张。敌长机飞行员是蒋空军第27大队的李立栋少校，他一边飞行，一边呼叫着僚机：

“76号，注意，共军的歼—5飞机过来了，注意别让他咬上！”

“76号明白，长官，按歼—5飞机的飞行速度，它不会追上我们的。”

僚机飞行员王长生十分傲慢，根本不把后面追赶的我空军战机放在眼里。

李立栋知道歼—5飞机的最大时速是1150公里，他命令僚机：

“76号注意，把时速固定在1200公里，别把共军拉得太远了，让他跟着我们兜兜圈子，哈哈！”

“是！”僚机飞行员王长生高傲地笑起来。

敌僚机十分明白，长机命令把飞行速度放在每小时1200公里，只超过歼—5最大时速50公里，叫共军只能看见他们，而追不上抓不着，最后还得眼睁睁目送他们飞回台湾。

“76号明白，长官的决断真让人愉快！”王长生此时也没有忘记吹捧一下长官。

战争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轻敌，谁不把对手放到眼里，马上就会产生血的教训。

就在他们说笑的刹那间，高长吉驾驶着歼—6飞机，以每小时1400公里的极限速度冲了过来，敌机被高速迫近的高长吉吓坏了，长机和僚机顾不得说笑，慌忙向左右机动分开，各自夺路逃遁。

一开始接敌，高长吉想攻击敌人的僚机，但发现敌长机暴露在他的右下方，容易捕捉，遂立即决定改为攻击长机。

这时两机的距离为1500米。

离敌长机越来越近了，飞机也越来越摇晃，稳定操纵十分困难。高长吉心里明白，这是飞机的性能造成的，是飞机达到极限速度时而造成飞机摇摆，这种情况只能靠飞行员的高超技艺来控制 and 稳定。

高长吉屏住呼吸，利用平时练就的本领，略略改变了一下飞机前冲的角

度，迅速使飞机恢复稳定，然后继续向敌机冲去。

敌我之间的距离在逐渐缩小。敌长机和僚机交叉着干扰高长吉，企图使其精力分散，便于乘机逃窜。

敌僚机又向高长吉靠近，距离只有 1000 米，高长吉果断决定弃长打僚，于是敏捷地掉转机头，朝敌僚机扑去。

敌僚机发现高长吉咬住了他，非常害怕，惶恐地向长机呼救：

“我被咬住了！快来救我！快救我！”

刚刚摆脱了高长吉的敌长机，心有余悸，哪里还有心思管僚机的死话，他一面拨机向外逃窜，一面以旁观者的语调指示僚机：

“快做动作！爬高加速！”

敌僚机不断地左右摇摆机体，爬上扑下，企图摆脱高长吉的攻击，但都无济于事。

高长吉运用平时练就的硬功夫，熟练地做了十几个平时训练中驾轻就熟的高难动作，渐渐地逼近了敌僚机。

1500 米、1000 米、800 米、700 米，眼看敌机的轮廓越来越大、高长吉的手按住了炮钮，正要开火，就听“轰”地一声，异常的情况发生了！

飞机猛然震动了一下，速度骤然间降了下来。目标同时从瞄准镜里溜了出去。

“坏了，右发动机加力自动关闭了。”高长吉心急如焚，眼看敌机越飞越远。

快到领海线了！再往前，就不能追赶了。

“01 号，返航！”

地面指挥塔传来了无可奈何的命令。

关键时刻，怎么办？

高长吉当机立断，再启动一次左发动机加力，看能否……天随人愿，“轰”地一声，发动机加力器又开始工作起来。飞机猛地向前一冲，又开始高速飞行了。

敌僚机正在狼狈逃窜，忽然发现紧咬在后面的中共飞机不见了，便急忙问长机：

“敌机哪里去了？”

敌长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飞机出毛病了，谁让他们跑得太快呢？”

忽然，敌僚机王长生惊呼起来，语音未落，就听身后“咚咚咚”一阵炮响，“轰”地一声，敌僚机浑身冒火。

高长吉追上敌机后，狠狠地按下炮钮，3 门速射炮都喷出了火舌，敌僚机连续中弹，翻滚着坠入大海。

李立栋吓得不及细看，慌忙飞窜回台湾，再不敢露头了。

遭此打击后，蒋空军再也没有派 RF—101 型飞机对大陆沿海地区实施航空侦察。

第十五章

美军飞机入侵中国领空 383 架次；毛泽东愤然地说：“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地打！”

一、史密斯祈祷上帝

1964 年 8 月 5 日晚，北京。

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大会议室内灯火通明，一次十分重要的作战会议正在进行。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显然是主讲，他看了看坐在座的空军、海军、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人，说道：“……今年以来，美帝国主义全面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把战火烧到了我们的南部边界。我们中国政府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从各方面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这既是我们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不可推卸的职责，也是保卫祖国安全的必要行动。侵越美军为了查明我国的军事部署，不断派飞机对我边境地区进行袭扰和侦察。”

杨成武副总参谋长拿起一份文件，接着说：“今天的会议已经分析了中南半岛的形势。根据最近一段的局势，中央军委已经作了决定，现在我把中央军委命令传达一下。”“中央军委确定，空军、海军和广州、昆明军区立即进入战备状态，并且加强广西、云南、海南岛地区的防空力量。如有入侵之敌，务必要全部、干净、利落地歼灭之！”

当晚，空军司令部作战会议室内灯光彻夜未熄。

刘亚楼司令员召集空军机关各作战部门的领导，连夜贯彻军委会议精神。

会议通报了八年来的敌情变化，我空军各作战部队机型的配置、基地建设存在的问题，以及如何利用现有装备同入侵的美机作战等。

当窗外旭日东升时，刘亚楼司令员站起身来，指着空防图对大家说：“我们今天的作战会议，传达了总部作战会议精神，研究了提高防空作战能力和打击入侵美机的意见，这些意见明天我即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报告，请各部队立即进入作战状态，全面落实总部和我们空军的作战意图，拟定出各自的行动方案和实施计划，万万不可疏忽大意。”

在这个时期，尽管中国军队加强了防空作战的准备，但是仍然执行中央军委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采取克制态度，对入侵美机一般不予攻击，尽可能避免中美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不可否认的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空军面对的主要敌人，不是来自台湾的蒋军飞机，而是来自日本、菲律宾、关岛、越南等空军基地的美机了。

空军各级指挥员，都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历史性的转变。

1965 年 4 月 8 日，美国海军舰载 F—4B 型战斗机两架，侵入中国海南岛榆林港上空挑衅。4 月 9 日上午 8 时多，又有两批八架 F—4B 型战斗机侵入海南岛上空。

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遂命令海军航空兵某师起飞迎敌。

我四架歼—5 型银鹰呼啸着冲入蓝天，监视着入侵美机的行动。

我飞行员发现美机后，几次处于有利攻击位置，但因请示总部未果，故未对其展开攻击。然而，美机却对此毫不领情。他们发现中国空军后，恶狠

狠地摆开了格斗的架势，一架美机居然蛮横地主动向中国飞行员李大云进行攻击，并发射了两枚麻雀—111 型空对空导弹。幸亏李大云眼疾手快，驾机急变向，巧妙躲避，使得两枚导弹从他机侧贴身滑了过去。

美机的无端挑衅，激起了指战员们的强烈义愤，箭拔弩张的局势更加恶化了。地面指挥员多次请示总部，终于盼到了可以回击的命令。

“坚决回击！”机场指挥员向战斗机组发出了命令。

3 号机魏宋信和 4 号机李大云满怀心中怒火，迅速地向两架敌机扑去，大有一口将敌机吞掉的架势。

美国飞行员见来势不妙，中国飞机要动真的了，于是慌乱地向中国飞机连发 4 枚导弹后，掉头向公海逃窜。

北京，中南海内，西花厅。

周恩来总理双手叉腰，两眉紧皱，来回地在地毯上踱来踱去。

空军负责人有些拘谨地站在一旁，显然，他将美国入侵飞机开枪动炮的事汇报给总理后，引起了他的愤慨。总理猛然停住脚步，说：“美帝国主义太狂妄了！太欺负人了，看来我们原来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改变！”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果断地说：

“从现在开始，只要美机入侵中国大陆和海南岛上空，我们都要坚决打击！你在这里等一下，我会见主席。”

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北屋——毛泽东主席的卧室兼书房。

毛主席看了总参谋部送来的报告，又听了周恩来的简要综述后，站起身来，沉吟着说：

“美机昨天是试探，今天又是试探，现在动真的啦！真的来挑衅啦！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周恩来说：“主席既然下了决心，我马上去安排，不教训一下这些好战分子，他们总觉得我们好欺负！”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是那句老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从这一天起，人民解放军对待入侵美机的对策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一般不予攻击，转变为坚决打击。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后确定的对入侵美机坚决打击的作战原则。人民解放军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地空导弹部队、高炮部队，部拟定了具体的作战方案，组织了以反击美机入侵为战斗背景的训练和演习，加强了战备值班和空域巡逻。他们昼夜严密监视空中情况。悉心钻研现代空战战术，积极捕捉战机，连续打了不少胜仗。

1965 年 9 月 20 日上午 10 时 47 分，美军一架 F—104C 型战斗机向海南岛上空靠近。海军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判断美机可能入侵我国领空。立即命令海军航空兵某团大队长高翔率领歼——6 型双机升空警戒。

两架战鹰直插云天，迅速向入侵美机活动区域靠近。

美机驾驶员菲利普·史密斯驾驶着 F—104C 型战斗机，像往常一样在海南岛西部领海线附近上空飞行，时出时入地踩着中国领空打圈。他知道，即使进入中国领空，遭遇中国空军，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也不会攻击、无非是口头上发布几声严正警告，让我退出领空而已。他认为这是中国装备落后、实力不济，不敢言战的虚弱表现。因此，他放胆地在中国领空“擦边”飞行，

丝毫未觉察出危险已经临近。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内，密切注视着荧光屏上敌机信号的指挥员提醒高翔拦截敌机要把握有利时机，要监视美机的动态。一旦开战，必须有美机侵入我领空的绝对数据。

“明白！”高翔回答。

11时零9分，史密斯见中共方面毫无反应，更大胆起来，大摇大摆地从海南岛西部侵入了中国领空。

南海舰队航空兵指挥所的地面指挥员立即下令：“拦截攻击！”

从高空监视敌机的高翔机组立即编队，以1300公里的时速切入目标前置点。

怡然自得的史密斯透过前自发现了迎面驶来的中国飞机，开始，他不以为然，以为按照惯例，会向他提出口头警告，他只许道一声“Sorry”，然后掉头飞回去交差就是了。

但他随即发现不是那么回事，这一回中共的飞机根本不跟他打招呼，而是可怕地直逼近前，他似乎看到了机头下那大张的黑洞洞的炮口。

“上帝呀！拯救我吧！”

高翔为了更有把握地歼灭入侵美机，尽可能缩短与美机的距离，一直到距敌机仅290米时，他才一边猛力按动大小炮钮，一边继续向敌机猛扑，炮弹连续不断地穿透美机的机体，一串串一直打到距敌机29米，这架敌机凌空爆炸，高翔才停止了发炮。

由于射击距离太近，高翔的飞机也被美机爆炸的碎片击伤多处，一台发动机也因剧烈震动而停车。他依靠另一台发动机工作，靠着熟练的驾驶技术坚持把战机开回了机场。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跳伞被俘后，心有余悸地说：“在这样近的距离开炮，太可怕了。这是一次我看也不敢看、想也不敢想的战斗。我很荣幸，上帝没有抛弃我。”

二、扣人心弦的“擦边”战

“打擦边”是一种特殊的空战，情况发生突然，战机稍纵即逝。拦截飞机既要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迅速准确地抓住战机，又要严格遵守作战原则，务必将入侵美机歼灭在国境线内，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空战中，无论哪个环节稍有偏差，就会导致整个战斗的失利，乃至被对方所击落或酿成涉外事件。

“擦边”行动是美国空军在侵越战争中，对我国边界地区经常采取的一种侵略和挑衅行动。1965年7月中旬以后，随着侵越战争的进一步升级，侵越美军对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斗争的中国十分敌视，不断派出各种飞机对中越边境、海南岛沿岸和北部湾沿海地区进行侦察活动，严重破坏了我国边境地区人民的建设和生活，侵犯了我国神圣的主权。

对于美军这种擦边越界的挑衅行为，我人民空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打击，毫不手软。

1965年10月5日上午，毛毛细雨轻柔地飘洒在机场上空，使人感到十分惬意。但是，航空兵某师的飞行员们却无心去享受这大自然的美景，他们个个整装待发，随时准备歼灭突入之敌。

10点40分，侵略越南的美军出动32批120余架战斗轰炸机，袭击靠近中越边境的高平、芒街地区，同时不断派出飞机擦边侵入我国领空。截止到

12 时左右，已经先后有 3 批 13 架次美机擦边入侵，气焰十分嚣张。

“ 当当…… ” 机场上一级战备的警钟敲响了。

空军副中队长张运宝奉命率四架歼—6 战斗机升空警戒，准备捕捉战机，反敌擦边，歼灭敌人。

四架银鹰昂首冲入云天，迎着蒙蒙细雨，穿过云层，直奔龙州、宁明一带警戒，监视当面敌机动向。

12 时许，广两地区雷声大作，暴雨倾盆，许多地面防空雷达遭受到严重干扰，飞机信号淹没在迷蒙般的杂波中。有经验的操纵人员及时采取了反干扰措施后，发现一架美空军 RA—3D 型侦察机从隘店两次侵入我境内，又两次退出。当敌机第三次侵入时，雷达部队立即再次将其捕捉。

12 时 30 分左右，雷达站报告：一架敌 RA—3D 飞机从隘店方向侵入我国领土，入侵深度达 13 公里。33 分左右，该机从幕府街附近上空调转机头准备回溜，与我巡逻警戒飞机相距 40 公里。

绝不能叫敌人逃走！

12 时 34 分，地面指挥员向待机歼敌的张运宝发出命令：

“ 投掉副油箱，增速爬高，航向 180 度，沿内侧切半径跟进接敌！ ”

“ 明白！ ” 张运宝回答。

随即，张运宝命令机群编队迅速爬高，按照规定航向加速向战区飞去。

2 分钟后，张运宝发现了远处的黑点，立即向地面指挥所报告，同时命令：

“ 各机注意，发现敌机，迅速接战斗队形编队，不要放走敌机！ ”

“ 明白！ ” 各机驾驶员大声回答。随后，各机拉起，成战斗队形，连续向敌机展开了强烈的攻击。

敌机见我机拉开架势攻击，动真格的了，顿时吓坏了，慌忙加大油门、企图逃窜。敌驾驶员稍微计算了一下，自己深入中国境内并不远、只要有一分多种就可逃出中国领空。所以他不敢和中国空军纠缠，想尽一切办法向境外逃窜。

可是，中国空军的小伙子们怎能轻易地放走闯入家门的强盗，他们牢记毛主席“ 既来、就应该坚决打 ” 的教导，轮番向敌机展开猛攻。

张运宝首先从敌机正后方进入，在 900 米的距离上，他猛按炮钮，接连射出两组炮弹，但没有击中。他稳住情绪，继续跟进，在距敌机 500 米时，又一次接下炮钮。

“ 咚咚咚…… ” 一串炮弹射向敌机，只见敌机机翼上火光闪闪，黑烟缭绕。

“ 打中了！ ” 战友们兴奋地高呼。

张运宝一提机头，从敌机右上方脱离，同时大声命令 2 号机：

“ 迅速进入，狠狠地打！ ”

“ 2 号明白！ ” 2 号机驾驶员孙炳君，接到命令后立即从敌机尾部进入，瞄准敌机，猛地按下炮钮，一下子把全部炮弹打了出去，吓得敌机左躲右闪，狼狈逃窜。

“ 截住打，不能让它跑了！ ” 张运宝大声疾呼。

敌机仓皇逃跑，一下子冲到了 3 号机张振芳的右上方。张振芳抬头一看，两机距离很近，已经来不及瞄准了，他干脆斜切进入，在距敌 800 米的距离上猛按炮钮，然后迅速升高脱离。

此时，4号机翁继昌正位于编队尾部，他早已把手按在炮钮上，等待着敌机撞到自己的炮口上来。

美军飞机受到三次打击后，几处负伤，但仍坚持摇摇晃晃地向南飞行，企图挣扎着飞出中国领空。

翁继昌见敌机果然撞到自己的面前，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他猛推机头迅速进入攻击状态。

突然，一架敌机被打坏的发动机又恢复了功能，只见敌机加快速度向境外窜去。

张运宝十分清楚，只有一分钟，敌机便可逃出境外，即便是被击落，残骸落在境外，将会招致许多非议。美国便会借机大作文章，指责中国参加了美越战争，从而找到侵犯中国的借口，后果是严重的。

想到此，他大声命令：

“4号，4号，实施攻击，绝不能让敌机逃回去！”

“4号明白！”翁继昌猛加油门，迅速追上敌机。当敌机投影与光环中心刚好重叠时，他一下子把炮钮按到了底。

“咚咚咚！……”炮弹带着中国人民的正义之声呼啸着扑向敌机。

顿时，这架敌机机身浓烟滚滚，扑腾了几下，就一头栽到地面，敌机坠落的地点正好处于中国境内1公里处。这架美国飞机的残骸，成为美帝国主义入侵中国领空，蛮横地践踏别国主权的铁证。

望着地面浓烟滚滚的敌机残骸，张运宝脸上露出了笑容，他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愉快地命令道：“返航！”

雨过天晴，云开雾散，张运宝带着编队机群胜利返回了基地，金色的太阳露出嫣红的笑脸，仿佛在迎接他们凯旋归来。

三、严惩美军“空中霸王”

1966年4月12日，一架美国海军的A—3B舰载攻击机入侵我国领空，被我英雄的人民解放军空军驻华南地区某部的歼击机拦截，并一举击落，使侵略者葬身大海。消息传出，国际社会对美军的侵略行径感到大为震惊。我国人民为人民空军部队奋勇作战，歼灭入侵之敌而欢欣鼓舞。

1963年11月，越南南方发生了政治突变，当时的吴庭艳总统被反对派打死，南越局势的动荡波及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的官员感到越南局势的混乱是对自由世界的冲击，担心事态的发展将有利于越南北方共产党势力的扩大，于是提出保护和支持南越伪政权，打击越南北方的军事力量和工业设施，阻止共产党势力发展的直接军事干预行动方案。美国总统约翰逊完全接受了这一军事侵略的建议。

1964年2月3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内，约翰逊总统提笔在国防部呈送的《越南应急行动计划》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计划决定对北越实施空中突击和公开施以军事压力。

自此，美军开始调兵遣将，迅速加强侵略军事力量，大批美军集结于南越及东南亚的美军基地。

越南战争的规模立刻急剧扩大，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8月，美军挑起了东京湾事件，出动了大批舰载飞机对北越海军基地进行报复性轰炸。

1965年2月13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又签署命令，决定对北越发动一次持久的空中战役，代号为“滚雷”行动。在这个指令中，要求对北越的军营、机场、铁路、公路、桥梁、雷达阵地，以及各种物资仓库等共90个目标进行全面摧毁性轰炸，妄图彻底摧垮北越的军事反击能力和国防建设潜力。

“滚雷”行动从1965年3月2日至1968年11月1日，历时3年零8个月，美军共出动战斗机30万架次，战略轰炸机2380架次，向越南北方投掷各种型号的炸弹64万吨。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晴天或雨天，美国飞机轮番出动，不停地轰炸。飞机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似滚滚惊雷，震撼了北越的天空和大地。美国空军、海军都参加了这次行动，空军使用的飞机有F—105、F—86战斗机和B—52战略轰炸机，海军出动了“企业”号和“中途岛”号等多艘航空母舰、使用了A—3等多种攻击机和战斗机。

美国“滚雷”行动的目的不仅是要打击北越的军事力量，同时还企图切断越南北方与中国的铁路、公路交通运输线，从而阻止中国对越南的大量物资援助的运送，孤立越南战场。因此，美军在对越南北方和靠近中越边境地区连续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不断派遣侦察机到中越边境和我国上空进行侦察，以了解我国援越动态，搜集我军情报，甚至出动飞机到我边境地区上空进行试探和袭扰挑衅。“滚雷”行动开始后，先后侵入我国领空进行侦察、骚扰的美军飞机有各类战斗机和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对于美军在我国邻邦越南的侵略行径以及对我国边境地区的侦察和挑衅，我空军指战员密切关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予以严惩。

1966年4月12日凌晨，东方的天空刚露出鱼肚白，万籁俱寂。驻华南某空军基地担负昼夜战斗值班任务的飞行员已进入值班岗位，正在紧张地进行战斗协同准备。南国的春天，并不总是春光明媚。这一天天空云量虽不多，但悬浮着大量的细水滴，雾气蒙蒙，能见度仅几公里。人民空军的值班飞行员们，不论天气如何，始终严格遵守一个准则：“有备无患”，总是那样一丝不苟地进行战斗准备。这天也不例外，他们从编队协同、搜索目标、攻击动作和战术、返航着陆，以及空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特殊情况的处置办法，都无一遗漏地研究、熟悉了一遍。由于经常反复的研究和准备，飞行员对美军在越南战场上新使用的几种作战飞机都非常熟悉，对各种飞机的优点、打法、战术对策也胸中有数。敌机只要敢于侵犯我国领空，必将难逃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的人民空军的坚决打击。

整整一个上午过去了，敌机没有出现。

中午，正是我国人民午休的时间，雷达天线却在不停地转动，警惕地搜索和捕捉着每一个空中目标。

12时54分，我海南岛、雷州半岛地区的多部雷达同时在海口以东200多公里处，捕捉到一个可疑目标：一架飞机高度5000米，时速750~800公里、航向310度，正在向我领空方向飞来。这一空中情况立即传到驻地空军歼击机指挥所。

空中敌情的出现，使这一地区空军防空系统各部门、各环节立刻忙碌起来。担负直接作战指挥的某部指挥所全体人员都已就位。指挥员刘鹤翹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他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当即作出两条决策：一是要求有关部门迅速判明飞机的国籍、性质，严密监视其动向，并注意其他方向的情况；二是命令值班分队进入一等战斗准备。

指挥部全体人员高度紧张起来。指挥、领航、作战、情报、通信等参谋

人员和所有战斗执勤人员都很兴奋，全神贯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刘鹤翹站在显示屏幕前，注视着空中情况的发展变化，思索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和作战决策；领航员在不停地测量计算我机起飞时机、截机地段，优选出航爬高方案和飞行诸元，研究我机位置摆放、战术运用等；情报参谋人员在测量目标数据，分析敌情……经过短短几分钟的紧张工作和运筹谋划，目标性质已查明，入侵的是美国海军 A—3B 型攻击机，同时，一个最佳拦截作战方案和歼敌决策已在指挥员的胸中形成。

随着嘀嗒嘀嗒的声响，时间一秒一秒过去，空情显示屏幕上一道黑色魔影，仍在继续向我雷州半岛移动，一场空战即将发生。

指挥所里，气氛更加紧张，大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敌情的发展，他们希望美军 A—3B 飞机的驾驶员能够理智地改变航向，飞离我国领空，避免不幸事件的发生。但他们有着军人神圣的责任感和真诚的爱国心，一旦敌机侵犯了我国的领空，就一定要全力以赴，勇歼入侵之敌、坚决捍卫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13 时 12 分，美军 A—3B 型飞机已越过我机警戒线。

“起飞拦截！”指挥部果断地下达了战斗命令。

两颗信号弹飞上蓝天。

早已进入战斗准备的飞行员杨健全、李来喜迅即以十分熟练的动作，驾驶两架国产歼—6 型歼击机昂首直上云霄。在指挥部的引导下迅速赶到了战区。

此时，美军 A—3B 型攻击机已经侵入我国雷州半岛上空，并继续内窜。对于美机无视我国主权的侵略行径，杨健全、李来喜义愤填膺。

“拦截敌机！”指挥塔传来了命令。

“01、02 号明白！”杨健全、李来喜回答。随后，两人以十分敏捷的动作占据了有利战术位置。

“02 号发现敌机！”李来喜首先发现了目标，他一面向指挥塔报告，一面高速逼近美军的 A—3B 型攻击机。但他没有马上向其瞄准攻击，为了慎重稳妥，他一面监视美机的动态，一边观察识别目标。

李来喜确实是一个年轻的优秀飞行员，这时他年仅 26 岁，飞行技术精湛，作战勇敢，头脑十分冷静。为了看清目标的机型，弄清其性质，防止误击我机、友机或民用飞行，他驾机三次逼近 A—3B 型飞机至几百米处，不但清楚地判明了机型，而且连机上的美军机徽都看得清清楚楚。

当李来喜确实判明目标是美机时，便立即向同伴呼叫：

“01 号，目标是美机 A—3B。”

“01 号明白！”杨健全回答。

恰在这时，地面指挥塔无线电指挥突然暂时中断了，而李来喜正处在最佳攻击位置。他果断地抓住战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动作，边瞄准边开炮。

“咚咚……”一阵准确而猛烈的射击，把美机飞行员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摆脱逃跑动作，飞机已中弹冒烟。他忙驾机急转弯朝海上逃跑，可不多时，美机便失去控制，摇晃了几下，一头栽了下去，葬身于我雷州半岛岸边的大海之中。

我飞行员胜利返航。

1966 年至 1967 年，美军扩大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同时不断派道战斗机

入侵中国西南边境地区。空军部队先后击落入侵美军飞机 16 架。

1966 年 4 月 12 日，中国空军在雷州半岛上空击落美国 A—3B 型攻击机一架；

5 月 12 日在云南马关上空击伤 RB—66 型侦察机一架；

9 月 9 日和 17 日在广西东兴、友谊关地区先后击伤 F—105 型战斗机两架……

12 月中旬，针对美机入侵中国边境地区的活动规律，空军将高射炮部队调至靠近边境的澜中地区设伏，同时驻广西地区的歼击航空兵在边境的内侧 20—30 公里地区，划分若干待战空域，适时组织歼击机在空域待战，以便在美机入侵时，能快速攻击。由于判断准确，战术运用成功，1967 年广西地区的空军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部队协同作战，三战三捷，击落美国战斗机六架。

4 月 24 日下午 4 点 41 分，美国海军舰载机 40 余架，在干扰机的配合下，空袭越南克夫至晾山的铁路线。

中国空军某师师长车香友为防备美飞机窜入我国领空袭扰，命令飞行中队长宋义民率四架歼—5 型战斗机，升空巡逻监视。

5 时 5 分，雷达部队报告：

“发现两架美军 F—4B ‘鬼怪’ 式战斗机，突然向中国边境飞行！”

车香友师长判断这批美机很可能入侵中国领空，立即命令：

“银燕 1 号，立即截击！”

“银燕明白！”宋义民回答。

在领航员的引导下，宋义民命令各机编队内侧跟踪，监视敌机。

宋义民一面瞪大眼睛，紧张地搜索敌机，一面频繁地与地面联络他知道，这种美国 F—4B “鬼怪” 式战斗机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种，号称打不垮、击不落、战无不胜的“空中霸王”。其最大飞行时速高达 2300 多公里，为音速的两倍多。机上装有先进的火力系统和电力设备，可携带空对空导弹 4—6 枚，能对目标实施尾后、侧头攻击。而我们的歼—5 型飞机却是一种比较老的亚音速飞机，既没有机载雷达和自动火力系统，也不能携带空对空导弹。从飞机性能看，要用这种飞机拦截“鬼怪” 式飞机，难度很大。

这时，地面指挥部已经迅速地计算出了敌机性能参数。

车香友师长用飞行术语告诫宋义民，对打击美机我们早就作过多次研究。我们只要集中优势兵力扬长避短，敢打敢拼，是可以取胜的。

5 时 9 分，美机逼近中国边境。

宋义民立即命令：

“各机注意，投副油箱，准备攻击！”

“明白！”各机回答。

在地面领航员的指挥下，四架战鹰迅速投掉副油箱，准确地切向美机的前置点。此时双方相对速度很大，转弯截击只要延误几秒钟；就可能致使整个战斗失利。他们准确迅速地编队，形成有利的拦截态势。

5 时 9 分 50 秒，美机从广西南部边境的极兴侵入中国领空，驻防这一地区的空军高炮部队采取集火近射的战术，一齐向美机猛烈射击，当即击落一架。另一架见势不妙，慌忙逃跑。

“发现敌机，发现敌机！”宋义民向地面指挥部报告。

“开始攻击，不准放走敌机！”车香友大声命令。

“各机注意，跟我攻击！”宋义民一面下达攻击命令，一边向敌机扑去。

敌机刚飞出高炮火力区，惊魂稍定，谁知又被早已跟踪监视的四架歼—5型飞机截住，十分惊慌。为了摆脱截击，美机时而进行小角度蛇行飞行，时而急剧上升，时而下降。但是，四架中国战鹰上下左右对他进行夹击，美机始终未能摆脱挨打的局面。

宋义民紧紧盯住敌机，加大油门，猛扑上去，套住敌机投影，猛地按动炮钮。

“咚咚咚……”一阵炮响。

“打中了！”战友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那架美国F—4B型飞机中弹数发，拖着浓烟，凄厉地惨叫着，坠落在北部湾的海域里。

师长车香友乐呵呵地命令：“返航！”

这是一次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典型战例。

这次战斗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称赞。

1967年7月31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地接见了参战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赞扬他们打得好。

四、十万大山上空的“肉”

十万大山，山势险峻，从山沟里向两边望去，黑压压的山峰好像就要压下来。

1967年8月21日中午，美国海军舰载机先后出动34架飞机轰炸越南河内到友谊关一带。

下午，桂南地区阴云密布，局部地区还有浓浓的积云。

1时10分，美国海军两架A—6A舰载攻击机从广西隘店侵入我国领空。

早就作好战斗准备的空某师的四架歼—6型歼击机，在副大队长康振生率领下昂首冲上蓝天。

阴云越积越厚。

“敌机高度5000米，在云层上飞行。”地面指挥部传来了敌情通报。

“明白！”康振生回答，同时命令：“各机注意，编战斗队形穿云上升！”

机组刚刚穿出三层。康振生突然发现敌机就在右前方6公里处，便迅速下达命令：“各机注意，前方发现敌机，开始攻击！”

“明白！”各机回答。

随即，我四架战鹰一个个如饿虎扑食，向敌机冲去。

狡猾的敌机发现中国机群，一扭头，钻进了云层，康振生率机穿云追击。

2号机韩瑞阶在云缝里首先发现敌机两架。他迅速地斟酌了一下，按常理说，敌长机离得近，就先打长机。但是敌僚机靠近国境线，如果攻击长机，僚机很可能乘机溜掉。

关起门来打狗，一个也不能放跑。韩瑞阶决定先打僚机。他果断地绕到敌僚机外侧，从外向里攻击。

距敌僚机600米了，韩瑞阶一按炮钮，一串炮弹从敌机腹下飞过，没有击中。

敌僚机一惊，急忙左右摆动，寻机反扑。韩瑞阶再次开炮，还是没有打

中。

这时，韩瑞阶“唰”地一声从敌机上方冲到了敌人前面，成了敌机的靶标，处境相当不利。

“2号注意，2号注意！”康振生赶紧提醒。

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只见韩瑞阶的飞机来了一个急跃升翻转下滑，漂亮的大回环，竟然又从后面紧紧咬住了敌机，然后加大速度，把两机距离拉近到200米。

“咚咚咚……”炮声从200米一直响到120米，韩瑞阶一口气打出90多发炮弹。

敌机中弹起火，一头栽了下去。半空中，敌机飞行员跳伞逃生。韩瑞阶高兴地笑了。

就在韩瑞阶攻击敌僚机的时候，3号机陈丰霞也紧紧咬住了敌人长机，在十万大山的群峰峡谷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他从敌长机内侧发起攻击。但由于与敌机速度差过大，结果和韩瑞阶一样，一下子冲到敌机前面去了。

他把驾驶杆一抬，立即做了一个大坡度特技动作，又绕到了敌机的屁股后面，再次咬住敌长机。

美军长机飞行员惊慌失措，驾机急剧下滑，一屁股钻进山沟，企图利用十万大山的险峻地形，从低空逃跑。

陈丰霞从5000米的高度“唰”地一下子跟了下来，降到800米的高度。两边的山峰迎面劈来，又疾速向后逝去，犹如狰狞可怖的黑色波涛。地面无线电指挥被大山隔断了。陈丰霞沉着地驾驶飞机，孤胆作战，紧咬敌机不放。

位于桂南地区的十万大山，海拔1100米，峰峦起伏，峡谷险峻。陈丰霞曾在这一带进行过数十次训练和巡逻，地形比较熟悉。这在实战中显然占了不少便宜。而美机就不同了，他们虽然倚仗着机优炮利，企图利用十万大山的险峻地形逃生；但一个个突兀的山峰恰似一个个难以逾越的屏障，稍不小心就有撞山机毁人亡的可能。无奈，他们逃跑的速度只好减慢下来。陈丰霞乘机紧追不放。在两个高大山峰之间的峡谷中，与美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起初，陈丰霞随着敌机后面左有机动射击，但都没有打中。这样反复了几次，他渐渐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于是果断改变了攻击方法。在敌机左右机动时，他保持航向，直线进入攻击。当距敌700米时，敌机再次向左转弯，哪里知道陈丰霞早已放出了提前量，向敌机飞行路线的左前方射出了一排排炮弹。

敌机中弹，燃起了大火，直向对面的山峰撞去。

“轰”地一声，飞机与大山碰撞在一起，腾起一股巨大的烟柱。

这场战斗打得十分精彩！气象复杂，从云上打到云下；在十万大山腹地的群峰峡谷中追歼敌机；击落敌机的两名飞行员都是首次参战，整个战斗只用了1分30秒；八次进入攻击，五次开炮，两架敌机全部被歼，还生俘了一名美军飞行员。

在地面指挥所里从雷达屏幕上观看了这场空战全过程的指挥员和工作人员，都感到精彩绝伦，惊险纷呈、击案称绝。

1964年8月至1968年11月，美国作战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计155批383架次，我人民空军取得了击落12架、击伤4架的辉煌战绩。

第十六章

英雄导弹营四战四捷，毛泽东看过战报后，欣喜地说：“我要见见他们！”
蒋军飞行员尚未毙命，司令官却匆匆登门报丧

一、地对空导弹英雄营首战告捷

1960年1月，国民党空军接收了美国新研制的“空中骄子”U—2型高空侦察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训练和准备，于1962年1月13日开始进入大陆侦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倚靠在沙发椅上，凝视着墙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域图，心中十分焦虑。自1962年1月到6月，在短短的6个月内，国民党的U—2型飞机已窜入大陆11架次，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区，而我则奈他不得，这是我空军的耻辱，作为空军的最高司令官，他感到十分内疚。

对于这种高空间谍飞机，普通老百姓也许只有一个模糊笼统的概念，刘亚楼心中却十分清楚。这种由洛克希德飞机公司于1958年研制成功并经不断改进了的间谍飞机，是当今技术最先进、性能最优异的高空远程侦察机。凭它的飞行速度和续航能力，可以一直从台湾窜到我国西北，在新疆、甘肃、青海兜上几个圈后，再飞回驻地，续航时间可在八九个小时以上。它的飞行高度可达2.2万米以上。它装有高空巨型航空摄像机，可以在两万米的高空拍摄地面物品，横向判断范围可达150公里，而且可以清晰地看清地面上人的面容和动作。这样的飞机造成的麻烦，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而华东恰恰正是它进出大陆的主要通道。

最让刘亚楼伤神的是，它的每一次入侵，几乎都被我发现，歼击机一次次起飞迎击，却一次次让它逍遥自在地溜掉。有什么办法呢？最好性能的米格—19飞机也只能爬高到1.7万多米，和它还相差好几千米呢！

地对空导弹！刘亚楼眉头猛地一皱，然后缓缓地舒展开来。

地对空导弹是一种新型的武器，我们国家起步较晚，研制的水平也不太高，能成功么？

但从另一角度考虑问题，用地对空导弹打U—2正是他们检验技术战斗水平，积累实战经验的最好时机。

对！他一跃而起，走到写字台前，向中央军委疾书报告。

6月27日，在首都要地驻防的地空导弹部队乘坐一列秘密军列，悄悄离开北京，挥师南下。

当时中国的地空导弹部队十分有限，唯一能够对付U—2型高空间谍飞机的，就是那几颗从苏联引进的性能十分有限的萨姆—11地对空导弹。这种导弹是固定式或平均固定式的，机动性能极差。而且，只有飞机进入它的“有效范围”内才有可能将它击落，若超出“有效射程”，就只好望天兴叹。因此，要想打下U—2型飞机，就必须先找一个敌机有可能经常光顾的地方把导弹埋伏好，然后静候它的到来。

6月底，按照空军提供的数据资料，地空导弹部队首先在湖南长沙附近设伏。但将近两个月过去了，未遇到敌机入侵。

空军领导机关和地空导弹部队，再一次悉心研究了U—2型飞机入窜的规

律和特点，认真分析了U—2型飞机每次进入大陆的航线，发现敌机几次进入侦察都经过南昌，而且当福建方向有航空兵部队调动时，通常都要飞临侦察。

刘亚楼司令员当即签署命令，决定将某地空导弹营从长沙转至南昌设伏。

为出其不意，导弹营从装车、行军，到进入阵地，均在夜间进行。

为了诱使U—2型敌机出动，又实施了一系列动作。空军总部9月7日命令南京的一个轰炸机大队空中转场到南昌。8日又从南京出动轰炸机一架，高空飞至南昌地区作佯动，以吸引敌侦察机的注意。

9月9日6时许，夏日的清晨，凉风徐徐吹过，使人心旷神怡。

空军雷达观察所里观测人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突然发现雷达显示屏上出现一个熟悉的光点。大家十分兴奋、立即向南昌地区空军指挥所报告：“雷达部队报告，敌空军一架U—2型高空侦察机，从平潭岛两万米的高度进入大陆上空，请准备攻击。”

空军指挥所里，刘亚楼上将亲临督战，他紧握话筒，下死命令：“这回不准放过敌机！”

刘亚楼双目紧盯着显示屏。将其他一切事务都抛到脑后。

“报告首长，敌机距离200公里！”

“敌机距离180公里！”

刘亚楼习惯地摘下军帽，解开衬衣的扣子，抓起电话：“接岳振华！”

岳振华是导弹营的营长，也是执行这次截击任务的指挥。

“报告司令员，看见了。”岳营长站在指挥台上回答。面前的雷达显示屏上，隐隐约约有一个比针尖略大的光点回波在游动。

“看准了，给我把它敲下来！”

“是！”岳振华大声回答。

8时29分，这架由国民党少校飞行员陈怀驾驶的U—2型飞机经九江左转，直飞南昌。

果然，他的侵入是有缘由的。最近，中共在南昌一带空军转场频繁，上司派他驾机侦察，想实地察看一下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没想到，他恰恰落入了圈套。

此时，南昌机场的地空导弹营的全体官兵，早已进入了作战状态。各战斗分队密切配合，精心操作，反复验证着导弹发射前的各种数据。

指挥所里，身材魁梧的营长岳振华，站在指挥台前，心中百感交集。

打U—2型，这是全军上下的强烈呼声，也是他自己的心愿，更是导弹营成立以来的第一仗，军委首长精心策划，频繁调动部队，已经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这决定胜负的最后一锤子，就要由自己来决定！

8时32分，雷达报告：敌机已进入火力范围。

岳振华抖擞精神，手握送话器，大声发令：“校正目标！”

“已校正目标！”发射手报告。

“发射！”岳振华下达命令。

“咚！”导弹发射架一声震动，导弹呼啸着冲入高空。

“再发射！”岳振华一声令下。

“咚！咚！……又有两枚导弹直冲云天。

U—2型飞行员陈怀怡然自得地驾驶着飞机在空中拍照，他想再有半个小时，就可飞回台湾，心中十分惬意。

突然，他听到空中有异常声响，还未来得及仔细辨别，就听见“咚咚咚”三声巨响，自己驾驶的飞机一头栽了下去。

陈怀此时身上已被飞机残片击伤，鲜血淋漓。现在保命要紧，他不顾一切地弹出机舱，拉开了降落伞。

“打中了！打中了！”南昌机场上一片欢腾。

岳营长跳出指挥台，跑到发射场上，与发射手们拥抱在一起。这位当年在抗美援朝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高炮战士，奋力把军帽抛向空中。

被击毁的U—2型飞机翻滚着坠落在南昌东南15公里的荒丘上。飞机残骸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国民党少校飞行员陈怀，曾因多次驾驶U—2型飞机入侵大陆，被授予“国军克难英雄”的称号。飞机坠落时，他虽然及时弹出弹舱，跳伞成功，但被飞机碎片斜穿心肺，当他降落在一块稻田里时，已经死去多时了，后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妥善将他安葬，并给他建立了一块墓碑。

历史，将记下这一时刻，1962年9月9日8时39分，中国空军击落第一架美式U—2型高空侦察机。

9月15日，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万人祝捷大会。坐在主席台上的刘亚楼司令员眉开眼笑，不断给前来祝贺的国家领导人敬礼。祝捷大会开始时，周恩来总理振奋地宣布：

“我们的人民空军，又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前几天，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他们还只能提出警告，而我们的空军却把它打掉了！这是空军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更是历史的胜利9月2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南海听取了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关于击落U—2型敌机情况的汇报，给空军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中央军委发布嘉奖令，导弹营荣立集体一等功。

二、老部长的贡献

第一架U—2型飞机被击落以后，蒋军立刻变得小心起来。通过电子侦察等多种手段，也摸到了人民空军地对空导弹制导系统的控制频率。于是在U—2型飞机上加装了电子预警系统，用以向飞行员发出受地空导弹威胁时的预警信号，只要地空导弹一接近飞机，飞机上的电子预警系统就可以显示报警，从而使飞行员避开导弹的攻击而安全逃脱。

1963年3月9日至9月25日，敌U—2型飞机深入至我国西北地区侦察，三次飞入地空导弹设伏地点，均因其使用预警系统，及时改变了飞行航向，避开了导弹的打击。

四机部部长王诤在一份情况通报中看到这则消息时，立即引起了深思。四机部是电子工业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技术专家，看到空军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遂决定调集精兵强将，为导弹部队攻克难关。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导弹部队的官兵制定了一个使U—2型飞机落入“陷阱”的周密计划。敌U—2飞机是如何避开地面我导弹攻击的呢？关键是他们的机载雷达接收机在发挥作用。接收机可以根据接收到的我地面雷达发射出的频波特点和各种空导雷达工作的具体参数，准确地判断出我地面雷达的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机在飞行中一旦接收到我雷达电波，便知道已被我雷达或导弹跟踪。于是马上采取措施，逃离这一地区，从而脱离险境。我们的对策是，通过更

换电器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达，这就会使敌机丧失警惕，这个“陷阱”计划，由四机部的专家协助岳振华的导弹营来完成。

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建议将几个地空导弹营统一部署，集中使用，组成大面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根据这一指示，空军将几个营机动到大阳至衢州 160 公里的拦截正面集体待命。

一切都如期完成。

空军副司令员成钧随同部队一起来到设伏地点。

11 月 1 日清晨，成钧副司令员召集各营营长、政委开会，进一步明确作战指导思想，督促落实“近战快战法”。

会议开得活泼、热烈，大家正讨论在兴头上，作战参谋匆匆走了进来，将雷达部队刚刚发现的报告送呈成钧副司令员。

成副司令员立即向与会者宣布：

“一架 U—2 型敌机于 7 时 43 分从温州进入大陆，随后经过衢州以东地空导弹部署地外侧，向西北方向飞行。这架飞机是到西北地区侦察的，返航时极有可能再次经过设伏地区。”

他加重了语气说：“现在我命令，各营导弹发射架作好伪装，不准暴露目标，抓紧时间准备，一定要抢在敌机返航前打掉它！”

上午 7 时 23 分，国民党空军第 5 联队少校叶常棣驾驶 U—2 型高空侦察队，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经温州窜入大陆。

叶常棣此行的任务是到大陆西北地区去侦察中共的核基地。因为一年来，有情报说中共的核技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一颗原子弹的诞生也许是不很久远的事情了。他知道执行这种任务，最怕的是和大陆的导弹“接吻”。因此一路上小心翼翼，稍有异常便调头飞逃，如今已完成了空中照相任务，他无心停留，只想早些返回台湾。

在返回路线的选择上，叶常棣颇费了一番思量。原路返回呢？还是另辟新路？另辟路有踏进中共导弹火力网的可能，原路返回虽说有暴露行踪之嫌，但来时平安，说明这条航线上没有导弹设伏，中共军队不可能在几个小时内调集兵力。这种思维定势，把他自己送进了地狱。

当 U—2 型飞机沿原航线返回时，衢州的导弹部队各营目标指示雷达在 200 公里处几乎同时发现目标。敌机过九江后，径直飞向地空导弹营阵地，踏入了死亡的陷阱。为了隐蔽制导雷达频率，岳振华命令先使用炮瞄雷达向导弹部队指示目标，待敌机距离 35 公里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随后岳振华命令全营对准目标，连续发出了两枚导弹。

叶常棣飞临江西上饶地区上空，已经从两万多米的高空隐隐约约感觉到远方的海岸线了，不由得心中一阵轻松。他满以为此次又平安无事了。他操纵着飞机准备出海下滑，飞机从 750 公里的时速开始加快。可是，突然“轰”地一声巨响，飞机像玻璃瓶被石头击中一样的解体，自己则像瓶中的一粒小药丸似地被甩了出去。失去了知觉。自由落体的刺激，耳旁的风声气流使他很快醒来，求生的欲望使他迅速打开降落伞……在空中降落的短暂时间里，这位少校已经明白，自己终于与导弹在空中“接吻”了！

叶常棣降落在一个丛林茂密的山丘上。着地后，他企图站起来逃跑，可是动弹不得。他两腿多处飞进弹片，手臂也受了重伤。

“完了，真要让共产党剥皮抽筋了。”他瘫在冰冷的草地上，绝望地唉

叹起来，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共产党无论如何也不会宽恕他。

叶常棣原籍广东惠阳，对大陆他是“屡次进犯”，1960年第一次驾 Rf—101A 型飞机侦察大陆；1961年又九次侦察大陆。两次受蒋介石的接见，两年均被选为国军“克难英雄”，这是台湾当局对反共有功人员的最高奖赏。1963年2月派往美国接受驾驶 U—2 训练。回来后，又驾驶 U—2 到大陆侦察过两次，获飞虎奖章一枚，蒋经国多次邀他到家里赴宴。就在10月份，又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可是这次……没容他再想下去，解放军和民兵便包围上来，他动了动，只觉得全身疼痛，四肢酸麻，他不再反抗了。

一位解放军战士用闽南话对他说：“不要怕，我们不杀你。”他被用担架抬着，送进了当地医院。

躺在雪白的病床上，叶常棣依然十分恐慌，多少年来，蒋军的反共宣传使他中毒颇深，他总认为不知什么时候自己将被抽筋剥皮，零刀碎剥，医护人员和蔼认真地为他治伤，他也认为是一种欺骗手段。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福司令员成钧来到医院，看望了叶常棣。一听说是中共空军的最高司令官来了，叶常棣十分惊慌，可两位司令员亲切地抚住他的肩膀，叫他不要起来，安心养伤，还熟稔地同他谈话。

刘亚楼问：“听说你是广东人，多大了？”

叶常棣答：“是的，31岁了。”

刘：“你放宽心，我们没有必要杀死你。”

叶：“在台湾听说被你们抓住了要剥皮。”

刘：“哈哈，我们像那种人么？你被击中前，可以看到台湾了吗？”

叶：“看到海了，眼看就要回家了。”

刘：“被打时，有什么感觉？”

叶：“一震就被抛到空中，座舱解体了。”

刘：“飞机有防御武器没有？”

叶：“没有。凭它的高度优势，你们的飞机对它没办法。唯一怕的是导弹。知道大陆上到处有导弹阵地，我们想办法在航线上避开。”

刘亚楼最后安慰叶常棣：“你这样年轻，参加国民党军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在那个环境里，你不当飞行员，别人也得当，你只能这样做。你现在不可能一下子相信我们的话。你对我们的政策可以一步一步地看。你以后的事，可以商量。要回去，也可以，等伤养好了，我们送你回去……要等到将来……”

望着两位亲切和蔼、像两位老大哥般的司令官，叶常棣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台北“中央社”在这架飞机被击落的第三天，发了一则消息说：“我空军高空侦察飞机一架，于11月1日下午在匪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时失事。”对被击落一事采取“不承认主义”。

对叶常棣呢？也不承认其存在了。国民党空军尽管知道叶常棣已被我军生俘，但在1964年3月29日“青年节”的正式文告中，仍称叶常棣“壮烈成仁”。而此时叶常棣已完全恢复了健康，但却有家难归了。

这次战斗是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二次击落 U—2 飞机。胜利的喜讯立即传到了北京，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向作战部队表示祝贺，并致以慰问。聂荣臻元帅指示：这次作战，做到了战术和技术的密切结合，要很好地总结经验。

地空导弹营营长岳振华，原来是高射炮兵团长，担任营长5年来，领导全营指战员苦练技术，钻研战术，作战指挥机智果断，勇于负责，连续击落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两架，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和指挥艺术。

1964年7月7日，岳振华所在的地空导弹营在福建漳州地区设伏，又运用“近快战法”，击落了第三架U—2型飞机。

这天上午，台湾出动两架U—2型飞机进入大陆，分别在广州、上海侦察后向漳州飞来，曾经一度出境又重新入陆。当两架U—2型飞机接近漳州100多公里时，另一架RF—101飞机又低空进入汕头侦察。

当时导弹营只有四个发射架，四发导弹，仅能对付其中的一架敌机。岳振华（此时已是副师长）沉着指挥，果断地决定打从南面进入的一架U—2型飞机。在距离目标32公里时，指挥部队突然打开制导雷达天线抓到目标，3秒钟内完成导弹发射前的操纵动作。

岳振华一声令下：“发射！”

瞬间，三发导弹连续发射。这架U—2型飞机猝不及防，中弹坠下蓝天。

岳振华大喊：“打得好！”这架国民党的U—2型飞机中弹以后，坠毁于漳州东南7公里的红板村。驾驶这架飞机的是国民党空军号称“头号王牌”的少校飞行员李南屏，他曾12次驾U—2型飞机侦察大陆都安然逃脱，这次终于随机毙命。

地空导弹营四战四捷，战功卓著。

北京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在空军战斗报告上亲笔批示：“很好，向同志们祝贺！”

随后，毛主席拿起电话，对周总理说：“恩来，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1964年7月23日，是地空导弹营全体指战员最幸福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见了导弹营全体指战员。

三、张立义的最后一次飞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在西部地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台湾当局极为震惊，又频频出动U—2型飞机前来侦察我核基地情况。由于这时美国电子专家给U—2型加装了B电子干扰系统，使大陆导弹屡放空炮，于是，U—2型飞行员又胆壮起来。

1965年1月9日下午，台湾台北。

桃园机场宽阔的草坪上，国民党空军第5联队35特遣中队的少校飞行员张立义，正在同几位同事兴致勃勃地打高尔夫球，联队长把他叫过来，说：“张立义，你有任务。”

张立义问：“现在？”

联队长回答说：“准备一下，明天。”

再过几天就到春节了，去年春节就因为有任务没有在家，今年张立义想在家好好地过个团圆年。并且想好了给妻子买一块衣料，给女儿买一串项链，给儿子买几挂鞭炮。说句心里话，张立义很不愿意这时候去大陆执行任务，他怕那个“万一”，而且安排好的春节又要泡汤了。但军令如山，又有什么办法呢？

第二天，张立义还在机场做飞行准备的时候，我解放军空军指挥所便得到了敌人马上出动的确切情报。于是，向在内蒙古某地的地空导弹营下达了作战命令：“台湾国民党空军U—2型飞机一架，将于今日18时从桃园机场起飞进入大陆侦察。命你部作好战斗准备，务必将其击落。”

当晚18时，张立义驾驶他那3521号U—2型飞机，升入茫茫夜空，向大陆飞来。他这次的任务是对大西北核基地进行夜间红外线照像侦察。

在张立义看来，到大陆侦察实在是个苦差事，飞行员必须按预定航线飞，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随意改变航线。况且，飞机拍照下什么东西飞行员也不知道，危险却极大。不过，参加这种侦察飞行一次能拿到5000元台币的奖金，还能获得很高的“荣誉”。他在1964年7月从美国训练归台，就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并与蒋总统合影留念。此后由于8月至12月他三次驾U—2到大陆侦察，圆满完成任务，被评为本年度国军“克难英雄”，又两次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张立义觉得，这是军人最大的荣誉。他这一生功成名就，且有娇妻爱子，已经生无所求了。

此次返航后，他决心解甲归田，再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他看看手表，确认U—2已从山东半岛进入大陆上空，便再也不敢悠然遐想、神经立即绷紧。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上共军的导弹。

飞机进入内蒙古上空，他看了一下飞行表，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返航。完成这最后一次任务，他就要离开这令人心惊肉跳的35中队了。

突然，电子顶警器的显示屏上出现了乱糟糟的小亮点。张立义有些疑惑，如果萨姆—1导弹向自己飞来，显示器上应该是一条稳定的亮线。可是，他哪里知道，解放军空军的“反电子预警2号”已经使他的13系统电子预警器失灵。此刻，三颗导弹正排着纵队向他驾驶的U—2型飞机飞来。

就在张立义犹豫要不要打开13系统电子干扰开关时，一串火球已忽地窜到机翼下，顿时，像遭雷击一般，机身剧烈抖动，密封舱一片漆黑。

“我被击中了！”在这可怕的一闪念间，他拉下自动弹射手柄，“轰”地一声，他什么也不知道了。

降落伞将昏迷的主人投向地面。

冷！一阵阵刺骨的北国寒风将张立义吹醒，他发现自己躺在雪地上，奇寒难忍。刚才，他还在20度恒温的座舱里，现在被抛在零下26度的雪地里，身上只穿着单薄的高空飞行服，怎么会不冷呢？他准备站起来跑步取暖，可一使劲，腰部和踝关节便一阵彻骨地疼痛，他这时才知道自己已经受伤了。

昏迷中，他恍恍惚惚地感觉到远处有汽车的灯光，还有手电筒灯光在晃动照射，还听得见汽车声和人声。原来是人们跑去看飞机残骸去了，倒把他这个飞行员扔在了一边。他如今气若游丝，刺骨的寒气似乎已渗透进他的躯体，冻僵了他的心肺和内脏。他是多么想让人们俘虏他呀！不然的话，他很清楚，他会在冰天雪地中冰成僵尸的。

他大声呼喊，使劲摇晃发光的救生设备，可仍然没人注意他。

在美国受训时，为期三周的野外生存训练起了作用。他拖着身子，在雪地里开始爬行。从被击落时的10日晚21时15分，一直爬到11日天明，他整整爬了八个小时。

终于，他爬到了一家冒着炊烟的土房前，心中一阵大喜。这是村头第一家，门虚掩着，堂屋里灶口还冒着暖热的火光，一位农妇正在做早饭。他扒开房门，想到灶口取取暖，要一碗热汤喝。

“谁？你是谁？”农妇发现了他，大惊。那怪里怪气的飞行头盔、高空飞行服，农妇哪里见过。

“我冷……让我暖和一下吧。”张立义央求道，身体瑟缩着向灶口移动。这位农妇此时心中已经明白了八九分。

“不能烤火，冻身子不能烤。”农妇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大衣给他穿上。又说：“吃的东西在桌上，你自己吃，我出去办点事就回来。”

农妇去了一会儿，带来了几个民兵。

这位农妇是大队长董吉召的妻子，这里是内蒙古土默特旗沙沟子公社西一间房生产大队。几个民兵用毛驴车把气息奄奄的张立义拉到了公社。当驻地的解放军赶到时，这位少校飞行员、国军“克难英雄”，已在公社换上了一套崭新棉衣，戴着棉帽，一副当地人打扮，正坐在炕上吃热腾腾的鸡蛋面条呢！公社的干部、民兵和前来看热闹的群众还都一个劲儿地劝他“多吃点，多吃点”，弄得张立义受宠若惊，这哪里是在对待俘虏，分明是在招待客人。

令人感到可笑的是，就在张立义坐在炕上吃鸡蛋面条热得浑身冒汗的时候，在台湾东港张立义的家里，国民党空军司令徐焕升上将拉着悲凄的脸，亲自登门报丧。顿时张立义的家人哭成一团。

1965年1月12日，台湾的中央日报是这样报道的：“空军少校张立义不幸于10日夜驾U—2侦察机到大陆执行任务时殉难。空军总司令徐焕升上将特于11日午间专程前来亲向张少校夫人张家淇女士及其子女和岳父母等慰问。”

而张立义也同叶常橡一样，在大陆开始了必要的学习与改造生活。

这次击落张立义驾驶的U—2型飞机，是我空军地空导弹部队第一次在夜间成功发射导弹击落敌机。地空导弹营荣立一等功，受到国防部的通令嘉奖。

1965年，我国自己制造的地空导弹开始装备部队，随着导弹部队的增多，不仅重要目标有地空导弹部队固定设防，机动设伏的部队也相应增加了。

1967年9月8日上午，国民党空军出动一架U—2型飞机，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飞行高度为2万—2.05万米。设伏在该地的地空导弹某营，首次使用国产地空导弹，有效地破坏了敌机的电子干扰，准确地将敌机击落。

自1959年9月至1967年9月的8年间，国民党空军的RB—5D、U—2型高空侦察机先后进入大陆侦察129架次，被击落六架。其中U—2型飞机进入大陆110架次，被击落五架，生俘飞行员两名。

随着中国空军的不断壮大，新型机种和多种先进的地空导弹装备部队，中国的领空已被警戒得密不透风。蒋军飞机只要入侵，已很难再安全返回。从1968年起，国民党空军终于痛苦地承认了这个现实，被迫停止派遣U—2型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活动。

第十七章

面对美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我空军一度束手无策，一架战机在强行攻击时失控坠毁；刘亚楼上将亲自调兵遣将，斗智斗勇，终于蓝天奏凯；叛徒吴献狗逃台，途中被我击落

一、我战机拦截失控坠毁山中

美蒋军在派遣有人驾驶军用飞机入侵中国大陆屡遭重创之后，便绞尽脑汁，将最新研制出的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应用到入侵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活动，但同样遭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有力打击。

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首次侵入中国领空侦察，是在1964年8月29日。

那天，晴空万里。美国一架147型无人驾驶侦察机，由DC—130型运输机携带，在南海上空投放后，经海南岛进入南宁地区上空，然后改航向东，过梧州、厦门，消失在台北地区。这种无人驾驶飞机，是当时比较先进的飞行器，飞行高度一般在1.75万米以上，时速为750—800公里，机身长8.53米，翼宽8.18米，反射面小，雷达发现距离近。而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部队当时使用的歼—6型飞机，按正常爬高难以达到同样的高度，而且在升限高度上作战，瞄准射击动作也较复杂。

10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起飞一架歼—6型飞机，在1.76万米高空，拦截一架从友谊关侵入，至广西地区侦察的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中国飞行员发现目标后即开始进行攻击。因为敌机飞行高度高，中国飞机必须在1.6万米积聚力量，然后上冲1.76万米的高度，靠近敌机后进行射击。无奈中国飞机因为是上冲飞行、在射击高度只能短暂停留，飞机便急速下滑，因此中国飞行员上冲后连续三次开炮，直至炮弹打光、但仍未命中目标。这位年轻的飞行员求胜心切，竟决心驾机撞下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但因高空空气稀薄，飞机操纵系统反应较慢，飞行员操纵动作过猛，结果造成失速，飞机进入螺旋状态未能改出，飞机完全失控，飞行员只得饮恨跳伞，飞机坠毁。

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连续入侵中国领空，解放军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又几战不克，从空军领导到作战部队甚为焦虑。尤其是10月13日的失误，使得空军总部深为震惊。1964年10月15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率工作组紧急赶赴某师，调查13日战斗的情况，同该师的指战员们一起研究对付美国高空无人驾驶飞机的方法。分析会上，他充分肯定了飞行员英勇作战的精神，同时又严肃地指出：

“打击无人驾驶侦察机，是一种新的特殊战斗，不能蛮干，应该讲科学，讲战术，要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消灭敌机。”

师长刘鹤翘在笔记本上认真记录着司令员的讲话。13日的事故，他深感懊悔。一架歼—6飞机价值百万元，这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呀！更重要的是——一击不中，飞机反而自毁，对全部队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刘亚楼走到桌前，拿起一个小飞机模型，一边摆动，一边说：“尽管敌机飞行高度高，体积小，它的弱点也很明显嘛！速度小，没有主动躲避和还击能力。击落这种飞机的关键是地面要精确地对歼击机进行指挥引导，压准目标航迹。飞行员要采取正确爬高方法，熟练操纵技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

瞄准、射击、脱离等一系列战斗动作。只要我们作好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我看，使用现有装备击落敌机是完全可能的。”

刘亚楼司令员的分析动员精辟、有力，切中要害，使大家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刘鹤翹师长最后站起来表态说：“刘司令员的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给我们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我们一定吸取这次惨痛的教训，落实军委首长指示精神，苦练本领，争取打一个翻身仗。”一个月之后，该师在熟练掌握截击技术、反复演练实战过程的基础上，拟定了一个计划。

空军领导机关根据这一计划，又进一步完善制定了打击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兵力部署方案，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在中南、西南等地增设了一些高空作战点，配备了精干的歼—6、歼—7作战分队和地空导弹部队，配备了有经验的指挥引导班子，从而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防空作战能力。各级指挥所和歼击航空兵部队，按照升限作战的特点，组织了突击训练，对动力升限爬高、瞄准射击等技术难题，进行了计算、论证和试飞，指战员们满怀信心地表示，一定要胜利完成打击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作战任务。

11月15日11时53分，海南岛、雷州半岛地区的多部防空雷达，同时发现一架美国147G无人驾驶侦察机，航向西北，向涠洲岛附近飞来。高度1.76万米，时速7801里。

机场指挥塔。师长刘鹤翹即令师机动作战分队中队长徐开通起飞拦截。

12时20分，徐开通驾驶歼—6型飞机上升至1.62万米高空，在左前上方发现目标，立即进入其尾后。当距离目标约4公里时。他在刘鹤翹的导引下跃升拉起，至高度为1.75万米时改平，对目标进行跟踪瞄准。当距离目标为1500米时，徐开通放减速板，从目标后下方5度角进入攻击，开炮射击，但是弹道偏低，没有击中。

于是他稍抬机头，再次开炮，又未击中敌机。

此时，徐开通静下心来，又抬高机头，再次瞄准，当距离敌机230米时。他第三次按下炮钮。

一串炮弹打中了敌机。

敌机爆炸起火，坠下高空。

“打中了！”徐开通兴奋地报告。

“打得好！打得好啊！”地面指挥员刘鹤翹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高喊起来。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击落美国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它标志着中国空军的防空作战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二、高空险射“黑乌鸦”

1965年1月2日，祖国南疆广西，人们正在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中欢渡元旦佳节。

中午时分，空军雷达站的荧屏上开始出现了一个微弱的黄色亮点，慢慢地蠕动着。

“又是一只黑乌鸦！”雷达操纵手准确地作出判断。同时，立即报告空军指挥所。

60年代初，美国U—2型高空侦察机连连被我击落，又制造出了一种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这种飞机颜色灰暗，飞行中发出一种十分难听的凄厉的

噪音，我们的空军飞行员给它起了一个绰号“黑乌鸦”。它体积很小，速度也不是太快，但飞得极高，飘飘悠悠，特别难打。有经验的飞行员都知道，打这种飞机在通常的有效距离开炮不行。你明明瞄得准准的，抓得牢牢的，炮声响后，回头一看，那家伙还在空中游游荡荡。

空军副中队长张怀连就遇到过这种情况。

那是1964年12月15日，张怀连奉命起飞攻击“黑乌鸦”侦察机，很快发现了目标，连续攻击了两次，都没有打掉敌机。当他的炮弹打光后，敌机还像一片枯叶在高空中飘荡。当张怀连走下飞机时，脸上火辣辣地难受，他牢牢记住了这难忘的一天。

今天，机会终于又来到了。

“砰！”信号弹升上蓝天。

张怀连驾驶着战鹰冲上云霄，向战区飞去。

一团团云朵从他身边急逝，张怀连两眼紧盯着前方、他想，这次一定要攻近了再打，决不让狗强盗再溜掉！

当张怀连到达战区的时候，这架敌机距国境线已经不远了，只要动作稍有迟缓，敌机就可能又要溜掉。

张怀连一边迅速扔掉副油箱，一边向地面指挥部报告：

“发现目标！发现目标！”

“开始攻击，不准放走敌机！”地面指挥员发出命令。

“明白！”张怀连回答。

随即，张怀连打开加力，一下子就逼近了敌机。

这时敌机的飞行高度是1.75万米，正在张怀连左上方。张怀连一阵高兴，心想：这正是我机最高理论升限高度。

他冷静地考虑了一下，决定从左边进入。他一面沉着瞄准，一面轻柔地压左坡度，把炮口准确地对准敌机。

瞄准具光环已经套住了“黑乌鸦”，但是张怀连没有开炮。他接受了上次的教训，不到400米绝不开炮。

两机距离越来越近了。

瞬间，张怀连产生了一个错觉：黑乎乎的敌机正向他扑来，眼看着就要压座舱盖了，张怀连才猛然按动了炮钮。

“咚咚咚”的炮声在空中响起来了，从距敌机175米处一直响到距敌机65米处。张怀连凭直觉向左大斜度偏转。敌机冒起一道浓烈的白烟紧擦着张怀连的机翼向下栽去。

“打中了！打中了！”地面上的战友们欢呼起来。

张怀连却惊出一身冷汗。“好险啊！再迟一秒钟，就和敌机撞上了。”

“返航！”地面指挥员下达了命令。

张怀连驾机向基地飞去。

1月9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在这里接见了作战有功人员。

周恩来总理同张怀连握手，称赞他“打得好！”

罗瑞卿高兴地说：“通过这次战斗，我们摸到了打无人驾驶侦察机的基本方法，空军部队的指战员们立了大功！”

周总理说：“这次战斗的结果，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了，他要求你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台北，国民党国防部。

会议室里的气氛有些沉闷。美国太平洋地区司令费耳特上将那峻厉的神色，威慑住了整个会场。

台湾协防司令梅尔逊中将不满地责备道：“怎么搞的，你们的情报不是说中共根本没有能高空作战的飞机吗？为什么能把我们的高空侦察机击落呢？是情报出了偏差，还是中共有了更新的装备？”

陈诚嗫嚅着说：“两者都不是，据我们的可靠情报，是中共针对我们无人驾驶侦察机的特点，研制出一套新战法，这就是所谓的跃升作战……”

美军顾问团团团长桑鹏少将用讥嘲的口气说：“怕是你在夸大中共的实力，遮掩自己的无能吧？”

陈诚强咽下心头的怨气，始终笑脸不放地说：“这一回我们的情报是准确的，我可以拿我的人格担保。”

蒋军龟缩台北后，军费开支大部分依靠美援，在主子面前，奴才还能有什么人格！

费耳特摆了摆他那长满黄毛的手，“好吧，我们可以给你们飞得更高的飞机，只要你们不再成为中共空军的靶子……”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侦察机”的“黑乌鸦”被击落后，美国对它进行了技术改进。使它的飞行高度由1.75 万米提高到了 1.83 万米。这样一来，打这种敌机的困难陡然增大了。因为当时我们的飞机跃升到这一高度以后，速度就会急骤下降，追不上敌机，也不能抵近射击。而且在这个高度上飞行，飞机抖得十分厉害，只能平飞 3 至 5 秒钟。如果此时向敌机展开攻击，就必须冒着失速的危险，在两秒内完成修正航向、瞄准、射击等一系列复杂的动作。显然，这是很困难的。

4 月 18 日，敌机又以 1.83 万米的高度再次入侵大陆领空，偷摄导弹基地。

又是张怀连出击迎敌。他从 1.65 万米的高度向上拉，盯住压在头顶上的飞机，可是他爬升的速度太快，老冲到敌机的前面。而减慢速度，是无法让飞机爬升到敌机高度的。

这时，张怀连把跃升的仰角增大到 30 度，这已经到了极限！他只得上边的敌机正慢慢地斜刺着向他砸下来。

张怀连继续爬升着，等待着机会的到来。

机会来了！

“黑乌鸦”从他头顶上 100 米处冲了过去，射击条件已经形成！

突然，不利的情况出现了，发动机的声音变得异常沉重，飞机如同在崎岖的陡坡上行驶，急剧震动起来。

这是飞机超过升限高度的报警信号！稍不注意，机体就会进入螺旋状态而失控。

张怀连焦急地望了一眼急骤下降的速度表，决心同飞机的跃升高度进行一次挑战，他一面谨慎地压坡度修正航向，一面继续拉杆上升瞄准。

终于和敌机拉平了，这样的高度我机只能维持 3 秒钟。就在飞机自动下掉的一瞬间，张怀连按下炮钮，三条火龙直扑敌机。

敌机中弹起火。

张怀连的飞机也失速反扣下去，在万米高空中翻滚，出现了螺旋状态的先兆。张怀连没有慌张，他采用早就练就的一套动作，顺势左盘右转，终于制服了翻滚下坠的飞机，使机体在 1.35 万米的高度上恢复了平飞状态。于

是，他一面小心地驾驶着飞机，一面向四周环视。

这时，敌机已坠地爆炸了。

他高兴地驾机返航。

三、董小海再创新战绩

解放军空军航空兵某师是一支战绩卓著的歼击机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这个师共击落敌机 64 架，击伤 24 架，涌现出战斗英雄和一等功臣 27 人，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在国土防空作战中，他们转战南北，首开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纪录，打开了对付无人驾驶飞机作战的局面。

1965 年 1 月 9 日，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接见了两次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的指挥员刘鹤翹、飞行员徐开通、张怀连等人。周恩来十分高兴地对大家说：“我们的空军部队打得好，希望大家要再接再厉，总结经验，继续提高技术战术水平。”罗瑞卿指出：我们的空军和海军航空兵必须学会又集中又分散的两手，集中以歼敌大股，分散以打敌单机。盼望同志们共同努力，不断总结，不断提高。

1965 年 4 月 3 日，航空兵第 B 师中队长董小海驾驶歼—6 飞机，在广西崇左县上空，又击落一架美军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

董小海胜利返航后，在庆功大会上，大家总结了此次战斗的经验。这次战斗的作战条件比前两次复杂，主要是敌机飞行高度更高，机动次数多，范围大。这次打掉敌机的高度是 1.81 万米，敌机从进入中国境内至南宁的 130 公里的距离内连续进行了五次蛇形机动，这是过去所没有的。董小海在战斗中采取了提高接敌转弯高度，压缩截击地段，用缓转弯、小坡度、外测跟踪的方法，即在敌机转弯机动时，歼击机不立即追踪，待敌机转到一定高度时、再稍压坡度在其外侧跟踪。这次在 1.81 万米的高度作战，超过了歼—6 飞机的极限高度。战斗过程中，飞机曾两次失速，由于董小海沉着处置，从而及时改出。为了保证战斗的顺利进行，准确及时地测出敌机的机动状态，地面引导雷达的天线因频繁俯仰，造成继电器故障。在关键时刻，雷达技师文德贵勇敢地爬上旋转天线车，用手按住继电器，随车转了整整 48 分钟 288 圈，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战斗结束后，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亲赴现场察看了敌机残骸，对这个战功卓著的战斗集体祝贺慰问。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董小海等作战有功人员。

1965 年 5 月 3 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董小海中队“航空兵英雄中队”的荣誉称号。

1965 年 4 月 18 日，航空兵某师中队长张怀连，12 月 24 日，航空兵第 9 师飞行员朱以隆，连续以歼-6 飞机在 1.82 万米的高度上备击落美国入侵的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一架。1966 年 1 月 3 日，航空兵第 3 师飞行员鲁祥考驾驶歼—7 飞机使用火箭击落美无人驾驶侦察机一架。

美军在其无人驾驶飞机连遭打击之后，于 1967 年初改用了性能更好的 147H 型及 T 型无人驾驶侦察机入侵中国领空。这两种飞机的飞行高度，一般在 2 万米以上，但是仍未逃脱被歼灭的命运。

1967 年 6 月 12 日 14 时，美军一架 147H 型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继当日上午侦察了广东遂溪地区后，再次侵入广西田阳地区上空。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军航空兵 S 师中队长刘光才奉命驾驶歼—7 型飞机起飞拦截。在地面指挥所的正确引导下，他一边转弯靠近目标，一边沉着地修正方向和高低误差。在准备攻击时，导弹发生了故障，他当即改用火炮攻击。在时速大于敌机 400 公里的情况下，他冒着与敌机相撞的危险，勇敢地抵近至敌机 80 米处，用 13 发炮弹就将这架无人驾驶侦察机击落。

自 1964 年 8 月至 1971 年 12 月，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侵入中国领空达 47 架次，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击落 20 架。

四、叛徒逃台途中被我击落

1960 年 1 月，正当福建前线军民紧张奋战的时候，有一个名叫吴献狗的叛徒从大陆逃往马祖岛。

“哈哈，我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吴献狗从龟缩的小船里爬上了马祖岛，从口袋里掏出一块白布，向着跑来的蒋军拼命地摇动着。

吴献狗对台湾资本主义的腐朽生活向往已久，一心策划着叛逃去台湾。今天，他见时机成熟，连忙带着偷盗出的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利用夜暗，偷渡到了马祖岛。

台湾当局十分重视吴献狗的到来，专门派空军情报次长李入先少将用专机接他去台北。台北机场上，蒋军也纠集了两三万群众准备以隆重的仪式欢迎这位“反共勇士”的到来。

吴献狗更是得意忘形，在一大群国民党军官的簇拥下，焦急地等待着台湾派来的飞机。

这一天，是 1960 年 1 月 9 日。

福州军区指挥所。

“绝不能叫叛徒逃到台湾去，绝不允许国家的机密落到国民党手中！”

作战会议决定打掉台湾接应飞机，叫叛徒葬尸鱼腹。

这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最后交给了飞行大队副大队长李纯光和副中队长胡英法。

李纯光和胡英法是空军有名的技术尖子，也是一对配合十分默契的长僚机。

接到任务后，李纯光和胡英法心情十分激动，李纯光把自己身上的积蓄全部拿出来交给领导说：

“请首长放心，纵然有天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能克服，就是炮弹打完了，撞也要把敌机撞下来，绝不会叫叛徒逃到台湾去。如果我牺牲了，这是我的全部积蓄，请交给党组织，作为我的最后一次党费。”

8 点 40 分，敌 C—47 飞机一架，从台湾起飞至马祖岛降落。

“铃……铃……”一级战斗警报的铃声大作。

李纯光和胡英法端坐机舱，把手放在起动电钮上，紧紧地盯着信号员手中的发令枪，可是指挥员迟迟没有下达“开车”的命令。

原来，敌机在马祖岛降落时，动作失控，下滑中摔坏了翼尖，不能起飞，只好电告台湾，请求另派飞机。

10 点 15 分，敌 HU—16 水上飞机一架，由台湾嘉义起飞，在马祖岛降落。我空军侦察分队的高倍望远镜捕捉到了这架飞机，并死死地盯看这只“水鬼”的动向。

为了迷惑我方空军，自以为狡猾的敌人采取无线电佯动，搞假起飞的把戏。

在我们的无线电监听器里，监听到了敌人这样的通话声。

马祖：“我们准备好了，12点30分起飞！”

台北：“要按时起飞，不得耽搁！”

一会儿马祖又喊：“现已准备就绪，请求起飞！”

台北：“知道了，可以按时起飞！”

然而这样的把戏根本无法骗过我军机敏的“眼睛”。

敌人这样搞了几次，见我方始终寂静无声，飞机也没有起飞。总算放心了。

15时35分，我侦察分队报告：“叛徒已爬上飞机！”

扑腾了好几个小时的敌人见我方毫无反应，终于放心地把吴献狗接上了飞机，在马祖岛留用机场起飞后，加大油门向台湾方向飞去。

台湾当局对吴献狗的重视，以及在他身上准备大作文章的企图，吴献狗已经有所耳闻，他现在真像一只狗，只等主人来领养了。

坐上飞机后，看着渐渐缩小的马祖岛，吴献狗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他眯着眼睛，一遍遍地幻想着到达台北机场后的热烈场面，以及今后灯红酒绿的新生活，真有点轻飘飘的感觉。

吴献狗的美梦做得太早了。

此刻，我雷达报告：“马祖东南7公里，敌机一架，高度200300米，时速200—300公里，航向120度，直飞台湾。”

“砰砰砰！”一串绿色信号弹直射天空。

李纯光和胡英法驾驶着歼—5战斗机，像离弦之箭直插云天。

海上气候恶劣，雾气茫茫，海天一色。

“敌机高度300米，距离25公里，注意搜索。”地面塔台指挥员及时通报敌情。

“明白！”李纯光迅速回答。

李纯光知道，如果按出航规定在云上飞行肯定发现不了敌机，他果断地命令：“降低高度至300米搜索目标。”

“明白！”胡英法回答。

两架战鹰一推机头穿到云下，在300米高度上紧贴云底飞行。

这时，两人忽然感到脑袋“嗡”的一声，就像掉进深坑一样，眼前一片浑沌，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天，总觉得机头要往海里钻，这是海上错觉！

在海面上低空飞行时，由于海水同蓝天的颜色相近，飞行员极易出现这样的错觉。

李纯光立即呼叫胡英法：“出现海上错觉，要相信仪表，保持航向！”

“明白！”胡英法回答。

两人很快静下心来，依靠仪表保持飞机正常飞行。不一会儿，错觉消失了。他们开始搜索猎物。

“敌机高度300，距离20公里，航向125度。”

“敌机正前方6公里，减速400。”地面指挥员不断地通报敌机的位置。李纯光收好油门继续搜索。

“发现敌机，发现敌机！右30度，4公里。”胡英法首先报告。

李纯光也发现了敌机，他见胡英法攻击位置有利，立即下令：“你攻击，

我掩护！”

此刻，地面指挥员也果断地下达命令：“没有发现异常情况，开始攻击，坚决消灭敌人！”

“明白！”胡英法回答。

胡英法鹰隼般猛地向敌机扑去，与敌机的距离迅速拉近，相距 800 米了，胡英法一按炮钮，一串炮弹打了出去。可惜稍稍偏了一点，炮弹全部擦着敌机飞了过去，没有命中。

“过早了，再放近点打！”李纯光及时指示道。

胡英法定了定神，将速度降到 400 米。他操纵飞机再次接近敌机，放近点，再放近点，眼看两机距离不到 500 米了。他双手紧紧地按下炮钮。

“咚咚咚……”一排炮弹射向敌机，敌机底部冒烟了，胡英法的飞机直冲到距敌机 140 米处，“呼”地一下猛拉起来。

“打得好！”李纯光见僚机打中敌机，高兴地叫了起来。

但是，敌机虽被打中，辽挣扎着向台湾飞去。

飞机上，吴献狗见两架飞机紧追而来，串串炮弹贴机擦过，心惊胆战，脸色吓得煞白，他气急败坏地对机上驾驶员喊，“快快飞，最大速度……”驾驶员无奈地耸耸肩，对全体乘员说：“飞机中弹了，一架发动机被打坏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回去……”飞机速度一慢，机上的人员都慌乱起来。

“绝不能叫敌人逃走！”

李纯光一压机头，迅速下滑，冷静地进入攻击轨道，以 400 公里的时速接近敌机。360 米！敌机的机徽清晰可见，当他看到瞄准具光环已与敌机的投影重合，便把全部愤怒都压在了炮钮上，只见三条火舌直舔敌机。敌机左发动机连续中弹，“扑噜”了几下便彻底停车了，想飞到台湾已不可能了，李纯光急忙从敌机身边拉起来。

敌机此时只能靠滑行维持下降高度，他们连忙向台湾呼救。

“我遇到共军飞机攻击，请求援助。”

敌方指挥员对天上发生的空战毫不知情，以为这是虚张声势，遂命令：“不要管他，尽快飞回，胆小鬼！”

敌机两处中弹，无法再飞，急忙降低高度，企图从海上潜逃。

李纯光第二次攻击的时候，把速度降到了 300 公里，这时飞机出现抖动现象：表明减速已经降到了极限。李纯光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采用着陆复飞的方式，以最慢速度接敌呢？他随手按下 20 度襟翼按钮，飞机一下子恢复了稳定。

距敌机 500 米了，李纯光再次开炮，把敌机尾部打着起火。

紧接着，李纯光又推机头左反扣第三次进入攻击。高度仅 40 米，速度减至近乎失速限制，距敌机 310 米时，李纯光又按下炮钮，一条条火龙直射敌机右翼根，一只水上着陆护筒飞溅出去。李纯光又拉了起来。

这架敌机接二连三地遭此打击后，身中数十弹，机体五处受重创，实在无法飞行了，只能摇摇晃晃向大海坠去。李纯光穷追不舍，返身进入第四次攻击。开炮，拉起，又左反扣发起第五次攻击。

敌机“轰”地一声坠入大海，接着爆出一团红焰。

机组全体人员，包括吴献狗和迎接他的官员全部喂了鱼虾。

李纯光距海面只有 20 米了！

胡英法大叫了一声：“快点拉起来！”

李纯光轻轻改平飞机，柔和地推进油门，慢慢地把飞机拉了起来，机后喷出的强气流，把海浪吹起老高。

“加力上升！”李纯光命令。

两只银燕并排冲向万米高空，胜利返航了。

此时，台北机场内外，数万人正手执鲜花，翘首远望，等待着空中飞来的“反共勇士”。国民党党政要员也云集停机坪前，准备向全世界发布“爆炸”新闻，但最终等来的消息是“飞机失事”，迎接仪式被迫取消，等待了一天的人群只得悻悻而散。

李纯光和胡英法事后才知道，他们击落的这架 HU—16 水上飞机，上面不仅有叛徒吴献狗，而且还有一名相当于副司令的空军情报次长和几名被封为所谓“克难英雄”的国民党飞行员。当天，台湾的海、空一齐出动，30 多架 F—104、F—86 战斗机和数艘军舰，窜至闽江口以东海域搜寻飞机残骸，打捞情报资料。由于飞机多处中弹，入海后又发生大爆裂，机上人员尸骨无存，所有的资料、情报也都化为灰烬。

李纯光、胡英法凯旋而归，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他们英勇作战，为人民伸张了正义，为国家剪除了叛贼，也为中国空军消除了巨大隐患。

第十八章

手足情中国空军援越抗美，战长空英雄儿女血洒南疆；费尔特把中国防空部队当作一只“嫩仔鸡”，显然是看走了眼

一、入越第一战，打得美军胆战心惊

1965年4月8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福建厅里，中越两党会谈在诚挚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黎笋神情肃穆、诚挚恳切地说：“自从1964年8月，美国借口越南鱼雷艇攻击美国的‘马德克斯’号驱逐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后，对我们越南北方实施了大规模轰炸。我国军民英勇抗击了美机轰炸。但最近，美国侵略者又采取南打北炸，逐步升级，以炸逼和的手段将空袭扩大到整个越南北方。为此，我和政府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受胡志明主席的委托，请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

随后，武元甲大将向中国朋友详细介绍了目前越南的战况。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听后，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

“援助越南进行抗美斗争，这是中国人民应尽的义务，是中国共产党应尽的义务。我们的方针是，凡是你们需要的，我们这里有的，我们要尽力援助你们。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

黎笋和武元甲紧紧握住了刘少奇的手。

196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尽一切可能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根据中越两军协议和1965年7月24日越军总参谋部的请求，中国空军从1965年8月20日奉命派出首批高射炮兵部队入越，到1969年3月14日最后一批部队撤回，在3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共有八批高炮部队及有关分队参加了援越抗美作战。他们执行的任务主要是保卫克夫、宋化、谅山等地交通目标。这一段交通线两侧多山，有利于空中飞机隐蔽接近和退出，而高炮部队作战和转移却很不方便。当时美军装备多是60年代的新式飞机，而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使用的武器，多是三四十年代的火炮。

由于作战条件差，对于强，仗打得非常艰苦、激烈。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共作战558次，取得了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的光辉战绩。在战斗中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烈事迹。

空军某高炮团是首批入越部队。入越后打的第一仗，是10月17日的宋化战斗。

宋化位于河内东北80公里处，那里有一座连接友谊关至河内铁路的桥梁。保卫宋化铁桥是该高炮团的主要任务。

宋化铁桥长60米，桥的西北是陡峭的石山，高约500米，东南是起伏的山地，距桥约1公里。秦胜云团长将2营、3营部署于铁桥的两端。高射机枪排和目标指示雷达部署于铁桥东北2公里处。

10月17日10时44分至11时32分，美军先后出动A—4、F—4、F—8等型飞机7批35架，前来轰炸宋化铁桥。

在此之前，制空权完全掌握在美军手里，越南的天空好像是他们的后院，他们可以任意来往、骚扰、侵袭、轰炸，几乎从未遇到过抵抗。因此，他们以为这回轰炸宋化铁桥，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飞到那儿，只要把炸弹丢下去，就算完成任务了。他们完全没想到一支中共的高炮部队，已经先期在这儿设伏了。

秦团长自觉这是人越的第一次作战，成败关系甚大。因此再三告诫部队，一定要把敌人放进来打，一旦开火就要保持猛烈的火力连续射击，让来犯的敌机不至于轻易溜走……

现在，飞机来了，近些，再近些。

“打！”秦胜云团长一声怒吼，早已严阵以待的高炮团指战员，以突然猛烈的火力给予敌机迎头痛击，密集的炮弹如雨泼般抛上天空，直打得敌机有的乱扔炸弹，有的忘了投弹，有的直冲高炮阵地飞来。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击落敌机七架、击伤八架，保卫了铁桥的安全，部队无一伤亡。

“开门红”。入越第一仗打得十分漂亮。

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致电，对于这次初战的胜利，予以热烈的祝贺。

11月16日比美军又出动了F—105飞机8批28架，这一次敌人接受了一个月前的教训。他们不再是大摇大摆地接近铁桥了，而是从低空隐蔽飞近宋化。用前一批带动后一批攻击的战术手段轰炸宋化铁桥，并对高炮阵地进行攻击。

战斗开始后，美军飞机先扔下两颗烟幕弹，烟柱高达二三百米，接着连续对宋化铁桥和炮兵阵地投弹80余颗，宋化山谷顿时硝烟弥漫，弹片横飞。

高炮团的指战员们不顾美机轰炸、扫射，顽强战斗。6连有14人耳朵被震聋了，仍坚持对空射击。4连指战员个个敢打敢拼，轻伤不吭声，重伤不下火线，士气越打越高，火力越打越猛。战斗中突然有两架敌机向阵地扑来。他们集中火力击落第一架后，迅速转移火力打第二架，终于抢在美机投弹之前将其击落。

整个战斗持续了1小时37分钟，击落美机四架，击伤三架，宋化铁桥仅受轻伤，基本安然无恙。但4连阵地和高射机枪阵地各中弹两枚，炸坏37毫米高射炮3门、高射机枪两挺，伤亡数十人。

中国高炮部队的辉煌战绩和保卫重要目标的防空作用，立刻受到了越共中央和越军总参谋部的高度重视。当凉山析罗铁桥成为战略重要目标时，战功赫赫的该高炮团奉命前去保卫。12月中旬，该团赶到析罗铁桥附近设伏后，又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12月20日15时10分，美军出动大批飞机活动于凉山以南地区，其中一批四架F—4飞机向凉山方向袭来。当距高炮团阵地7500米时，这批美机编成疏开梯队，以小角度爬高至8000米，形成侧行临近，距阵地6000米时，团长秦胜云下令：

“各连注意！各连注意！敌机临近，装弹待命！”当敌机距阵地3000米时，突然向左压坡度，形成直行临近，在距阵地2500米时，美机的飞行状态趋于平稳。

机会到了，秦胜云下令：“打！”

5连、6连的炮火向第一架和第二架敌机同时猛烈开火。两架美机当即中弹，美机燃着熊熊烈火坠落在6连阵地上，火苗溅到两名油机员身上，致使

两人脸和手被烧伤，但他们准也没有离开战斗岗位，忍着痛坚持操作，保证了不间断地供电。5 连和 6 连在击落两架敌机后，迅速转移火力对第三架美机射击，这架美机左躲右闪，几秒钟后便被击落。第四架美机见其同伙被歼调转机头仓皇逃窜。幸亏其命大跑得快，才没有被击落。整个战斗持续 30 秒钟，两个连打出七个点射，击落美机三架，打了一个速战速决的歼灭战。

二、中国的防空部队不好对付

暮夜，北部湾苍茫的海面上，停泊着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在波涛汹涌的浪峰波谷之间，它有时像一只上下翻腾的巨鲸，有时又像一个飘移的海岛。

这是美国的“威尔逊”号航空母舰。舰长指挥舱里灯火通明，长圆桌上蒙着墨绿色的防滑台布，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兵正在为几位围坐在桌前的将军斟热咖啡，绿咔叽布的夹克军衣把女兵的腰身勒得特别妙曼、修长。

此时，这里正在召开一次极为重要的军事会议。以往，这样的会议都在美大使馆或美军驻西贡总司令部进行，可是连续几天里，这几个地方都遭到了越南游击队的袭击。

由于此次会议的重要，也由于与会人员身分非同寻常，为了确保安全，美驻越美军总司令威斯特摩兰上将煞费苦心地将会址安排在航母上。

参加会议的有：美国务卿腊斯克、美驻西贡大使泰勒、美太平洋部队总司令费耳特上将、另外，还有几位高级参谋人员。

身材细长的腊斯克对海上的生活不大适应，刚来到这里几小时，就被海风吹得头晕脑涨。此刻，他的鼻腔仍不透气，语音混浊他说：“自从去年北部湾事件后。我们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太可怕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谴责我们的行为，就连我们的盟友英国、日本，对我们的行动也颇为不满。除了外交上的压力之外，我们直接用于对越作战的费用高达 200 亿美元，入越人数也突破了 30 万，而我们的伤亡，也达到数万人。这是朝鲜战争后我们美国所遇到的最大灾难，我希望通过这次会议，能想出一个尽快解决问题的方法。”

大使泰勒并不是一位文官，他出身于军人世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任空降师师长，侵朝战争中曾任第 8 集团军司令，后担任美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执政时从军界退休，肯尼迪上台后，泰勒被再次起用，当上了美军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约翰逊上台后，虽然 he 已退休，但总统很着重他的经验，把他派到越南来，希望他能助威斯特摩兰一臂之力，尽快平息越南人的反抗。然而，泰勒对越南的局势显然没有看好，他忧心忡忡他说：“越南的这场战争，同我们以前所打过的战争毫无相同之处，没有敌我对峙的阵地，没有可用重兵包围、穿插、分割、全歼的目标，有时，甚至连敌人的影子都找不到，他们常常是三五十人一伙分散行动，白天隐藏在高山密林里。他们的破坏力非常大，今天，我们跑到这儿来开会，便是一个例证。前些天，我看到美国诗人吉卜林写的一首诗，很有感慨，可以说，对我们今天的境况作了一番真实而深刻的描述。”

费耳特上将感兴趣地问：“那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可以朗诵给我们听听吗？”

泰勒清了清喉咙，用低沉的语音吟诵起来：

“战斗的尽头是白色的墓碑，把新逝者名字刻上，还有那阴沉的铭文：这里躺着一个傻瓜，他曾想夺取东方……”

费耳特上将强硬地打断了泰勒将军的发言，用骄横的语气说：“泰勒将军，这首诗写得太悲观了吧，虽然目前越南的问题还没有最后解决，但局势还没有那么坏，我们的军队控制着铁路、城镇、工厂、矿山，以及所有的交通要道，我们的战舰可以在北部湾的海面上任意地航行，可以说，越南还牢牢地控制在我们手中！我想，只要集中我们强大的飞机，对他们的军人集中地、密林营地和后防基地进行几次毁灭性的轰炸，他们的游击队就会像大雨里的耗子一样四处逃窜，无地容身。”

对于费耳特尖刻的挑战，泰勒只是若无其事地耸了耸唇间花白的胡须，侧身向威斯特摩兰问道：“听说中国的防空部队已经秘密地进入了越南，担负了越共指挥中心和物资供应基地的防空任务，有这回事么？”

威斯特摩兰在二战中就想到泰勒的部下去当一名伞兵，虽然未能如愿，但对泰勒是极敬重的，他谦恭地回答：“有这么回事，据可靠情报，中共已派出了他们最好的防空部队，以刚刚装备的85饱和37高射机枪为主要防空武器。秘密进入越南后，现正驻防在宋化、谅榜、有陇、克夫一线，越共超乎平常情地加强那儿的防空力量，毫无疑问，那儿是他们军用物资的主要聚散地，来自中国、苏联的大批量的军用物资，都是先运送到那儿，然后再分散地发运到各地。我认为，只要将那儿的军事物资基地摧毁，越共将无法渡过今年的严冬。”

泰勒点点头，赞同他说：“中国人有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作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他们的游击队很难找，但他们的后勤营地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用大部队去对付小小的游击队，就好像用拳头击打跳蚤，徒花力气。如果我们去打掉他们短时间内无法转移、无法隐藏的军用物资，我想，战果一定会辉煌得多。只是，中共防空部队虽然武器简陋，但战斗力却不弱，他们有超乎常人的牺牲精神和坚忍耐力，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前天的一场空战中，我们损失的三架飞机就一定是中国人的杰作。”

威斯特摩兰苦笑着点头承认道：“不错，越南人在那儿部署了一支中国高炮部队，我们事先没有得到情报，还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去执行轰炸任务，结果，三架飞机再也没有回来。”

费耳特站起来，自己去酒柜上斟了一杯法国白兰地，深深地呷了一口，不以为然的说：“中国的防空部队，他们都有什么？防空导弹？大口径高射炮？还是有红外装置的雷达？没有，他们没有一件能置我们于死地的武器，他们还是一群嫩仔鸡，只要我们加强轰炸力量，我想，就一定会把他们‘烤熟’。”

泰勒没有说话，只是嘴边掠过一個带有嘲讽意味的不经意的笑。费耳特上将的这些语言他并不陌生，在朝鲜战场上，他就聆听过多次了。大凡在没有跟中国的军队交手前，美国的指挥官几乎没有一个不狂妄无忌的，可一经交手之后，他们就都像经了霜的茄子，蔫了。

中共的军队的确让人头痛，一打起仗来，仿佛胜利之神总站在他们一边，尽管他们是无神论者。

经过详尽的讨论，他们决定：在雨季结束之后，集中强大的空军，对越南重要军事目标进行一次地毯式轰炸，使其群龙无首，无作战之枪弹，无耐饥寒之粮衣，从而自行瓦解，不战自溃。

从这次会议开始，美国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升级。1956年6月29日，美机悍然轰炸了越南首都河内和第一大城市海防。在此后的1年9个多月的时间里，美机空袭规模越来越大，次数日渐频繁，不仅昼间来袭而且夜间也不停地轰炸，除使用一般枪炮弹外，还运用了“百舌鸟”反雷达导弹、火箭、菠萝弹、子母弹等，战火愈演愈烈。中国空军人越作战的高射炮兵部队，打了许多大仗、恶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每批部队都取得了很大的战绩。尽管美机进行了猛烈轰炸，但在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防区内的交通线一直畅通无阻。

空军高射炮兵第C师和第J团、R团入越后接替第一批部队的防务，负责保卫谅山至克夫铁路线上的主要目标。

1966年9月18日、19日，美空军先后出动21批128架F—105、F—4型战斗轰炸机，对宋化、克夫、外苏地区实施连续攻击。高炮Q团、B团奋勇抗击，连续作战四次，击落美机七架、击伤六架，保卫了目标的安全。这个师入越8个多月，共作战97次，击落、击伤美机198架。美机对其阵地和保卫目标，共投下713颗炸弹，数千颗菠萝弹，发射火箭四枚，“百舌鸟”导弹三枚，我炮兵保卫的目标仅中弹三颗。

1966年11月3日，空军高射炮兵第A师和第I、E团及探照兵营入越接替防务的第三天，就遇到美机的大规模空袭。

当日，11批32架F—105、F—4C飞机从先安方向入侵，以双机、四机编队低空攻击克夫、外苏、宋化、温县防区。由于这个部队在出国前进行了充分准备，所属的高炮连当即开火，以密集的火力，一举击落、击伤美机各三架。

这个师的高炮L团，在既无炮瞄雷达又无探照灯保障的条件下，在一次夜间作战中利用月光击落敌机两架，创造了夜间用目视观察击落敌机的先例。这个师入越期间，美国正在玩弄“停炸诱和”的手法，作战次数虽然较少，但也取得了击落敌机59架，击伤48架的良好战绩。

第四批中国空军人越的高射炮兵部队，是由高射炮兵第B师组成的，他们于1967年1月入越时，正值美国“停炸迫和”破产，再次增加轰炸强度，扩大轰炸范围。他们在8个月内共作战125次，击落美机165架，击伤137架。这是空军人越高炮部队取得战绩最大的部队。

4月24日13时33分，美军两架RF—4C侦察机，从西南方向低空进入克夫地区，高炮第B师S团各连相继开火，击落、击伤各一架。

战斗结束后，团指挥员判断美军侦察机虽然遭打击，仍可能进行大规模袭击，即令部队进一步做好反轰炸准备。

16时46分，美国飞机24架分为两批又一次袭来。第一批8架F—4飞机低空飞到距离克夫1000米时，分成两个四机组，顺阳光方向下滑攻击克夫机场，当即被击落两架。后一批16架A—4、A—6A飞机混合编队，以宽正面（3000—4000米）、多层次（飞行高度分为600、800、1000米三层）、短纵深（1000米左右）从东南方向进入攻击。指挥员命令各连集中火力射击第一架，美机遭射击后，队形大乱，开始穿校飞行，反复进入，分别对地面目标和高射炮阵地进行攻击。此时，各连按照作战的预定方案，选择威胁最大，射击条件最有利的目标进行射击。当美军飞机攻击100毫米炮连阵地时，37毫米炮连和高射机枪连主动将开火距离由3500米延伸到4000米，迫使美军飞机改变航向。美机在转向时，慌忙发射六枚火箭，均未命中目标。由于各

连主动集中火力，多次转移射击，先后击落美机三架，击伤一架。我有两个连的阵地中火箭弹、子母弹多枚，仅损失一个班的窝棚、被服、枪支和两发100毫米炮弹。这次战斗，准备充分，动作迅速，指挥正确，集中射击，达到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1967年8月13日和14日两天的凉山战斗更为激烈。担任保卫凉山的部队是第五批入越作战的中国空军高射炮兵第w师V团2连和3连及配属的陆军独立高炮营共6个连队。13日上午8时，美军出动了34架A—6A1—4B、F—105飞机，分五批从不同方向攻击凉山的铁路和高炮阵地。守卫部队在团指挥员统一指挥下，以猛烈的火力击落美军飞机两架，击伤两架。中午2时，美军出动了第2梯队，共10架A—4、F—4飞机，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3连阵地，3连与独立高炮营奋起反击，又击落美机三架。下午16时，不甘心失败的美军，又派出48架F—4、F—105战机，分四批攻击凉山铁桥和高炮阵地，团指挥员在开火前反复向各连交代预先的作战部署，“一定要集中火力近战，形成拳头，打掉一架，再打一架。”各连认真贯彻指挥员的意图，集中火力射击各批的首架敌机，又取得了击落、击伤美军战机各一架的战果。

13日的战斗后，团指挥部判断美机可能继续进行袭击，决定连夜从宋化增调两个37毫米高射炮连加强凉山地区。

夜间，凉山地区下起了大雨，通往阵地的道路十分泥泞，行动相当困难。两个连的指战员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逢林开路，遇水搭桥，冒雨行军50多公里，于8月14日8时进入阵地，作好了战斗准备。

果然，我炮兵阵地刚刚安排就绪，上午8时12分，美军飞机又出动了，来势十分凶猛，32架A—4、A—6A、F—4、F—105飞机分四批，从云上和云下反复攻击3连阵地。

遵照团指挥部的战斗命令，各连对云上投弹的飞机根据炮瞄雷达提供的诸元进行射击，对飞到云下进行俯冲攻击的美机用光学仪器提供的诸元瞄准射击，击落美机两架，其他敌机结队狼狈逃窜。

8月13日、14日的两天中，美机共投抛爆破弹247颗，子母弹20箱，发射“百舌鸟”导弹三枚。凉山铁桥、火车站、机场及炮连阵地先后遭到攻击，损伤37毫米和85毫米高射炮各1门，人员略有伤亡。

8月21日，中央军委通令嘉奖高射炮兵第w师，赞扬这次战斗打得出色，连续抗击美机多批攻击，战绩突出。空军高射炮兵第w师入越作战180次，取得了击落敌机139架、击伤121架的胜利。由于战绩显著，这个师曾两次受到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1968年1月5日，在克夫至寨高一线又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抗击美机连续袭击的战斗。担负这次作战任务的是第六批入越作战的空军高射炮兵第N师。

1月5日，天气晴朗，能见度很好。上午8时25分，美军八批48架F—105飞机，采取多批次、小间隔、多方向、主攻与佯攻相结合等战术手段，对克夫，布下等地进行连续攻击。师指挥部立即下达命令：F团着重打击从西方向进袭的美机，X团着重打击从东方向进袭的美机。

第一批美军飞机出动了，四架F—4飞机在火力圈外边佯动部队稳住阵脚，没有开火。

敌人看看没有动静，5分钟后，20架F—105飞机分成三批，每批间隔30秒钟，从正西方向飞近。

F团李玉团长眼看战机成熟，果断下达了攻击命令，各连集中人力射击，当即击落美机五架，击伤两架。

间隔4分钟后，第五批12架F—105和第六批八架F—4飞机，先后从正东方向进入。X团指挥员及时指挥各连集中火力射击，又击落、击伤美机各一架。在作战过程中，有三个炮连阵地中弹，由于防护工事较好，人员伤亡很少。与此同时，驻莫状、寨高的各连，对窜入火力范围的第七、第八批美军飞机进行射击，各有一架美机被击中起火坠下天空。

下午6时32分，穷凶极恶的美军出动多批敌机进袭北宁，其中两批分别从克夫东南、正南方向窜入高射炮火的范围。我13个炮连全力投入战斗，一举击落美机两架，击伤一架。这一天战斗，美机投抛爆破弹44颗、子母弹12箱，发射“百舌鸟”导弹两枚，除布下沧河铁桥被炸坏外，其他保卫目标均未受损。我参战部队正确地实施指挥，灵活地运用火力，顽强地进行战斗，取得了击落美机9架、击伤3架的战绩。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反轰炸战斗。

在越中防空部队的严厉打击下，美国侵略者逐步升级轰炸越南北方的政策面临破产，不得不再次玩弄“和谈”骗局，并于1968年3月宣布“部分停炸”越南北方。由于美机轰炸活动明显减少，中国空军第七批、第八批入越作战的高射炮兵部队，主要作战对象成了美军侦察机，作战次数相对减少。尽管如此，这两批部队毫不松懈斗志，积极捕捉战机，共作战40次，击落美机11架。在作战中，还击落了两架美国空军无人驾驶侦察机。

美军飞机对越南北方的轰炸战术变化多端，非常狡猾。不仅进行反高射炮机动，对炮瞄雷达实施干扰，还使用了命中率很高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和对人员具有较大杀伤力的钢珠子母弹、气浪弹。针对美机的战术变化和不同的攻击武器，中国空军人越高射炮兵部队采取重点设防与机动作战相结合、集火近打的打法；同时在对付“百舌鸟”导弹和防子母弹、气浪弹的杀伤方面采取了一些必要措施，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1968年1月5日，高射炮兵第N师在克夫、布寨高一线的战斗，就是一次年火近战取得胜利的战例。这个师为了重点掩护克夫交通枢纽，在该地部署了24个高射炮连和高射机枪连，在火车站和沧河桥部署了七个高射炮连和高射机枪连，这就在兵力部署上体现了集中主要兵力掩护重要目标，为集火近战创造了条件。当日战斗，各炮连均按团指挥员下达的任务捕捉目标，前沿炮连普遍压缩了开火距离，在11次射击中，有10次是3个以上炮连对一架美机集中射击，其中五个以上炮连集中射击的有七次，最多时集中12个炮连的人力射击一架美机。

集火近战必须统一行动，令行禁止，叫打就打，叫停就停。如1965年5月1日战斗中，高炮第R团的指挥员发现一架越南空军的飞机被一架美机追击，突然进入了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的火力范围并被捕捉瞄准时，在判明是越南空军飞机后，当即下令改为捕捉后面的美机。14个炮连坚决执行命令，火速调整瞄胀仪立即射击美机，一举将其击落。

高射炮兵部队对空作战，情况瞬息万变，在贯彻集中统一指挥的原则下，下级也要根据上级统一意图，机智果断，主动歼敌。如1967年1月20日战斗中，高射炮兵第D团3连连长在上无上级命令射击第二批美机的情况下，根据空中具体情况，以积极主动勇于负责的精神，及时果断下令射击了这批美机，并击落一架，尔后又转移火力参加防区的集火射击。

根据美机航线的变化，不断变换阵地位置，即打即离，打一仗换一个地

方，这是中国空军人越高射炮兵部队的又一个有效的作战方法。对撤出的阵地，都严格进行伪装，作为歼敌的“诱饵”。这种兵力的机动是很频繁的。高射炮兵第 B 师入越作战期间，两个月内即组织机动作战 24 次。1967 年 8 月至 12 月，高射炮 N 师先后有数十个炮连实施了兵力机动。由于灵活地转移兵力，实施机动作战，曾多次有效地避开了美机的攻击，同时出其不意地打击了敌人。高射炮兵第 w 师入越作战期间，组织机动作战 96 次，机动作战击落美机的数量占这个师击落美机总数的 47%。

三、巧计制服“百舌鸟”和“子母弹”

“百舌鸟”是一种专门用于攻击炮瞄准雷达的空地导弹。美军飞机轰炸越南北方，经常利用云层云块作掩护对地面目标进行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不得不靠炮瞄雷达测得的诸元进行射击，这就给美军飞机使用“百舌鸟”导弹提供了条件。

开始，中国空军高射炮兵部队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缺乏经验，往往远距离让炮瞄雷达开机搜索，过早暴露，被“百舌鸟”导弹击中。

“百舌鸟”导弹一般在 30—20 公里的距离上施放。空军入越高射炮兵部队根据这一特点，在总结了几次作战炮瞄雷达被击中的教训后，找到了对付“百舌鸟”的作战方法。这就是采取早开机、近升压、断高压、摇摆天线、继续开机等方法。

1967 年 7 月 5 日，高射炮兵第 w 师在保卫宋化战斗中，美机在远距离发射“百舌鸟”导弹一枚，雷达操纵员细心观察，在荧光屏上发现目标回波突然增大，在飞机回波中分离出快速直行临近的颜色暗淡的小回波，判明是美机发射了“百舌鸟”，于是果断地采取摇摆天线、断高压等办法摆脱了导弹的攻击。当美机进入火炮有效射程时，又立即开高压稳准跟踪，保证部队用炮瞄雷达测得的诸元射击，一举将美机击落。

同年 8 月 13 日、14 日在保卫谅山的战斗中，美机发射两枚“百舌鸟”导弹攻击某高炮团的炮瞄雷达，由于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炮瞄雷达无一受损。采取反“百舌鸟”导弹的措施后，大大减少了这种导弹对炮瞄雷达的威胁。据统计，美机发射“百舌鸟”导弹的命中率仅为 6%。

穷凶极恶的美军飞机在攻击高射炮阵地时，曾使用一种对人员杀伤力很强的钢珠子母弹。这种钢珠子母弹，就是在一个弹箱里装进苹果大小的 300 多个触发和延时爆炸的小炸弹，而在这些小炸弹的弹壳表面跟着 150 个钢珠弹丸，爆炸时钢珠弹丸四散飞进，杀伤有生力量。我们曾作过统计，因美机投掷钢珠子母弹造成的伤亡人数，占总伤亡人数的 50—73%。

中国空军人越高作战的高射炮兵部队，为了对付这种钢珠子母弹，发动群众，献计献策，大家提出很多办法，最后概括为“小、深、坡、坑、沟、洞、盖、散”八个字的措施。

“小”就是缩小各掩体的上口，尽量减少钢珠子母弹落入掩体的可能性；“深”就是在不影响观察和对低目标射击的前提下，尽可能将掩体加深；“坡”就是将掩体上的反斜面修成 40—60 度斜坡，使延时子母弹落地时滚向阵地外面；“坑”就是在阵地上人员必经的道路旁，挖一些口径 20 厘米、深 15 厘米的锥形、柱形排弹坑，在炮床下面和仪器车下，构筑口径 50 厘米深 60 厘米的喇叭形排弹坑，当发现延时子母弹时，可将其拨入或踢入坑内；

“沟”就是在炮枪体的底部边缘和各掩体外围距反斜面约 30 厘米左右，挖一条宽约 15 厘米、深 30 厘米向工事中心倾斜的环形排弹沟，球形子母弹着地后易滚动，排弹沟可限制其滚动范围，减少其杀伤效力；“洞”就是在交通沟、掩体内挖一些供人员使用的猫耳洞，在人员来往较多的道路上挖拐弯或 T 形的避弹洞；“盖”就是给火炮、仪器加防护盖，炮瞄雷达掩体除天线座留口外，其余部分全用钢板、钢轨和木材加盖；“散”就是在不影响指挥、协同和集火射击的前提下，根据地形条件增大火炮、器材间隔，采取疏散配置。采取这些措施后，我军伤亡大大减少。一次，美军飞机向某高炮团防区阵地投下子母弹 5000 多颗，全团人员无一伤亡。

四、战斗在异乡国土的无悔英雄

越南北方山多林密，地势险峻，坡陡谷深，河流纵横，气候炎热，有时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特别是 5 月至 10 月的雨季，阴雨连绵，给我军高射炮兵作战带来许多困难。中国空军入越高射炮兵部队住的是帐篷或用树枝、茅草、塑料布搭成的低矮的棚屋，在强烈日晒下，热得像蒸笼，闷得喘不过气来，夜晚也难以入眠。为了隐蔽，有时帐篷晚上架，白天拆。有时转移到新阵地，为了抢修工事，来不及搭窝棚，就在阵地露宿。为了迅速捕捉战机，许多炮手长时间头顶烈日，坐在炮位上待机，吃饭都不离开阵地。有时一天要有 20 多次警报。往往白天作战，夜间还要转移阵地，拉着重炮爬山涉水，吃不好，睡不好，体力消耗很大。而我们的指战员们发扬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怕艰苦，不怕疲劳，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空军入越高射炮兵部队在越南战场上打得英勇顽强，涌现出许多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英雄人物。许多连队在敌机投下的炸弹凌空呼啸时，沉着应战，坚持战斗。有些指战员被子母弹的钢珠打进了皮肉里，自己用手把它挤出来继续战斗。在生与死的关头，人人争着把安全让给别人，把危险留给自己。高炮 V 团 8 连炮手李金才在一次激战中，一颗子母弹落在他两腿之间，在即将爆炸的紧急时刻，为了掩护战友和火炮的安全，他坚定地夹紧双腿，结果双腿被炸断，鲜血染红了炮盘，身负重伤后，仍然挺坐在炮位上继续战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高炮 F 团 2 连战士曲永久被子母弹击中腹部，肠子流出腹外，他忍着剧痛，用力将肠子塞进腹内，扎紧腰带，又继续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1966 年 5 月 31 日美机 30 批 109 架对安沛狂轰滥炸，早已准备好的我高射炮兵部队以集火近战的方法与敌机展开搏斗。当时气温高达 40 摄氏度，战斗伤亡和中暑人员不断增加，多数炮（枪）管亦因连续射击而超过发射极限，但指战员们仍坚持战斗。4 连连长桑家贵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仍继续指挥，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发出“狠狠打”的口令。5 连班长黄永龙，弹片穿进小腹，还顶替倒下去的一炮手操炮，以后又接替负伤的排长指挥，坚持战斗 80 分钟，直到英勇牺牲。4 连副班长陈永林被子母弹打穿腹部，但他强忍剧痛一边捂住伤口，一边排除火炮故障、抢运炮弹，最后壮烈牺牲在阵地上。经过长达 3 小时 17 分钟的激烈战斗，这两个团共击落敌机 16 架，击伤 10 架，俘虏美军飞行员四名。战后，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

1967 年 5 月 27 日比美军 F-105、F-4 飞机 6 批 20 架集中攻击寨高地区，

投下子母弹 8 箱，其中一部分在高炮 M 团 2 连阵地爆炸，连长张宛度头部、胳膊、左腿负了重伤，指挥所也被敌人炸弹炸飞，张连长仅用一条腿蹦跳行走，越过两条交通沟，前进 80 多米，站在阵地中央继续指挥战斗。由于钢珠子母弹不断爆炸，指挥仪班全部人员负伤，炮 1 班也有六人负伤，但是他们个个不下火线，继续坚持带伤战斗，又打出 50 多发炮弹。

6 月 18 日的战斗中，有 10 多颗子母弹落在 M 团 11 连 2 班的掩体内爆炸，阵地内外顿时硝烟滚滚，弹珠四射，全班八人全部负伤，掩体内的本头燃起了大火。熊熊的烈火威胁着 2 班同志们的生命。班长赵广义浑身多处负伤，晕倒在地，苏醒后立即指挥全班战斗，终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英勇牺牲。五炮手王炳贵胸部和双腿多处负伤，他强忍着疼痛，以惊人的毅力一连压了三夹炮弹。战斗结束时，这位英雄的战士右手托着弹夹，左手推着炮弹，挺坐在炮盘上，心脏已停止了跳动。一炮手金元身负重伤，坚持咬着牙射击，当他射出最后一发炮弹时，一头栽倒在炮位上光荣牺牲。

熊熊的烈火蔓延到整个阵地，已经燃着了炮弹箱，炮手越荣福和李业和不顾全身多处负伤，冒着烈火和子母弹爆炸的危险，一跌一爬地取水灭火，终将炮弹箱上的火扑灭，保卫了阵地的安全。炮手张忠身负重伤还替负伤倒下的装弹手装弹，突然，弹实上的炮弹被子母弹打穿，发射药在嗤嗤地燃烧，炮弹随时有爆炸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勇敢地扑向弹夹，用自己的生命掩护了战友和火炮的安全。

中国空军人越作战的高射炮兵部队不仅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越南北万的领空，而且为越南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不少战士为抢救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光荣牺牲。1967 年 6 月 15 日，高炮 16 团的战士朱魁元，救出落水越南老人焦文碑，而自己英勇牺牲，被越南军民誉为“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1975 年 4 月 30 日，经过长期浴血奋战的越南人民，终于打败了美国侵略者，推翻了由美国扶植的西贡政府，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解放了南方，实现了祖国的统一。

对中国人民给越南人民的大力援助，越南党和政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一再向中国表示感谢。1966 年 4 月 13 日，越南领导人黎笋在向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赞扬中国援越部队的功绩时说：“我们一直认为中国跟我们是最亲近的，中国给我们援助最大，而且是最充分的。”“要是你们不给我们热心支援的话，我们恐怕要多牺牲二三百万人才能取得胜利。”

在越南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并且实现了国家统一后，1977 年 11 月 20 日，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黎笋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北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说：“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兄弟的中国人民的强有力支持和巨大援助分不开的。”

第十九章

半个世纪之谜：中国第一支核工程大军失踪之谜；氢弹投掷未爆之谜；中国核投弹手之谜；扑灭黄岛大油火之谜；谜，谜，谜底在本书中解开

新中国空军已经诞生半个多世纪了，由于空军兵种的特殊性、加之我国空军是在帝国主义的反对和包围中艰难起步的，所以，高度的保密和隐蔽性是其显著的特点，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至今，还有许多重大事件和神秘人物淹没在历史的云雾之中。本书正是利用人们鲜知的珍贵资料，破解这些萦绕在人们心头的世纪之谜，让历史还它以真实的面目。

一、中国第一支核工程大军失踪之谜

1958年，在中国加快核试验紧密的鼓点中，在核中心试验场，出现了一支庞大军队，这支数万余人组成的大军成员十分繁杂，司令员是我军著名的陈士榘上将。

几年以后，这支部队又悄然消失了，谁也不知它的去向。除了矗立在试验场的那一幢幢高大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好像这支大军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这支大军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一个谜。

直到陈士榘上将去世后，在他的笔记和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才道明了这支部队的来龙去脉。

1958年4月的一天，在由周恩来主持的军委会议上，钱学森同志详谈了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一个月后，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当年10月8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某研究院。

1958年夏，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上指出：没有原子弹这东西，人家就瞧不起你。我们要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10年工夫完全可能。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尽管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两弹工程不能下马，核弹试验要继续进行。

这样，就把核基地的建设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本来，核基地的建设是由国防科委负责的，但他们认为困难太大，工程量十分惊人，施工难度极高，因此要求工程兵帮忙。

中央军委对此事详细研究后，决定导弹试验基地和核试验基地，均由工程兵负责建设。导弹试验基地代号为A基地，核试验基地代号为B基地。于是，这个为两弹建家筑巢的巨大工程，便压在了中国工程兵的身上。

1958年盛夏，中国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上将率领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庞大的参谋班子，从北京乘坐一架苏制伊尔军用飞机，飞向祖国的大西北，对两弹基地进行实地考察。

这次跟随陈上将的参谋班底，不是他那些同生共死、身经百战的将士，而是一批文质彬彬的专家学者。他们有的来自二机部，有的来自科学物理研究所，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是来自苏联的专家。两弹基地的选址，将由他们来决定。

导弹基地和核试验基地都有十分苛刻的要求。比如核试验区的要求是200公里半径范围内没有生物的地区。这次空中勘察后，终于找到了这样一片区域。这儿地势平坦开阔，对于工农业开发基本没有影响，荒无人烟，符合试验场的要求。

第二次复查时，陈士榘和万毅、孙继先将军经历了一次充满凶险的飞行。

两个月后，为了核试验基地建设的一些数据，陈士榘等三位将军又一次飞往核中心试验场。

为了观察方便，陈士榘上将干脆坐在驾驶员和机械师的中间，透过前窗玻璃向地面了望。他们在空中已经飞行了3个多小时。向下看，地面不但没有村庄和马牛，连一点绿色都难以找见。

飞机下面出现了一条大峡谷。

“能飞进峡谷吗？”陈士榘问。

“从没有飞进去过。”驾驶员回答。

“进去看看行吗？”

“这……”驾驶员有些犹豫。

“我们在这儿建基地，周围的地形地貌必须熟悉，要有准确的地形方位图，否则，要出大乱子的……”陈士榘上将不动声色地劝导着。

在陈士榘上将的再三动员下，驾驶员才勉强同意。

“好吧，请首长坐稳，飞机准备进入峡谷。”

驾驶员话音刚落，飞机已经钻进了峡谷之中，陡峻的大山遮住了明丽的阳光，机舱里顿时一片黑暗。

“飞机在黑暗中穿行，他们好像被关进了一个可怕的魔匣，只能听到发动机的嗡嗡声和觉出飞机轻微的颠簸，此外便什么都看不清了。

三位将军只觉得毛骨悚然，面面相觑，不知此行是凶是吉。

就这样，飞机在“黑匣子”里飞呀飞的，眼看前面一座黑黝黝的山崖，好像一只魔鬼的大嘴要一口将他们吞吃下去。就在这危险的一瞬，大伙儿只觉得身体往上一提，飞机猛一抬头，直插一个山垭口，待飞机穿出山垭口后，大伙的眼前顿时一亮，一个更阔大的天地陡然出现在面前。

原来，他们穿越了峡谷后，来到了某盆地的上空。

核试验场选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复同意后，一支上万人的建筑大军首先开进了大西北。

1958年，随着各大军区工程兵一支支队伍消失，一个个指挥员的神秘失踪，一个代号为7169的部队在共和国的大西北诞生了，这就是为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地面组建的特种工程兵部队，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兼政委，便是陈士榘上将。

从中央军委的第一个调令起，大西北先后调来20余个工程兵团，两个工程兵师，以及汽车团、工程兵技术大队、医院、通信营、勘察大队、办事处；此外还有印刷、木材加工、机械修配、农牧场等七个服务单位及其他配属单位等。上述部队约计数万人，在那片神奇土地上默默地工作了三年。

陈士榘上将逝世前，曾痛惜地说：“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大军默默地开进来，又悄悄地撤离出去，他们的名字、业绩至今仍鲜为人知。在当代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学家和试验发射队伍，而从未听说过那个代号为‘7169’的特种工程部队，他们也为两弹的成功付出了青春，甚至鲜血和生命，然而直到现在，人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存

在。”说到这里。老将军泪水涟涟，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悔痛。

二、氢弹险些在机舱里爆炸

70年代初，戒备森严的军事要地——西北某机场。

天空，高远明净。塔台旁，雷达天线在引颈眺望。

数千名军人肃立在草坪上，一双双睁大的眼睛里，充满了渴望和企盼。他们的目光，一齐聚焦在一架崭新的强5型飞机上。

这是我国自己研制的飞机，它有着修长的机身，流线型的表体。它静静地停立在飞机跑道的起飞线上，明丽的艳阳为它镀上一层淡淡的金箔。它像一只盘弓待发的金箭，在等待着主人的召唤。

塔台上终于用无线电波发出了起飞的命令，强5飞机发出了嗡嗡的响声，翅膀微微颤动，然后沿着跑道徐徐滑行。

驾驶舱里，飞行员杨国祥凝神屏息，稳稳地把握着操纵杆，全神注视着前方。

强5飞机在跑道上越跑越快，终于机头一昂，腾空而起，冲向云霄。

机场里，每天各个机种、机型的飞机起起落落要有上百个架次，为什么这一回牵动了每一个人的心呢？

这是因为，今天起飞的这架强5机不同寻常，它的机舱里，装着一颗氢弹，这架飞机正是在执行氢弹投掷任务。

驾驶员杨国祥深知这次飞行试验任务的重大，他的这次飞行将被写入中国飞行史册，还将引起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注目，片刻之后，中国的第一枚实战氢弹，将由他投掷到预定地点。

1967年，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虽然带来了一定的震慑力，但要把氢弹真正用于实战，还要有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这就是能让飞机运载，能在预定地点准确投掷。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任务，在此之前，杨国祥已经投掷了150多枚和氢弹重量大小完全相同的模拟氢弹，弹着点距靶心仅12米，这种精度，已经是相当的高了。

一股上升的气流轻托着飞机的双翅，使得机身有些轻微的颠簸，杨国祥熟练地运用各种技术，把飞机稳稳地控制下来，须知，飞机的晃动对机舱里装载的氢弹也是有影响的。

飞机沿着干涸的孔雀河河道向西飞行。

进入目标区后，透过飞机宽大的前窗，地面上，黄色的大漠中设置的白色靶标十分醒目。

望着地面的靶标，杨国祥立刻向塔台作出进入预定目标区的报告。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刻，马上就要投弹了，中国第一颗实战氢弹，将由他投掷下去，一朵硕大的蘑菇云，即将再次令世界瞩目。

杨国祥一丝不苟地校正了多种数据，不断调整选择了最好的投掷位置。

塔台发出了投掷的命令。

杨国祥勇敢地把手伸向推脱装置的开关，用力推了下去……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开关虽然到位，但投掷装置没有动作。

广袤无垠的大漠上，依然风沙滚滚，沙丘静卧，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杨国祥心头一怔，以为是自己的动作出了偏差。他驾着飞机，在天空中

绕了个“S”形，再度进入投掷角度后，手指第二次推动了推脱装置的开关。

在触动推脱装置开关的同时，他的脑海里正在默想着氢弹出舱后的一连串飞行动作。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为了保存飞机，躲过氢弹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和光辐射，他准备上仰急飞。躲过辐射圈后驾机返回。

然而，第二次投掷仍然没有成功，那个毁灭性极大的“大娃娃”，此刻就静静地躺在机舱里，好像它惧怕外面的风沙，故意躲着不肯出去一样。

万里长空，静寂无声，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这幅画面。

杨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额头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怎么办？

再来一次！

杨国祥又一次调整飞行角度，采取了超应急措施的第三次投掷，结果还是没有成功。氢弹好像一个在母腹中难产的胎儿，无论你怎样催生，它都不肯钻出母腹。

杨国祥看了一眼油量表，油箱里的油仅够飞行半小时了。

怎么办？

返回机场吗？

机舱里可是装着一颗具有数万吨当量的实战氢弹啊！随着飞机的盘旋、颠簸，还有气候、温度、气流、速度的变化，都可能使这颗沉睡中的“大娃娃”醒来。它如果爆炸，不仅飞机和飞行员会转眼之间比为灰烬，整个导弹基地和机场也会成为第二个广岛……

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内，一双明亮的眼睛正关切地凝望着—碧如洗的天空。周恩来总理焦急地守候在电话机旁，一直在等待氢弹投掷消息。

终于，电话铃响了，随着对方急促的话音，周总理的浓眉紧紧地锁在一起。

作为一国总理，他当然知道此事严重的后果，如果一着不慎。

导致氢弹爆炸，中国的核计划又要推迟几十年。

思忖再三，他果断地命令：除塔台指挥员外，所有人员全部撤出核爆区。另外，他指示指挥员，要相信我们的飞行员，要帮助他树立信心，平安地返回地面。

大漠上，属于杨国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他必须马上决断。

他坦然地朝天尽头望了一眼，前面三谰波诡。此刻，他并没有过多地想过自己的生死，他不在乎中国热核科研的史册上是否会增添一位烈士的英名，他想得更多的是国家的巨大财富，科学家的心血结晶，绝不能让这些毁于一旦！

强烈的使命感，使杨国祥决心平安返回地面，带氢弹着陆。

“025 请求带弹着陆！”

“025 可以带弹着陆，继续观察氢弹状态，如有异常，请即速报塔台指挥员的眼睛潮湿了。”

好样的，杨国祥，他没有扔下飞机、扔下氢弹跳伞，他要与飞机共存亡。

为了增加安全系数，杨国祥关掉了所有的武器电门，调头转向机场，以时速 700 公里的速度下滑，当飞临机场上空时，他沉着地随着指挥员的命令，不断下降着高度。

落地是最后也是关键的一着，在最后一瞬间，什么事情都会发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差错，一场毁灭性的大爆炸就会发生。近了，

更近了……指挥员狂跳的心在收缩，在拢紧……

杨国祥稳稳地放下起落架，缓缓降低高度，他知道，机场上有每秒8米的侧风，这在平时算不了什么，可在今天，这也是不可小视的危险因素。

寰宇间，风驻云凝，整个大地都屏住了呼吸。

杨国祥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根本没有注意自己是在天堂与地狱间飞行。

在惊人的肃静之中，只见强5机挟着雷霆和飓风，“哧”地一声，稳稳地落在平坦的跑道上。

“大娃娃”好像睡熟了，依然毫无声息。

机场上的人们蜂拥而上，向着杨国祥动情地欢呼。

此时，北京又传来电话，周总理说：“飞机带氢弹着陆成功，这是一大奇迹，要好好总结经验。”

灿烂的阳光，照耀在杨国祥的身上，他拉开舱盖，向欢呼的人们频频挥手致意，眼眸中也蓄满了晶莹的泪水。

七天后，我西北导弹基地再次进入一级战备。

正是隆冬时节，飞扬的大雪把大漠覆盖得严严实实。

杨国祥跨入战机，准备再次进行氢弹投掷。

上一次事故原因找到了，是推脱装置变形造成的。

天空飘落的雪花，使整个机场变成了银花玉树的世界。在这样的天气里投掷，无疑是对杨国祥的又一次严峻考验。

杨国祥知道，此时，敬爱的周总理肯定同上一次一样，依然守候在电话机旁，他不愿再让总理失望，沉着地启动了发动机。

雪下得更紧，呼啸的北风和漫天的飞雪使机场凭添了许多清冷和肃穆。

杨国祥驾驶着战机，向预定空投场飞去，天边涌动的白云，犹如千万朵圣洁的雪莲，一齐向他簇拥飞来。

又一次飞临大漠中的投掷区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蓦然涌上杨国祥的心头。塔台发出了投掷的命令，杨国祥抬起头来，屏住呼吸，利索地按下开关。推脱装置应声而动，熟睡的“大娃娃”被抛了出去。

杨国祥立即上仰，飞机犹如一只灵活的大鸟直上云霄。

蓦然，天地间发出一声塌裂般的巨响，随着一道眩目的闪电，一朵硕大的蘑菇红云在翻卷，在升腾，在膨胀……

在这骤然之间，世界大声惊呼：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实战氢弹！

中国的氢弹是一张不可战胜的底牌！

1945年春天，美国在阿拉莫戈多尔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时，那天人们破天荒地看到两个太阳。

现在，中国人民也看到了这壮丽的场面。

中国也有了两个太阳。

三、蘑菇云里发生的故事

中国西部上空，已经很久没有腾起那极其壮观的蘑菇云了，但蘑菇云中发生的故事，却永远不会消失。

1964年10月16日，大西北核试验场的零点时刻，辽阔而又贮满火药味的戈壁滩上，笼罩着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

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张爱萍上将，坐在指挥所里。各个岗位的人员进入待命状态。

准备穿云取样的飞机，在指定位置振翅待飞，郭洪礼机组的五名成员，关注着爆心。

随着电子表的显示，回响起女播音员清晰而又略带机械性的读秒声：“10、9、8、7、6、5、4、3、2、1，起爆！”

刹时间，一股庞大的蘑菇状烟云，旋转升腾，冲上苍穹。

指挥所内外一片欢腾，帽子与沙砾一起飞扬。

张爱萍将军立即要通了北京的电话，用浓重的四川口音激动地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

“你们能不能肯定是核爆炸？”一向心细的周总理话音有些颤抖，但他依然像往常那样精细、周密，一丝不苟。

“我们看到了蘑菇状烟云，取样飞机已经进入烟云上空，好，一会儿我再向您报告。”

此刻，飞机穿云取样，立刻成为整个中国关注的焦点。

一架伊尔—12型飞机从7000米的高空冲向蘑菇云。

地面上，许多人都为飞行已捏着一把汗。

飞机进入蘑菇云后，会不会被烧化？

蘑菇云从戈壁滩上卷起的许多沙砾和石头，会不会损伤飞机发动机？

在强烈的气浪颠簸中，飞机会不会折断翅膀？

蘑菇云中的核沾染和放射性物质，会不会伤害飞行人员？

种种疑虑迭生。

这也难怪，尽管科技人员已对空云取样的程度作过可行性论证，指挥所也对飞机进云的停留时间作了限定，但仍难消除人们的疑虑。原子弹的巨大杀伤力和破坏作用，给人们印象太深刻了。1945年8月9日，美国的两架B—29轰炸机把两颗原子弹分别投到日本广岛和长崎后，竟使三四十万人死亡或失踪，使两座城市毁坏的程度达到60—70%。

当时参加原子弹投掷的美国空军人员蒂比茨回忆道：“我们回首观望广岛，整座城市被那股可怕的云层给遮住了，那云层在沸腾，成蘑菇状，那么骇人，并且达到不可置信的高度……我记得刘易斯用拳头击我的肩膀，他说：‘看那边，看那边’，费雷比担心放射性会使我们丧失生育能力，刘易斯说他能嗅出原子分裂的味道，他说它的味道像铅……”

蘑菇云，令目睹回忆者心有余悸。

眼下，郭洪礼机组的五名勇士面对骇人的蘑菇云，却没有望而生畏，他们沉默地驾驶着飞机，毫不犹豫地钻进了那可怖的蘑菇云蘑菇云内，烟灰弥漫，一片昏暗。

飞机被猛烈的气浪抛上抛下，时而大颠大簸，时而乱抖乱跳。承受着比平日多出许多倍的负荷，稍有不慎，飞机便会失控。郭洪礼和副驾驶李传森尽力保持住飞机的正常状态，继续向前冲刺。

收集到足够剂量的样品后，飞机钻出了蘑菇烟云。

飞机刚刚在机场上停稳，防化人员便急步上前，把取来的样品送上另一架已经起动的运输机。飞机立刻起飞，用最快的速度送到北京，交由研究院化验分析。

结果令人振奋，所有的数据都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氢弹爆炸。

原子弹、氢弹爆炸后，地面有几十种手段收集样品，但只有派飞机直接进入蘑菇云取样，才能获得评价和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重要科学依据。

空中穿云，是生与死的考验，要冒着放射性污染的巨大风险。然而，我们穿云取样的飞行员们却义无反顾。他们想，国家穷，组织一次这样的试验不容易，应当多取点样品，他们抱定了这样的决心，完不成任务，绝不下飞机。

1972年3月18日，氢弹又一次爆炸。

度过难熬的等待后，陈富华驾机飞上万米高空，此时，他眼前霍然一亮，发红的蘑菇云就在前边。他担心云带跑掉，要求提前转弯进云。

“按原计划行动。”耳机里传来指挥员的声音。

陈富华真怕蘑菇云被高空的气流吹散，提前半分钟转弯，冲进云层。

蘑菇云内红光耀眼，陈富华紧握驾驶杆，保持好飞机的状态，盯着剂量指示表。

指针“噌”地一下指到了头，这说明取的样品到手了，他一推驾驶杆，钻出了蘑菇云，接着，把飞机改平返回机场。

按照惯例飞行员被送到医院后，陈富华有点不同寻常的感觉。面前放着许多水果却不想吃，几个战友在打扑克，他也懒得打。航医让出去散步，他出了门又不想动；说回来睡觉吧，又睡不着，头疼。他心里也犯嘀咕：邪门。

科学家朱光亚来医院慰问，他抱歉地说：“污染不好控制，让飞行员多吃了一点。”

陈富华回答：“没有事，我们尽了努力，完成了任务，吃得多一点就多一点吧。”

1973年6月27日，碧空如洗，阳光普照，氢弹于12时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像一条巨大的烟带，大圆柱似地立在空中，并在继续上升。

就像发现敌机一样，驾驶员高树发好兴奋，他驾机在1.1万米高空一按按钮，打开加力，飞机突然一蹿，轻微晃动，明显增速，冲向仍在翻卷的蘑菇云。

“要对准中间部位钻！”这个念头在脑中一闪，便成了坚定的信起飞前，科研人员曾提醒他，为了减少放射性损害，必须要选择边缘钻，一旦取够就迅速脱离，但他知道自己来一回不容易，一定要把样品取足。他早已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正对着蘑菇云飞了进去，而且宁高勿低，免得过早出云。

飞机从1.75万米高度进入蘑菇云后，座舱外闪耀着金黄色的光斑。高树发有一种全身发热的感觉，好像血液在沸腾。他反视剂量表，指针急速上升，几秒钟后便达到了5伦。

“迅速脱离！”地面指挥所发来命令。

飞机已穿到蘑菇云中间，剂量表仍在指示。高树发往前松松驾驶杆，使飞机转入下滑状态，增速钻出蘑菇云，转弯向西返航。

1976年1月23日14时，原子弹在地下爆炸时，已于13时55分起飞的双机，正到达距离爆炸170公里的位置上。驾驶员风景泉戴着密封头盔，从余光中看到了爆炸的闪光。双机在闪光中形成了特殊的编队：飞在后边的僚机李国生只能埋头看着座舱的仪表飞行，飞在前面的长机风景泉要向后看，向僚机编队……

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造成“闪光盲”。

所谓“闪光盲”，是指当核爆炸时，高温火球辐射出的强光直接照射人

的眼睛，从而造成人的视力暂时性下降。

美国在阿拉莫戈多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验中，曾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一名士兵因喝了酒没有暂时撤离营房，正迷迷糊糊地躺在床上睡大觉，原子弹爆炸了，结果，他的双目为此而暂时失明了，过了许多天才恢复。从此，这个士兵不再喝酒。

在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中，造成闪光盲或烧坏眼睛的人不计其数。避开闪光后，风景泉与李国生挺腰抬头，飞向蘑菇云。

“进云前注意山头，不得低于 2000 米！”郭副军长在地面接过话筒，亲自指挥。

爆炸地区有一座高 1900 米的山头，要求飞机不能飞得太低，但蘑菇云体积小，云底低，飞得高了又怕取不够样品。风景泉与李国生协调好动作后，避开山头，按 1800 米的高度钻进了蘑菇云。接着，他轻拉驾驶杆，使飞机上升至 1900 米，由南向北，按 20 度的方向通过，出云后，一看指示表，剂量已经取够。

这时，他想，科学家们都在眼巴巴地等着样品，还是多取一点好，于是要求第二次进入。得到批准后，他蹬舵往右转弯 240 度，由东往西，再次从蘑菇云中穿了过去。

十多年后，已任师长的风景泉回忆说，“这次任务很有意思。”

已是帅参谋长的翟守东，是当年唯一一位没有结婚而参加穿云取样的飞行员。按照要求，飞行员参加取样必须结了婚，有了孩子，才能参加这项工作，翟守东完全可以不参加，可他却毅然推迟了婚期，全身心地投入穿云取样。

“那天，氢弹空爆后，高空风挺大，蘑菇云在七八千米至 1 万米的高空翻腾，远看是白的，到跟前看是红的，像哈密瓜里面的瓢，还略浓一点，红色，很纯。”翟守东回忆着说。

他由南向北穿过蘑菇云的上部后，已经取够样品。但他向地面报告时没有讲那么多剂量，指挥所只好同意他二次穿三的请求。他蹬舵转方向回过头来，由东向西，带着坡度瞄准 20 多公里长的条状云带，从顶部斜穿到底部，狠狠地取了一下。

“原子武器这玩艺是厉害。过去身体好，像只小老虎，跑一天不知道累。这次穿蘑菇云飞回来后，直接给拉到医院，白细胞一下子就给变了，身上没劲，到杭州疗养，一洗头，掉一层头发。”翟守东像在谈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

汪亮与妻子张肃玲是在大西北认识的，她曾四次进入核试验区巡诊，是一位模范护士。

汪亮在翟守东之前升空，先侦察天气，判断蘑菇云的高度，接着钻了进去。

出云后，剂量表上已指示到 3 伦以上，取够了，但他只报告说：“1.5 伦，请求再次进入！”

他也是第二次穿过了蘑菇云。

穿云获取的剂量是相当宝贵的，飞行员们拼着自己的性命，争取多取回一点。

“这次多少伦？”郭副军长在地面关切地问。

往回飞的途中，汪亮才如实报告：“超过了 10 伦。”

1976年9月26日，我国进行了一次空爆核试验，这次取样的飞行员是高国民。

高国民按照预定时间升空后，加大油门，从1.13万米的高空钻进蘑菇云后，压个小坡度，一带驾驶杆，使飞机右转上升。座舱外金黄耀眼，只见剂量表一下子就到了5伦，他打开第二档，指针未停，又到了头。他心里踏实了，这才一带驾驶杆，从蘑菇云的顶部钻了出来。

他在蘑菇云内飞行时间长达80秒，取回的样品满足各单位需要后还有剩余。

高国民回到杭州疗养后，血象变化就反映了出来，白细胞从原来的近8000立方毫米，不到一星期就下降为3000。又打针，又吃药，一个半月后仍不到4000，他不愿意继续疗养，休完假回到部队，只休息两三天就又参加了飞行。

他的血象至今还不稳定。但他不后悔，从没有向组织提过什么要求，只是一再表示，“这毕竟是个人的牺牲，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国防利益是无法相比的……”

他入伍20多年了，仍是一个不带长字的飞行员，他有一个目标，“我想飞到最高年限。”

我国的国防事业中，有许多穿云取样的感人故事还保留在沉默之中。这些飞行员的情况各异，有的转业地方，有的仍在部队，有的不幸去世，有的光荣退休，有的从此绝后，也有的儿孙满堂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

四、扑灭黄岛大油火之谜

在新中国人民空军的史册上，这将是永远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

有人把这场发生在8年前的大油火称之为“中国火灾纪录上少有的一页，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的灭火能力，乃至参加灭火的中国军队的水上飞机都是一次大检验……”

大火扑灭后，外国记者感慨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空军的参与，这场世界的海岛大油火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的确，我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一部分官兵，为了制服这场震惊国内外、连续狂猛燃烧了几天几夜的大油火，表现出了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他们出动了数百名官兵直接参战，出动了数次直升飞机，将十余名重伤员抢运出险区。首次参加灭火的国产水上飞机，飞临灾区上空后，把56吨水投向火区，为降温灭火创造了许多次良机，直接配合了灭火战斗。

更值得一提的是，空军为接送李鹏总理亲自赶赴灾区，抢出宝贵的时间，在短时间内派出了专用飞机运送总理，并且按照国务院的命令，用最快速度把三个架次飞机的灭火干冰连夜不远千里送到火场……

中国人民海军北海舰队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出动7个架次的水轰—5型灭火飞机，一次次不顾险情飞临火区上空，投水灭火……

驻军空军某部放下一切任务，调集专机将65吨灭火急用的化学泡沫火速运到火场。

事后，人们感慨地说：“还是人民空军的行动最快，没有空军的参加，大火不知还要烧多久呢！”

现在，让我们详细地叙述这场战斗的始末吧！

1989年8月12日，北京，中南海，刚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总书记江泽民度过了他最为焦虑的一个不眠之夜。

三份发自山东黄岛油库特大火灾的加急电报，放在总书记的桌面上，一份比一份严重、危急，总书记脸色严峻，眉宇紧锁，陷入一种极度的焦虑之中。

思虑再三，总书记摸起了桌上的直拨电话。

零时左右，青岛市政府的电话铃响了，接电话的是刚从黄岛火灾现场返回的青岛市副市长秦家浩。

“喂，我是北京，江泽民，现在火情怎么样？”

“报告总书记，现在风向转北，火势比以前有所减弱，下午刮的是南风，大风把火势推向油港，情况相当危险。现在风向转了，对救火有利，油港可以保住了……”

秦副市长向江泽民总书记简要汇报了灾情后，因为心情激动，觉得说话也有些气喘吁吁的。

“现在伤员抢救得怎么样了？”江总书记的口气虽然有些松缓。但依然迫切。

“空军出动了，北海舰队出动了直升飞机抢救，大部分伤员和全部重伤员都抢运到青岛治疗。”

“起火的原因清楚吗？”总书记进一步询问。

“是雷击起火。”

“没有避雷针吗？还是避雷针不起作用？”总书记询问得异常详细。秦副市长说：“据说是地滚雷，避雷针失去了作用……”

总书记沉默了片刻，又进一步询问了一些别的情况后，挂上了电话。

17分钟后，总书记又把电话要到了灭火指挥部。

次日上午11时，青岛市的另一位副市长第三次接到了江总书记的询问电话。电话中，总书记转达了党中央对参加灭火的全体同志的亲切问候，在总书记了解火情的同时，空军接到了命令，以最快速度调飞机执行任务。

不到一个小时，空军的飞机奉命赶到，国务院总理李鹏登上了直飞黄岛火灾现场的飞机……

这场建国以来的特大油火灾难揪动了全国每一个人的心！这是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啊！空军为什么短时间内投入了那么多的飞机参战？

8月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入夏后一直被酷热袭拢的青岛市降了一场大雨，市民们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雷雨刚过，凉风悠悠，海面上还罩着一层雨雾水帘。9时55分，雨突然又大了起来，黄岛导航塔上一位看门的老人站起来，向临海的窗口望出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成了这场空前大灾难降临的唯一见证人。

就在一眨眼的瞬间，随着一声“咔嚓”的闷雷滚起，紧随着远处传来一声沉闷震人的猛烈爆炸声。顿时，一团巨大的火球冲天而起，被随之升腾的蘑菇云烟掀上几百米的高空。

老天爷啊！油库5号贮油罐那3000多平方米的罐顶不见了，1.6万吨原油卷起的烈焰腾空而上，滚滚浓烟刹时覆盖住了天地。大海惊呆了，人们也惊呆了……

油库危急！油港危急！整个黄岛危在旦夕。

紧靠着5号罐东边的是与它有同样容积并贮有1万余吨原油的4号罐，

而4号罐南侧并排着贮有7000余吨原油的1号、2号、3号罐，在这五个老油罐区的北边几十米远，就是国家投资4亿元刚建成的六个新罐和一座容量为15万吨的黄岛新库，还有巨资新修的码头和港湾，以及黄岛电厂等。如果5号罐引燃了2号、3号、4号、1号罐，进而引爆新罐区，再危及油库爆炸开来，那样油港、电厂、前湾港以及整个胶州湾海面都将是一片火海，此外，还会给海对岸的青岛市城镇乡村造成难以预计的损失。

“黄岛，黄岛要完了——”人们从四面八方拥到这里，大家的心都揪到了嗓子眼。

火警铃声在黄岛区，在青岛市的各个角落都响了起来。整个城市绷紧了每一根神经。

油库的职工赶来了，消防车队紧急出动了，黄岛区的领导首先奔赴火灾现场，公安分局的干警们全体出动，医院、邮电部门、港务局、驻军也紧急出动了……几乎所有能来的人都来了，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保住黄岛！保住黄岛！

腾起的油火几十米外就烤得人难以忍受，现场万分紧张。关闭油口，封堵油管，用消防车对未燃的4号、3号油罐喷水降温，用湿棉被包住裸露的输油管道……

火海里人声鼎沸，水柱腾起，火与人在较量着，搏斗着，好一副悲壮的图画。

中午12时零5分，北海舰队的子弟兵出动了水上灭火飞机水轰—5型飞临现场，把几十吨海水一次次倾泻下来，他们试图配合地面赶来的市消防支队的武警官兵，冷却未燃油罐，扑灭5号油罐的大火。

我人民空军部队装备的这种最新型水上灭火飞机，是80年代的新机种，它曾经历过多种考验，在灭火战斗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当飞机机组人员接到“立即出动，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黄岛火灾现场灭火”的紧急命令后，机组成员放下手上的一切工作，火速作好一切准备，一声“起飞”令下，水轰—5型飞机便向黄岛上空飞来。

滔滔大海，一望无际，此刻海面上黑烟滚滚，遮天掩海，四下全是黑色的浓烟，能见度极低。水轰飞机在海区火情地段飞了几个来回，仍然无法辨清哪是大火的起源，哪是最需要立即扑灭的火情扩展区域。

“怎么办？”飞行员急得额头汗珠子直冒。

“降低飞行高度！”领航员和指挥塔取得联系后，果断地下达了命令。

飞机下降了高度，下面仍然是一片浓烟。

“再降！”

乖乖，可别降到海里去了。

飞机又下降了几十米，这时火区的情况隐约可见了。

“再降，降到能准确投水灭火的高度为止。”

在和平的日子里，这的确是一个极力罕见的奇观。飞机在浓烈滚动的黑烟中岿然不动，它们用机载的大水向大火迎头浇泼，火势得到了明显控制，火区的温度也下降了十几度。

地面上陷于苦战的武警战士、消防官兵得到了片刻喘息，他们乘着环境条件得到了改善之机，一鼓作气地冲了上去……

机上的成员此刻也被烟雾和腾起的大火烘烤得头昏脑涨，嗓子像冒烟一样难受，但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快制服油火，减少国家财产的损失，……

飞机用水投完后，5号油罐火势再度恶化，指挥员虽然组织了消防队员上百支喷水枪投入灭火，但是依然无法有效地控制局势。

火情就是命令，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所有领导十万火急地赶到了现场，一个由市长郭松年为首的现场指挥部迅速成立起来。一条条措施紧急下达，一个个方案迅速实现，组织效率之高和行动之迅速，令所有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燃烧着的5号油罐周围由几十条水枪组成了一道道水帘，冷却着相邻的几只油罐。仅有的十几辆消防车拼死搏击，车上的铁皮都被烤弯变软，油漆冒出了缕缕青烟。战士们眼冒金星，站立不住，但仍在没命地喷水压住火势。

就在情况刚刚有了一点好转之时，可恶的老天偏偏刮起了西北风，而且一阵比一阵大。令人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顺风而来的大火直扑4号、2号、3号、1号未燃的油罐，几个油罐的温度立刻升高。

“在下风的油罐前再增加九支水枪，马上行动，尽力阻隔高温辐射！”指挥部果断地下达了应急命令。

顿时，水柱泡沫横飞，烟雾越来越浓，5号罐的火势好像小了一些，强烈的热辐射也有所减弱，但就在人们刚刚想缓口气的当儿，5号罐中的沸油发生了可怕的喷溅，沸滚的油火四溢乱窜，迸射到百米之外。就在这时，靠得最近的4号油罐发出了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怪叫声。

4号油罐因温度太高，马上要被烧爆了。

顿时，全场的人一下子惊怔住了，他们意识到，一场更大的灾难马上就要降临。

“撤，快撤！”

现场总指挥郭松年发出了最紧急的命令。这位市长虽然早已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但他不能不顾及到救火的众多官兵的生命安全。

在这生死的关键头，我们的共产党员、解放军官兵、干部职工们显示出了慷慨赴死的决心和勇气。

“中国不能没有黄岛，要死，就死在一起吧！”青岛市的副市长、副书记们说。

指挥员不走，救人的官兵也没有一人撤离战场。

被严重烧伤的工程师潘度被人强拖出火场，可人们一松手，他又回身冲了上去。

35岁的油库消防队长一直站在消防车顶上组织指挥，油罐炸开的碎片把他击倒在地，浑身上下成了火人，此时他还不肯离开火场。后来他被强行送入医院，输了7000毫升血浆，切除了被碎片击伤的脾脏，才保住了性命。

4号罐的怪叫声越来越大了，此刻的危险人人皆知，谁早走一步就意味着生，晚走一秒就是死。但是，人们都在战斗着，谁也没有后退一步。

烈火留给人们选择的时间太少了，十几秒后，4号罐连同1号、2号、3号油罐相继爆炸，几万吨原油横溢，整个老库区成了近两平方公里的火海。爆炸的震动波及青岛市区，数百米外的宾馆大楼也裂开了一个大缝，方圆3公里的居民住宅玻璃全部震碎了。

天、地、房屋、道路……一切都被大火吞没了。

“抢救新罐区，保住油港，保住黄岛！”脸色严峻的市长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

来不及包扎一下伤口的灭火大军在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身先士卒的带领下

下，又冲了上去，面对死神，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拼搏。

各地的增援队伍开上来了。

济南、烟台、潍坊、淄博、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等许多地方的 130 多辆消防车风驰电掣般开到了黄岛。

“空军，马上调集空军用飞机支援灭火……”指挥部向空军发出了求救信号。

国务院从北京、石家庄调集的 20 吨干冰，用三架军用飞机连夜运到了现场。

北海舰队和空军再次出动了，他们派出了七架次水轰—5 型飞机一次次在火场上空轮番出击，并用飞机运来了 66 吨灭火急需的泡沫。

终于，一道高 16 米，长 200 多米的石棉墙在油港前搭了起来，阻断了凶猛的火龙势头，四道几百米长的沙堤也在老罐区和油库油港之间构筑了起来，堵住了燃烧的原油再度外溢。

这是世界消防史上的一个奇迹。

油库还在燃烧，烈火还在升腾，但是与大火相邻咫尺的新油库却安然无恙，没有爆炸，也没有燃烧。

这不能不归功于黄岛军民前赴后继的奋战，不能不归功于人民空军及时有力的支援。

8 月 13 日上午 10 时许，一架军用飞机出现在黄岛火区的上空，透过舷窗不断向火区眺望的，是国务院总理李鹏，与他同行的还有国务院秘书长罗干、能源部部长黄毅诚等。

飞机在浓烟滚滚的黄岛上空盘旋了好几圈。

李鹏总理用深沉的语音对飞行员说：“飞行员同志，能不能把飞行高度再降低一些，我想把火区灾情看得更清楚些。”

飞行员点点头，稳稳地将飞机的高度降低了许多，尽管有地面浓烟和高温的冲袭，飞机仍然十分平稳。

为了执行这次特别的飞行任务，空军指挥员下了“万无一失，全力以赴”的命令。他们心里明白，这次飞行不仅要百分之百地保证总理和中央首长的安全，更重要的是让中央领导能全面、及时。

准确地了解到黄岛大油火的真实灾情，从而为中央制定灭火计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中午 11 点 10 分，飞机在青岛流亭机场降落下来。

“怎么样，油港能保住吗？”李鹏总理刚步下舷梯，就直截了当地向迎上前来的青岛市领导发问。

市委书记刘鹏忙打开一张灭火形势图，指点着向李鹏总理作了简要的汇报。

“好，你们省市的组织措施是及时的，有力的。”

李鹏点了点头，抬眼望着远处的浓烟，说道：“刚才我在飞机上看到老油罐区的 5 号和 1 号、2 号、3 号、4 号油罐都烧着了，现在要防止火势的蔓延，全力保住新罐区。”

李鹏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从他焦灼的目光中，在场的领导们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大。

下午两点半，李鹏总理与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一起乘船向黄岛火灾现场驶来。

总理上岸后，乘车径直来到离烈焰炙人、浓烟滚滚的火源 20 多米处。总理看到消防战士正在全力以赴地奋力灭火，一张张脸孔被熏烤得污黑，一件件消防衣已是洞穿焦烂……

总理被深深地感动了，不顾工作人员的拦阻，大步走上前去，紧紧握住战士们的手，激动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灭火的官兵们能在战斗的第一线看到敬爱的总理，顿时感动得泪水横流，他们高声呼着口号，更加奋不顾身地战斗起来。

在现场视察完后，临离开时，李鹏总理对灭火工作又作了具体指示，他指着最后几个冒烟的油罐对大家说：“同志们，继续努力，祝你们胜利！”

临登车时，他发现一位消防指挥员没有戴头盔，立刻摘下自己头上的安全帽让人递了过去。

当天 24 点，火势终于得到了控制。

14 日 21 点，油罐的明火基本扑灭。

15 日，地面残火全部扑灭了。

黄岛保住了，新油港保住了……

黄岛大火中死亡 19 人，伤 77 人，仅黄岛区的损失就达 1 亿元以上，火灾中烧毁大小油罐 5 个，原油 4 万吨，成千上万吨原油外泄，仅流入胶州湾的就有 630 多吨，120 公里海岸受到污染，全部清污工作至少得一年以上才能完成，损失之巨一时是难以算清的。

这场火灾给共和国的教训是深刻的。

但不管怎样，在这场火灾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官兵表现出的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义无反顾、英勇无畏的精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一位空军老将军看到关于救人的总结材料后说：“我为我们的空军能在这种关键时刻冲上去而感到自豪！”

